

诗林广记

提要

重刊诗林广记序

序

前集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卷十

后集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卷十

提要

《诗林广记前集》十卷、《后集》十卷，宋蔡正孙撰。正孙字粹然，自号“蒙斋野逸”。前有自序，题岁在屠维赤奋若，盖己丑年作。考“黄庭坚寄苏轼诗”条引熊禾语，则当为元太祖至元二十六年，时宋亡十年矣。《谢枋得集

》附录赠行诸篇中有正孙诗一首，盖即其人也。其书前集载陶潜至元微之共二十四人，而九卷附录薛能等三人，十卷附录薛道衡等五人。后集载欧阳修至刘攽二十八人，止於北宋。其目录之末，称编选未尽者见於续集刊行。今续集则未见焉。两集皆以诗隶人，而以诗话隶诗。各载其全篇於前，而所引诸说则下诗二格，条列於后。体例在总集、诗话之间。国朝厉鹗作《宋诗纪事》，实用其例。然此书凡无所评论考证者，即不空录其诗。较鹗书之兼用《唐诗纪事》例者，又小异尔。

### 重刊诗林广记序

龟山先生曰：“作诗不知风雅之意，不可以作诗。诗尚譎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乃为有补。”予尝三复斯言。历览古人之诗，笔补造化、词泣鬼神者有矣，究其寄譎谏于温厚和平之中，不多见也。又其言散出于百氏之家，虽博雅君子，未易遍观。惟宋蒙斋蔡先生《诗林广记》会萃晋、唐及本朝诸家之诗，长篇短章，众体咸备。复取大儒故老佳话，附录各篇之下，单言只句，品议无遗，诚诗学之指南也。中之所载朱文公《闻雷》诗：“我愿君王法天造，早施雄断答群心。”欧阳公《温成阁帖》：“君王念旧怜遗族，长使无权保厥家。”讽谏当时君后，勇奋乾刚，保全外戚之意深矣。李义山《咏贾谊》：“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卢玉川《上孟谏议》：“便从谏议问苍生，到头合得苏息否。”讽谏当时君相，轸念黎元，培植邦本之意深矣。温公“太上老君头似雪，世人浪说驻红颜”，山谷“藏书万卷可教子，遗金满籝常作灾”之句，实求长年积金玉之龟鉴。荆公“想应君出守，暂得免苞苴”，荀鹤“桑柘废来犹纳税，田园荒尽尚征苗”之句，实尚奔竞玩民隐之药石。“莽恭拳拳，甫笑嬉嬉”，此后山之刺阴险潛毒之人也。其他譎谏，率多类此，闻之者得不惕然于中乎？其补于世也多矣。学诗者人挟一帙，沉潜玩索，因言求心，不独声律之妙造作者之堂，抑足以销其邪心，养其正气，端人善士之域，可驯致矣。第旧板磨灭，鲁鱼互出，因命子齐贡士较正重刊，藏于家塾，与乡党学诗者共之。若金根之误，在泉且然，齐吾知其不能免矣。弘治丁巳春三月望日，赐进士中宪大夫河南提刑按察副使奉敕保固河防兼齐水利前监察御史济南张鼐书于黄陵之半闲堂。

### 序

甚矣诗之难言也久矣，盖自《国风》、《雅》、《骚》而下，以迄于今，上下千数百年，其间骚人韵士，嚶嚶然曰诗云诗云者，无虑数十百计。然求其为大家数，则自陶、韦、李、杜、欧、苏、黄、陈而下，指盖未易多屈。信

矣诗之不可以易言也。正孙自变乱焦灼之后，弃去举子习，因得以肆意于诸家之诗。暇日采晋、宋以来数大名家及其余脍炙人口者，凡几百篇，钞之以课儿侄，并集前贤评话及有所援据摹拟者，冥搜旁引，而丽于各篇之次。凡出于诸老之所品题者，必在此选。正孙固不敢以言诗自任，然亦自知诗之难言，有不可以一毫私意揣摩而臆度之也。梅边松下，弄月吟风，时卷舒之，亦足以发其幽趣。尚恨山深林密，既无藏书之素，又无借书之便，所见不广，所闻不多耳。增益其所未能，不无望于四方同志云。岁屠维赤奋若，月昭阳作噩，日阙逢阉茂，蒙斋野逸人蔡正孙粹然序。

## 卷一

### 陶渊明

朱文公云：“作诗须从陶柳门庭中来乃佳。不如是，无以发萧散冲澹之趣，不免局促尘埃，无由到古人佳处。”

杨龟山云：“陶渊明诗，所不可及者，冲澹深邃，出于自然。若曾用力学诗，然后知渊明诗非着力之所能及。”

苏东坡云：“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

黄山谷云：“渊明之诗，所谓不烦绳削而自合者。然巧于斧斤者多疑其拙，窘于检括者辄病其放。孔子曰：‘宁武子，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渊明之拙与放，岂可与不知者道哉！道人曰：‘如我按指，海印发光。汝暂举心，尘劳先起。’说者曰：‘若以法眼观，无俗不真；若以世眼观，无真不俗。’渊明之诗，要当与一丘一壑者共之。”

陈后山云：“陶渊明之诗，写其胸中之妙。无陶之妙而学其诗，终为乐天耳。”

刘后村云：“陶公如天地间之有醴泉庆云，是惟无出，出则为祥瑞。且饶坡公一人和陶可也。”

叶西涧云：“古今诗学，冲澹闲远，惟陶渊明为难到。”

### 饮酒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俗本“见”字多作“望”字。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蔡宽夫诗话》云：“‘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其闲远自得之意，直若超然逸出宇宙之外。俗本多以‘见’为‘望’字，若尔，则便有褰裳濡足之态矣。乃知一字之误，害理有如此者。”

东坡云：“此诗景与意会，故可喜也。无识者以‘见’为‘望’。白乐天效渊明诗，有云：‘时倾一樽酒，坐望终南山。’则流俗之失久矣。惟韦苏州《答长安丞裴税》诗云：‘采菊露未晞，举头见秋山。’乃真得渊明诗意。”

《鸡肋集》云：“记在广陵日见东坡云：‘陶渊明意不在诗，诗以寄其意耳。‘采菊东篱下，悠然望南山’，则既采菊，又望山，意尽于此，无余蕴矣，非渊明意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则本自采菊，无意望山，适举首而见之，悠然忘情，趣闲而累远。此未可于文字精粗间求之。’”

[附]东坡和渊明饮酒

小舟真一叶，下有暗浪喧。夜棹醉中发，不知枕几偏。天明问前路，已度千银山。嗟我亦何为，此道常往还。未来即早计，已往复何言。

胡荅溪云：“东坡谓‘古之诗人，有拟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诗，则自东坡始。”

《冷斋夜话》云：“东坡在惠州，尽和渊明诗。黄鲁直在黔南闻之，作诗云：‘子瞻谪岭南，时宰欲杀之。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彭泽千载人，子瞻百世师。出处虽不同，风味略相似。’”

山谷云：“东坡在扬州《和饮酒诗》，只是如己所作。至惠州《和田园》诗，乃与渊明无异。”

[附]荆公效渊明

先生岁晚事田园，鲁叟遗书废讨论。问讯桑麻怜已长，按行松菊喜犹存。农人调笑追寻壑，稚子欢呼出候门。遥谢载醪祛惑者，吾今欲辨已忘言。

《遁斋闲览》云：“王荆公在金陵作诗，多用渊明诗中事，至有四韵诗全使渊明诗者。且言其诗有奇绝不可及之语，如‘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由诗人以来，无此句也。然则渊明趋向不群，词彩精拔，晋、宋之间，一人而已。”

胡荅溪云：“荆公所谓四韵全使渊明诗者，即此诗是也。”

黄山谷诗云：“非无车马客，心远境亦静。”其意亦本渊明诗。

饮酒

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问子为谁欤，田父有好怀。壶浆远见候，疑我与时乖。褰缕茅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愿君汨其泥。”深感父老言，稟气寡所谐。纡辔诚可学，违己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

《韵语阳秋》云：“贤者豹隐墟落，固当和光同尘，虽舍者争席奚病，而况于杯酒之间哉？陶渊明、杜子美皆世伟人也。每田父索饮，必使之毕其欢而后去。渊明诗云：‘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问子为谁欤，田父有好怀。壶浆远见候，疑我与时乖。’老杜诗云：‘田翁逼社日，邀我尝春酒。叫妇开大

瓶，盆中为吾取。’二公皆有位者也，于田父何拒焉？至于田父有云‘一世皆尚同，愿君汨其泥’之说，则姑守陶之介。‘久客惜人情，如何拒邻叟’，则何妨杜之通乎？”

[附]杜子美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

步履随春风，村村自花柳。田翁逼社日，邀我尝春酒。酒酣夸新尹，畜眼未见有。回头指大男：“渠是弩手。名在飞骑籍，长番岁时久。前日放营农，辛苦救衰朽。差科死则已，誓不举家走。今年大作社，拾遗能住否？”叫妇开大瓶，盆中为吾取。感此气扬扬，须知风化首。语多虽杂乱，说尹终在口。朝来偶然出，自卯将及酉。久客惜人情，如何拒邻叟。高声索果栗，欲起时被肘。指挥过无礼，未觉村野丑。月出遮我留，仍嗔问升斗。

[附]东坡和渊明诗

芙蓉在秋水，时节自阖开。清风亦何意，入我芝兰怀。一随采折去，永与江海乖。断丝不复续，斗水何能栖。不如玉井莲，结根天池泥。感此每自慰，吾事幸不谐。醉中有归路，了了物不迷。乘流且复逝，得坎吾当回。

责子

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懒惰固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天运苟如此，且尽杯中物。

黄山谷云：“观渊明此诗，想见其人，慈祥戏谑可观也。俗人便谓渊明诸子皆不肖，而渊明以愁叹见于诗耳。所谓‘痴人前不得说梦’也。”

[附]杜子美遣兴

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观其著诗篇，颇亦恨枯槁。达士岂是足，默识盖不早。生子贤与愚，何其挂怀抱。

真西山云：“渊明又有《命子》诗曰：‘夙兴夜寐，愿尔斯才。尔之不才，亦已焉哉。’《责子》诗曰：‘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天运苟如此，且尽杯中物。’子美谓‘挂怀抱’者，此也。”

《王立之诗话》云：“东坡言：山谷为余言，杜子美困顿于三川，盖为不知者诟病，以为拙于生事，又往往讥议宗文、宗武失学，故寄之渊明聊解嘲耳。其诗名曰《遣兴》，可知也。俗人不领，便谓讥病渊明，所谓‘痴人前不得说梦’也。”

问来使

尔从山中来，早晚发天目？我屋南窗下，今生几丛菊？蔷薇叶已抽，秋兰气当馥。归去来山中，山中酒应熟。

《西清诗话》云：“渊明意趣，真古清淡之宗，诗家视渊明，犹孔门视伯



夷也。其集屡经诸儒手校，然有《问来使》一篇，世盖未见。独南唐与晁文元家二本有之。李太白《浔阳感秋诗》云：‘陶令归去来，田家酒应熟。’其取诸此也。”《浔阳感秋诗》，见后太白诗类。

辛丑岁七月还江陵夜行途中

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事冥。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俗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南荆。叩枻新秋月，临流别友生。凉风起将夕，夜景湛虚明。昭昭天宇阔，皛皛川上平。怀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萦。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

《陶渊明集》云：“《文选》五臣注《辛丑岁七月诗》云：‘渊明诗，晋所作者皆题年号，入宋所作，但题甲子而已。意者耻事二姓，故以异之。’思悦考渊明之诗，有以甲子题者，始庚子，距丙辰，凡十七年间，只九首耳，皆晋安帝时所作也。中有《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作》，此年秋，乃为彭泽令。在官八十余日，即解印绶，赋《归去来辞》。后一十六年庚申，晋禅宋，恭帝元熙二年也。萧德施《渊明传》曰：‘自宋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于渊明出处，得其实矣。宁容晋未禅宋前二十年，辄耻事二姓，而所作诗但题甲子，以自取异哉？矧诗中又无有标晋年号者。其所题甲子，盖偶记一时之事耳。后人类而次之，亦非渊明之意也。”

《艺苑雌黄》云：“秦少游言：‘宋初受命，陶潜自以祖侃在晋世为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宋武帝王业渐隆，不复肯仕，投劾而归，躬耕于浔阳之野。其所著文，皆题其年月。自义熙前，明书晋年号。自永初后，但书甲子而已。’黄鲁直诗有云：‘甲子不数义熙前。’此说盖出五臣《文选》注，《渊明集》已尝辨其非是，如少游、鲁直尚惑于五臣之说，其他可知也。”

桃花源

嬴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黄绮之商山，伊人亦云逝。往迹浸复湮，来径遂芜废。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桑竹垂余荫，菽稷随时艺。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荒路暧交通，鸡犬互鸣吠。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童孺纵行歌，班白欢游诣。草荣识节和，木衰知风厉。虽无纪历志，四时自成岁。怡然有余乐，于何劳智慧。奇踪隐五百，一朝敞神异。淳薄既异源，旋复还幽蔽。借问游方士，焉测尘嚣外。愿言躡轻风，高举寻吾契。

《唐子西语录》云：“唐人有诗云：‘山僧不解数甲子，一叶落知天下秋。’及观元亮诗云：‘虽无纪历志，四时自成岁。’便觉唐人费力。如《桃源记》言：‘尚不知有汉，何论魏晋。’可见造语之简妙，盖晋人工于造语，而元亮又其尤也。”

苏东坡云：“世传桃源事，多过其实。考渊明所记，止言先世避秦乱来此

，则渔人所见，似是其子孙，非秦人不死者也。”胡荅溪云：“东坡此论，盖辨证唐人以桃源为神仙。如王摩诘、刘梦得、韩退之作《桃源行》是也。惟王介甫作《桃源行》，与东坡之论吻合，今具载其词云。”

#### [附]王介甫桃源行

望夷宫中鹿为马，秦人半死长城下。避世不独商山翁，亦有桃源种桃者。尔来种桃不记春，采花食实枝为薪。儿孙生长与世隔，知有父子无君臣。渔郎放舟迷远近，花间忽见惊相问。世上惟知古有秦，山中岂料今为晋。闻道长安吹战尘，东风回首泪沾巾。重华一去宁复得，天下纷纷经几秦？

《高斋诗话》云：“荆公《桃源行》云：‘望夷宫中鹿为马，秦人半死长城下。’指鹿为马，乃二世事，而长城之役，乃始皇也。又指鹿事不在望夷宫中。荆公此诗，追配古人，惜乎用事失照管，为可恨耳。”

#### 归田园居

陶集此题有六首，此首乃末篇也。

种苗在东皋，苗生满阡陌。虽有荷锄倦，浊酒聊自适。日暮巾柴车，路暗光已夕。归人望烟火，稚子候檐隙。问君亦何为，百年会有役。但愿桑麻成，蚕月得纺绩。素心正如此，开径望三益。

东坡云：“渊明诗，初视若散缓，熟视有奇趣。如曰：‘日暮巾柴车，路暗光已夕。归人望烟火，稚子候檐隙。’又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又曰：‘霭霭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犬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大率才高意远，则所寓得其妙，遂能如此。如大匠运斤，无斧凿痕，不知者疲精力，至死不悟。如曰：‘一千里色中秋月，十万军声夜半潮。’又曰：‘蝴蝶梦中家万里，杜鹃枝上月三更。’又曰：‘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皆寒乞相，一览便尽。初如秀整，熟视无神气，以其字露也。”

《遁斋闲览》云：“《文选》有江淹《拟古》诗三十首。如《拟陶渊明归田园》诗云：‘种禾在东皋[一]，苗生满阡陌。’今此诗乃收在《渊明集》中，误也。”

韩子苍云：“渊明《田园》六首，末篇乃序行役，与前五首不类。今俗本乃取江文通‘种苗在东皋’为末篇，东坡亦因其误和之。陈述古本止有五首，予以为皆非也，当如张相国本题为《杂诗》六首。江淹《杂拟诗》亦颇似之，但《拟渊明》诗云：‘开径望三益’，此一句为不类。故人张子西向余如此说，余亦以为不然。淹之比渊明情致，徒效其语耳。乃取《归去来》句以充入之，固应不类也。”

[一]江淹《拟陶渊明归田园诗》作“苗”。

止酒

居止次城邑，逍遥自闲止。坐止高荫下，步止萼门里。好味止园葵，大欢止稚子。平生不止酒，止酒情无喜。暮止不安寝，晨止不能起。日日欲止之，营卫止不理。徒知止不乐，不信止利己。始觉止为善，今朝真止矣。从此一止去，将止扶桑涘。清颜止宿容，奚止千万祀。

胡荅溪云：“《止酒》诗云：‘坐止高荫下，步止萼门里。好味止园葵，大欢止稚子。’余尝反覆味之，然后知渊明之用意，非独止酒，而于此四者，皆欲止之。故坐止于树荫之下，则广厦万间，吾何羨焉？步止于萼门之里，则朝市声利，吾何趋焉？好味止于啖园葵，则五鼎方丈，吾何欲焉？大欢止于稚子，则燕歌赵舞，吾何乐焉？在彼者难求，而在此者易为也。渊明固穷守道，安于丘园，畴肯以此易彼乎？”

### 拟挽歌辞

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昨暮同为人，今旦在鬼录。魂气散何之，枯形寄空木。娇儿索父啼，良友抚我哭。得失不复知，是非安能觉。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

胡荅溪云：“渊明自作《拟挽歌辞》凡三章，秦太虚亦效之。余谓渊明之辞了达，太虚之辞哀怨，有不同耳。”

### [附]秦少游自作挽词

婴衅徙穷荒，茹哀与世辞。官来录我橐，吏来验我尸。藤束木皮棺，藁葬路傍陂。家乡在万里，妻子天一涯。孤魂不敢归，惴惴犹在兹。昔忝柱下史，通籍黄金闺。奇祸一朝作，飘零至于斯。弱孤未堪事，返骨定何时。修途绕山海，岂免从阍维。荼毒复荼毒，彼苍那得知。岁晚瘴江急，鸟兽鸣声悲。空蒙寒雨零，惨淡阴风吹。殡宫生苍藓，纸钱挂空枝。无人设薄奠，谁与饭黄缁。亦无挽歌者，空有挽歌词。

胡荅溪云：“东坡岁在庚辰六月二十五日与秦少游别于海康，意色自若，与平日无少异。而少游自作《挽词》一篇，人或怪之。坡谓其‘齐生死，了物我’，戏出此语，其言过矣。此言惟渊明可以当之。若少游者，情钟世味，意恋生理。一经迁谪，不能自释，遂快忿而作此词，岂真若是乎？”

## 卷二

### 杜子美

朱文公云：“作诗须先看李、杜，如士人治本经然。本既立，方可及苏、黄以次诸家诗。”

又曰：“杜诗初年甚精细，晚年旷逸不可当。”

又《跋集注杜诗》云：“杜诗佳处，有在用事造语之外者。惟虚心讽咏



，乃能见之。”

孙僅云：“先生以诗鸣于唐。凡出处去就、动息劳佚、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一见于诗，读之可以知其世，学士大夫谓之‘诗史’。”

和早朝大明宫

五夜漏声催晓箭，九重春色醉仙桃。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风微燕雀高。朝罢香烟携满袖，诗成珠玉在挥毫。欲知世掌丝纶美，池上于今有凤毛。

东坡云：“‘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风微燕雀高’，此七言中之伟丽者也。”

梅圣俞《金针诗格》云：“诗有内外意：内意欲尽其理，外意欲尽其象。内外意含蓄，方入诗格。如‘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风微燕雀高’，旌旗喻号令，日暖喻明时，龙蛇喻君臣，言号令当明时，君出而以奉行也。宫殿喻朝廷，风微喻政教，燕雀喻小人，言朝廷政教才出，而小人向化，各得其所也。”

胡荅溪云：“论诗若此，皆非知诗者。善乎山谷之言曰：‘彼喜穿凿者，弃其大旨，取其发兴，于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鱼虫，以为物物皆有所托，如世间商度隐语者，则诗委地矣。’”

胡荅溪《丛话》云：“老杜《和早朝大明宫》诗，贾至为唱首，王维、岑参皆有和，四诗皆佳绝。今苏台、闽中《杜工部集》皆不附此三诗。惟钱塘旧本有之，今附于左。”

[附]贾至朝大明宫

银烛朝天紫陌长，禁城春色晓苍苍。千条弱柳垂青琐，百啭流莺满建章。剑佩声随玉墀步，衣冠身惹御炉香。共沐恩波凤池里，朝朝染翰侍君王。

[附]王维和朝大明宫

绛帟鸡人送晓筹，尚衣方进翠云裘。九天闾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日影才临仙掌动，香烟欲傍袞龙浮。朝罢须裁五色诏，佩声归到凤池头。

[附]岑参和朝大明宫

鸡鸣紫陌曙光寒，莺啭皇州春色阑。金锁晓钟开万户，玉阶仙仗拥千官。花迎剑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干。独有凤凰池上客，阳春一曲和皆难。

杨诚斋云：“七言褒颂功德，如少陵、贾至诸人唱和《朝大明宫》，乃为典雅重大。和此诗者，如岑参‘花迎剑佩’一联最佳。”

樱桃

西蜀樱桃也自红，野人相赠满筠笼。数回细写愁仍破，万颗匀圆讶许同。忆昨赐沾门下省，退朝擎出大明宫。金盘玉箸无消息，此日尝新任转蓬。

《诗眼》云：“老杜此诗，前四句如禅家所谓‘信手拈来，头头是道’者，直书目前所见，平易委曲，得人心所同然，但他人艰难不能发耳。至于后四

句，其感兴皆出于自然，故终篇遒丽。韩退之亦有《谢赐樱桃》诗，学老杜所作。然搜求事迹，排比对偶，其言出于勉强，所以相去甚远。若非老杜在前，人亦安敢轻议？”

[附]韩退之谢赐樱桃

汉家旧种明光殿，炎帝还书《本草经》。岂似满朝承雨露，共看转赐出青冥。香随翠笼擎偏重，色照银盘泻未停。食罢自知无补报，空然惭汗仰皇扃。

胡荅溪云：“唐自四月一日寝庙荐樱桃，后颁赐群臣有差。王摩诘亦有诗云：‘归鞍竞带青丝笼，中使频倾赤玉盘。’退之此诗，语意与之相似。但摩诘诗浑成，胜退之诗。樱桃初无香，退之以香言，亦是一语病。”

九日

老去悲秋强自宽，兴来今日尽君欢。羞将短发还吹帽，笑倩傍人为正冠。蓝水远从千涧落，玉山高并两峰寒。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子细看。

杨诚斋云：“唐律七言八句，一篇之中，句句皆奇，一句之中，字字皆奇，古今作者皆难之。余尝与林谦之论此事，谦之慨然曰：‘但吾辈诗集中，不可不作数篇耳。如杜《九日》诗：‘老去悲秋强自宽，兴来今日尽君欢。’不特入句便字字属对，又第一句顷刻变化，才说悲秋，忽又自宽。以‘自’对‘君’，自者，我也。‘羞将短发还吹帽，笑倩旁人为正冠。’将一事翻腾作一联。又孟嘉以落帽为风流，少陵以不落为风流，翻尽古人公案，最为妙法。‘蓝水远从千涧落，玉山高并两峰寒。’诗人至此，笔力多衰。今方且雄杰挺拔，唤起一篇精神。自非笔力拔山，不至于此。‘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子细看。’末联意味尤为深长。’”

又云：“诗已尽而味方永，乃善之善者也。”

《后山诗话》云：“孟嘉落帽，前世以为胜绝。子美《九日》诗云：‘羞将短发还吹帽，笑倩傍人为正冠。’其文雅旷达，不减昔人。故谓诗非力学可致，正须胸中度世耳。”

刘梦得云：“诗中用‘茱萸’字者凡三人，杜甫云‘醉把茱萸子细看’，王维云‘遍插茱萸少一人’，朱放云‘学他年少插茱萸’。三君所用，杜为优。”

《三山老人语录》云：“自来九日多用落帽事，独东坡《南柯子》词云‘破帽多情却恋头’，乃反之，尤为奇特。”愚谓东坡此语，亦祖杜陵《九日》诗中吹帽、正冠一联语意也。

同谷歌

男儿生不成名身已老，十年饥走荒山道。长安卿相多少年，富贵应须致身早。[一]山中儒生旧相识，但话宿昔伤怀抱。呜呼七歌兮悄终曲，仰视皇天白

日速。

此歌七章，今以文公跋语，载其卒章云。

朱文公跋云：“杜陵此章，豪宕奇崛，诗流少及之者。至其卒章，叹老嗟卑，则志亦陋矣。人可以不闻道哉？”

[一]“长安”两句原缺，据《杜诗详注》补。

绝句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漫叟诗话》云：“诗中有拙句，不失为奇作者，如子美云‘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是也。”

《室中语》云：“杜少陵诗云：‘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王维诗云：‘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极尽写物之工。后来惟陈无己有云：‘黑云映黄槐，更著白鹭度。’无愧前人之作。”

[附]唐人绝句

野人自爱山中宿，况近葛洪丹井西。庭前有个长松树，半夜子规来上啼。

胡荅溪云：“唐人此绝，有杜子美意趣。其句虽拙，亦不失为倔奇也。”

[附]东坡题真州范氏溪堂

白水满时双鹭下，绿槐高处一蝉吟。酒醒门外三竿日，卧看溪南十亩阴。

《高斋诗话》云：“东坡此诗，盖用老杜‘两个黄鹂鸣翠柳’诗意也。”

春望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迂叟诗话》云：“‘牂羊坟首，三星在罍’，言不可久也。古人为诗，贵乎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故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近世诗人，惟杜子美最得诗人之体。如‘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山河在，明无余物矣。草木深，明无人矣。花鸟平时可娱之物，见之而泣，闻之而恐，则时可知矣。他皆类此，不可遍举。”

人日

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阴时。冰雪莺难至，春寒花较迟。云随白水落，风振紫山悲。蓬鬓稀疏久，无劳比素丝。

《西清诗话》云：“都人刘克该贯典籍，凡人有僻书疑事，往往多从之质。尝注杜子美、李义山集，与客论曰：‘子美《人日》诗云：“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阴时。”人知其一，不知其二。四百年间，惟子美与克会耳。’遂起就架取书以示客曰：‘此东方朔占书也。凡岁后八日，一日鸡，二日犬，三日豕，四日羊，五日牛，六日马，七日人，八日谷。其日晴，则所主之物育，阴

则灾。少陵之意，谓天宝离乱，四方云扰幅裂，人物岁岁俱灾。岂非《春秋》书王正月意邪？其深得古人用心如此。’ ”

### 春日忆李白

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

《蔡宽夫诗话》云：“予为进士时，尝舍于汴中逆旅，数同行亦论杜诗。旁有一押粮运使臣，或顾之曰：‘尔亦尝观杜诗乎？’曰：‘平生好观，然多不解。’因举‘白也诗无敌’相问曰：‘既言无敌，安得却似鲍照、庾信？’时座中虽笑之，然亦不能遽对，则士亦不可忽也。”胡荅溪云：“庾不能俊逸，鲍不能清新，白能兼之，此其所以无敌也。武弁何足以知之！”

《遁斋闲览》云：“或谓评诗者，以甫期白太过，反为白所诮。王荆公谓：‘不然。甫赠白诗，则曰：“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但比之庾信、鲍照而已。’又曰：‘“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铿之诗，又在鲍、庾下矣。“饭颗”之嘲，虽一时戏剧之谈，然二人者，名既相轧，亦不能无相忌也。’ ”

### [附]太白戏子美

饭颗山头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为问因何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

胡荅溪云：“《李翰林集》中无此诗，疑后人所作。或云李白以杜甫齷齪，故有饭山之嘲。”

《艺苑雌黄》云：“《洪驹父诗话》言：‘子美集中赠太白诗最多，而李集初无一篇与杜者。’按段成式《酉阳杂俎》云：李集有《尧祠赠杜补阙》者，即老杜也。又岂独‘饭颗山头’之句哉？”

### 渡江

春江不可度，二月已风涛。舟楫欹斜疾，鱼龙偃卧高。渚花张素锦，汀草乱青袍。戏问垂纶客，悠悠见汝曹。

《诗眼》云：“有一士人携诗相示，首篇第一句云‘十月寒’者。余曰：‘君亦读老杜诗，观其用“月”字乎？其曰“二月已风涛”，则记风涛之早也。曰“因惊四月雨声寒”，“五月江深草阁寒”，盖不当寒而寒也。“五月风寒冷佛骨”，“六月风日冷”，盖不当冷而冷也。“今朝腊月春意动”，盖未当有春意也。虽不尽如此，如“三月桃花浪”、“八月秋高风怒号”、“闰八月初吉”、“十月江平稳”之类，皆不系月则不足以实一时之事。若十月之寒，既无所发明，又不足纪录。退之谓“惟陈言之务去”者，非必尘俗之言，止为无益之语耳。然吾辈作文，如“十月寒”者多矣，方当共以为戒也。’ ”



## 游子

巴蜀愁谁语，吴门兴杳然。九江春草外，三峡暮帆前。厌就成都卜，休为吏部眠。蓬莱如可到，衰白问群仙。

《诗眼》云：“古人律诗，亦是一片文意。语或似无伦次，而意若贯珠。此诗‘巴蜀愁谁语，吴门兴杳然’，谓巴蜀既无可与语，故欲远之吴会。‘九江春草外’，则想像将来吴门之景物。‘三峡暮帆前’，则去路先涉三峡之风波。‘厌就成都卜，休为吏部眠’，君平之卜，所以养生，毕卓之饮，所以忘忧，今皆不能如意，则犯三峡之险，适九江之远，岂得已哉！夫奔走万里，无所税驾，伤人世险隘不能容己，故以‘蓬莱如可到，衰白问群仙’终焉。后之骚人，亦多此意。今人不求意趣关纽，但以相似语言为贯穿，岂不浅近也哉！”

## 八阵图

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

东坡云：“仆尝梦见人称是杜子美，谓仆曰：‘世人多误会予《八阵图》诗意，‘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人皆以为先主、武侯皆欲与云长复仇，故恨不能灭吴，非也。我意本谓吴、蜀唇齿之国，不当相图。晋之所以能有蜀者，在吞吴之后，此为可恨耳。’此理甚长，然子美死已四百年，而犹不忘诗，区区以自别其意者，真书生之习气也耶！”

## 登岳阳楼

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隔，凭高涕泗流。

《唐子西语录》云：“过岳阳楼，观子美诗，不过四十字耳。气象阔放，涵蓄深远，殆与洞庭争雄，所谓富哉言乎！”

《西清诗话》云：“洞庭，天下壮观，自昔骚人墨客题之者众矣。如：‘水涵天影阔，山拔地形高。’又：‘四顾疑无地，中流忽有山。鸟飞应畏堕，帆远却如闲。’皆见称于世。然又未若孟浩然诗云：‘气蒸云梦泽，波动岳阳城。’读之则洞庭空阔无际，气象雄张，旷然如在目前。至于读子美此诗，则又气象不然，大与诸子迥别。‘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不知少陵胸中吞几云梦也。”

《后村诗话》云：“杜五言感时伤事，如‘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八句之中，着此一联，安得不独步乎？若全集千四百篇，无此等句为气骨，篇篇都做‘圆荷浮小叶，细麦落轻花’道了，则似近人诗矣。”

## 新月

光细弦欲上，影斜轮未安。微升古塞外，已隐暮云端。河汉不改色，关山

空自寒。庭前有白露，暗满菊花团。

《瑶溪集》云：“诗之有六义，后世赋别为一大文，而比少兴多。诗人之全者，惟杜子美时能兼之。如《新月》诗‘光细弦欲上，影斜轮未安’，谓位不正，德不充，风之事也。‘微升古塞外，已隐暮云端’，谓才升即隐，似当日之事。‘河汉不改色，关山空自寒’，河汉是矣，而关山自凄然，有所感兴也。‘庭前有白露’，露乃天之恩泽，雅之事也。‘暗满菊花团’，谓天之泽止及于庭前之菊，其成功之小也如此，颂之事也。说者谓杜子美作此诗，盖指当时肃宗事也。”

### 戏作花卿歌

成都猛将有花卿，学语小儿知姓名。用如快鹞风火生，见贼惟多身始轻。绵州刺史著柘黄，我卿扫除即日平。子璋髑髅血模糊，手持掷还崔大夫。李侯重有此节度，人道我卿绝世无。既称绝世无，天子何不唤取守京都。

山谷云：“花卿冢在丹棱之东馆镇，至今有英气，血食其乡。”

《苕溪丛话》云：“细考少陵此歌，想花卿当时在蜀中，虽有一时平贼之功，然骄恣不法，人甚苦之。故子美不欲显言之，但云‘人道我卿绝世无。既称绝世无，天子何不唤取守京都’。语句含蓄，其意盖可知矣。”

《西清诗话》云：“有病疟者，子美曰：‘吾诗可以疗之。’病者曰：‘云何？’曰：‘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见《羌村诗》。其人诵之，疟犹故也。子美曰：更诵吾诗云：‘子璋髑髅血模糊，手持掷还崔大夫。’其人诵之，果愈。”

胡苕溪云：“世传杜子美诗可以愈疟，此未必然。盖其辞意典雅，读之者脱然不觉沈疴之去体也。好事者乃为此论，殊可笑。借使疟诚有鬼，若知杜诗之佳，是贤鬼也，岂复屑屑求食于呕泄之间哉？观子美有诗云：‘三年犹疟疾，一鬼不销亡。隔日搜脂髓，增寒抱雪霜。’则是疾也，杜陵正自不免耳。”

### 秋雨叹

雨中百草皆烂死，阶下决明颜色鲜。著叶满枝翠羽盖，开花无数黄金钱。凉风萧萧吹汝急，恐汝后时难独立。堂上书生空白头，临风三嗅馨香泣。

东坡云：“杞人马正卿作太学正，清苦有气节，学生既不喜，博士亦忌之。余偶至其斋中，书杜子美《秋雨叹》一篇壁间，初无意也。而正卿即日辞归，不复出，至今白首穷饿，守节如故。”正卿，字梦得。

胡苕溪云：“杜子美《秋雨叹》有三篇，其第一篇语意尤为感慨，意必东坡所书于壁者云。”

### 江畔独步寻花

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

胡荅溪云：“齐鲁大臣二人，而史失其名。黄四娘者，独何人哉？因托此诗，以得不朽。世间幸不幸类如此。”

[附]东坡记林氏媪

题云：正月二十六日，偶与数客野步嘉祐僧舍东南野人家，杂花盛开，扣门求观。主人林氏媪出应，白发青裙，少寡，独居三十年矣。感叹之余，作诗记之。

缥蒂绀枝出绛房，绿阴青子送春忙。涓涓泣露紫含笑，焰焰烧空红拂桑。落日孤烟知客恨，短篱破屋为谁香。主人白发青裙袂，子美诗中黄四娘。

愚按：诗注，林行婆住嘉祐寺之西，即林媪也。东坡又曾有《夜过西邻翟秀才》诗，首联云：“林行婆家初闭户，翟夫子舍尚留关。”又先生与周文之帖云：“林行婆当健，有香与之，到日告便送去。”皆谓林媪也。区区二妇人者，皆得诗人托名于数百载之后，亦可谓奇遇也矣。

示宗武

觅句知新律，摊书解满床。试吟青玉案，莫羨紫罗囊。假日从时饮，明年共我长。应须饱经术，已似爱文章。十五男儿志，三千弟子行。曾参与游夏，达者得升堂。

诗注云：“嵇绍新解觅句，稍知音律。王浑阿戎年小，渐解满床摊书。谢玄少好佩紫罗香囊，叔父安焚之。嵇康顾子绍曰：‘阿绍明年共我长矣，吾甚喜尔成人。’”愚谓前辈云：“用事多填塞故实，谓之点鬼簿。”如少陵此诗，未尝不用事，而浑然不觉其为用事，可谓精妙者也。

东坡云：“韩退之《示儿》诗云：‘开门问谁来，无非卿大夫。不知官高卑，玉带悬金鱼。’又云：‘凡此座中人，十九持钧枢。’所示者，皆利禄事耳。老杜则不然，《示宗武》云：‘曾参与游夏，达者得升堂。’所示者圣贤事也。”

[附韩退之示儿]

始我来京师，止携一束书。辛勤三十年，始有此屋庐。此屋岂无华，于我自有余。中堂高且新，四时登牢蔬。前荣饌宾亲，婚冠所依于。庭内无所有，高树八九株。有藤缕络之，春华夏阴敷。东堂坐见山，云风相吹嘘。松果连南亭，外有瓜芋区。西偏屋不多，槐榆翳空虚。山鸟旦暮呼，有类涧谷居。主妇治北堂，膳服适戚疏。恩封高平君，子孙从朝裾。开门问谁来，无非卿大夫。不知官高卑，玉带悬金鱼。问客之所为，巍冠讲唐虞。酒食罢无为，棋檟以相娱。凡此座中人，十九持钧枢。又问谁与频，莫与张樊如。来过亦无事，考评道精粗。跼跼媚学子，墙屏日有徒。以能问不能，其蔽岂可祛。嗟我不修饰，事与庸人俱。安能坐如此，比肩于朝儒。诗以示儿曹，其无迷厥初。

## 梦李白

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江南瘴疠地，逐客无消息。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恐非平生魂，路远不可测。魂来枫林青，魂返关塞黑。君今在罗网，何以有羽翼。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水深波浪阔，无使蛟龙得。

《西清诗话》云：“李太白历见司马子微、谢自然、贺知章。或以为可与神游八极之表，或以为谪仙人，其风神超迈，英爽可知。后世词人，状者多矣，亦间于丹青见之，俱不若少陵云：‘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熟味之，百世之下，想见风采。此与李太白传神诗也。”

## 春水生

二月六夜春水生，门前小滩浑欲平。鸂鶒鸂鶒莫漫喜，吾与汝曹俱眼明。

### 其二

一夜水高二尺强，数日不敢更禁当。南市津头有船卖，无钱即买系篱傍。

赵章泉云：“学诗者贵乎似，论似者果可以尽言邪？少陵《春水生》二绝后，有曾空青《题清樾轩》二绝，其语意绝相类。学诗者试读之，似邪，不似邪？是又不可以不辨也。”

### [附]曾空青清樾轩二绝

卧听滩头ㄗㄗ流，冷风凄雨似深秋。江边石上乌臼树，一夜水长到梢头。

### 其二

竹间佳树密扶疏，异乡物色似吾庐。清晓开门出负水，已有小舟来卖鱼。

## 杜鹃

西川有杜鹃，东川无杜鹃。涪万无杜鹃，云安有杜鹃。我昔游锦城，结庐锦水边。有竹一顷余，乔木上参天。杜鹃暮春至，哀哀叫其间。我见常再拜，重是古帝魂。生子百鸟巢，百鸟不敢嗔。仍为喂其子，礼若奉至尊。鸿雁及羔羊，有礼太古前。行飞与跪乳，识序如知恩。圣贤古法则，付与后世传。君看禽鸟情，犹解事杜鹃。今忽暮春间，值我病经年。身病不能拜，泪下如迸泉。

真西山先生云：“此诗讥世乱不能明君臣之义者，禽鸟之不若也。”

《东坡外集》云：“南都王谊伯书江滨驿垣，谓‘子美此诗，首四句盖是题下注，断自“我昔游锦城”为首句’。谊伯误矣。且子美诗备诸家体，必非牵合程度者也。是篇句落处，凡五杜鹃，岂可以文害辞、辞害意邪？原子美之意，类有所感，托物以发，亦六义之比兴，《离骚》之法欤？按《博物志》：杜鹃生子，寄之他巢，百鸟为饲之。且禽鸟至微，知有所尊。今江东有云：‘杜宇曾为蜀帝王，化禽飞去旧城荒。’故子美云‘重是古帝魂’，又云



‘礼若奉至尊’，盖讥当时刺史，有不禽鸟若也。唐自明皇后，天步多棘，刺史能造次不忘君者，可一二数。严武在蜀，虽横敛刻薄，而实资中原，是西川有杜鹃。其不虔王命，负固以自抗，擅军旅，绝贡赋，如杜克逊在梓州，为朝廷西顾之忧，是东川无杜鹃耳。至于涪、万、云安刺史，微不可考。凡其尊君者为有，怀贰者为无，不在夫杜鹃之真有无也。谊伯以为来东川闻杜鹃，声繁而急，乃始叹子美诗跋扈纸上语。又云‘子美不应叠用韵’何耶？子美自我作古，叠用韵，无害于为诗，仆所见如此。谊伯博学强辨，殆必有以折衷之。”

胡荅溪云：“《杜鹃》诗，或云明皇幸蜀还，肃宗用李辅国谋，迁之西内，悒悒而崩，此诗感是而作。”以余观之，少陵后又有《杜鹃行》，亦是明皇迁居西内时作，其所以发明痛愤之意，尤为激烈。读之真使人可伤。但或者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耳。今并录于左。

唐史：元宗次蜀郡，皇太子即位于灵武。明年还自蜀[一]，居兴庆。即南内。后皇后张氏稍与政事，多以私谒挠权，迁太上皇居西内。

[一]“自”字据《新唐书》补。

### 杜鹃行

君不见昔日蜀天子，化作杜鹃似老乌。寄巢生子不自啄，群鸟至今与哺雏。虽同君臣有旧礼，骨肉满眼身羁孤。业业窜伏深树里，四月五月偏号呼。其声哀痛口流血，所诉何事常区区。尔惟摧残始发愤，羞带羽翮伤形愚。苍天变化谁料得，万事反覆何所无。万事反覆何所无，岂忆当殿群臣趋。

《寰宇记》云：“蜀之先，肇于人皇之际，至黄帝子昌意，娶蜀人女，生帝誉，后封其支庶于蜀。历夏、殷、周，始称王首曰蚕丛，次曰柏灌，次曰鱼凫。其后有王曰杜宇，称帝，号望帝。自恃功德高，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池泽。时有荆人鳖灵者，帝立为相。后帝因禅位于鳖灵，遂自亡去，化为子鹃。故蜀人闻鹃鸣，曰是我望帝也。”《蜀志》大略同。

### 登慈恩寺塔

高标跨苍穹，烈风无时休。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方知象教力，足可追冥搜。仰穿龙蛇窟，始出枝撑幽。七星在北户，河汉声西流。羲和鞭白日，少昊行清秋。[一]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回首叫虞舜，苍梧云正愁。惜哉瑶池饮，日宴昆仑丘。黄鹄去不息，哀鸣何所投。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

《三山老人语录》云：“《登慈恩寺塔》诗讥天宝时事也。山者，人君之象。‘秦山忽破碎’，则人君失道矣。贤不肖混淆，则清浊不分，故曰‘泾渭不可求’。天下无纲纪文章，而上都亦然，故曰‘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

’。于是思古之圣君不可得，故曰‘回首叫虞舜，苍梧云正愁’。是时，明皇方耽于淫乐而不已，故曰‘惜哉瑶池饮，日宴昆仑丘’。贤人君子多去朝廷，故曰‘黄鹄去不息，哀鸣何所投’。惟小人贪窃禄位者在朝，故曰‘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

[一]题上原有“同诸公”三字。诗原脱从“高标”至“清秋”十二句，据《杜诗详注》补。

### 绝句三首

楸树馨香倚钓矶，斩新花蕊未应飞。不如醉里风吹尽，可忍醒时雨打稀。

《觉范禁齋》云：“子美诗，言山间野外事，意盖讥刺风俗。如《三绝句》云：‘楸树馨香倚钓矶，斩新花蕊未应飞。’言后进暴贵，可荣观也。‘不如醉里风吹尽，可忍醒时雨打稀。’言其恩重才薄，眼见其零落，不若未受恩眷时。雨比天恩，以雨多故，致花易坏也。”

### 其二

门外鸬鹚久不来，沙头忽见眼相猜。自今已后知人意，一日须来一百回。

“门外鸬鹚久不来，沙头忽见眼相猜。”言贪利小人畏君子之讥其短也。“自今已后知人意，一日须来一百回。”言君子蒙以养正，瑾瑜匿瑕，山藪藏疾，不发其恶。小人未革面，谄谀不知愧耻也。

### 其三

无数春笋满林生，柴门密掩断人行。会须上番看成竹，客至从嗔不出迎。

此绝言惟守道为岁寒也。前辈多法其意而作，如韩稚圭诗云：“风定晓林蝴蝶舞，雨匀春圃桔槔闲。”亦以雨比天恩，桔槔比宰相功业之就，已退闲矣。时公在相州作。蔡持正在安州，亦有诗云：“风摇熟果时闻落，雨滴余花亦自香。”熟果比大臣黜落也。

愚谓：论诗若此，亦犯山谷穿凿之戒。洪驹父有云：“尝见一老书生，忘其姓名，自言评老杜诗。取而观之，注‘纨裤不饿死，儒冠多误身’云：‘冠，上服，本乎天者亲上，故称冠，譬之君子。裤，下服，本乎地者亲下，故举裤，譬之小人。’虽不为无理，然穿凿可笑也。”

### 漫兴

糝径杨花铺白毡，点溪荷叶叠青钱。笋根稚子无人见，沙上鳧雏傍母眠。

《冷斋夜话》云：“‘笋根稚子无人见’，世不解‘稚子’为何等语。唐人有《食笋诗》云：‘稚子脱锦绷，骈头玉香滑。’则稚子为笋明矣。《赞宁杂志》曰：‘竹根有鼠，大如猫，其色类竹，名之曰“豚”，亦云“稚子”。’余以问子苍，子苍曰：‘笋为稚子，老杜之意也。不用《食笋诗》证亦可。’”

《漫叟诗话》云：“‘笋根稚子无人见’，当为野雉之雉。或以为童稚，非也。”

《桐江诗话》云：“冷斋以稚子便作笋，引唐人诗为证，何谬之甚也！唐诗盖谓笋之脱箨，如小儿之解绷。便以稚子为笋，则非也。少陵诗，本特误以‘雉’为‘稚’耳。盖笋生乃雉哺子之时，言雉子之小，在竹间，人不能见也。”

### 羌村

峥嵘赤云西，日脚下平地。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邻人满墙头，感叹亦歔歔。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

诚斋云：“杜子美《羌村》诗，读之真有一倡三叹之声。”

《冷斋夜话》云：“‘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言更相秉烛照之，恐尚是梦也。‘更’字当作平声读，若作侧声读，则失其意矣。”

《幕府燕闲录》云：“盛文肃梦朝上帝，见殿上执扇有题诗云：‘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意其为天人诗，识之。既寤，以语客，乃杜甫诗也。”

《三山老人语录》云：“《羌村诗》‘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一小说谓有人过骊山，梦明皇称美此二句。然子美诗云‘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乃有‘秉烛’之语。则致世之乱者谁邪？明皇得不惭乎？犹诵其语而誉之，可谓无耻矣。此小说之所以无稽也。”

严公仲夏枉驾草堂兼携酒馔得寒字[一]

竹里行厨洗玉盘，花边立马簇金鞍。非关使者征求急，自识将军礼数宽。百年地辟柴门迥，五月江深草阁寒。看弄渔舟移白日，老农何有罄交欢。

胡荅溪云：“律诗之作，用字平仄，世固有定体，众共守之。然不若时用变体，如兵之出奇，变化无穷，以惊世骇目，老杜此诗，七言律诗之变体也。东坡常用此体作诗云。”

[附]东坡诗次韵韶守狄火夫见赠二首之一[二]

华发萧萧老遂良，一身萍挂海中央。无钱种菊为家业，有病安心是药方。才疏正类孔文举，痴绝还同顾长康。万里归来空泣血，七年供奉殿西廊。

绝句律诗，亦有用变体者，今附于后。

[附]老杜诗谢严中丞送青城山道士郛酒一瓶[三]

山瓶乳酒下青云，气味浓香幸见分。鸣鞭走送怜渔父，洗盏开尝对马军。

[附]韦苏州诗雪夜下朝呈省中一绝[四]

南望青山满禁闱，晓陪鸳鹭正差池。共爱朝来何处雪，蓬莱宫里拂松枝。

凡此皆律诗之变体。又有五言律诗，至第三句便失黏，落平仄，亦别是一

体。唐人用者甚多，但今人少用耳，学者不可不知。

[一]诗题原缺，据《杜诗详注》补。

[二]诗题原缺，据《新编东坡先生诗集》补。

[三]同[一]。

[四]诗题原缺，据《全唐诗》补。

### 缚鸡行

小奴缚鸡向市卖，鸡被缚急相喧争。家中厌鸡食虫蚁，不知鸡卖还遭烹。虫鸡于人何厚薄，吾叱奴人解其缚。鸡虫得失无了时，注目寒江倚山阁。

洪容斋云：“此诗自是一段好议论。至结句之妙，非他人之所能企及也。”

西山《文章正宗》云：“一篇之妙，在乎落句，黄鲁直深达诗旨，其《书醮池寺书堂》云：‘小黠大痴螳捕蝉，有余不足夔怜蚘。退食归来北窗梦，一江风月趁渔船。’可与言诗者，当自解也。”

师厚云：“天下之利害，当权轻重。除寇则劳民，爱民则养寇。与其养寇，孰若劳民？与其食虫，孰若存鸡？”

《步里客谈》云：“古人作诗断句，辄旁入他意，最为警策。如老杜云‘鸡虫得失无了时，注目寒江倚山阁’是也。黄鲁直作《水仙花诗》：‘坐对真成被花恼，出门一笑大江横。’亦是此意。”

[附]黄鲁直水仙花

凌波仙子生尘袜，水上盈盈步微月。是谁招此断肠魂，种作寒花寄愁绝。含香体素欲倾城，山矾是弟梅是兄。坐对真成被花恼，出门一笑大江横。

[附]东坡二虫诗

君不见水马儿步步逆流水，大江东流日千里，此虫趯趯长在此。又不见鸚滥堆决起随冲风，随风一去宿何许，逆风还落蓬蒿中。二虫愚智俱莫测，江边一笑无人识。

师民瞻云：“杜甫《缚鸡行》末句云：‘鸡虫得失无了时，注目寒江倚山阁。’东坡此诗末句正用杜甫诗意也。”汪养源云：“《韵语阳秋》云：‘阿滥堆，明皇御玉笛，采其声翻为曲，左右皆能传唱。’张祜诗有云：‘至今风俗骊山下，村笛犹吹《阿滥堆》。’”

### 卷三

#### 李太白

朱文公云：“太白诗非无法度，乃从容于法度之中，盖圣于诗者也。”

李阳冰《李翰林集序》云：“太白不读非圣之书，耻为郑、卫之作，故其言多天仙之辞。三代以下，《风》《骚》之后，驱驰屈、宋，鞭挞扬、马，千



载独步，惟公一人。”

黄山谷云：“太白豪放，人中凤凰麒麟。譬如生富贵人，虽醉着、瞑暗中作无义语，终不作寒乞声。”

#### 望庐山瀑布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长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胡荅溪云：“太白《望庐山瀑布》一绝，东坡极称美之。坡游庐山，曾有诗云：‘帝遣银河一派垂，古来惟有谪仙词。’然余谓太白前篇古诗云：‘海风吹不断，江月照还空。’此语磊落清壮，辞简而意尽，优于绝句多矣。”

#### [附]东坡庐山瀑布

帝遣银河一派垂，古来惟有谪仙词。飞流溅沫知多少，不为徐凝洗恶诗。

东坡云：“仆游庐山，是日有以陈令举《庐山记》见寄者，且行且读。其中有云徐凝、李白之诗，不觉失笑。旋入开元寺，主僧求诗，因戏作一绝。”

#### [附]徐凝瀑布

瀑布瀑布千丈直，雷奔入江无暂息。万古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

东坡云：“徐凝《瀑布》诗，至为尘陋。或又伪作乐天称美此句，有‘赛不得’之语。乐天虽涉浅易，然亦岂至是哉？”

#### 答山中俗人

问余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杨诚斋云：“此李太白诗体也。”

《许彦周诗话》云：“贺知章呼太白为‘谪仙人’。余观此诗，窃信之矣。”

#### 金陵酒肆留别

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劝客尝。金陵子弟来相送，欲行不行各尽觞。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

《诗眼》云：“山谷言：‘学者若不见古人用意处，但得其皮毛，所以去之更远。如“风吹柳花满店香”，若人复能为此句，亦未是太白。至于“吴姬压酒劝客尝”，“压酒”字，他人亦难及。“金陵子弟来相送，欲行不行各尽觞”，益不同。“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至此乃真太白妙处，当潜心焉。’故学者要先以识为主，如禅家所谓正法眼者，直须具得此眼目，方可以入道也。”

《诗话》云：“前辈谓好句须要好字。如太白诗‘吴姬压酒劝客尝’，可见新酒初熟，江南风物之美如此，工在‘压’字。”

#### 榜峰顶寺

夜宿峰顶寺，举手扪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西清诗话》云：“蕲州黄梅县峰顶寺，在水中央，环伏万山，人迹所罕到。曾阜为令时，因事登其上，见梁间一榜，尘暗粉落，拂涤视之，乃谪仙诗。世间传杨大年幼时诗，非也。”

[附]杨大年绝句

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阮阅《诗话》云：“杨文正公亿生数岁不能言，一日家人抱登楼，偶触其首，遂即能语，且吟此诗。”

登凤凰台

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时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陆贾《新语》云：“邪臣蔽贤，犹浮云之蔽日。太白诗末句用此语也。”

《该闻录》云：“唐崔颢尝题武昌黄鹤楼诗，李太白负大名，见其诗尚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故欲拟之以较胜负，乃作《金陵凤凰台诗》。”

《后村诗话》云：“古人服善，太白过黄鹤楼，有‘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之句。至金陵，遂为《凤凰台诗》以拟之。今观二诗，真敌手棋也。若他人，必次颢韵，或于诗板之傍别着语矣。”

[附]崔颢题黄鹤楼诗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江夏辨疑》云：“州之有楼，著称于江湖之间，如江之庾公，岳之岳阳，鄂之黄鹤，是也。然黄鹤，多以为费祎升仙之地，故阎伯埜为之记曰：‘费祎登仙，驾黄鹤反憩于此，遂以名楼。’”予按：《蜀志》费祎为魏降人郭循所害，祎固不得其终，安有驾鹤而憩此者邪？不知《辨疑》何以为据？州城之东十里，有山多鸟，是为黄鹤山。《方輿记》云：昔有仙人子安，乘黄鹤过此，因得名。楼以西临崖有石，如砥焉，为黄鹤矶。后人建楼，托俯矶上，故不更别名耳。崔颢之诗，亦以为费祎升仙之地，盖承袭谬误，不复考正耳。

《徐柏山诗庄》云：“太白之拟《黄鹤楼》，正在《鹦鹉洲》一诗，而非止于凤凰台之作。今载于后。”

鹦鹉洲

扁舟来过吴江水，江上洲传鹦鹉名。鹦鹉西飞陇山去，芳洲之树何青青。烟开兰叶香风暖，岸夹桃花锦浪生。迁客此时徒极目，长洲孤月向谁明？

愚谓：此诗联联与崔颢诗格调同，而语意亦相类。徐柏山之说得之，亦善于读诗者也。

## 乌夜啼

黄云城边乌欲栖，归飞哑哑枝上啼。机中织锦秦川女，碧纱如烟隔窗语。停梭怅然忆远人，独宿孤房泪如雨。

《古今词话》云：“李白初自蜀到京师，贺知章闻其名，见之，请观所为文。白出《蜀道难》示之。知章曰：‘公非人间人，岂太白星精邪？’于是解金貂换酒，醉归。及见《乌夜啼》，曰：‘此诗可啼鬼神也。’”

## 乌栖曲

姑苏台上乌栖时，吴王宫里醉西施。吴歌楚舞欢未毕，青山欲衔半边日。银箭金壶漏水多，起看秋月莹江波。东方渐高奈尔何。

胡荅溪云：“老杜《寄李十二白》诗云：‘诗成泣鬼神。’元和中，范传正志白墓云：贺公知章吟公《乌栖曲》云：‘此诗可以哭鬼神矣。’”

愚按：贺知章云：“此诗可哭鬼神。”一以为《乌夜啼》，一以为《乌栖曲》。今并载于右，想二诗出于一时所同见也。

## 永王东巡歌

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试借君王玉马鞭，指麾戎虏坐琼筵。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右《东巡歌》十一首，今录其二。

愚按：《年谱》云：“天宝十四载乙未，安禄山反。明年，明皇在蜀，永王璘节度东南。白时卧庐山，璘胁致之。璘军败丹阳，白奔亡，至宿松山，坐系浔阳狱。宣慰大使崔涣与御史中丞宋若思验治白，以为罪薄宜赏。宋中丞有荐表云：‘前翰林供奉李白，年五十有七，为璘胁行，中道奔走，即已陈首。经涣及臣推覆立审，无辜。白有经济之才，请拜一京官献可替否，以光朝列。’不报。肃宗乾元二年己亥，以璘事长流夜郎，半道，承恩放还。”

《蔡宽夫诗话》云：“太白之从永王璘，世颇疑之。《唐书》载其事甚略，亦不为明辨是否。独白有《赠江夏韦太守良宰》，诗中自序甚详。云：‘半夜水军来，浔阳满旌旆。空名适自误，迫胁上楼船。从赐五百金，弃之若浮烟。辞官不受赏，翻谪夜郎天。’然太白岂从人为乱者哉？盖其学本出纵横，以气侠自任。当中原扰攘时，欲藉之以立奇功耳。观其《东巡歌》中之语，亦可以见其志矣。”

## 古诗

世道日交丧，浇风变淳原。不求桂树枝，反栖恶木根。所以桃李树，吐华竟不言。大运有兴没，群动若飞奔。归来广成子，去入无穷门。

朱文公题太白诗后：“李太白天才绝出，尤长于诗。一日，李光之携陈光泽所藏广成子画像来看，偶记李太白此诗，因写以示之。今人舍命作诗，开口

便说李、杜，以此观之，何曾梦见他脚板耶？”

### 襄阳歌

落日欲没岷山西，倒著接花下迷。襄阳小儿齐拍手，拦街争唱《白铜鞮》。傍人借问笑何事，笑杀山翁醉似泥。鸬鹚杓，鹦鹉杯，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遥看汉水鸭头绿，恰似蒲萄初醖醅。此江若变作春酒，垒曲便筑糟邱台。千金骏马换小妾，笑坐雕鞍歌落梅。车傍侧挂一壶酒，凤笙龙管行相催。咸阳市上叹黄犬，何如月下倾金罍。君不见晋朝羊公一片石，龟头剥落生莓苔，泪亦不能为之堕，心亦不能为之哀。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玉山自倒非人推。舒州杓，力士铛，李白与尔同死生。襄王云雨今安在？江水东流猿夜声。

欧阳公云：“‘落日欲没岷山西，倒著接花下迷。襄阳小儿齐拍手，拦街争唱《白铜鞮》。’此常语也。至于‘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玉山自倒非人推’，然后见太白之横放，所以惊动千古者，固不在此乎？”

黄山谷云：“李白歌诗，度越六代，与汉魏乐府争衡。”

又云：“太白诗歌，如黄帝张乐于洞庭之野，无首无尾，不主故常，非墨工槩人所可拟议。”

### 清平调辞三章

#### 其一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 其二

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

#### 其三

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

《李白集后序》云：“开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药，即今牡丹也。得四本，红紫浅红通白者，上因移植兴庆池东沉香亭前。会花繁开，上乘照夜车，太真妃以步辇从，诏选梨园弟子中尤者，得乐十六色。李龟年以歌名擅一时，捧檀板将前歌之。上曰：‘赏名花，对妃子，何用旧乐辞？’遽命持金花笺赐翰林李白，立进《清平调》辞三章。白欣然承诏，援笔赋之。龟年以歌辞进。上命梨园弟子略约调抚丝竹，促龟年歌之。太真妃持玻璃七宝杯，酌西凉州蒲萄酒，笑领歌辞，意甚厚也。上因调玉笛倚曲，每曲遍将换，则迟其声以媚之。太真妃饮罢，敛绣巾重拜。上自是顾李翰林，尤异于诸学士矣。”

### 宫词

此词有八首，今录其一。

柳色黄金嫩，梨花白雪香。玉楼巢翡翠，金殿锁鸳鸯。选妓随雕辇，征歌



出洞房。宫中推第一，飞燕在昭阳。

胡荅溪云：“太白《宫词》云：‘梨花白雪香。’子美《咏竹》云：‘风吹细细香。’二物皆无香，而二公皆以香言之何邪？韩退之《咏樱桃》云‘香随翠笼擎偏重’，亦有此病。”

《溪诗话》云：“世俗夸太白赐床调鼎为荣，力士脱靴为勇。愚观玄宗渠渠于白，岂真乐道下贤者哉？其意急得艳词媒语，以悦妇人耳。白之论撰，亦不过‘玉楼’‘金殿’‘鸳鸯’‘翡翠’等语，社稷苍生何赖？就使滑稽傲世，然东方生不忘纳谏，况黄屋既为之屈乎？或者谓其谋谟潜密，然历考全集，求其爱君忧民之心，如杜子美语，一何鲜也？力士闺闼庸腐，惟恐不当人主意，挟主势驱之，何所不可，脱靴乃其职也。自退之为‘蚍蜉撼大木’之论，遂使后学吞声。余谓：‘如论其文章豪逸，真一代伟人。论其心术事业，可施廊庙，李、杜齐名，真忝窃也。’”

《钟山语录》云：“王荆公次第四家诗，以子美为第一，欧阳永叔次之，韩退之又次之，乃以太白为下俗。人多疑之，公曰：‘白诗近俗，人易悦故也。白识见污下，十首九说妇人与酒。然其才豪俊，亦可取也。’”

### 咏鹦鹉

落羽辞金殿，孤鸣吒绣衣。能言终见弃，还向陇山飞。

愚按：《年谱》云：天宝三载，白与吴筠善，筠待诏翰林。白亦至长安，见太子宾客贺知章于紫极宫，因解金貂换酒为乐。荐于明皇，召见金銮殿。诏供奉翰林，进《清平调》词。后为高力士憾其脱靴，谮于贵妃，三欲命官，被沮而止。乃放鹜不自修，与知章等八人为酒中八仙。帝赐金放还，白乃作《咏鹦鹉诗》以自况云。

### 春夜洛城闻笛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

胡荅溪云：“《乐府杂录》云：‘笛者，羌乐也。古曲有《折杨柳》《落梅花》之名，故杜少陵亦有《吹笛诗》云：“故园杨柳今摇落，何得愁中曲尽生。”王之涣亦云：“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此皆言《折杨柳》曲也。’”

### 听黄鹤楼吹笛

一为迁客去长沙，西望长安不见家。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

《复斋漫录》云：“古曲有《落梅花》，非谓吹笛则梅落。诗人用事不悟其失耳。”胡荅溪云：“余意不然之。盖诗人因笛中有《落梅花曲》，故言吹笛则梅落，其理甚通，用事殊未为失。古之诗词，用吹笛则梅落者甚众，若以为失，则《落梅花》之曲，何为笛中独有之，决不虚设也。谪仙又有《观胡人

吹笛》云：‘胡人吹玉笛，一半是秦声。十月吴山晓，梅花落敬亭。’又戎昱《闻笛诗》云：‘平明独惆怅，飞尽一庭梅。’崔鲁《梅诗》云：‘初开已入雕梁画，未落先愁玉笛吹。’黄鲁直《侍儿》诗云：‘催尽落梅春已半，更吹三弄乞风光。’泛观古人用事一律，可见复斋之妄辨也。”

### 安陆白兆山桃花岩寄刘侍御绾

云卧三十年，好闲复爱仙。蓬壶虽冥绝，鸾鹤心悠然。归来桃花岩，得憩云窗眠。对岭人共语，饮潭猿相连。时升翠微上，邈若罗浮巅。两岑抱东壑，一嶂横西天。树杂人易隐，崖倾月难圆。芳草换野色，飞萝摇春烟。入远构石室，选幽开山田。独此林下意，杳无区中缘。永辞霜台客，千载方来还。

黄山谷云：“余闻士大夫尝劝白兆山僧重素，即岩下作桃花庵。素云：‘桃花庵不难作，但恨无李白耳。’今彦顾乃欲砉崖石，刻李白诗。方结草其旁，以待冠盖之游者，众不可。盖安知遂无李白邪？为我多谢素师，今无白兆，尚不废椎鼓升堂，岂可臆计世无李白邪？素若有语，可并刻之。彦顾，安陆李慥也。”

### 关山月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戍客望边色，思归多苦颜。高楼当此夜，叹息未应闲。

《童蒙训》云：“李太白诗，如‘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及‘沙墩至梁苑，二十五长亭。大舶夹双橹，中流鹅鸛鸣’之类，皆气盖一世。学者能熟味之，自然不浅矣。”

### 浔阳紫极宫感秋

何处闻秋声，潇潇北窗竹。回薄万古心，揽之不盈掬。静坐观众妙，浩然媚幽独。白云南山来，就我檐下宿。懒从唐生决，羞访季主卜。四十九年非，一往不可复。野情转萧散，世道有翻覆。陶令归去来，田家酒应熟。

《西清诗话》云：“太白此诗，本陶渊明‘归去来山中，山中酒应熟’之句，详见前陶渊明《问来使》篇。”

### [附]苏东坡和李太白[一]

寄卧虚寂堂，明月浸疏竹。泠然洗我心，欲饮不可掬。流光发永叹，自昔非余独。行年四十九，还此北窗宿。缅怀卓道人，白首寓医卜。谪仙固远矣，此士亦难复。[二]世道如弈棋[三]，变化不容覆。惟应玉芝老，待得蟠桃熟。

胡荅溪云：“东坡起语清拔，优于太白。大抵东坡每题咏景物，于长篇中只篇首四句，便能写尽，语仍快健。”

[一]“李太白”三字原脱，据《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补。

[二]“难”原作“谁”，据同上改。

[三]“弈”原作“变”，据同上改。

[附]黄山谷和

不见两谪仙，长怀倚修竹。行绕紫极宫，明珠得盈掬。平生人欲杀，耿介受命独。往者如可作，抱被来同宿。砥柱阅颓波，不疑更何卜。但观草木秋，叶落根自复。我病二十年，大斗久不覆。因之酌苏李，蟹肥社醅熟。

[附]刘后村和

后村自序云：十一月二日，至紫极宫，诵李白诗及坡、谷和篇。因念苏、李听竹时各年四十九，予今五十九矣，遂次其韵。

翰林两仙人，偶来听风竹。萧萧玉千竿，采采绿一掬。少时负不群，中岁乃见独。嗟余长十年，所至恋三宿。径当还笏归，奚俟揲蓍卜。夜郎与儋耳，老大费往复。宜州殿其后，路险车又覆。山中采芝去，舍下炊粱熟。

[附]谢叠山和

雨歇月明松，天碧光入竹。好怀一时开，乾坤清可掬。相携尘外游，此乐岂我独。扫开松上云，恐有鹤来宿。爽气逼斗牛，何待蜀仙卜。独怜天心劳，千岁几剥复。沧海有红尘，不见虚舟覆。问讯安期生，何年枣当熟？

愚谓：叠翁此诗，清峭典雅，与诸老之作真可齐驱并驾也。

金陵城西楼月下吟

金陵夜寂凉风发，独上高楼望吴越。白云映水摇空城，白露垂珠滴秋月。月下沉吟久不归，古来相接眼中稀。解道澄江净如练，令人长忆谢玄晖。

胡荅溪云：“东坡《送人守嘉州》古诗，其中有云：‘峨眉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谪仙此语谁解道，请君见月时登楼。’上两句全是李谪仙诗，故继之以‘谪仙此语谁解道，请君见月时登楼’之句。此格本于李谪仙，其诗云：‘解道澄江净如练，令人长忆谢玄晖。’盖‘澄江净如练’，即玄晖全句也。后人袭用此格愈变愈工，至鲁直则云：‘凭谁说与谢玄晖，休道澄江净如练。’又如王文海云：‘鸟鸣山更幽’，至介甫则曰‘茅檐相对坐终日，一鸟不鸣山更幽’，此又反意而用之。”

[附]李太白峨眉山月歌

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东坡《送人守嘉州诗》全用此绝首联也。

[附]谢玄晖晚登三山还望京邑

灞浐望长安，河阳视京县。白日丽飞甍，参差皆可见。余霞散成绮，澄江净如练。喧鸟覆春洲，杂英满芳甸。去矣方滞淫，怀哉罢欢宴。佳期怅何许

，泪下如流霰。有情知望乡，谁能鬢不变。

姑熟十咏

姑熟溪

爱此溪水闲，乘流兴无极。漾楫怕鸥惊，垂竿待鱼食。波翻晓霞影，岸叠春山色。何处浣纱人，红颜未相识。

右《姑熟十咏》，乃《姑熟溪》《丹阳湖》《谢公宅》《陵歊台》《桓公井》《慈姥竹》《望夫山》《牛渚矶》《灵墟山》《天门山》十首是也。今止录其一。

东坡云：“太白豪俊，语不甚择，集中往往有临时率然之句，故使妄庸辈敢有伪撰者。如集中《归来乎》《笑矣乎》及《赠怀素草书》数诗，决非太白作。盖唐末五代间，学齐己辈诗也。余尝舟次姑熟堂下，读《姑熟十咏》，怪其语浅近，不类李白。王平甫云：‘此李赤诗也。赤自比李白，故名赤。其后为厕鬼所惑而死。’今观其诗，止此而以太白自比，则其人心疾久矣，岂厕鬼之罪哉？”胡荅溪云：“东坡此语，盖有所讥而云。”

按：柳子厚作《李赤传》云：“李赤，江湖人也。尝曰：‘吾善为歌诗，类李白。’故自号曰‘李赤’。后为鬼所惑，卒死于厕。”详见《柳子厚文集》。

卷四

韦苏州

朱文公云：“其诗无一字做作，直是自在。其气象近道，意常爱之。”

又云：“苏州诗高于王维诸人，以其无声色臭味也。”

徐师川云：“自李、杜以来，古人诗法尽废。惟苏州有六朝风致，最为流丽。”

刘后村云：“韦苏州诗律深妙，流出肝肺，非学力所可到也。”

酬故人重九求橘

怜君卧病思新橘，始摘犹酸亦未黄。书后欲题三百颗，洞庭须待满林霜。

苏东坡云：“世传王子敬帖有‘黄柑三百颗’之语。此帖乃在刘季孙家，刘死不知今在何处。韦苏州此诗，本此帖也。”

黄山谷云：“余往时以为右军帖中‘赠子黄柑三百’者。比见右军一帖云：‘奉橘三百枚，霜未降，不可多得。’苏州盖取诸此。”

杜司空席上

高髻云鬟宫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浑闲事，恼断苏州刺史肠。

胡荅溪云：“韩子苍谓：‘韦苏州少时，豪纵不羁。’因记《遗史》云：‘韦应物赴大司空杜鸿渐宴，醉宿驿亭。醒见二妓在侧，怪问之，对曰



：“郎中席上与司空诗，因令侍寝。”问记诗否？二妓诵之。观此，则应物豪纵之性，暮年犹在也。’”

### 陪王郎中寻孔征君

俗吏闲居少，同人会面难。偶随香署客，来访竹林欢。暮馆花微落，春城雨暂寒。瓮间聊共酌，莫使宦情阑。

### 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

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淑气催黄鸟，晴光照绿蘋。忽闻歌古调，归思欲沾巾。

《复斋漫录》云：“二篇皆佳作也，而《韦集》逸去。余家有顾陶所编《唐诗》，中有之，今故附于此。”

白乐天云：“苏州五言诗，高雅闲澹，自成一家之体。今之秉笔者，谁能及之？”

### 滁州西涧

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冷斋夜话》云：“王荣者，尝官于观州。罢官渡观江，七日风作不得济。父老曰：‘公舟中必有奇异。此江神极灵，当献之得济。’荣老顾无所有，止有黄麈尾，以献之，风如故。又以端石砚献，风愈作。又以宣色虎帐献之，皆不验。夜卧念曰：‘有黄鲁直草书扇头子，题韦应物此诗。’公取视，慄惚之势，曰：‘我犹不识，鬼宁识之乎？’持以献之，香火未收，天水相照，如两镜对展。南风徐来，帆一饷而济。予谓江神必元祐迁客之鬼，不然，何嗜之深邪？”

### 寄全椒山中道士

今朝郡斋冷，忽忆山中客。涧底束荆薪，归来煮白石。遥持一杯酒，远慰风雨夕。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

《许彦周诗话》云：“韦苏州此诗，东坡用其韵曰：‘寄语庵中人，飞空本无迹。’此非才不逮，盖绝唱不当和也。如东坡《罗汉赞》云：‘空山无人，水流花开。’此八字，还许人再道否？”

### [附]东坡和韦苏州诗

一杯罗浮春，远饷采薇客。遥知独酌罢，醉卧松下石。幽人不可见，清啸问月夕。聊戏庵中人，空飞本无迹。

坡云：“罗浮山有野人，相传葛稚川之隶也。邓道士守安，尝于庵前见其足迹，长一尺许。以酒一壶，依苏州韵作诗寄之。”

### 送宫人入道

舍宠求仙畏色衰，辞天素面立天墀。金丹拟驻千年貌，宝镜休匀八字眉。

公主与收珠翠后，君王看戴角冠时。从来宫女多相妒，闻向瑶台总泪垂。

刘后村云：“项斯家有此诗。苏州诗家最高手，亦有此作，与斯辈竟何以异！风俗移人如此，或是韦公戏效时人体尔。”

[附]项斯送宫人入道

愿从仙女董双成，王母前头作伴行。初戴王冠多误拜，欲辞金殿别称名。将敲碧落新斋磬，却进昭阳旧赐箏。旦暮焚香绕坛上，步虚犹作按歌声。

后村云：“《送宫人入道》，唐人多有此作。荆公止选项斯一首，未脱唐体也。”

凌雾行

秋城海雾重，职事凌晨出。浩浩含元天，溶溶迷朗日。才看含鬓白，稍见沾衣密。导骑全不分，郊树都如失。霏微误嘘吸，肤腠生寒栗。归当饮一杯，庶用蠲此疾。

愚按：《博物志》云：“王肃、张衡、马均俱冒重雾行，一人无恙，一人病，一人死。问其故，无恙者曰：‘我饮酒，病者饱食，死者空腹。’”苏州此诗，末意与此事相表里也。

郡中与诸文士宴集

兵卫森画戟，燕寝凝清香。海上风雨至，逍遥池阁凉。烦痼正消散，佳宾复满堂。自惭居处崇，未睹斯民康。理会是非遣，性达形迹忘。鲜肥属时禁，蔬果幸得尝。俯饮一杯酒，仰聆金玉章。神欢体自轻，意欲凌风翔。吴中盛文史，群彦今洋洋。方知大藩地，岂曰财赋强。

《王直方诗话》云：“刘太真《与韦苏州书》云：‘足下，《郡斋燕集》，何情致畅茂遒逸如此[一]。宋、齐间，沈、谢、吴、何始精于理意，缘情体物，备诗人之指。后之传者，甚失其源，惟足下制其横流。师摯之始，《关雎》之乱，于足下之文见之。’则知苏州诗为当时所贵如此。《燕集》所作，乃‘兵卫森画戟，燕寝凝清香’是也。”

韦苏州歌苏州诗云：“身当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又《郡斋燕集》云：“自惭居处崇，未睹斯民康。”余谓士大夫当切切作此语。彼一意供租、专事土木而视民如仇者，得无愧此诗乎？

白乐天《吴郡诗石记》云：“韦应物为苏州牧，歌诗甚多。有《郡宴诗》云：‘兵卫森画戟，燕寝凝清香’，最为警策。”又云：“韦苏州歌行，才丽之外，颇近兴讽。其五言尤高雅闲澹，自成一家人之体。今之秉笔者，谁能及之？然当苏州在时，人亦未甚爱重。必待身死，然后爱之。”

[一]“遒逸”下原有“也”字，据《王直方诗话》删。

[附]东坡效韦苏州

弱羽巢林在一枝，幽人蜗舍两相宜。乐天长短三千首，却爱韦郎五字诗。

刘禹锡

《诗话》云：“刘禹锡好诗，晚节尤精。白居易尝推为‘诗豪’。”

又云：“刘禹锡诗在处有神物护持。”

刘后村云：“梦得历德、顺、宪、穆、敬、文、武七朝，其诗尤多感慨。有‘在人虽晚节，于树比冬青’之句，嗟闲叹婉。又有《答白乐天》云：‘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亦足以见其精华，老而不竭也。”

乌衣巷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艺苑雌黄》云：“朱雀桥、乌衣宅，皆金陵故事。”

《輿地志》云：“晋时王导自主乌衣宅。宋时诸谢曰‘乌衣之聚’，皆此巷也。王氏、谢氏，乃江左衣冠之盛者。故杜诗云‘王谢风流远’，又云‘从来王谢郎’。比观刘斧《摭遗》，载《乌衣传》，乃以王谢为一人姓名。其言怪诞，遂托名于钱希白。又取梦得诗实其事，是直刘斧之妄言耳。”

刘斧《青琐摭遗》载六朝事迹云：“王榭，金陵人，世以航海为业。一日，海中失舫，泛一木登岸。见一翁一妪，皆衣皂。引榭至所居，乃乌衣国也。以女妻之。既久，榭思归，复乘云轩泛海，至其家，有二燕栖梁上。榭以手招之，飞至臂上，取片纸，书小诗系其尾曰：‘误到华胥国里来，玉人终日苦怜才。云轩飘去无消息，洒泪临风几百回。’来春，燕又飞来榭身，上有诗云：‘昔日相逢真数合，如今睽远是生离。来春纵有相思字，三月天南无雁飞。’至来岁，燕竟不至。因目榭所居为‘乌衣巷’。刘禹锡有诗云。”

金陵石头城

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

《谢叠山诗话》云：“二诗之妙，有风人遗意。意在言外，寄有于无。二诗皆用旧时字，绝妙。”

玄都观赠看花诸君子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再游玄都观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旧唐书·刘禹锡传》云：“禹锡坐王叔文党，贬司马。既贬还，宰相欲任省郎，而禹锡作《玄都观看花诸君子》诗，语涉讥忿，当路不喜，乃出为播州刺史。后复入为主客郎中，复作《再游玄都观》诗，且言：‘始谪十年，还京师，道士植桃，其盛如霞。又十四年，过之，无复一存。惟见兔葵燕麦动摇春风耳。’以诋当时权近，乃益薄其行焉。”

[一]“还”原作“远”，据《旧唐书·刘禹锡传》改。

### 生公讲堂

生公说法鬼神听，身后空堂夜不扃。高坐寂寥尘漠漠，一方明月可中庭。

《洪驹父诗话》云：“山谷至庐山一寺，与群僧围炉，因举《生公讲堂》诗，末句云‘一方明月可中庭’，一僧率尔云：‘何不曰“一方明月满中庭”？’山谷笑去。”

《谢叠山诗话》云：“生公讲堂，在平江府三十里外虎邱寺。生公点头石尚在，讲堂宏丽，可容二千人。此诗乃笑生公也。谓其身后略无神通，惟有一方明月，可以周遍中庭。生前听法二千人，今安在哉？”

### 竹枝歌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还有情。

胡荅溪云：“余尝舟行荅溪，夜闻舟人唱吴歌。歌中有此后两句，余皆杂以俚语。岂非梦得之歌，自巴渝流传至此耶？”

### 杨柳枝词

凤阙轻遮翡翠帟，龙池遥望曲尘丝。御沟春水相辉映，狂杀长安年少儿。

《复斋漫录》云：“余读唐杨巨源诗‘江边杨柳曲尘丝’之句，皆不知所本。其后读梦得《杨柳枝辞》，乃知巨源取此。”

### [附]杨巨源折杨柳

江边杨柳曲尘丝，立马烦君折一枝。惟有东风最相惜，殷勤更向手中吹。

《杨巨源集》“曲尘丝”作“绿烟丝”，非也。

胡荅溪云：“唐毛文锡有词云：‘鸳鸯对浴银塘暖，水面蒲梢短，垂杨低拂曲尘波。’汪彦章诗云：‘垂垂梅子雨，细细曲尘波。’然则曲尘，亦可以水言之也。或云：‘《周礼》鞠衣注云：“黄桑服也。色如曲尘，象桑叶始生。鞠者，草名，花色黄。”世遂以曲尘为鞠尘。’其说非是。”

### 酬柳子厚家鸡之赠

日日临池弄小鸡，还思写字付官奴。柳家新样元和脚，且尽姜牙敛手徒。

《蔡宽夫诗话》云：“柳子厚书迹，湖湘间多有其碑刻，而体不一，或疑有假托其名者。惟《南岳弥陀和尚碑》最善，大底规模虞永兴矣。然不知‘柳家新样元和脚’者，如何也？”

### [附]子厚寄刘梦得

书成欲寄庾安西，纸背应劳手自题。闻道近来诸子弟，临池寻已厌家鸡。

《复斋漫录》云：“《子厚寄刘梦得》诗，盖其家有右军书，每纸皆庾翼题云：‘王会稽六纸。’其诗谓此也。梦得有《酬家鸡之赠》，乃答子厚诗也。其中所谓‘柳家新样元和脚’，东坡作“手”字，后山作“脚”字。人竟不



晓。高子勉举以问山谷，山谷云：‘取其字制之新，昔元丰中，晁无咎作诗文极有声，陈后山戏之曰：“闻道新词能入样，相烟红襴鄂州花。”盖相襴织鄂州花也。则“柳家新样元和脚”者，其亦此类欤。’予顷见徐仙者，效山谷书。而陈后山以诗纪之，有‘黄家元祐样’之语，则山谷之言无可疑也。最后见东坡《柳氏求笔迹》诗，亦有此语，并附于左。”

[附]陈后山纪徐仙效黄山谷书

蓬莱仙子补天手，笔妙诗情万世功。肯学黄家元祐样，信知人厄匪天穷。

[附]苏东坡酬柳氏二外甥求笔迹

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君家自有元和手，莫厌家鸡更问人。一纸行书两绝诗，遂良须鬓已成丝。何当火急传家法，欲见诚悬笔谏时。

东坡此诗，盖用柳、刘二诗事。但东坡以“元和脚”为“元和手”，其理虽同，“手”字为异耳。○诚悬，唐柳公权字也。

观棋歌送儂师西游

自从仙人遇樵子，直到开元王长史。前身后身付余晋，百变千化无穷已。初疑磊落曙天星，次见搏击三秋兵。雁行布阵众未晓，虎穴得子人皆惊。行尽三湘不逢敌，终日饶人损机格。蔼蔼京城在九天，赌取声名不要钱。

胡荅溪云：“梦得《观棋歌》云：‘初疑磊落曙天星，次见搏击三秋兵。雁行布阵众未晓，虎穴得子人皆惊。’余尝爱此数语，能模写弈棋之趣，梦得必高于手谈也。至东坡《观棋》则云：‘胜固欣然，败亦可喜。优哉游哉，聊复尔耳。’盖东坡素不解棋，不究此味也。”

[附]东坡观棋诗

五老峰前，白鹤遗址。长松荫庭，风日清美。我时独游，不逢一士。谁与棋者，户外屨二。不闻人声，时闻落子。纹楸坐对，谁究此味。空钩意钓，岂在魴鲤。小儿近道，剥啄信指。胜固欣然，败亦可喜。优哉游哉，聊复尔耳。

东坡云：“予素不解棋，尝独游庐山白鹤观，观中人皆阖户昼寝。独闻棋声于古松流水之间，意欣然喜之。自尔欲学，然终不解也。儿子过乃粗能者，儂守张中日从之戏，子亦隅坐竟日，不以为厌也。因作诗云。”

看牡丹

今日花前饮，甘心醉几杯。但愁花有语，不为老人开。

苏子由云：“此诗感慨，东坡《吉祥寺赏牡丹》一绝，正与此意同。”

[附]东坡吉祥寺赏牡丹

人老簪花不自羞，花应羞上老人头。醉归扶路人应笑，十里珠帘半上钩。

杜牧之有诗云：“东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恐不如。”东坡盖用此语也

## 赠白乐天

莫嗟华发与无儿，却是人间久远期。雪里高山头早白，海中仙果子生迟。  
于公必有高门庆，谢守何烦晓镜悲。幸免如新分非浅，祝君长咏梦熊诗。

刘梦得自注云：“高山本高，高门使之高，二字为义不同。”

《三山老人语录》云：“白乐天《寄刘梦得》诗，有‘叹早白无儿’之语。刘以此诗赠之，二‘高’字，自注其义不同。古之诗流晓此，唐人忌重叠用字，今人则叠用字甚多。”

## 卷五

### 韩退之

朱文公云：“愈博极群书，奇辞奥旨，如取诸室中物。”司空图云：“韩吏部歌诗累百首，而驱驾气势，若掀雷抉电，撑决于天地之间。”

《蔡宽夫诗话》云：“韩退之诗，豪健奔放，自成一家。”

### 至寿阳驿

风光欲动别长安，春半边城特地寒。不见园桃并巷柳，马头惟有月团团。

《唐语林》云：“退之二侍妾，一曰绛桃，一曰柳枝，皆善歌舞。《初使王庭凑至寿阳驿》绝句，盖寄意二姝也。”

### 镇州初归

别来杨柳街头树，摆乱春风只欲飞。惟有小园桃李在，留花不发待郎归。

《语林》云：“退之使王庭凑归，柳枝已逾垣遁去，为家人所获。自是专宠绛桃矣。”

### 示侄孙湘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本为圣明除弊事，岂于衰朽计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艺苑雌黄》云：“退之有《示侄孙湘》诗，余按之《酉阳杂俎》言韩愈侍郎有疏从子侄自江淮来，年少狂率，韩责之。拜谢曰：‘某有一艺，恨叔不知。’因指阶前牡丹曰：‘叔要此花青、黄、赤、紫，惟命也。’愈大奇之，遂给所需试之，乃赝紫粉朱红，旦暮治其根，凡七日。时初冬也，牡丹本紫，及花发，色白红，每朵有诗一联云：‘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字色分明，愈大惊异。后辞归江淮，竟不愿仕。段成式所载如此。及观刘斧《青琐》，亦纪此事，云：‘湘落魄不羁，公勉之令学，尝作诗献公，有“解造逡巡酒，能开顷刻花”之句。公戏之曰：“汝能夺造化以开花乎？”湘遂聚土覆盆，良久举盆，乃碧花二朵。花开，间有金字，乃诗一联。公未晓诗意，湘曰：“事久方验。”公后以言佛骨事，贬潮阳。一日中途遇雪，俄有人冒

雪而来，乃湘也。曰：“公忆向花上句乎？”询地名，即蓝关也。公嗟叹久之，命笔续成全篇。’二说乃不同。东坡尝有《冬日牡丹》诗云：‘使君要见蓝关咏，须倩韩郎为染根。’正用《酉阳》故事也。”

### 赠张籍

洛邑得休告，华山穷绝陉。倚岩睨海浪，引袖拂天星。日驾此回辖，金神所司刑。泉绅拖修白，石剑攒高青。磴藓澹拳跼，梯飙颯伶俜。悔狂已咋指，垂戒仍镌铭。

李肇《国史补》云：“韩愈游华山，穷极幽险，心悸目眩，不能下。发狂号哭，投书与家人别。华阴令百计取之，方能下。”

《历代确论》载沈颜《登华旨》曰：“尝读李肇《国史补》云：韩文公登华岳之巅，顾视其险绝，恐栗。度不可下，乃发狂恸哭，而欲缢遗书为诀，且讥好奇之过也如是。”沈子曰：“吁，是不论文公之旨邪！夫仲尼之悲麟，悲不在麟也；墨翟之泣丝，泣不在丝也。且阮籍纵车于途，途穷辄恸，岂始虑不至邪？盖假事讽时，致意于此耳。前贤后贤，道岂相远？文公愤趋荣贪位者，若陟悬崖，险不能止，俾至身危蹈蹶，然后叹不知税驾之所，焉可及矣。”悲夫！文公之旨，微沈子，几晦乎！

《艺苑雌黄》云：“谢无逸作《读李肇国史补》一篇，谓肇之言不合于理，其发狂恸哭之事，尤不足信。虽妇人童子，且欲爱其身，不忍快一时之欲，以伤其生。而谓退之贤者为之乎？岂肇传之误邪？何其信退之之不笃也。余谓无逸此语，谓之爱退之，可也。谓之熟退之之文，则未也。登华之事，退之尝载之于其诗矣，则发狂恸哭不可谓之无。肇之书此，盖实录也。岂无逸未尝见退之之诗乎？”

《隐居诗话》云：“李肇载韩愈游华山事，沈颜作《聱书》，以为肇妄载此事。余观此诗，则肇记为信然，而沈颜为妄辨也。”

### 赠同游

唤起窗全曙，催归日未西。无心花里鸟，更与尽情啼。

黄山谷云：“吾儿时每哦此诗，而了不解其意。自谪峡川，吾年五十八矣。时春晚，忆此诗方悟之，盖唤起催归二鸟名，若虚设，故人不自觉耳。古人于小诗，用意精深如此，况其大者乎？催归，子规鸟也。唤起声如络纬，圆转清亮，偏于春晓鸣，亦谓之春唤。此乃谓之禽言诗，亦如用药名为诗之类。梅圣俞亦有禽言诗，如‘泥滑滑，苦竹冈’之句，皆善造语者也。”

黄玉林云：“按此诗唤起催归，固是二鸟名，然题曰《赠同游》者，实有微意。盖窗已全曙，鸟方唤起，何其迟也？日犹未西，鸟已催归，何其早也？岂二鸟无心，不知同游者之意乎？更与我尽情而啼，早唤起而迟催归，可也

。”

[附]梅圣俞四禽言诗

泥滑滑，苦竹冈。雨萧萧，马上郎。马蹄凌兢雨又急，此鸟为君应断肠。  
婆饼焦，儿不食。尔父向何之？尔母山头化为石。山头化石可奈何，遂作  
微禽啼不息。

提葫芦，沽美酒，风为宾，树为友。山花缭乱目前开，劝尔今朝千万寿。  
不如归去，春山云暮。万木兮参天，蜀天兮何处。人言有翼可归飞，安用  
空啼向高树。

早春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  
胡荅溪《渔隐丛话》云：“退之《早春》诗与苏东坡《初冬》诗意同而辞  
殊，皆曲尽其妙者也。”

[附]东坡初冬诗

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正是橙黄橘绿时。  
方桥

非阁复非船，可居兼可过。君欲问方桥，方桥如此作。作，音佐。

《蔡宽夫诗话》云：“诗人用字，有乘语意到处，辄从其方言为之者，亦  
自一体，但不可以为常耳。吴人以‘作’为‘佐’音，退之用此语也。如淮楚  
之间，以‘十’为枕音，故白乐天有云：‘绿浪东西南北水，红栏三百六十桥。  
’“十”字作“枕”音。不知当时所呼通尔，或是姑为戏也。又如呼孺为囡，  
音“蹇”。呼父为郎罢，此闽人语音也。顾况作《补亡训传十三章》，其《  
哀闽》之词曰：‘囡别郎罢，心摧血下。’况善谐谑，故特取其方言为戏。至  
今观者，为之发笑。然五方之音各不同，自古文字，曷尝不随用之？楚人发  
语之辞曰‘羌’，曰‘蹇’，平语之辞曰‘些’。一经屈、宋采用，后世遂为  
佳句。但世俗常情，不能无贵远鄙近耳。今毗陵人平语皆曰‘钟’，京口人  
曰‘兜’，淮南人曰‘坞’，犹楚人之曰‘些’也。尝有士人学为骚词，皆用  
此三语，闻者无不拊掌。”

胡荅溪云：“老杜诗，有‘主人送客无所作，音“佐”。行酒赋诗殊未央  
'之句，则老杜固已先用此方言矣。”

和裴晋公

旗穿晓日云霞杂，山倚秋空剑戟明。敢请相公平贼后，暂携诸史上峥嵘。

《蔡宽夫诗话》云：“此退之《和裴晋公征淮西时过女儿山诗》也，而晋  
公之诗世无传者，惟《白乐天集》中载其一联云：‘待平贼垒报天子，莫指仙  
山示老夫。’方其时，意气自信不疑如此，岂容令狐楚辈沮挠乎？”



## 听颖师弹琴

昵昵儿女语，恩怨相尔汝。划然变轩昂，勇士赴敌场。浮云柳絮无根蒂，天地阔远随飞扬。喧啾百鸟群，忽见孤凤凰。跻攀分寸不可上，失势一落千丈强。嗟予有两耳，未省听丝簧。自闻颖师弹，起坐在一床。推手遽止之，湿衣泪滂滂。颖乎尔诚能，无以冰炭置我肠。

《西清诗话》云：“三吴僧义海以琴名世，六一居士尝问东坡：‘琴诗孰优？’东坡答以退之《听颖师琴》。公曰：‘此只是听琵琶耳。’或以问海，海曰：‘欧阳公一代英伟，然斯言误矣。‘昵昵儿女语，恩怨相尔汝。’言轻柔细屑，真情出见也。‘划然变轩昂，勇士赴敌场。’言精神余溢，竦观听也。‘浮云柳絮无根蒂，天地阔远随飞扬。’言纵横变态，浩乎不失自然也。‘喧啾百鸟群，忽见孤凤凰。’又见脱颖孤绝，不同流俗下俚声也。‘跻攀分寸不可上，失势一落千丈强。’言起伏抑扬，不主故常也。皆指下丝声妙处，惟琴为然。琵琶格上声，乌能尔邪？退之深得其趣，未易讥评。’东坡后有《听惟贤琴》诗，亦佳作也。”

### [附]东坡听惟贤师琴诗

大弦春温和且平，小弦廉折亮以清。平生未识宫与角，但闻牛鸣盎中雉登木。门前剥啄谁叩门，山僧未闲君勿嗔。归家且觅千斛水，净洗从来箏笛耳。

东坡云：“欧阳公尝问仆：‘琴诗何者最佳？’仆以退之《听颖师琴》答之。公言：‘此诗固奇丽，然自是听琵琶诗，非琴诗也。’余退而作《杭僧惟贤诗》，诗成，欲寄公，而公薨，至今以为恨。”

吴僧义海云：“东坡《听惟贤》诗，词气倒山倾海，然未知琴。‘春温和且平’，‘廉折亮以清’，丝声皆然，何独琴也？又特言大、小弦声，不及指下之韵。‘牛鸣盎中雉登木’，概言宫角耳。八音宫角皆然，岂独丝也？”闻者以海为知言。

### 答张功曹署

山净江空水见沙，哀猿啼处两三家。笳笛竞长纤纤笋，踟躕初开艳艳花。未报恩波知死所，莫令炎瘴送生涯。吟君诗罢看双鬓，陡觉霜毛一半加。

胡荅溪云：“《昌黎集》中《酬赠张十一功曹署》诗颇多，而署诗绝不见。惟《韩子年谱》载其一篇，今附于左。”

### [附]张功曹诗

九疑峰畔一江前，恋阙思乡日抵年。白简趋朝曾并命，苍桐左宦亦联翩。蛟人远泛渔舟火，鵬鸟闲飞雾里天。涣汗几时流率土，扁舟西下共归田。

按《年谱》云：“贞元十九年，愈自博士拜监察御史。是时，有诏以旱蠲租之半，有司征愈急。公与张署李方叔上疏言：‘关中天下根本，民急如是

，请宽民徭，而免田租之弊。’天子恻然。卒为幸臣所谗，贬连州阳山令。幸臣，李实也。《进学解》云：‘暂为御史，遂窜南夷。’《祭张署文》云：‘贞元十九，君为御史，余以无能，同诏并峙。余戇而狂，年未三纪。’又云：‘我落阳山，以尹鼯猯。岁弊寒凶，雪虐风饕。’署与退之同为御史，又同迁谪，故诗中皆言之。”

### 古意

太华峰头玉井莲，开花十丈藕如船。冷比雪霜甘比蜜，一片入口沈痼痊。我欲求之不惮远，青壁无路难夤缘。安得长梯上摘实，下种七泽根株连。

杨诚斋云：“诗有惊人句，如白乐天《月中桂诗》是也。”愚谓昌黎此诗云“开花十丈藕如船”，亦可谓句之惊人者也。

### [附]白乐天月中桂

遥怜天上桂华孤，为问嫦娥更有无。月中幸有闲田地，何不中央种两株。

诚斋云：“诗有惊人句，乐天此诗是也。又如杜子美《山水障歌》云：‘堂上不合生枫树，怪底江山起烟雾。’又：‘斫却月中桂，清光应更多。’韩子苍《衡岳图》云：‘故人来自天柱峰，手持石廩与祝融。两山坡陀几百里，安得置之行李中。’此又是用东坡所谓‘我持此石归，袖中有东海’之意。杜牧之云：‘我欲东召龙伯公，上天揭取北斗柄。蓬莱顶上翰海水，水尽见底看海空。’李贺云：‘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此语皆惊人者也。”

### 柳子厚

苏东坡云：“李、杜之后，诗人继出，虽有远韵，而才不逮意。独韦应物、柳子厚发穉纤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非余子所及也。”

刘后村云：“子厚才高，他文惟韩可对垒。古律诗精妙，韩不及也。”

《诗辨》云：“子厚深得骚体。”

### 渔父词

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然楚竹。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

东坡云：“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熟味此诗，有奇趣。然其末两句，虽不必亦可也。”

### [附]元次山欸乃曲

千里枫林烟雨深，无朝无暮有猿吟。停桡静听曲中意，好是云山韶濩音。零陵郡北湘水东，浯溪形胜满湘中。溪口石颠堪自逸，谁人能伴作渔翁。

黄山谷云：“元次山《欸乃曲》，欸，音袄。乃，音霭。乃湘中节歌声也。《元次山集》音注亦同，云棹船之声。《洪驹父诗话》谓欸音霭乃音袄，遂

反其音而读之，则是不曾看《元次山集》，及不闻山谷此语，而妄为之音耳。”

### 江雪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洪驹父诗话》云：“东坡言郑谷《雪》诗，特村学中语。子厚此诗，信有格也哉。殆天所赋，不可及也。”

### [附]郑谷雪诗

乱飘僧舍茶烟湿，密洒歌楼酒力微。江上晚来堪画处，渔人披得一蓑归。

《石林诗话》云：“诗禁体物语，此学诗者类能言之。郑谷此诗，非不去体物语，而气格如此之卑，东坡所以谓其‘特村学中语’也。”

### 酬王二十舍人雪中见寄

三日柴门拥不开，阶除平满白皑皑。今朝蹈作琼瑶迹，为有诗从凤沼来。

《漫叟诗话》云：“诗中有一字，人以私意窜易，遂失古人一篇之意。此诗‘从’字，今或改作‘仙’字，殊失诗题见寄之意。”

### 晨诣超师院读禅经

汲井漱寒齿，清心拂尘服。闲持贝叶书，步出东斋读。真源了无取，妄迹世所逐。微言冀可冥，缮性何由熟。道人庭宇静，苔色连深竹。日出雾露余，青松如膏沐。澹然离言说，悟悦心自足。

《诗眼》云：“子厚诗，尤深难识，前贤亦未推重。自老坡发明其妙，学者方渐知之。余尝问人云：‘柳诗何好？’答曰：‘大抵皆好。’又问：‘君爱何处？’答曰：‘无不爱者。’便知不晓矣。识文章者，当如禅家有悟门。夫法门百千差别，直须先悟得一处，乃可通其他妙处。向因读子厚《晨诣超师院》诗一段，至诚洁清之意，参然在前。其首四句，盖谓真妄以尽佛理，言行以尽熏修，此外亦无词矣。‘道人庭宇静，苔色连深竹’，又远过‘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之语。‘日出雾露余，青松如膏沐。’余家旧有大松，偶见露洗而雾披，真如洗沐未干，染以翠色。然后知此语能传造化之妙。至末句，则又言因指而见月，遗经而得道，于是终焉。其本末立意遣词，可谓曲尽其妙，毫发无遗憾者也。”

### 南涧

秋气集南涧，独游亭午时。回风一萧瑟，林影久参差。始至若有得，稍深遂忘疲。羈禽响幽谷，寒藻舞沦漪。去国魂已游，怀人泪空垂。孤生易为感，失路少所宜。索寞竟何事，徘徊只自知。谁为后来者，当与此心期。

东坡云：“柳仪曹此诗，忧中有乐，乐中有忧，盖绝妙古今矣。然老杜云：‘王侯与蝼蚁，同尽随丘墟。’仪曹又何忧之深也。”

王摩诘

东坡云：“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

《后湖集》云：“摩诘之诗，造语妙处，至于造物相表里，岂直诗中有画哉？观其诗，知其蝉蜕尘埃之中，蜉蝣万物之表也。”

《后山诗话》云：“王右丞诗，学于陶渊明，得其自在处。”

送元二使安西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东坡云：“旧传《阳关三叠》。然今世歌者，每句再叠而已。盖通一首言之，是四叠，皆非是。或每句三唱，以应三叠之说，则丛然无复节奏。余在密州，有文勋长官，以事至密，自云得古本《阳关》，其声宛转凄断不类，乃知唐本三叠盖如此。及在黄州，偶读乐天《对酒诗》云：‘相逢且莫推辞酒，听唱阳关第四声。’注云：‘第四声，‘劝君更尽一杯酒。’’以此验之，若一句再叠，则此句为第五声。今为第四声，则一句不叠审矣。”

《复斋漫录》云：“《送元二》绝句，李伯时取以为画，谓之《阳关图》。予尝以为失。按《汉书》，阳关去长安二千五百里，唐人送客，出都门三十里，特是渭城耳。今有渭城馆在焉。据其所画，当谓之《渭城图》可也。山谷题此图云：‘渭城柳色关何事，自是离人作许悲。’味此诗，则谓之《渭城图》可也。”

南山遣兴

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回期。

山谷老人云：“余顷年登山临水，未尝不读王摩诘诗，顾知此老胸次定有泉石膏肓之疾。”

赵章泉《诗法》云：“王摩诘有诗云：‘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杜少陵有云：‘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知诗者，于此不可以无语。或以小诗复之曰：‘水穷云起初无意，云在水流终有心。傥若不将无有判，浑然谁会伯牙琴。’公曰：‘此所谓可与言诗者矣。’”

[附]子美江亭

坦腹江亭暖，长吟野望时。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寂寂春将晚，欣欣物自私。故乡归未得，排闷强裁诗。

辋川六言

桃红复含宿雨，柳绿更带轻烟。花落家童未扫，鸟啼山客犹眠。

胡荅溪云：“每哦此句，令人坐想辋川春日之胜，此老傲睨闲适于其间也。”



秦太虚云：“余为汝南学官，得疾卧。直舍高符仲携《辋川图》示余曰：‘阅此可以愈疾。’余本江海人，得图喜甚，即使二儿从旁引之，阅于枕上。恍然若与摩诘入辋川，度华子冈，经孟城坳，憩辋口庄，泊文杏馆，上斤竹岭，并木兰柴，绝茱萸泚，蹑槐陌，窥鹿柴，返于南北垞，航欹湖，戏柳浪，濯栾家濑，酌金屑泉，过白石滩，停竹里馆，转辛夷坞，抵漆园。幅巾杖屨，棋弈茗饮，或赋诗自娱，忘其身之匏系于汝南也。数日，疾良愈。”

[附]王缙别辋川

山月晓仍在，林风凉不绝。殷勤如有情，惆怅令人别。

胡荅溪云：“余旧见邮亭壁间题此诗，亦有佳思，不知何人诗。后读王维集，乃王缙《别辋川别业》诗，附在集中。”

秋雨辋川庄作

积雨空林烟火迟，蒸梨炊黍饷东灾。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山中习静观朝槿，松下清斋折露葵。野老与人争席罢，海鸥何事更相疑。

《石林诗话》云：“诗下双字极难，须是七言、五言之间除去五字、三字外，精神兴致，全见于两言，方为工妙。唐人谓‘水田飞白鹭，夏木啭黄鹂’为李嘉祐诗，摩诘窃取之，非也。此两句好处，正在添‘漠漠’‘阴阴’四字，此乃摩诘为嘉祐点化，以自见其妙。如李光弼将郭子仪军，一号令之，精采数倍。不然，嘉祐本句，但是咏景耳，人皆可到。要之当使如老杜‘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与‘江天漠漠鸟飞去，风雨时时龙一吟’等句，乃为超绝。近世王荆公有云：‘新霜浦溆绵绵白，薄晚林峦往往青’，与苏子瞻云‘浥浥香炉初泛夜，离离花影欲摇春’，此可以追配前作也。”

《李希声诗话》云：“唐人诗，流传讹谬，有一诗传为两人者。如‘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既曰王维，又曰李嘉祐，以全篇考之，摩诘诗也。”

《雪浪斋日记》云：“古人下连绵字，不虚发。如老杜‘野日荒荒白，江流泯泯清’，退之云‘月吐窗囧囧’，皆造微入妙。”

山中

荆溪白石出，天寒红叶稀。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

东坡云：“此摩诘之诗，所谓诗中有画者。”

或云：“非摩诘诗，好事者以补其遗。”

山中送别

山中相送罢，日暮掩柴扉。春草年年绿，王孙归不归。

胡荅溪云：“王维《送别》诗，盖用《楚辞》：‘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此善用事也。旧记一小诗，不知谁作，今附于左。”

### [附]诗

杨柳青青著地垂，杨花漫漫搅天飞。柳条折尽花飞尽，借问行人归不归。

胡荅溪云：“此诗不知谁作，其意与前诗略相似，其用事则未尽善也。盖《古乐府》有《折杨柳》云：‘曲成攀折处，惟言久别离。’又云：‘攀折思为赠，心期别路长。’又云：‘曲中别无意，并是为相思。’皆言折杨柳以寄相思，意不言其归也。”

### 书事

轻阴阁小雨，深院昼慵开。坐看苍苔色，欲上人衣来。

《禁齋》云：“此诗含不尽之意，子由谓之‘不带声色’者也。王荆公亦有绝句，诗意颇相类。”

### [附]荆公绝句

若耶溪上踏莓苔，兴尽张帆载酒回。汀草岸花浑不见，青山无数逐人来。

### 闻逆贼凝碧池作乐

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边奏管弦。

按：安禄山之叛，悉搜乐工诣洛阳，宴群臣于凝碧池，盛奏乐舞。乐工雷海清悲愤，掷乐器于地，西向恸哭。时王维闻有凝碧之宴，作此诗，深寓凄愤之意。后肃宗还京，凡从伪者以三等定罪，王维与焉。帝在蜀时，维此诗流传上闻，帝怜之，因宥其罪。

## 卷六

### 李义山

王荆公云：“唐人知学老杜而得其藩篱者，惟义山一人而已。”

古今诗话云：“杨大年、钱文僖、晏元献、刘子仪为诗，皆宗义山，号‘西昆体’。后进效之，多窃取义山诗句。尝内宴，优人有为义山者，衣服败裂，告人曰：‘吾为诸馆职捋扯至此。’闻者大噱。”

《冷斋夜话》云：“诗到义山，谓之文章一厄。以其用事僻涩，时称‘西昆体’。然荆公晚年亦或喜之。”

《诗眼》云：“李义山诗，世人但称其巧丽，至与温庭筠齐名。盖俗学只见其皮肤，其高情远意，皆不识也。”

蔡宽夫云：“义山诗，信有过人处，若其用事深僻，语工而意不及，自是其短。世人反以为奇而效之，故昆体之弊，适重其失云。”

### 锦瑟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山谷云：“余读此诗，殊不晓其意。后以问东坡，东坡云：‘此出《古今乐志》云：“锦瑟之为器也，其弦五十，其柱如之。其声也，适、怨、清、和。”’按李诗‘庄生晓梦迷蝴蝶’，适也；‘望帝春心托杜鹃’，怨也；‘沧海月明珠有泪’，清也；‘蓝田日暖玉生烟’，和也。一篇之中，曲尽其意，史称其瑰迈奇古，信然。”

《刘宽父诗话》谓：“锦瑟，乃当时贵人爱姬之名，义山因以寓意，非也。”

### 对雪

旋扑珠帘过粉墙，轻于柳絮重于霜。已随江令夸琼树，又入卢家妒玉堂。侵夜可能争桂魄，忍寒应欲试梅妆。关河冻合东西路，肠断斑骝送陆郎。

《蔡载集》云：“荆公尝与伯氏大启在钟山对雪，举唐人咏雪数十篇，要之穷极变态，无如退之。大抵唐人诗尚工巧，失之品格不高，有如‘鸟向不香花里宿，人从无影月中归’。若状一时佳处，如‘江上晚来堪画处，渔人披得一蓑归’。道孤寂之意，如‘夜静惟闻折竹声’。其好用事，则如李义山云：‘已随江令夸琼树，又入卢家妒玉堂。’又云：‘欲舞定随曹植马，有情应点谢庄衣。’至于老杜则不然。其‘霏霏向日薄，脉脉去人遥’等句，便觉超出人意。唐人咏雪，好用琼瑶、鹅鹳、梅花、柳絮，重叠工巧，所以觉少陵超迈也。”

### 贾生

旦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半夜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艺苑雌黄》云：“文人用故事，有直用其事者，有反其意而用之者。王元之《谪守黄冈谢表》云：‘宣室鬼神之间，岂望生还；茂陵封禅之书，惟期死报。’此一联每为人所称道，然皆直用贾谊、相如事耳。如义山、林和靖之诗，则虽说贾谊、相如，然反其意而用之矣。自非学力高迈，超越寻常拘挛之见，不规规然蹈袭前人陈迹者，何以臻此。马子才有句云：‘可怜一觉登天梦，不梦商岩梦邓郎。’用此意也。”

### [附]林和靖书寿堂壁

湖外青山对结庐，坟前修竹亦萧疏。茂陵他日求遗稿，犹喜曾无封禅书。

汉司马相如既病免，居茂陵。天子曰：“相如病甚，可往悉取其书。”使者往而相如死。其妻曰：“长卿未死时有书一卷，遗言曰：‘我死，有使者来求书，可与。’”奏之，乃遗札，言封禅事也。

胡荅溪云：“《艺苑》以元之直用贾谊、相如事，不若二诗反用之。然元之是谢表，须是直用其事以明臣子之心。非若作诗，可以反用此语，殊非通论也。”

## 马嵬驿

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空闻虎旅鸣宵柝，无复鸡人报晓筹。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

《诗眼》云：“文章贵众中杰出，如同赋一事，工拙尤易见。马嵬驿，唐诗甚多。如刘梦得‘绿野扶风道’一篇，人颇诵之，其浅近乃儿童所能。义山此诗：‘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语既清切高雅，故不用愁怨堕泪等字，而闻者为之深悲。‘空闻虎旅鸣宵柝，无复鸡人报晓筹。’如亲扈明皇，写出当时物色意味也。‘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益奇。”

胡荅溪云：“李义山诗，杨大年诸公皆深喜之。然浅近者亦多，‘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似此等语，庸非浅近者乎？”

## 宫词

珠箔轻明拂玉墀，披香新殿斗腰肢。不须看尽鱼龙戏，终遣君王怒偃师。

《谈苑》云：“余知制诰日，与余恕同考试，因共读义山诗，酷爱此绝，击节称叹曰：‘古人措辞，寓意如此深妙，令人感慨不已。’”

## 九日谒令狐绹不见

曾共山公把酒卮，霜天白菊绕阶墀。十年泉下无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不学汉臣栽苜蓿，空教楚客咏江蓠。郎君官贵施行马，东阁无因再得窥。

《渔隐丛话》云：“《古今诗话》载：‘李商隐依令狐楚，以笺奏受知，后其子绹有韦平之拜，浸疏商隐。重阳日，商隐造其厅事，题此诗。绹睹之恚恨，扃锁此厅，终身不处。’”

唐史本传云：“令狐楚奇其文，使与诸子游，楚徙天平、宣武，皆表署巡官。后从王茂元之辟，其子绹以为忘家恩，放利偷合，谢不通。绹当国，商隐归穷，绹憾不置。”则商隐此诗，必此时作也。若《古今诗话》所载，其言殊无据，余故以本传证之。但绹父名楚，而商隐又受知于楚。诗中有“楚客”之语，题于厅事，更不避其家讳，何邪？东坡《九日》云：“闻道郎君闭东阁，且容老子上南楼。”又云：“南屏老宿闲相过，东阁郎君懒重寻。”皆用商隐语也。

## 月桂

莫羨仙家有上真，仙家暂谪亦千春。月中桂树高多少，试问西河斫桂人。

《艺苑雌黄》云：“按《酉阳杂俎》云：‘旧传月中有桂树，高五百丈。下有一人，常斫之，树创随合。人姓吴名刚，西河人。学仙有过，谪令伐树。’《缙素杂记》尝论吴生斫树事，引李贺《筌篈引》云：‘吴质不眠倚桂树。’李贺谓之吴质，段成式谓之吴刚，未详其义也。”

## 登乐游原



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杨诚斋云：“义山此诗，盖忧唐之衰也。”

愚谓：“明道程先生《褰饮》诗末句，是用此意翻一转语。今附于左。”

[附]程明道修褰事

盛集兰亭旧，风流洛社今。坐中无俗客，水曲有清音。香篆来还去，花枝泛复沉。未须愁日暮，天际是轻阴。

杨龟山云：“东坡诗，只是讥诮朝廷，殊无温纯笃厚之意，人故得而罪之。若是伯淳诗，闻者自然感动。因举伯淳和温公诸人《褰饮》诗云：‘未须愁日暮，天际是轻阴。’何其温厚也。”

王建

欧阳公云：“建词多言唐宫中事。群书所阙纪者，往往见于其诗，皆摭实，非凿空语。”

唐王建《宫词》旧跋云：“建工为乐府歌行，思远格幽。《宫词》凡百绝，天下传播。效此体者，虽有数家，建为之祖。”

宫词

鱼藻宫中锁翠娥，先皇行处不曾过。如今池底休铺锦，菱角鸡头积渐多。

《西清诗话》云：“事见《承诏录》，文宗论德宗奢靡云：‘闻得禁中老宫人，每引流泉，先于池底铺锦。’则知建诗皆摭实，非凿空语也。”

宫词

树头树底觅残红，一片西飞一片东。自是桃花贪结子，错教人恨五更风。

《陈辅之诗话》云：“王建《宫词》，王荆公独爱此一绝，谓其意味深婉而悠长也。”

宫词

罗衫叶叶绣重重，金凤银鹅各一丛。每遍舞头分两向，太平万岁字当中。

《乐府杂录》云：“舞有健舞、软舞、字舞、花舞、马舞。”字舞者，以舞人亚身于地，布成字也。故建有“太平万岁字当中”之句。

宫词

御厨不食索时新，每见花开即苦春。白日卧多娇似病，隔帘教唤女医人。

《渔隐丛话》云花蕊夫人词与王建此《宫词》“纪事虽异，造语颇同。花蕊之词尤工，建为不及也。”今附于左。

[附]花蕊夫人宫词

厨船进食簇时新，侍宴无非列近臣。日午殿头宣索脍，隔花催唤打鱼人。

[附]杜牧之宫词

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

[附]白乐天宫词

泪满罗巾梦不成，夜深前殿按歌声。红颜未老恩先断，斜倚熏笼坐到明。

[附]王昌龄宫词

宝仗平明金殿开，暂将纨扇共徘徊。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

《苕溪丛话》云：“余阅王建《宫词》，选其佳者，亦自少得，只世所脍炙者数词耳。其间杂以他人之词。”如前数词是也。

解王守澄

先朝行坐镇相随，今上春宫见长时。脱下御衣偏得著，进来龙马每教骑。尝承密旨还家少，独奏边情出殿迟。不是当家频向说，九重争遣外人知。

唐王建《宫词》旧跋云：“王建太和中，为陕州司马，与韩愈、张籍同时。初为渭南尉，与宦者王守澄有宗人之分。因过饮以相讥戏，守澄深憾之，曰：‘吾弟所作《宫词》，禁掖深邃，何以知之？’将奏劾，建因作诗以解之，事遂寝。”

望夫石

望夫处，江悠悠，化为石，不回头。山头日日风复雨，行人归来石应语。

《复斋漫录》云：“陈无己《诗话》云：‘望夫石，在处有之。古今诗人，惟用一律。黄叔达以顾况为第一云：‘山头日日风复雨，行人归来石应语。’语意皆工。江南望夫石，每过其下，不风即雨，疑况得句处也。’余家有《王建集》，载《望夫石》诗，乃知非况作。岂无己、叔达偶忘之邪？”《苕溪渔隐》谓：“荆公选《唐百家诗》，亦以此列建诗中。则无己、叔达之误，无疑矣。”

[附]刘禹锡望夫石

终日望夫夫不归，化为孤石苦相思。望来已是几千载，只似当年初望时。

《复斋漫录》云：“陈无己谓《望夫石》诗语，古今一律。惟禹锡云：‘望来已是几千载，只似当年初望时。’语拙而意工。”

愚谓郭功父一诗，亦善于形容。今附于左。

[附]郭功父望夫石

杜鹃啼血春林碧，妾有离愁思今昔。上尽高山第一峰，目乱魂飞化为石。化为石，可奈何？泪悬白露衣薜萝。千古万古望夫恨，一江秋水寒蝉多。汉家天子点征役，良人荷戈归不得。此身未老将何从，不似山头化为石。

愚按：此石在处有之，世俗相传，以为其夫出役，妻登其山望之，遂僵为石。郭诗正是模写此意也。

唐昌观玉蕊花

一树笼松玉刻成，飘廊点地色轻轻。女冠夜觅香来处，惟见阶前碎月明。

《高斋诗话》云：“今珎花，即玉蕊花也。王介甫以之比珎，盖珎，玉名，取其白耳。黄鲁直又更其名为山矾，谓可以染也。庐陵段谦叔，多闻士也。其家所藏异书古刻至多，有杨汝士《与白二十二帖》云：‘唐昌玉蕊以少故贵，自来江南，山山有之。土人取以供染事，不甚惜也。则知珎花之为玉蕊，无疑矣。’傅子容见此帖，乃作绝句云。”

[附]傅子容绝句

比珎更矾总未佳，要须博物似张华。因观异代前贤帖，知是唐昌玉蕊花。

胡荅溪云：“唐昌观玉蕊，鹤林寺杜鹃，二花在唐时为盛，名闻天下。玉蕊花尤有词人赋咏，《唐百家诗选》载王建诗。《剧谈录》中：‘上都安业坊唐昌观，旧有玉蕊花甚繁，每发若瑶林琼树。元和中，春物方盛，车马寻玩者相继。忽一日，有女子年可十七八，衣绣绿衣，乘马，峨髻双鬟，无簪珥之饰。容色婉约，迥出于众，从以二女冠、三小仆。既下马，以白角扇障面，直造花所，伫立良久，令小僮取花数枝而出。将乘马，回谓女冠曰：‘曩有玉峰之约，自此可以行矣。’时观者如堵，皆见。举辔百步，有轻风拥尘随之而去。须臾尘灭，望之已在半天，方悟神仙之游。’刘梦得亦有诗云。”

[附]刘禹锡玉蕊

玉女来看玉树花，异香先引七云车。攀枝弄雪时回首，惊怪人间日易斜。

[附]张籍唐昌观玉蕊

九色云中紫凤车，寻仙来到洞仙家。飞轮回处无踪迹，惟见斑斑满地花。

按：右二诗，其用事皆本前说，以为神仙之游，故附焉。

[附]白乐天集贤院玉蕊

芳意将阑风又吹，白云辞叶雪辞枝。集贤讎校无闲日，落尽瑶华尚不知。

[附]黄鲁直戏咏高节亭山矾花

北岭山矾取次开，清风正用此时来。平生习气难料理，爱著幽香未拟回。

《山谷诗序》云：“江南野中，有一种小白花，木高数尺，春开极香，野人谓之‘郑花’。王荆公尝欲作诗而陋其名，予请名曰‘山矾’。野人采之以染黄，不借矾而成色，故名‘山矾’。海岸孤绝处，弥陀山译者，以谓小白花，予疑即此花尔。不然，何以观音老人端坐不去耶？”

杜牧之

本传云：“杜牧于诗，情致豪迈，号为‘小杜’，以别杜甫。”

刘后村云：“杜牧佳句自多，于唐律中常寓少拗峭，以矫时弊。”

赤壁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验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一]

《许彦周诗话》云：“此诗意谓赤壁不能纵火，即为曹公夺二乔，置之铜雀台中也。孙氏霸业系此一举，社稷存亡，生灵涂炭都不问，只恐捉了二乔，可见措大不识好恶。”

二乔，汉太尉乔玄二女。孙策纳大乔如夫人，以小乔嫁周瑜。铜雀台，乃曹操宠妾所居。

徐柏山云：“二乔事，自见于战皖城之日，非赤壁时事也。牧之用事，多不审，观者考之。”

[一]二乔，原作“二桥”，下同，注作桥玄女。按《三国志·周瑜传》作“乔公二女”，据改。

### 题乌江亭

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胡荅溪云：“牧之题咏，好异于人。如《赤壁》云：‘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桥。’《题四皓庙》云：‘南军不袒左边袖，四皓安刘是灭刘。’皆反说其事。至《题乌江亭》，则好异而叛于理。项氏以八千人渡江，败亡之余，无一还者，其失人心为甚，谁肯复附之，其不能卷土重来决矣。”

后村云：“吕温云：‘天下起兵诛董卓，长沙义士最先来。’与杜牧‘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皆可以倡东南勇敢之气。”

叠山云：“众言项羽有速亡之罪，牧之独言项羽有可兴之机，亦死中求活意也。”

### [附]王介甫题乌江亭

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为君王卷土来。荆公此诗，正为牧之设也。盖牧之之诗，好异于人，其间有不顾理处。

### 宫词

监宫引出暂开门，随例虽朝不是恩。银钥却收金锁合，月明花落又黄昏。

胡荅溪云：“此词绝句极佳。意在言外，而幽怨之情自见，不待明言之也。诗贵如此，若使一览而意尽，何足道哉？”

### 九日齐山

江涵秋影雁初飞，与客携壶上翠微。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但将酩酊酬佳节，不用登临怨落晖。古往今来只如此，牛山何必泪沾衣。

《列子》云：“齐景公游于牛山，北临其国城而流涕曰：‘美哉国乎，若何滴滴去此国而死乎？[一]使古无死者，寡人将去斯而何之？’史孔、梁丘据从之泣。晏子独笑于傍曰：‘吾君方将被蓑笠而立乎畎亩之中，惟事之恤，何暇念死乎？’景公惭焉。”

[一]“滴滴”原作“滴”，据《列子·力命篇》改补。



## 怅别

自恨寻芳到已迟，往年曾见未开时。如今风摆花狼藉，绿叶成阴子满枝。

《丽情集》云：“唐大和末，杜牧自侍御史出佐沈传师宣城幕。雅闻湖州为浙西名郡，风物妍好，且多丽色，往游之。时刺史崔公，亦牧之素所厚者，颇谕其意，凡籍之名妓，悉为致之，牧殊不惬所望。使君复候其意，牧曰：‘愿得张水戏，使州人毕观之。俟其云合，牧当间行，寓目冀或有阅焉。’使君大喜，如其言。至日，两岸观者如堵，迨暮竟无所得。将罢，忽有里姥引鬢髻女，年才十余岁，牧熟视之曰：‘此真国色也。’因使语其姥将致舟中，姥女皆惧。牧曰：‘且不即纳，当为后期。吾十年必为此郡，若不来乃从所适。’因以重币结之。大中三年，牧移授湖州刺史。比至郡，则前十四年所约之姝已从人三载，而生二子矣。牧即政之夕，亟使召之。女母惧其见夺也，因携幼以诣之。牧诘其母曰：‘曩既许我矣，何为适人？’母拜曰：‘向约十年不来而后嫁，嫁已三年矣。’牧俯首曰：‘辞也直，强之不祥。’乃礼而遣之，因为《怅别》诗云。”

[附]田画诗

弟病兄孤失所宜，当时书语最堪悲。岂面乞得南州牧，[一]却恨寻春去较迟。

此诗正以讥牧之放肆之过也。

[一]“面”字失黏，或当作“因”。

## 遣怀

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肠断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

胡荅溪《渔隐丛话》云：“余尝疑此诗必有所谓而作，因阅《芝田录》有云：‘牛僧孺帅维扬时，牧之在幕中，多微服逸游于外。公闻之，乃以街子数辈潜随牧之，以防不虞。后牧之以拾遗召，临别，公因以纵逸为戒。牧之始犹讳之，公乃命取一篋以示，皆街子辈报帖云“杜书记平善”，乃大感服。’方知牧之此诗，言当日逸游之事耳。”

李司徒席上

华堂今日绮筵开，谁唤分司御史来。忽发狂言惊四座，三行红粉一时回。

《古今诗话》云：“牧之为御史分司洛阳时，李司徒罢镇闲居，声妓为当时第一。一日开筵，朝士臻赴。以杜尝持宪，不敢邀饮。杜讽坐客达意，愿预斯会。李驰书，杜闻命遽来会。中有女妓百余，皆绝色殊艺。杜独坐南行，瞪目注视，满引三卮，问李曰：‘闻有紫云者，孰是？’李指示之。杜凝睇良久曰：‘名不虚得，宜以见惠。’李俯首而笑，诸妓亦皆回首破颜。又自引三爵，朗吟而起。”

东坡闻李公择饮传国博家，大醉，有诗遗之，即用此事也。

[附]东坡寄李公择

不肯醒醒骑马回，玉山知为玉人颓。紫云有语君知否，莫唤分司御史来。

绝句

清时有味是无能，闲爱孤云静爱僧。乞得一麾江海去，乐游原上望昭陵。

《石林诗话》云：“此盖不满于当时，故未有昭陵之句。江辅之谪官累年，后知虔州，谢表有云：‘清时有味，白首无能。’蔡持正为御史，乃引牧诗为证，以为有怨望之意，遂复罢去。”

山谷云：“牧之此诗，谓爱闲爱静，求得一麾而去也。别本乃作‘欲把一麾’，非是。麾之为义，即汉严助所谓‘招之不来，麾之不去’之意。”

绝句

无媒径路草萧萧，自古云林远市朝。公道世间惟白发，贵人头上不曾饶。

胡荅溪云：“杜牧之此诗，与罗邺之诗同一意。”今附于左。

[附]罗邺绝句

芳草和烟暖更青，闲门要地一时生。年年点检人间事，惟有东风不世情。

胡荅溪云：“余尝以此二绝作一联云：‘白发惟公道，春风不世情。’盖穷人不偶，遣兴之作也。”

华清宫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道荔枝来。

《天宝遗事》云：“贵妃嗜荔枝，当时涪州致贡，以马递驰载，七日七夜至京。人马多毙于路，百姓苦之。”

《遁斋闲览》云：“杜牧《华清宫》诗，尤脍炙人口。据《唐纪》：‘明皇以十月幸骊山，至春即还宫。’是未尝六月在骊山也。然荔枝盛暑方熟，词意虽美，而失事实。”

《叠山诗话》云：“明皇致远物以悦妇人，穷人力，绝人命，有所不顾，如之何不亡！”

木兰庙

弯弓征战作男儿，梦里曾经与画眉。几度思归还把酒，拂云堆上祝明妃。

程泰之《演繁露》云：“乐府有《木兰词》，乃女子代父征戍，十年而归，不受爵赏，人为作诗，然不著何代人，独诗中有‘可汗大点兵’语，知其生世非隋即唐也。女子能为许事，其义且武，在缙紫之上。或者疑为寓言，然白居易《题木兰花》云：‘怪得独饶脂粉态，木兰曾作女郎来。’又观杜牧此诗，则既有庙貌，又曾作女郎，则诚有其人矣。异哉！”

[附]乐府木兰词

促织何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二十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长鞭，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鞍鞴。朝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声溅溅。旦辞黄河去，暮宿燕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声啾啾。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赐物百千强。欲与木兰赏，不愿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爷娘闻女声，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著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帖花黄。出门见伙伴，伙伴始惊惶。同行十三年，不知木兰是女郎。雄兔脚扑朔[一]，雌儿眼迷离，两兔傍地走，焉能辨我是雄雌。

刘次庄《乐府集》云：“木兰，孝义女也，勇不足以言之。世之女子，有所感激愤励，或果于杀身而不能以成事者，古盖有之。至于去就终始，皆得其道，求如木兰者鲜矣。是诗，辞意高古，殆与其人相当。”

《隐居诗话》云：“《古乐府》中，《木兰诗》有高致，盖世传为曹子建作，似矣。然其中云‘可汗大点兵’，汉、魏时，夷狄未有可汗之名，不知果谁之词也。”

刘后村云：“《木兰诗》，唐人所作也。《乐府》中，惟此诗与《焦仲卿妻诗》作叙事体，有始有卒，虽辞多质俚，然有古意。”

[一]“脚扑朔”原作“足跛靛”，据《乐府诗集》改。

[附]后村木兰诗

出塞男儿勇，还乡女子身。尚能降北虏，断不慕东邻。

[附]张祜妓席与杜牧之同咏[一]

骰子逡巡裹手拈，无因得见玉纤纤。但须报道金钗堕，仿佛还应露指尖。

《麈史》云：“张祜客淮南，幕中赴宴。杜牧同坐，有所属意者，索骰子赌酒。牧微吟首联，祜应声续其次联云。”

[一]题原作“张祜联句”，据《全唐诗》改。

赵使君

将军独乘铁骢马，榆溪战中金仆姑。死绥却是古来有，骁将自惊今日无。青史文章争点笔，朱门歌舞笑捐躯。谁知我亦轻生者，不得君王丈二殳。

《后村诗话》云：“此杜牧之《闻庆州赵纵使君与党项战死》诗。皇祐中，侂贼犯庆州，阖郡溃去，惟守臣曹覲死之。妻方产子，弃之草间。乱后访之，尚呱呱然。”诸公哀诔，惟元厚之一诗欲与杜牧并驱，附于左。

[附]元厚之哀曹覲

转战谯门日欲晡，空拳犹自犯戈鈇。身垂虎口方安坐，命在鸿毛更疾呼。  
柱下臬卿存断节，裤中杵臼得遗孤。空余三尺英雄气，不愧山西士大夫。

## 卷七

孟东野

本传云：“孟郊调溧阳尉，有积水，郊间往坐水傍，徘徊赋诗，而曹务多废。为诗有理致，最为韩愈所称，然思苦奇涩。”

韩退之《荐士诗》云：“有穷者孟郊，受材实雄鹫。冥观洞古今，象外逐幽好。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奂。敷柔肆纤余，奋猛卷海潦。”

李翱云：“郊诗高处在古无上，平处犹下顾沈、谢。”

朱文公云：“孟郊吃了饱饭，思量到人不到处。”

赠别崔纯亮

食荠肠亦苦，强歌声无欢。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有碍非遐方，长安大道旁。小人智虑险，平地生太行。镜破不改光，兰死不改香。始知君子心，交久道益彰。君心与我怀，离别俱回徨。譬如浸槩泉，流苦日已长。忍泣目易衰，忍忧形易伤。项籍岂不壮，贾生岂不良？当其失意时，涕泗各满裳。古人劝加餐，此餐难自强。一饭九祝噎，一嗟十断肠。况是儿女怨，怨气凌彼苍。彼苍若有知，白日下清霜。今朝始惊呼，日月空茫茫。

休斋云：“孟东野一不第，而有‘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之语，若无所容其身者。老杜虽落魄不偶，而气常自若。如‘纳纳乾坤大’，何其壮哉！白乐天亦云：‘无事日月长，不羁天地阔。’与郊异矣。然未若邵康节云‘静处乾坤大，闲中日月长’，尤有味也。”

《青箱杂记》云：“白乐天诗曰：‘无事日月长，不羁天地阔。’此达者之词也。东野诗曰：‘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此褊狭者之词也。”

苏子由云：“唐人工于为诗，而陋于闻道。孟郊耿介之士，虽天地之大，无以容其身。起居、饮食有戚戚之忧，是以卒穷以死。而李翱称之，以为‘郊诗高处在古无上，平处犹下顾沈、谢’，至韩退之亦谈不容声，甚矣唐人之不闻道也！”

熊勿轩云：“东野之诗，不如高蟾《下第》一绝，为知时守分，无所怨慕，斯可贵也。”

[附]高蟾下第献高侍郎

天上碧桃和露种，日边红杏倚云栽。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东风怨未开。

登第



昔日齷齪不足嗟，今朝旷荡恩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唐宋遗史》云：“孟东野有《下第》诗曰：‘弃置复弃置，情如刀剑伤。’又《再下第》诗曰：‘两度长安陌，空将泪见花。’其后登第，则志气充溢，一日之间，花皆看尽。进取得失，盖亦常事，而东野器宇不宏，至于如此，何其鄙邪！”

### 游华山云台观

华岳独灵异，草木常新鲜。山尽五色石，水无一色泉。仙酒不醉人，仙芝皆延年。夜闻明星馆，时咏女萝弦。敬兹不能寐，焚柏吟道篇。

### 泛黄河

谁开昆仑源，流出混沌河。积雨飞作风，惊龙喷为波。湘瑟飕飕弦，越宾呜咽歌。有恨不可洗，虚此来经过。

《隐居诗话》云：“孟郊诗蹇涩穷僻，琢削不暇，真苦吟而成。观其句法、格力可见矣。”

### 审交

种树须择地，恶土变木根。结交若失人，中道生谤言。君子芳桂性，春浓寒更繁。小人槿花心，朝在夕不存。莫蹶冬冰坚[一]，中有潜浪翻。惟当金石交，可与贤达论。

韩退之撰《柳子厚墓志》云：“呜呼！士穷乃见节义。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戏相征逐，诩诩强笑语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腑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负，真若可信。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反眼若不相识，落陷阱不一引手援，挤之而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兽夷狄所不忍为，而其人自视以为得计。”

愚谓：读东野之诗，味退之之语，则世之定交者，不可以不审矣。

[一]“冰”原作“水”，据《全唐诗》改。

### 贾浪仙

《唐书》云：“贾岛字浪仙，初为浮屠，名无本。来东都时，洛阳令禁僧徒不得出，岛为诗自伤。韩愈怜之，因教其为文，遂去浮屠，举进士。当其苦吟，虽逢值公卿贵人，皆不之觉也。”

欧阳公云：“岛尝为衲子，故枯寂气味，形之于诗句中。”

司空图云：“浪仙诚有警句，视其全篇，意思殊晦。”

### 渡桑干

客舍并州已十霜，归心日夜忆咸阳。无端更渡桑干水，却指并州是故乡。

《冷斋夜话》云：“贾岛诗有影略句，韩退之喜之，此诗是也。岛又有《赴长江道中》诗，亦是此意。”

谢叠山云：“非东西南北之人，不能到此。”

赴长江道中

策杖离山驿，逢人问梓州。长江那可到，行客替生愁。

《古今诗话》云：“郑谷有《咏落叶》诗云：‘返蚁难寻穴，归禽易见窠。满廊僧不厌，一个俗嫌多。’未尝及凋零飘坠之意，人一见之，自然知为落叶，亦影略句法也。”

题裴晋公第

破却千家作一池，不栽桃李种蔷薇。蔷薇花落秋风起，荆棘满庭君始知。

《闻见录》云：“裴晋公度初立第于街西兴化里，凿池种竹起台榭。贾岛方下第，或以为执政恶之，故不在选，乃怨愤题此诗云。”

题李凝幽居

闲居少邻并，草径入荒村。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过桥分野色，移石动云根。暂去还来此，幽期不负言。

《刘公嘉话》云：“岛初赴举京师，一日于驴上得句云：‘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始欲著‘推’字，又欲著‘敲’字，炼之未定，遂于驴上吟哦，时时引手作推敲之势，观者讶之。时韩愈吏部权京兆，岛不觉，冲至第三节，尚为手势未已。为左右拥至尹前，岛具对所得诗句，‘推’字与‘敲’字未定，神游众外，不知回避。韩立马良久，曰：‘作“敲”字佳。’遂与并辔而归，留连论诗，与为布衣之交。有诗赠之，自此名著。”

下第

下第唯空囊，如何住帝乡。杏园啼百舌，谁醉在花傍。泪落故山远，病来春草长。知音逢岂易，孤棹负三湘。

《笔谈》云：“诗有蜂腰体，如贾岛《下第》诗是也。盖颌联亦无对偶，然是十字叙一事，而意贯上二句。又颈联方对偶分明，谓之蜂腰格。言若已断而复续也。”

过海联句

沙鸟浮还没，一作“水鸟”山云断复连。棹穿波底月，船压水中天。

《今是堂手录》云：“高丽使过海，有诗云：‘沙鸟浮还没，山云断复连。’时岛诈为梢人，联下句。丽使嘉叹久之，不复言诗矣。”

自注

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

《隐居诗话》云：“人岂不自知，及自爱其文章，乃更大谬，何邪？贾岛有诗一联云：‘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乃自注一绝于其下，不知此二句有何难道，至于三年始成，而一吟下泪也。杨衡亦自爱其句云‘一一鹤声飞上

天’，尤可笑也。”

哭柏岩和尚

苔覆石床新，吾师占几春。写留行道影，焚却坐禅身。塔院关松雪，房门锁隙尘。自嫌双泪下，不是解空人。

《六一居士诗话》云：“贾岛《哭柏岩禅师》诗云：‘写留行道影，焚却坐禅身。’时人谓之烧杀活和尚，真可笑也。”

## 卷八

孟襄阳

皮日休云：“明皇世，章句之风大得建安体，论者推李翰林、杜工部为尤。介其间而能不愧者，惟吾乡之孟先生也。先生之道，遇景入类，不拘奇抉异，令齷齪束人口者，涵涵然有平大之兴，若公输氏当巧而不者也。北齐美萧悫‘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先生有‘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乐府》美王融‘残日霁沙屿，清风动甘泉’，先生则有‘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谢朓之诗句，精者‘露湿寒塘草，月映清淮流’，先生则有‘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此与古人争胜于毫厘也。称是者众，不可悉数。呜呼！先生之道，复可言邪？谓乎贫则天爵于身，谓乎死则不朽于文。为士之道，亦以至矣。先生，襄阳人也。日休，襄阳人，既慕其名，观其貌，盖思文王则嗜昌歜，思仲尼则师有若，吾于先生见之矣。”

杜甫云：“吾怜孟浩然，短褐即长夜。赋诗何必多，往往凌鲍谢。”又云：“复忆襄阳孟浩然，新诗句句尽堪传。”

岁暮归南山

北阙休上书，南山归弊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白发催年老，青阳逼岁除。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

《隐居诗话》云：“孟浩然为王维所知，维待诏金銮殿，召之，商确风雅。适明皇驾至，孟浩然仓黄伏床下。维不敢隐而以直奏，明皇曰：‘朕闻此人久矣。’因召见，使进所业。浩然诵此诗，明皇曰：‘朕未尝弃人，卿自不求仕，何诬之甚也？’因命放归南山。世传如此，而《摭言》诸书载之尤详。且浩然布衣，阑入宫禁，又犯行在所，而止于放归，明皇宽假之亦至矣。乌在以一‘弃’字而议罪乎？”

《漫叟诗话》云：“孟浩然诗云：‘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唐玄宗闻之曰：‘卿自弃朕，朕何弃卿？’又孟贯诗云：‘不伐有巢树，多移无主花。’周世宗闻之曰：‘朕伐叛吊民，何谓“有巢”“无主”？’二子正坐诗穷，可谓转喉触讳者也。”

宿叶师山房期丁凤进士不至

夕阳度西岭，群壑倏已暝。松月生夜凉，石泉满清听。樵人归欲尽，烟鸟栖初定。之子期不来，携琴候萝径。

吕氏《童蒙训》云：“浩然诗云：‘挂席几千里，名山都未逢。泊舟浔阳郭，始见香炉峰。’但详看此等语，自然高远。如此诗，亦可以为高远者也。”

《后山诗话》云：“东坡谓浩然诗，韵高而才短，如造内法酒手而无材料耳。”

[一]“而”字据《历代诗话》本补。

临洞庭湖

八月湖水平，含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念圣明。坐看垂钓者，空有羡鱼情。

《西清诗话》云：“洞庭，天下壮观。骚人墨客，题者众矣。终未若‘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气象雄张，旷然如在目前。”

[附]许棠过洞庭湖

惊波常不定，半日鬢堪斑。四顾疑无地，中流忽有山。鸟飞应畏堕，帆远却如闲。渔父时相引，行歌浩渺间。

前辈谓岳阳洞庭诸诗，见称于世者非一。如刘文房云：“叠浪浮元气，中流没太阳。”僧可明云：“水涵天影阔，山拔地形高。”亦皆佳作。终未若杜工部“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之句，为绝唱也。

余话见杜子美《登岳阳楼》诗。

夜归鹿门寺歌

山寺鸣钟昼已昏，渔梁渡头争渡喧。人随沙岸向江村，余亦乘舟归鹿门。鹿门月照开烟树，忽到庞公栖隐处。岩扉松径长寂寥，惟有幽人自来去。

胡荅溪云：“浩然《夜归鹿门歌》云：‘山寺鸣钟昼已昏，渔梁渡头争渡喧。’不若岑参《巴南舟中即事诗》云‘渡口欲黄昏，归人争渡喧’一联，语简而意尽，优于孟也。”

[附]岑参巴南舟中即事

渡口欲黄昏，归人争渡喧。近钟清野寺，远火点江村。见雁思乡信，闻猿积泪痕。孤舟万里夜，秋月不堪论。

裴司功员外士见寻

府僚能枉驾，家酝复新开。落日池上酌，清风松下来。厨人具鸡黍，稚子摘杨梅。谁道山翁醉，犹能骑马回。

《诗体》云：“诗有借对字，如孟浩然‘厨人具鸡黍，稚子摘杨梅’，是



借杨对鸡。又如太白‘水舂云母碓，风扫石楠花’，是借楠对母。又如‘竹叶于人既无分，菊花从此不须开’，竹叶谓酒，借对菊花。此皆借对体也。”

### 访天台

挂席东南望，青山水国遥。舳舻争利涉，来往接风潮。问我今何适，天台访石桥。坐看霞色晚，疑是石城标。

《诗体》云：“此律诗首尾不对者，盛唐诸公有此体，如孟浩然此诗是也。又李太白‘牛渚西江夜’之篇，皆文从字顺，音韵铿锵，八句皆无对偶。”

[附]李太白夜泊牛渚怀古牛渚，即谢尚、袁宏咏史处。

牛渚西江夜，青天无片云。登舟望秋月，空忆谢将军。余亦能高咏，斯人不可闻。明朝挂帆席，枫叶落纷纷。

[附]山谷题浩然画像

先生少也隐鹿门，爽气洗尽尘埃昏。赋诗真可凌鲍谢，短褐岂愧公卿尊。故人私邀伴禁直，诵诗不顾龙鳞逆。风云感会虽有时，顾此定知无枉尺。襄江渺渺泛清流，梅残腊月年年愁。先生一往经几秋，后来谁复钓槎头。

胡荅溪云：“山谷题此诗，浩然平生出处事迹悉能道尽，乃诗中传也。”

### 卢玉川

朱晦庵云：“诗须要句法浑成，如玉川子辈，句雄险怪，亦自有浑成底气象。”

《学林新编》云：“玉川子诗虽豪放，然太险怪，而不循诗家法度。”

孙樵《与王霖书》云：“玉川子《月蚀》诗，韩文公《进学解》，莫不拔地倚天，句句欲活。读之，真如赤手捕长蛟，不施控勒骑生马，急急不得暇，莫可捉搦。”

### 有所思

当时我醉美人家，美人颜色娇如花。今日美人弃我去，青楼朱箔天之涯。娟娟姮娥月，三五二八圆又缺。翠眉蝉鬓生别离，一望一见心断绝。心断绝，几千里，梦中醉卧巫山云，觉来泪滴湘江水。湘江两岸花木深，美人不见愁人心。含愁更奏绿绮琴，调高弦绝无知音。美人兮美人，不知为暮雨兮为朝云。相思一夜梅花发，忽到窗前疑是君。

《雪浪斋日记》云：“玉川子诗，读者易解，识者当自知之。《萧才子宅问答》诗如《庄子》寓言，高僧对禅机。惟《有所思》一篇，语似不类，疑他人所作，然飘逸可喜。”

### 山中

饥食松花渴饮泉，偶从山下过山前。阳坡草软厚如织，因与鹿麕相对眠。

胡荅溪云：“卢仝《山中》绝句云：‘阳坡草软厚如织，因与鹿麕相对眠’

。’王介甫止用五字道尽两句，云‘眠分黄犊草’，岂不简而妙乎？”

[附]王介甫小舫

爱此江边好，留连至日斜。眠分黄犊草，坐占白鸥沙。

《禁脔》云：“沙草，则众人所谓水边林下之物。所与之游处者，牛羊鸥鸟尔。而荆公造而为‘眠分黄犊草，坐占白鸥沙’之语，其笔力高妙，殆若天成。”

示添丁

春风苦不仁，呼逐马蹄行人家。瘴气却怜我，入我憔悴骨中为生涯。数日不食强起行，何忍索我抱看满树花。不知四体正困惫，泥人啼哭声呀呀。忽来案上翻墨汁，涂抹诗书如老鸦。父怜母惜搵不得，却生痴笑令人嗟。宿春连晓不成米，日高始进一碗茶。气力龙钟头欲白，凭仗添丁莫恼爷。

《后村诗话》云：“唐人多传卢仝因留王涯第中，遂预甘露之祸。仝老无发，奄人于脑后加钉焉，人以为添丁之讖，或言好事者为之。仝处士于人无怨，何为有此谤？然平时切齿元和逆党，《月蚀》一诗脍炙人口，意者群奄以此害之。”

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

日高丈五睡正浓，军将叩门惊周公。口云谏议送书信，白绢斜封三道印。开缄宛见谏议面，手阅月团三百片。闻道新年入山里，蛰虫惊动春风起。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仁风暗结珠蓓蕾，先春抽出黄金芽。摘鲜焙芳旋封裹，至精至好且不奢。至尊之余合王公，何事便到山人家。柴门反关无俗客，纱帽笼头自煎吃。碧云引风吹不断，白花浮光凝碗面。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蓬莱山，在何处？玉川子，乘此清风欲归去。山上群仙司下土，地位清高隔风雨。安得知百万亿苍生命，堕在颠崖受辛苦[一]。便为谏议问苍生，到头合得苏息否。

[一]“在”字据《全唐诗》补。

《艺苑雌黄》云：“玉川子有《谢孟谏议惠茶歌》，范希文亦有《斗茶歌》，此二篇皆佳作也，殆未可以优劣论。然玉川歌云：‘至尊之余合王公，何事便到山人家。’而希文云：‘北苑将期献天子，林下雄豪先斗美。’若论先后之序，则玉川之言差胜。虽然，如希文岂不知上下之分者哉？亦各赋一时之事耳。”

[附]范希文和章岷从事斗茶歌

年年春自东南来，建溪先暖水微开。溪边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从古栽。

新雷昨夜发何处，家家嬉笑穿云去。露芽错落一番荣，缀玉含珠散嘉树。终朝采掇未盈襜，唯求精粹不敢贪。研膏焙乳有雅制，方中圭兮圆中蟾。北苑将期献天子，林下雄豪先斗美。鼎磨云外首山铜，瓶携江上中冷水。黄金碾畔绿尘飞，碧玉瓯中翠涛起。斗茶味兮轻醍醐，斗茶香兮薄兰芷。其间品第胡能欺，十目视而十手指。胜若登仙不可攀，输同降将无穷耻。吁嗟天产石上英，论功不愧阶前蓂。众人之浊我可清，千日之醉我可醒。屈原试与招魂魄，刘伶却得闻雷霆。卢仝不敢歌，陆羽须作经。森然万象中，焉知无茶星。商山文人休茹芝，首阳先生休采薇。长安酒价减千万，成都药市无光辉。不如仙山一啜好，冷然便欲乘风飞。君莫羨花间女郎只斗草，赢得珠玑满斗归。

胡荅溪云：“《艺苑》以此二篇皆佳作，未可优劣论。今并录全篇，余谓玉川之诗优于希文之歌。玉川自出胸臆，造语稳帖，得诗人之句法；希文排比故实，巧欲形容，宛成有韵之文，是果无优劣邪！”

### 醉归

昨夜村饮归，健倒三四五。摩挲青莓苔，莫嗔惊著汝。

《冷斋夜话》云：“文章以气为主，气以诚为主。如老杜诗，所以大过人者，诚实耳。诚实著见，学者多不晓。如玉川子《醉归》诗是也。”

### 郑谷

陶岳《五代史补》云：“郑谷在袁州，齐己携诗诣之。有《早梅》云：‘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谷曰：‘数枝非早也，不如一枝。’齐己不觉下拜。自是士林以谷为一字师。”

### 柳

半烟半雨溪桥畔，间杏间桃山路中。会得离人无限意，千丝万絮惹春风。

《胡荅溪丛话》云：“郑谷《柳》诗，或戏谓此乃柳谜子，观者试一思方知之。可见其为善谑也。”

### 海棠

浓淡芳春满蜀乡，半随风雨断莺肠。浣花溪上堪惆怅，子美无心为发扬。

《古今诗话》云：“杜子美母名海棠，子美讳之，故《杜集》中绝无海棠诗。后吴中复诗亦云：‘子美诗才犹阁笔，至今寂寞锦城中。’石曼卿云：‘杜甫句何略，薛能诗未工。’至杨诚斋乃云：‘岂是少陵无句子，少陵未见欲如何？’”

### 吊僧

几思闻静话，夜雨对禅床。未得重相见，秋灯照影堂。孤云终负约，薄宦转堪伤。梦绕长松榻，遥焚一炷香。

《诗话》云：“破题与颌联便作隔句对，若施之于赋，则曰：‘几思静话

，对夜雨之禅床；未得重逢，照秋灯于影室。’此谓之隔句体也。”

[一]“话”，日本人中野吉右卫门翻刻本作“评”。

愚谓：此亦前辈所谓扇对法也。胡荅溪有云：“律诗有扇对格，第一与第三句对，第二与第四句对。如杜少陵《哭台州司户苏少监》诗云：‘得罪台州去，时危弃硕儒。移官蓬阁后，谷贵歿潜夫。’东坡《和郁孤台》诗云：‘解后陪车马，寻芳谢朓洲。凄凉望乡国，得句仲宣楼。’又唐人绝句亦用此格，云：‘去年花下留连饮，暖日夭桃莺乱啼。今日江边容易别，淡烟衰草马频嘶。’此类是也。”

十日菊

节去蜂愁蝶不知，晓庭和露折残枝。自缘今日人心别，未必秋香一夜衰。

休斋云：“唐人尝咏《十日菊》云：‘自缘今日人心别，未必秋香一夜衰。’世以为工，盖其意不随物而尽。如‘酒盏此时须在手，菊花明日便愁人’，自觉气不长耳。东坡亦云：‘休休，明日黄花蝶也愁。’然虽变其语，终有此失。岂坡老在谪所遇时感慨，不觉发是语乎？”

山谷云：“文章以气为主，郑谷此诗意甚佳，而病在气不长。西汉文字所以雄深雅健者，其气长故也。”

曾子固云：“诗当使人一览语尽而意有余，乃古人用心处，如此诗是也。王荆公亦有《菊诗》云：‘千花万卉凋零尽，始见闲人把一枝。’其病亦在于气不长耳。”

[附]王荆公和晚菊

不得黄花九日吹，空看野叶翠葳蕤。渊明酩酊知何处，子美萧条向此时。委翳似甘终草莽，栽培空欲傍藩篱。千花万卉凋零尽，始见闲人把一枝。

李长吉

本传云：“李贺未始立题然后为诗，如他人牵合程课者。每旦出，骑款段马，从小奚奴，背古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及暮归，足成之。太夫人见所书多，辄曰：‘是儿要呕出心始已耳。’”

杜牧之云：“元和中，韩吏部颇道其歌诗。云烟绵联，不足为其态也；水之迢迢，不足为其清也；春之盎盎，不足为其和也；秋之明洁，不足为其格也；风樯阵马，不足为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为其古也；时花美女，不足为其色也；荒国隳殿，梗莽丘陇，不足为其恨怨悲愁也；鲸呿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

又云：“贺能探寻前事，今古未尝经道者。求取情状，远去笔墨畦径间。使贺且未死，少加以理，奴仆命《骚》可也。”

朱文公云：“李贺较怪得些子，不如李太白自在。”



又云：“贺诗巧。”

《珊瑚钩诗话》云：“李长吉锦囊句，非不奇也，而牛鬼蛇神太甚，盖有所谓施诸廊庙则骇矣。”

李义山作《李贺小传》云：“长吉将死时，忽昼见一绯衣人，驾赤虬，持一版书若太古篆或霹雳石文者，云：‘当召长吉。’长吉了不能读，歛下榻叩头言：‘阿老且病，贺不愿去。’绯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楼，立召君为记。天上差乐，不苦也。’长吉独泣，旁人尽见之。少之，长吉气绝。”

陆龟蒙作《李长吉诗集序》云：“吾闻淫畋渔者，谓之暴天物。天物既不可暴，又可抉摘刻削，露其情状乎？使自萌卵至于槁死，不得隐伏，天能不致罚耶？长吉夭，东野穷，玉溪生官不挂朝籍而死，正坐是哉。”

### 金铜仙人辞汉歌

序云：魏明帝青龙元年八月，诏宫官牵车西取汉孝武捧露盘仙人[一]，欲立置前殿。宫官既拆盘，仙人临载，乃潸然泪下，歌曰。

茂陵刘郎秋风客，夜闻马嘶晓无迹。画栏桂树悬秋香，三十六宫土花碧。魏官牵车指千里，东关酸风射眸子。空将汉月出宫门，忆君清泪如铅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携盘独出月荒凉，渭城已远波声小。

《汉书》：武帝作柏梁台，金茎铜柱承露盘，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饮之，以求长生。

《魏略》曰：“明帝景初元年，徙长安钟虞骆驼铜人承露盘，盘折，铜人重不可致，留于霸城。大发卒，铸作铜人二，号曰‘翁仲’，列坐司徒门外。”

《汉晋春秋》云：“帝徙盘，盘折，声闻数十里。金狄或泣，因留霸城。”

《缙素杂记》云：“按《明帝纪》：青龙五年三月，改为景初元年。是岁，徙长安铜人，重不可致。而李贺序以谓青龙九年八月。盖明帝以青龙五年三月改为景初元年，至三年而崩，则无青龙九年明矣。疑李贺之误也。”

酈道元《水经注》云：“魏文帝黄初元年，徙咸阳始皇所铸金人十二，重不可致，因留霸城南。”即与明帝所徙铜人事略同，竟未详其旨。

后汉蓊子训，有神异之道，人于长安东霸城见之，与一老翁共摩挲铜人，相谓曰：“适见铸此，而已近五百岁矣。”故东坡《赠梁道人》诗云：“采药壶公处处过，笑看金狄手摩挲。”又张天觉《赠人》诗云：“鹤骨飘飘紫府仙，摩挲金狄不知年。”皆用此也。

[一]“西”原作“两”，据《李长吉歌诗汇解》改。

高轩过

华裾织翠青如葱，金环压辔摇玲珑，马蹄隐耳声隆隆。入门下马气如虹，云是东京才子，文章钜公。二十八宿罗心胸，元精炯炯贯当中；殿前作赋声摩空，笔补造化天无功。庞眉书客感秋蓬，谁知死草生华风；我今垂翅附冥鸿，他日不羞蛇作龙。

《摭言》云：“李贺年七岁，以长短之制，名动京华。时韩文公与皇甫湜览贺所作，奇之，因连骑造门求见。贺巾角荷衣而出，二公不之信，因令面赋一篇。贺承命，欣然操觚染翰，傍若无人，仍名曰《高轩过》。二公大惊，遂以所乘马，命联镳而还所居，亲为束发。后举进士，贺父名璠，或谤贺不避家讳，韩文公特为著《辨讳》一篇。”

### 雁门太守

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燕支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角声寒不起。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宋景文诸公在馆中评唐人诗曰：“李白仙才，长吉鬼才。”王安石曰：“长吉《雁门太守诗》云：‘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一]是儿言不相副，方黑云如此，安得耀日之甲光也？”

[一]“向”原作“辉”，据《李贺诗歌集注》改。

### 将进酒

琉璃钟，琥珀浓，小槽酒滴真珠红。烹龙炮凤玉脂泣，罗帏绣幕围香风。吹龙笛，击鼙鼓；皓齿歌，细腰舞。况是青春日将暮，桃花乱落如红雨。劝君终日酩酊醉，酒不到刘伶坟上土！

《复斋漫录》云：“长吉有‘桃花乱落如红雨’之句，以此名世。余观刘禹锡云：‘花枝满空迷处所，摇动繁英坠红雨。’刘、李出于一时，决非相剽窃也。”

胡荅溪云：“‘桃花乱落如红雨’，‘梨花一枝春带雨’，‘小院深沉杏花雨’，‘梅子黄时雨’，皆古今诗词之警句也。余尝欲作一草亭，四面各植花一色，榜曰‘四雨’，岂不佳哉？”

## 卷九

### 唐彦谦

《石林诗话》云：“杨大年、刘子仪皆喜彦谦诗，以其用事精巧，对偶清切。黄鲁直诗体虽不类，然不以杨、刘为过也。”

《蔡宽夫诗话》云：“杨文公酷喜唐彦谦诗，至亲书以自随。彦谦诗亦不多，格力卑弱，仅与罗隐相先后。不知文公何以取之？当是时以偶俪为工耳。”

黄山谷云：“唐彦谦最善用事。”

过长陵题高庙

长安高阙此安刘，祔葬累累尽列侯。丰上旧居无故里，沛中原庙对荒丘[一]。耳闻明主持三尺，眼见愚民盗一抔。千古腐儒骑瘦马，灞陵斜日重回头。

《艺苑雌黄》云：“《前汉·张释之传》云：‘假如愚民取长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颜师古注云：“抔，音步侯反，谓以手掬之也。其字从手。不忍言毁彻，故止云取土耳。今学者读为杯勺之杯，非也。杯，非盛土之物。”郭氏《佩觿》云：“抔，步侯切，手掬也。亦古文‘衰’字。”骆宾王《为徐敬业檄武后》云：“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正用汉史语。

《石林诗话》云：“黄鲁直每读此诗，称赏不已，多示学诗者，以为模式。‘三尺’‘一抔’虽是着题，然语皆歇后。一抔事无两出，或可略土字。如三尺，则三尺律、三尺喙皆可言，独剑乎？‘耳闻明主’、‘眼见愚民’，尤不成语。余数见交游道鲁直语，意不可解。东坡有‘买牛但自捐三尺，射鼠何劳挽六钧’，亦同此病。六钧可去弓字，三尺不可去剑字，此理甚易知也。”

刘后村云：“杨、刘诸人，师李义山可也。又师唐彦谦，唐诗虽雕斫对偶，然求如‘一抔’、‘三尺’之联，惜不多见。”

[一]“长安”四句原缺，据《全唐诗》补。

[附]僧惠洪诗

人生如逆旅，岁月苦逼催。安知贤与愚，同作土一抔。

愚谓：此诗只是翻杜子美“孔丘盗跖俱尘埃”之语耳。

《艺苑雌黄》云：“或谓《唐韵》、《集韵》上平声，并出一‘抔’字，铺枚切，手掬也。意与步侯切者颇同。惠洪虽诞妄，必不读‘抔’为杯勺之‘杯’。但其诗泛使‘土一抔’，不正用《汉书》长陵事，故作铺枚切读耳。未知其果然否？”

《洪驹父诗话》云：“唐彦谦又有《题津河亭》云：‘烟横博望乘槎水，月上文王避雨陵。’皆佳句也。”

仲山汉高祖兄刘仲葬于此山。

千载遗踪寄薜萝，沛中乡里汉山河。长陵亦是闲丘垄，异日谁知与仲多。

《汉书》云：“淮南王等朝未央宫，置酒前殿。上奉玉卮为太上皇寿，曰：‘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殿上皆称万岁，大笑为乐。”

谢叠山云：“观此诗，则贫富贵贱等是空花。有道者一不以此累其心。尧让天下，许由不受，亦见此理。”

愚谓：彦谦此诗之意，以为高祖得天下之后，乃与兄仲较产业所就之多寡。及其死也，则长陵与仲山均之为一抔土耳，果何多寡之分邪？

韩致尧

高秀实云：“韩偓《香奁集》丽而无骨。李端叔意喜致尧诗，诵其序云：‘咀五色之灵芝，香生九窍；咽三危之瑞露，美动七情。’秀实云：‘劝不得也，劝不得也！’”

《遁斋闲览》云：“《笔谈》谓《香奁集》乃和凝所为，后人嫁其名于韩偓，误矣。唐吴融诗集中有《和韩致尧侍郎无题》二首，与《香奁集》中《无题》韵正同，偓序中亦具载其事。”

谢人惠含桃

时节虽同气味殊，未知堪荐寝园无。合充凤食留三岛，谁许莺偷过五湖。苦笋恐难同象匕，秦中谓三月为樱笋时。酪浆无复莹螾珠。金銮岁岁长宣赐，忍泪看天忆帝都。

序云：湖南绝少含桃，偶人以新摘者见惠，感事伤怀，因成四韵。

《复斋漫录》云：“致尧昭宗时，以翰林承旨谪岭表，道湖南，《谢人惠含桃》诗云：‘金銮岁岁长宣赐，忍泪看天忆帝都。’自注云：‘每岁初进之后，先宣赐学士。’韩子苍《谢人惠茶》诗，意亦本致尧，而语益工。”

[附]韩子苍谢人惠茶

白发前朝旧史官，风炉煮茗暮江寒。苍龙不复从天下，拭泪看君小凤团。自注云：“史官月赐龙团。”

寒食夜

策策轻寒剪剪风，杏花飘雪小桃红。夜深斜搭秋千索，楼阁朦胧细雨中。清江碧草两悠悠，各自风流下种愁。正是落花寒食雨，夜深无伴倚空楼。

《遁斋闲览》云：“韩致尧诗，词致婉丽，如此绝者是也。”

偶题

手风慵展八行书，眼暗休寻九局图。窗里日光飞野马，案头筠管长蒲卢。谋身拙为安蛇足，报国危曾埽虎须。满世可能无默识，未知谁拟试齐竽。

《潘子真诗话》云：“山谷尝谓余言，老杜身虽在流落颠沛中，其心未尝一日不在本朝，故善陈时事，句律精深，超古作者，忠义之气，激发而然。韩偓贬逐后，依王审知。如集中所载此诗，其词凄楚，切而不迫，亦不忘其君者也。”

雷公

闲人倚柱笑雷公，又向深山霹怪松。必若有苏天下意，何如惊起武侯龙。

《世说》云：“夏侯泰初倚柱作书，时霹雳破柱，衣服焦然，神色无变



，书亦如故。宾客左右皆跌荡，不能住。”韩偓诗用“倚柱”二字，有来处。

[附]朱乔年冬干

陌上冬干泣老农，天留甘雨付春工。阿香急试雷霆手，莫放人间有卧龙。

愚谓：朱先生此诗，大意亦与韩致尧诗意同。文公先生亦有《闻雷》诗，气象宏大。今附于左。

[附]朱文公闻雷有感

谁将神斧破顽阴，地裂山开鬼失林。我愿君王法天造，早施雄断答群心。

杜荀鹤

《艺苑雌黄》云：“荀鹤，杜牧之微子也。牧之会昌末，自齐安移守秋浦。时妾有妊，出嫁长林乡士杜筠，生荀鹤，有能诗名，自号‘九华山’。大顺初，擢第，寻授翰林学士主客员外郎，知制诰。顾云序其集为《唐风集》。”

《唐风集》诗极卑下，如云：“要知前路事，不及在家时。”又云：“不觉裹头成大汉，初看竹马作童儿。”前辈方之为《太公家教》。

宫词

早被婵娟误，欲妆临镜慵。承恩不在貌，教妾若为容。风暖鸟声碎，日高花影重。年年越溪女，相忆采芙蓉。

欧阳公《归田录》云：“唐之晚年，诗人无复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务以精意相高。如周朴者，杼思尤艰，每有所得，必极雕琢，故时人称朴诗‘月锻季炼’。未及成篇，已播人口，其名重当时如此，而今不复传矣。余少时犹见其集，其句有云：‘风暖鸟声碎，日高花影重。’又云：‘晓来山鸟闹，雨过杏花稀。’诚佳句也。”

胡荅溪云：“余读《隐居诗话》云：‘此一联非朴诗，乃杜荀鹤之句。’然犹未敢以六一为误。后因看《幕府燕闲录》云：‘杜荀鹤诗鄙俚近俗，惟《宫词》为唐第一，故谚云：‘杜诗三百首，惟在一联中。风暖鸟声碎，日高花影重’是也。’”

黄山谷云：“杜荀鹤诗，有‘举世尽从愁里老’之句，正好对退之诗云‘谁人肯向死前休’。”

溪兴

山雨溪风卷钓丝，瓦瓿蓬底独斟时。醉来睡着无人唤，流下前滩也不知。

胡荅溪云：“荀鹤此诗，句语俱弱，不若韩致尧《醉著》绝句为雅健也。”

[附]韩致尧醉著

万里清江万里天，一村桑柘一村烟。渔翁醉著无人唤，过午醒来雪满船。

葛亚卿有集句，用致尧诗一联。今附于左。

[附]葛亚卿集句

万里清江万里天，一村桑柘一村烟。渔翁醉睡又醒睡，高唱夕阳孤岛边。

胡荅溪云：“前辈集句诗，每一句取一家诗。今亚卿全用致尧两句，极为无工。又后两句，不称前两句，岂若致尧之浑成也？”

闻子规

楚天空阔月成轮，蜀魄声声似诉人。啼得血流无用处，不如缄口过残春。

愚谓：此诗亦有守口如瓶之讽，“缄口”字亦从金人三缄事中来。

《家语》云：“孔子观周，入后稷之庙，有金人三缄其口，而铭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多言多败。曰：是何伤？祸之门也。”

赠僧

利门名路两何凭，百岁风前短焰灯。只恐为僧心不了，为僧心了总输僧。

愚谓：动静劳佚系乎人之一心，身静而心役，形佚而神疲，僧俗之相去不远也。此诗世之田夫、野叟、樵童、牧竖皆能诵之，可谓造理而有味者。惜乎缙流之不能自觉耳。

时世行

夫因兵死守蓬茅，麻苧裙衫鬓发焦。桑柘废来犹纳税，田园荒尽尚征苗。时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带叶烧。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

其二

八十老翁住破村，村中牢落不堪论。因供寨木无桑柘，为点乡兵绝子孙。还似平宁征赋税，未闻州县略温存。至今鸡犬皆星散，日落西山哭倚门。

愚谓：此诗备言生民之憔悴，国政之烦苛，可谓曲尽其情矣。采民风者，观之其能动心否乎？

陆龟蒙

自号“天随子”。

自传云：“甫里先生陆龟蒙，平居以文章自怡，未尝有点窜涂抹者。纸札相压投于箱篋中，历年不曾净写一本。或为好事者取去，后于他人家见之，亦不复谓己作矣。”

冷斋序《鲁豈注杜工部诗》云：“陆龟蒙得杜诗之贍博，尚轩然自号一家，嚇世喧俗。”

别离

丈夫非无泪，不洒离别间。仗剑对樽酒，耻为游子颜。蝮蛇一螫手，壮士疾解腕。所思在功名，离别何足叹。

愚谓：大丈夫以功名意气自许，大笑出门，何泪之有？此诗慷慨激烈，有

男子心。回视邮亭执手，杯酒阳关，哽咽凄凉，昵昵作儿女语者，良可鄙矣！因记罗隐《泪诗》云：“自从鲁国潜然后，不是奸人即妇人。”

《孔丛子》云：“子高游赵，平原君客有邹文、季节者，与子高相友善。临别，文、节流涕交颐，子高抗手而已。其徒疑之，子高曰：‘始吾得二子丈夫，乃今知其妇人也。’曰：‘二子之泣，非邪？’曰：‘二子，良人也。有不忍之心，其于敢断必不足矣。’曰：‘凡泣者，一无取乎？’子高曰：‘有二焉，大奸之人，以泣自信；妇人懦夫，以泣著爱。’”罗诗盖本诸此，因并及之。

自遣

数尺游丝堕碧空，年年长是惹春风。争知天上无人住，也有清愁鹤发翁。

古意

君心莫浅薄，妾意正栖托。愿得双车轮，一夜生四角。

胡荅溪云：“天随子二诗，思新语奇，超出于寻常之表，可谓不落前人窠臼者也。”

宫人斜

草树愁烟似不春，晚莺哀怨问行人。须知一种埋香骨，犹胜昭君作虏尘。

愚谓：宫人斜，乃后宫嫔媵所葬之丛冢也。此诗超出意外，用昭君事，有狐死正丘首之义。而昭君之死，亦可谓不得其正者，可怜也！

薛能

刘后村云：“薛能诗格不甚高，而自称誉太过。其五言云：‘空余气长在，天子用平人。’不但自誉其诗，又自誉其材。然位历节镇，不为不用矣。卒以骄恣凌忽愤军杀身，其材安在哉？妄庸如此，乃敢妄议诸葛，可谓小人无忌惮者。”

绝句

山屐经过满径踪，隔溪遥见夕阳春。当时诸葛成何事，只合终身作卧龙。

《王直方诗话》云：“李希声言，荆公罢政事时，居于州东刘相宅，于书院小厅，题‘当时诸葛成何事，只合终身作卧龙’数十处。荅溪渔隐曰：‘此乃薛能诗，唐《百家诗选》中有之。或云荆公诗，非也。’”

《艺苑雌黄》云：“薛能诗‘隔溪遥见夕阳春’，人多不知‘夕阳春’为何等语。予考之《淮南子》曰：‘日经于泉隅，是谓高春；顿于连石，是谓下春。’注云：‘尚未冥，上蒙先春曰“高春”[一]。将欲冥，下蒙悉春曰“下春”。’《南史·陈本纪》云：‘求衣昧旦，仄食高春。’柳子厚诗云：‘空斋不语坐高春。’”

吴姬

楼台重叠满天云，殷殷鸣鼙世上闻。此日杨花初似雪，女儿丝管弄参军。

《复斋漫录》云：“本朝景德三年，张景以交通曹人赵陈，斥为房州参军。景为《屋壁记》，略曰：‘近制州县参军，无员数，无职守，悉以旷官败事违戾政教者为之。凡朔望飨宴，使与焉。若处人一见之，必指曰参军也，尝为某罪矣。至于倡优为戏，亦假而为之，以资玩戏，况真为者乎？宜为人之轻视，又将狎而侮之。’大略如此。余按《乐府杂录》，戏弄参军始自汉，馆陶令石耽有赃犯，和帝惜其才，免罪。每宴乐，令衣白夹衫，命优伶弄戏辱之，经年乃放，后为参军。然则戏弄参军自汉已然矣，不始于唐世也。又五代王建时，王宗侃责受维州司户参军，曰：‘要我头时断去，谁能作此措大官，使俳优弄为参军。’”

宋氏林亭

地湿莎青雨后天，桃花红近竹林边。行人本是农桑客，记得春深欲种田。

谢叠山云：“游苑囿而思畎亩，览花草而记农桑，此有道者之言也。”

愚谓：郑谷《感兴》一绝，亦是此意，但翻一转语反说耳。今附于左。

[附]郑谷感兴

禾黍不阳艳，竞栽桃李春。翻令力耕者，半作卖花人。

愚谓：前诗乃因世之趋末，而思反其本。此诗乃谓务本者相尚趋末，以从世俗之好。然其崇本抑末之心，则亦隐然在其中矣。

省试夜

白莲千朵照廊明，一片承平雅颂声。更报第三条烛尽，文昌风景写难成。

《复斋漫录》云：“《杜阳杂编》言：舒元舆举进士，既试，脂炬三条，人皆自将。以余考之，唐制如此耳。故《广记》云：‘唐制举人试日，既暮，许烧烛三条。’韦永贻试日先毕，曾作诗赋此事。而旧说亦言举人试日已晚，试官权德舆于帘下戏云：‘三条烛尽，烧残举子之心。’而举子遽答云：‘八韵赋成，惊破试官之胆。’乃知唐制许举子烧烛三条也。”

[附]韦永贻试罢

三条烛尽钟初动，九转丹成鼎未开。明月渐低人扰扰，不知谁是谪仙才。

王驾

晴景

雨前初未见花间叶，雨后兼全无叶里底花。蛺蝶飞来纷纷过墙去，应却疑春色在邻家。

《渔隐丛话》云：“此《唐百家诗选》中诗也。余因阅荆公《临川集》，亦有此诗云：‘雨前未见花间叶，雨后全无叶底花。蜂蝶纷纷过墙去，却疑春色在邻家。’《百家诗选》是荆公所选，想爱其诗，因为改正七字，遂使一



篇语工而意足，了无钁斧之迹，真削锯手也。”

古意

夫戍萧关妾在吴，西风吹妾妾忧夫。一行书信千行泪，寒到君边衣到无。

谢叠山云：“此诗‘西风吹妾妾忧夫’与‘寒到君边衣到无’两句，见夫妇之至情。”

张祜

孤山寺

楼台耸碧岑，一径入湖心。不雨山长润，无云水自阴。断桥荒藓涩，空院落花深。犹忆西湖月，钟声在北林。

《西清诗话》云：“荆公取张祜《惠山寺》诗‘泉声到池尽，山色上楼多’，而不取其《孤山寺》诗，不知意果如何耳？”

无锡县惠山寺

旧宅何人在？空门客自过。泉声到池尽，山色上楼多。小洞穿斜竹，重阶夹瘦莎。殷勤入城市，云水暮钟和。

此诗乃荆公《百家诗选》中所取者，如“泉声到池尽”一联，真佳句也。

金山寺

一宿金山顶，微茫水国分。僧归夜船月，龙出晓堂云。树影中流见，钟声两岸闻。因悲在朝市，终日醉醺醺。

《南唐书》云：“金山寺号为胜景，张祜吟诗，有‘僧归夜船月，龙出晓堂云’之句，自后诗人阁笔。孙鲂乃复吟一诗，时号绝唱。”

[附]孙鲂金山寺

山载江心寺，鱼龙是四邻。天多剩得月，地少不生尘。过橹妨僧定，惊涛溅佛身。谁言张处士，诗后更无人。

胡荅溪云：“张祜诗全篇皆好，鲂诗不及之，有疵病。如‘惊涛溅佛身’之句，则金山寺何其低而小哉？‘谁言张处士，诗后更无人’，仍自矜炫如此，尤可嗤鄙也！”

邮亭

云暗山横日欲斜，邮亭下马对残花。自从身逐征西府，每到花时不在家。

谢叠山云：“此诗与张季鹰‘秋风思莼鲈’同一意思。有道者闻之，必不以山林之乐易钟鼎之奉矣。”

卷十

白乐天

本传云：“白居易作乐府及诗百余篇，规讽时事，流闻禁中。上见而悦之

，召为翰林学士。”

《诗苑类格》云：“白乐天诗有五长：讽谕之诗长于激，闲适之诗长于遣，感伤之诗长于切，律诗，百言以上长于赡，五字、七字，百言以下长于情。”

《唐书》本传赞云：“杜牧谓白居易诗，纤秣不逞，非庄人雅士所为。淫言媠语，入人肌骨，不可去也。”

《青箱杂记》云：“白乐天诗，达者之词也。”

《墨客挥犀》云：“乐天每作诗，令老妪解之，问解否，妪曰解，则录之。故其诗迫于鄙俚。”

内直

丝纶阁下文书静，钟鼓楼中漏刻长。坐到黄昏谁是伴，紫薇花对紫薇郎。

《绉素杂记》云：“唐故事，中书省植紫薇花，历世循因之，不以为非。至今舍人院紫薇阁前植紫薇花，用唐故事也。乐天此诗用‘紫薇郎’语，按《天文志》：紫薇，大帝之座也，天子之常居也，主命主度也。何关紫薇花事？”

[附]洪咨夔宣锁

禁门深锁寂无哗，浓墨淋漓两相麻。唱彻五更天未晓，一池月浸紫薇花。愚谓：洪平斋此诗，非特引用乐天紫薇花事，而其意度闲雅，有乐天之风焉。

咸阳原上草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东风吹又生。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一]

《复斋漫录》云：“乐天以诗谒顾况，况曰：‘长安物贵，居大不易。’及至读《咸阳原上草》云‘野火烧不尽，东风吹又生’，叹曰：‘有句如此，居亦何难！前言戏之耳。’予以为不若刘长卿‘春入烧痕青’之句，语简而意尽也。”

[一]“远芳”四句原缺，据《白氏长庆集》补。

履道居

莫嫌地窄林池小，休厌家贫活计微。多少朱门锁空宅，主人到了不曾归。胡荅溪云：“富贵于人，造物所靳；自古以来，多不在于年少，而常在于晚景。若少年富贵者，非曰无之，盖亦鲜矣。人至晚景得富贵，未免置第宅，售妓妾，以偿其平生所不足者。如乐天此诗，读之使人凄然，诚不必为此也。”

绝句

试问池台主，多为将相官。终身不曾到，惟展画图看。

愚谓：此绝与前首大意略同，读者当有顿悟。处世之汲汲于求田问舍者，可以自省矣。

昭君词

汉使却回凭寄语，黄金何日赎蛾眉。君王若问妾颜色，莫道不如宫里时。

《王直方诗话》云：“古今人作昭君词多矣，余独爱白乐天一绝，盖其意优游不迫切故也。乐天赋此诗时，年甚少。”

谢叠山云：“此诗从《汉武帝李夫人传》变化来。夫人病笃，上临候之，夫人谢不可见，愿以兄弟为托。姊妹让之，夫人曰：‘我以容貌得幸，今见我毁坏，必畏恶弃我，尚肯追思闵录其兄弟哉！’”

书天竺寺

一山门作两山门，两寺元从一寺分。东涧水流西涧水，南峰云起北峰云。前台花发后台见，上界钟清下界闻。遥想吾师行道处，天香桂子落纷纷。

东坡云：“予年十二时，先君自虔州为予言，近城山中天竺寺有乐天亲书诗，笔势奇逸，墨迹如新，今四十七年矣。予来访之，则诗已亡，有刻石存耳。故尝有诗云：‘空咏连珠吟叠璧，已亡飞鸟失惊蛇。’盖为是也。”

[附]东坡天竺寺

香山居士留遗迹，天竺禅师有故家。空咏连珠吟叠璧，已亡飞鸟失惊蛇。林深野桂寒无子，雨浥山姜病有花。四十七年真一梦，天涯流落泪横斜。

诗注云：“白乐天以刑部尚书致仕，与香山僧如满结香火社，自称‘香山居士’。”

宣宗《吊乐天》诗云：“缀玉连珠三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

怀素草书如飞鸟出林，惊蛇入草。

贺张籍

老何歿后吟诗绝，虽有郎官不爱诗。今日闻君除水部，喜于身得省郎时。

《蔡宽夫诗话》云：“官名有因人而重，遂为故事者，何逊为水部员外郎，以诗称。至张籍自博士复拜此官，乐天以诗贺之。籍答诗亦云：‘幸有紫薇郎见爱，独称官与古人同。’自是遂为诗人故事。”前辈片言之贵重如此。

元微之

高秀实云：“元微之诗，艳丽而有骨。”

行宫绝句

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

《容斋随笔》云：“《长恨歌》、《上阳人歌》、《连昌宫辞》，皆道开元、天宝间宫禁事，最为深切。然微之《行宫绝句》，语少而意足，有无穷之

味焉。”

[元白总话]

《诗话》云：“元微之守会稽，白乐天牧苏台，置驿递诗，往来谓之诗筒。”

元稹撰《白氏长庆集序》云：“予始与乐天同校秘书，多以诗章相赠答。而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堠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炫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予尝于平水市中，镜湖旁草市名。[一]见村校诸童，竞习诗，召而问之，皆对曰：先生教乐天、元微之诗。亦不知予之为微之也。”又云：“鸡林贾人，求市颇切，白云：本国宰相，每以百金换一篇。其甚伪者，宰相辄能辨别之。”

[一]“草市名”原无，据《白氏长庆集序》补。

《蔡宽夫诗话》云：“司空图善论前人诗，谓元、白为力勅气偃，乃都会之豪估，可谓切中其病。”

《许彦周诗话》云：“东坡《祭柳子玉》文：‘郊寒岛瘦，元轻白俗。’此语具眼。客见诘曰：‘子盛称白乐天、孟东野诗，又爱元微之诗，而取此语何也？’仆曰：‘论道当严，取人当恕。’此八字，东坡论道之语也。”

[附]杨汝士压倒元白诗

隔坐须知赐御屏，尽将仙翰入高冥。文章旧价留鸾掖，桃李新阴在鲤庭。再岁生徒陈贺宴，一时良史尽传馨。当年疏传虽云盛，讵有兹贤醉醪醑。

《诗话》云：“宝历中，杨嗣复具庆先仆射，自洛入觐，嗣复率生徒迎于潼关，宴于新昌第。时元、白俱在焉，皆即席赋诗。杨汝士诗后成，元白览之失色。汝士是日大醉，归谓诸子曰：‘今日压倒元、白矣。’”

[附]薛道衡昔昔盐

垂柳覆金堤，蘼芜叶复齐。水溢芙蓉沼，花飞桃李蹊。采桑秦氏女，织锦窦家妻。关山别荡子，风月守空闺。常敛千金笑，长垂双玉啼。盘龙随镜隐，彩凤逐帏低。飞魂同夜鹊，倦寝忆晨鸡。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前年过代北，今岁往辽西。一去无消息，那能惜马蹄。

洪氏《容斋续笔》云：“按《通鉴》：隋炀帝诛薛道衡，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此诗乃道衡所作，名《昔昔盐》，凡十韵。《文苑英华》题作刘长卿《别荡子》，恐《长卿集》初无此篇，误也。又《玄怪录》载籛籛三娘工唱《阿鹊盐》。又有《突厥盐》、《黄帝盐》、《白鸽盐》、《神雀盐》、《疏勒满座盐》、《归国盐》。唐诗有云：‘媚赖吴娘唱是盐。’又有云：‘更奏新声刮骨盐。’然则歌诗谓之盐者，如吟、行、曲、引之类。今南岳庙献神乐曲有《黄帝盐》，俗传以为《黄帝炎》，《长沙志》从而书之，盖



不考也。”

《资治通鉴》云：“隋炀帝善属文，不欲人出其右。薛道衡死，帝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王胄死，帝诵其佳句曰：‘“庭草无人随意绿”，复能作此诗邪？’”胡荅溪云：“人君不当与臣下争能，故炀帝伎心一起，二臣皆不得其死，哀哉！然为人臣者，亦当悟其微旨。晋武帝欲擅书名，王僧虔遂不敢显迹，常以掘笔书。宋文帝好文章，自谓莫能及。鲍照于所为文章，遂多鄙言俚句。故二君者亦无得以嫉之，终见容于二世。岂非明哲保身之要术乎？”

李涉

再葺夷陵幽居

负郭依山一径深，万竿如束翠沉沉。从来爱物多成癖，辛苦移家为竹林。晋王徽之，字子猷。时吴中一士大夫家有好竹，欲观之，即出，坐舆造竹下。尝借居空宅中，便令栽竹。或问之，子猷但啸咏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邪？”李涉之爱，亦子猷之爱云。

登山

终日昏昏醉梦间，忽闻春尽强登山。因过竹院逢僧话，又得浮生半日闲。

《谈薮》云：“东坡一日访佛印于竹寺，印款之，坡因诵李涉诗云：‘因过竹院逢僧话，又得浮生半日闲。’印曰：‘学士闲得半日，老僧忙了半日。’相与发一大笑。”

竹里

竹里编茅倚石门，竹茎疏处见前村。闲眠尽日无人到，自有春风为扫门。

愚谓：李涉三诗，皆以竹言，真爱物之成癖者也。东坡亦有《绿筠轩诗》，言竹之佳趣。今附于左。

[附]东坡咏于潜僧绿筠轩

宁可使食无肉，不可使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傍人笑此言，似高还似痴。若对此君仍大嚼，世间那有扬州鹤。

王播

唐史云：“王播少孤贫，嗜权利。穆宗立，权幸竞进，播赖其力，至宰辅，不厌人望，出为淮南节度使。”

题扬州木兰院

二十年前此院游，木兰花发院初修。而今再到经行处，树老无花僧白头。上堂已了各西东，惭愧阁黎饭后钟。三十年来尘扑面，而今始得碧纱笼。

小说云：“王播少孤贫，客扬州木兰院，随僧斋粥。僧厌苦之，饭后击钟

。其后播镇扬州，访旧题诗处，有曰：‘上堂已了各西东，惭愧阍黎饭后钟。’已碧纱笼之矣。乃续云：‘三十年来尘扑面，而今始得碧纱笼。’”

胡荅溪云：“按《古今诗话》云：‘王播少孤贫，尝客扬州惠昭寺木兰院，随僧斋飧，僧颇厌之。及播至，已饭矣。后二纪，播自重位镇是邦，因访旧游，向所题以碧纱笼之，播乃题二绝云。’”

又按东坡云：“世传王播饭后钟诗，盖扬州石塔寺事也。相传如此，戏作诗云。”

[附]东坡戏作

饥眼眩西东，诗肠忘早晏。虽知灯是火，不悟钟非饭。山僧异漂母，但可供一管。胡为二十年，记忆作此讪。斋厨养若人，无益只遗患。乃知饭后钟，阍黎盖具眼。

胡荅溪云：“东坡此诗，其贬之也至矣。”

[附]魏野题僧寺

世情冷暖由分别，何必区区较异同。若得常将红袖拂，也应胜似碧纱笼。

《古今诗话》云：“寇莱公典陕日，与处士魏野同游僧寺，观览旧游，有留题处，公诗皆用碧纱笼之，至野诗，则尘蒙其上。时从行官妓之惠黠者辄以红袖拂之。野顾公笑，因题诗云。”

韩翃

寒食

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新烟散入五侯家。

《本事诗》云：“唐德宗时，制诰阙人，中书两进名，御笔不点。又请之，上批曰：‘与韩翃。’时有与翃同姓名者，为江淮刺史，又具二人同进，上复批此诗，‘日暮汉宫传蜡烛，新烟散入五侯家’，曰：‘与此韩翃。’”

[附]沈佺期欢州不作寒食

海外无寒食，春来不见饧。洛阳新甲子，何日是清明。花柳争朝发，轩车满路迎。帝乡遥可念，肠断报亲情。

刘梦得《嘉话》云：“为诗用僻字须有来处，‘春来不见饧’，尝疑‘饧’字，因读《毛诗·郑笺》说吹箫处云：‘即今卖饧人家物。’六经惟此注中有‘饧’字。后辈业诗，即须有据，不可学常人率尔而道也。”至本朝宋子京《寒食》诗云：“草色引开盘马路，箫声吹暖卖饧天。”亦用《郑笺》吹箫卖饧之义。

《湘素杂记》云：“寒食、清明多有用饧粥事，如李义山诗云：‘粥香饧白杏花天。’宋子京《途中清明》云：‘漠漠轻烟着早桐，客瓯饧粥对离中。’六一居士诗云：‘杯盘饧粥春风冷，池馆榆钱夜雨新。’又云：‘多病正愁

饧粥冷。’坡诗云：‘新火发茶乳，温风散粥饧。’皆清明、寒食诗也。”

胡荅溪云：“寒食诗，古人多用饧事。重九诗，未有用糕事者，惟崔德符和诗有云。”今附于左。

[附]崔德符和吕居仁九日

街头未易着清香，折取萧萧满把黄。归去乞钱烦里社，买糕沽酒作重阳。

《闻见后录》云：“刘梦得作《九日》诗，欲用‘糕’字，以《五经》中无之，辍不复为。宋子京以为不然，特于《九日》诗中用‘糕’字，为古今绝唱。”今附于左。

[附]宋子京九日食糕

飏馆轻霜拂曙袍，糗饘花饮斗分曹。刘郎不敢题糕字，空负诗中一世豪。

按《周礼·籩人》：“羞籩之实，糗饵粉饘。”注曰：糗饵者，宜米屑蒸之，以枣豆之味或谓之饘，今饵也。《方言》：“饵谓之糕”。

张继

《石林诗话》云：“张继诗三十余篇，余家有之，往往佳句甚多也。”

枫桥夜泊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半夜钟声到客船。

《王直方诗话》云：“欧公言，唐人有‘姑苏城外寒山寺，半夜钟声到客船’之句，说者云，句则佳也，其如三更不是撞钟时。余观于鹄《送宫人入道》诗云：‘定知别往宫中伴，应听缙山半夜钟。’而白乐天亦云：‘新秋松影下，半夜钟声后。’岂唐人多用此语也？倘非递相沿袭，恐必有说耳。”

《石林诗话》云：“张继此诗，欧公尝病其半夜非打钟时，盖未尝至吴中。今吴中寺，实夜半打钟也。”

《诗眼》云：“欧公以‘夜半钟声到客船’为语病，《南史》载：齐武帝景阳楼有三更五更钟，丘仲孚读书以中宵钟为限。阮景仲为吴兴守，禁半夜钟，唐诗人尤多言之。今佛宫一夜鸣铃，俗谓之‘定夜钟’，不知唐人所谓‘半夜钟’者，景阳三更钟邪，今之定夜钟耶！然于义皆无害，文忠偶不考耳。”

《复斋漫录》云：“欧公讥张继诗，谓夜半非打钟时。然唐诗人皇甫冉有《秋夜宿严维宅诗》亦云。”今附于左。

[附]皇甫冉宿严维宅

昔闻玄度宅，门向会稽峰。君住东湖下，清风继旧踪。秋深临水月，夜半隔山钟。世故多离别，良宵讵可逢。

案：维所居在会稽，钟声亦鸣于半夜，遂知张继诗为不误，欧公偶不察耳。而半夜钟，亦不止姑苏有之也。

愚记温庭筠诗亦云：“悠然旅思频回首，无复松窗半夜钟。”庭筠诗见白

乐天诗后。又陈羽《与温商夜别》诗亦云“隔水悠扬午夜钟”，乃知唐人诗多用此也。

[附]刘彦冲景阳钟

景阳钟动晓寒清，度柳穿花隐隐声。三十六宫梳洗罢，却吹残烛到天明。

刘彦冲此诗，人多喜之。但景阳楼有三更五更钟，此诗言五更钟耳。

卷一

欧阳公

《六一居士传》云：“居士初谪滁山，自号‘醉翁’。既老而衰且病，将退休于颍水之上，则又更号‘六一居士’。客有问曰：‘六一，何谓也？’居士曰：‘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尝置酒一壶。’客曰：‘是为五一尔，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是岂不为六一乎？’”

《文公语录》云：“文章到欧阳、曾、苏方是畅。”又云：“六一之文，一唱三叹。今人是如何作文？”

又云：“欧阳公文字好者，只是靠实而有条理也。”

石林云：“欧公矫昆体，专以气格为主。”

刘后村云：“欧公诗如昌黎，不当以诗论。”

《诗话》云：“欧阳永叔诗，如春服既成，春酒既酺，登山临水，竟日忘归。”

庐山高赠同年刘凝之归南康

刘涣字凝之，负气节，不屈于时，卜居庐山落星渚。欧公作此赠之。

庐山高哉几千仞兮，根盘几百里，截然屹立乎长江。长江西来走其下，是为扬澜左蠡兮，洪涛巨浪日夕相舂撞。云消风止水镜净，泊舟登岸而远望兮，上摩云霄之晦霭，下压后土之鸿龙。试往造乎其间兮，攀缘石磴窥空窞。千崖万壑响松桧，悬崖巨石飞流淙。水声聒聒乱人语，六月飞雪洒石缸。仙翁释子亦往往而逢兮，吾尝恶其学幻而言咙。但见丹霞翠壁远近映楼阁，晨钟暮鼓杳霭罗幡幢。幽花野草不知其名兮，风吹露湿香涧谷，时有白鹤飞来双。幽寻远去不可极，便欲绝世遗纷龙。羨君买田筑室老其下，插秧盈畴兮酿酒盈缸。欲令浮岚暖翠千万状，坐卧常对乎轩窗。君怀磊砢有至宝，世俗不辨珉与玕。策名为吏二十载，青衫白首困一邦。宠荣声利不可以苟屈兮，自非青云白石有深趣，其气兀碑何由降。丈夫壮节似君少，嗟我欲说安得巨笔如长杠。

《王直方诗话》云：“郭功父少时，喜诵文忠公诗。一日，过梅圣俞曰：‘近得永叔书，方作《庐山高诗》送刘同年，自以为得意，恨未见此诗。’功父为诵之，圣俞击节叹赏，曰：‘使吾更作诗三十年亦不能道其中一句。’”



’ 功父再诵，不觉心醉。遂置酒，又再诵。酒数行，凡诵十数遍，不交一谈而罢。”

梅圣俞《赠郭功父》诗，其略曰：“一诵《庐山高》，万景不得藏。设令古画师，极意未能详。”

胡荅溪云：“余阅《宛陵集》，圣俞于此诗自注云：‘郭来诵欧阳永叔《庐山高》。’”

明妃曲和王介甫作

其一

匈奴以鞍马为家，射猎为俗。泉甘草美无常处，鸟惊兽骇争驰逐。谁将汉女嫁单于，风沙无情面如玉。身行不遇中国人，马上自作思归曲。推手为琵却手琶，胡人共听亦咨嗟。玉颜流落死天涯，琵琶却传来汉家。汉宫争按新声谱，遗恨已深声更苦。纤纤女手生洞房，学得琵琶不下堂。不识黄云出塞路，岂知此声能断肠。

其二

汉宫有佳人，天子初未识。一朝随汉使，远嫁单于国。绝色天下无，一失难再得。虽能杀画工，于事竟何益。耳目所及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汉计诚已拙，女色难自夸。明妃去时泪，洒向枝上花。狂风日暮起，飘泊落谁家？红颜胜人多薄命，莫怨春风当自嗟。

《石林诗话》云：“前辈诗文，各有平日得意处[一]，不过数篇，然他人未必能尽知也。毗陵正素处士张子厚善书，余尝于其家见欧阳公子棐以乌丝栏绢一轴，求子厚书文忠公《明妃曲》两篇，《庐山高》一篇。略云：‘先公生平未尝矜大所为文，一日被酒，语棐曰：“吾诗《庐山高》，今人莫能为，惟李太白能之。《明妃曲》后篇，太白不能为，惟杜子美能之。至于前篇，则子美亦不能为，惟吾能之也。”因欲别录此三篇藏之，以志公意。’余在汝阴见棐，问之，亦然。今阅公诗者，盖未尝独异此三篇也。”

[一]“处”原缺，据《历代诗话》本补。

胡荅溪云：“《石林诗话》云：欧公一日被酒，语其子棐曰：‘吾诗《庐山高》，今人莫能为，惟太白能之。《明妃曲》后篇，太白不能为，惟杜子美能之。至于前篇，则子美亦不能为，惟吾能之也。’”近观《本朝名臣传》乃云：“欧阳其为诗，谓人曰：‘《庐山高》惟韩愈可及。《琵琶前引》韩愈不可及，杜甫可及。《后引》李白可及，杜甫不可及。’其自负如此，则与《石林》所纪全不同。《琵琶引》即《明妃曲》也。”

钱晋斋云：“欧阳公《明妃后曲》，其间言近而宫廷闻见，且有所不及，况远而万里之夷狄乎？此语切中膏肓。末言非元帝之不知幸于昭君，乃昭君

之命薄，而不见幸于元帝也。信哉！”

[附]王介甫明妃曲

其一

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低回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未曾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

黄山谷云：“往岁尝与王深父语此诗，以为词意深尽。深父曰：‘不然，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人生失意无南北”，此语非是。’深父斯言，可谓忠孝之心矣。”

其二

明妃出嫁与胡儿，毡车百两皆胡姬。含情欲语独无处，传与琵琶心自知。黄金杆拨春风手，弹看飞鸿劝胡酒。汉宫侍女暗垂泪，沙上行人却回首。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可怜青冢已芜没，尚有哀弦留至今。

胡荅溪云：“余观介甫《明妃曲》二首，辞格超逸，诚不下永叔，不可遗也，因附益之。”

会老堂会赵公

古来交道愧难终，此会今时岂易逢。出处三朝俱白首，凋零万木见青松。公能不远来千里，我病犹堪醺一钟。已胜山阴空兴尽，且留归驾为从容。

《蔡宽夫诗话》云：“欧阳文忠公与赵康靖公概同在政府，相得欢甚。康靖先告老归睢阳，文忠相继谢事归汝阴。康靖一日单车特往过之，时年几八十矣。留剧饮逾月，日于汝阴纵游而后返。前辈挂冠后能从容自适，未有若此者。文忠因赋此诗，榜其游从之地为会老堂。明年，文忠欲往睢阳报之，未果行而薨。两公名节固师表天下，而风流襟义又如此，诚可以激薄俗也。”

[附]东坡和欧阳少师会老堂次韵

一时冠盖尽严终，旧德年来岂易逢。闻道堂中延盖叟，定应床下拜梁松。蠹鱼自晒开箱篋，科斗长收古鼎钟。我欲弃官重问道，寸筵何以得春容。

注云：“严终，汉严助、终军二子，皆少年之贵者耳。”又云：“欧阳公收古鼎钟铭刻甚多，见《集古目录》。”

[附]会老堂口号

欲知盛席继荀陈，请看当筵主与宾。金马玉堂三学士，清风明月两闲人。红芳已过莺犹啭，青杏初尝酒正醇。好景难逢良会少，乘欢举白莫辞频。

《倦游录》云：“赵叔平退居睢阳，欧阳永叔致政居颍。叔平来访永叔，时吕晦叔知颍，开宴召二公。永叔自为致语，真一时之嘉会也。”

《许彦周诗话》云：“《会老堂口号》云：‘金马玉堂三学士，清风明月两闲人。’初谓‘清风明月’古今通用语，后读《南史·谢朓传》云：‘入吾室者，但有清风；对吾饮者，惟当明月。’文忠公文章固优，辞亦精致如此。”

## 西湖

《诗文发源》云：“杭有西湖，颍亦有西湖，皆为游赏之胜。此颍州西湖也。”

绿芰红莲画舸浮，使君那复忆扬州。都将二十四桥月，换得西湖十顷秋。  
杜牧之《扬州》诗云：“二十四桥风月夜，玉人何处学吹箫。”

《侯鯖录》云：“欧公自扬州移汝阴，作此诗。后东坡复自汝移扬，作诗云：‘二十四桥亦何有，换此十顷玻璃风。’用欧公语也。”

## 雪中会客赋诗

《庐陵集》载《雪诗》，注云：“时在颍州作。其序云：‘玉、月、梨、梅、练、絮、白、舞、鹅、鹤、银等事，皆请勿用。’”

新阳力微初破萼，客阴用壮犹相薄。朝寒棱棱风莫犯，暮雪綷綷止还作。驱驰风云初惨淡，炫晃山川渐开廓。光芒可爱初日照，润泽终为和气烁。美人高堂晨起惊，幽士虚窗静闻落。酒炉成径集瓶罍，猎骑寻踪得狐貉。龙蛇扫起断复续，猊虎团成呀且攫。共贪终岁饱粃麦，岂恤空林饥鸟雀。沙墀朝贺迷象笏，桑野行歌没芒屨。乃知一雪万人喜，顾我不饮胡为乐。坐看天地绝氛埃，使我胸襟如洗滌。脱遗前言笑尘杂，搜索万象窥冥漠。颍虽陋邦文士众，巨笔人人把矛槊。自非我为发其端，冻口何由开一噱。

《石林诗话》云：“诗禁体物语，此学者一作学诗者。类能言之。欧公守汝阴，与客赋《雪诗》，于聚星堂，举此令，往往坐客皆阁笔，但非能者耳。若能者则出入纵横，何可拘碍。”

## [附]东坡聚星堂雪

序云：“元祐六年十一月一日，祷雨张龙公，得小雪，与客会饮聚星堂。忽忆欧阳文忠公作守时，雪中约客赋诗，禁体物语，于艰难中特出奇丽。迩来四十余年，莫有继者。仆以老门生继公后，虽不足以追配先生，而宾客之美殆不减当时。公之二子又适在郡，故辄举前令，各赋一篇。”

窗前暗响鸣枯叶，龙公试手行初雪。映空先集疑有无，作态斜飞正愁绝。众宾起舞风竹乱，老守先醉霜松折。恨无翠袖点横斜，只有微灯照明灭。归来尚喜更鼓暗，晨起不待铃索掣。未嫌长夜作衣棱，却怕初阳生眼缬。欲浮大白追余赏，幸有回飙惊落屑。模糊桧顶独多时，历乱瓦沟才一瞥。汝南先贤有故事，醉翁诗话谁续说。当时号令君听取，白战不许持寸铁。

胡荅溪云：“六一居士守汝阴日，因雪会客赋诗，诗中玉、月、梨、梅、练、絮、白、舞、鹅、鹤、银等事，皆请勿用。其后东坡出守汝阴，祷雨得雪，举前令赋诗。自二公之后，未有继之者，岂非难于措笔乎？”

《蔡载集》云：“本朝欧阳公《雪诗》多大篇，然已屏去白事，故东坡效之。东坡少时之作，亦多有犯此者。如‘也知不作坚牢玉，无奈能开顷刻花’。又云：‘但觉衾裯如泼水，不知庭户已堆盐。’后亦不作犯白事。如‘白战不许持寸铁’一篇，虽无白事，亦坦然老健，直有少陵气象。”

《石林诗话》云：“诗禁体物，学诗者类能言之。如郑谷‘乱飘僧舍茶烟湿，密洒歌楼酒力微’，非不去体物语，而气格如此之卑。如东坡‘冻合玉楼寒起粟，光摇银海眩生花’，则超然飞动，何害其言玉楼、银海哉？”

[附]东坡雪后书北台壁

其一

黄昏犹作雨纤纤，夜静无风势转严。但觉衾裯如泼水，不知庭户已堆盐。五更晓色来书幌，半夜寒声落画檐。试扫北台看马耳，未随埋没有双尖。

其二

城头初日始翻鸦，陌上晴泥已没车。冻合玉楼寒起粟，光摇银海眩生花。遗蝗入地应千尺，宿麦连云有几家。老病自嗟诗力退，空吟冰柱忆刘叉。

《侯鯖录》云：“东坡作《雪诗》云：‘冻合玉楼寒起粟，光摇银海眩生花。’后见王荆公云：‘道经以两肩为玉楼，以目为银海，是使此事否？’坡退曰：‘惟荆公知此出处。’”

次公坡诗注云：“世传王荆公尝诵先生此诗，叹云：‘苏子瞻乃能使事至此。’时其婿蔡卞在旁曰：‘此句不过咏雪之状，装楼台如玉楼，弥漫万象若银海耳。’荆公哂焉，谓曰：‘此出道书也。’而卞曾不理睬，于‘玉楼’，何以谓之‘冻合’，而下三字又云‘寒起粟’？于银海，何以谓之‘光摇’，而下三字则云‘眩生花’乎？‘起粟’字，盖用赵飞燕‘虽寒，体无疹粟也。’”

[附]东坡次子由韵效欧阳体

题云江上值雪，效欧阳体，限不以盐、玉、鹤、鹭、絮、蝶、飞、舞之类为比仍不使皓、白、洁、素等字次子由韵。

缩颈夜眠如冻龟，雪来惟有客先知。江边晓起浩无际，树杪风多寒更吹。青山有似少年子，一夕变尽沧浪髭。方知阳气在流水，沙上盈尺江无澌。随风颠倒纷不择，下满坑谷高陵危。江空野阔落不见，入户但觉轻丝丝。沾裳细看巧刻镂，岂有一一天工为。霍然一麾遍九野，吁此权柄谁执持。世间苦乐知有几，今我幸免沾肤肌。山夫只见压樵担，岂知带酒飘歌儿。天王临轩喜有麦



，宰相献寿嘉及时。冻吟书生笔欲折，夜织贫女寒无帷。高人着屐踏冷冽，飘拂巾帽真仙姿。野僧斫路出门去，寒液满鼻清淋漓。洒袍入袖湿靴底，亦有执板趋阶墀。舟中行客何所爱，愿得猎骑当风披。草中咻咻有寒兔，孤隼下击千夫驰。敲冰煮鹿最可乐，我虽不饮强倒卮。楚人自古好弋猎，谁能往者我欲随。纷纷旋转从满面，马上操笔为赋之。

### 送李留后知郢州

北州能事蔼佳声，东土还闻政有成。组甲光寒围夜帐，彩旗风暖看春耕。金钗坠鬓分行立，玉麈高谈四座倾。富贵常情谁不爱，羨君潇洒有余清。

《桐江诗话》云：“永叔《送李留后知郢州诗》，乃士君子之处富贵，非庸鄙有力者所可为也。李名愿，李都尉长子[一]，先曾知相州。”

《青箱杂记》曰：“晏元献览李庆《富贵曲》云：‘轴传曲谱金书字，树记花名玉篆牌。’此乃乞儿相，未尝识富贵者。故公常言：‘富贵不及金玉锦绣，惟说其气象。’若‘楼台侧畔杨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是也。公自以此句语人曰：‘穷人家有此景否？’”

[一]“李”原作“孚”，据《桐江诗话》改。

### 六月十四夜飞盖桥玩月

天形积轻清，水德本虚静。云收风波止，始见天水性。澄光与粹容，上下相涵映。乃于其两间，皎皎挂寒镜。余辉所照耀，万物皆鲜莹。矧夫人之灵，岂不醒视听。而我于此时，倏然发孤咏。纷昏忻洗涤，俯仰恣涵泳。人心旷而闲，月色高逾迥。惟恐清夜阑，时时瞻斗柄。

胡荅溪云：“欧公自出前人，亦如此诗是也。”

### 谢判官幽谷种花

浅深红白宜相间，先后仍须次第栽。我欲四时携酒去，莫教一日不花开。

《西清诗话》云：“欧公守滁阳，筑‘醒心’、‘醉翁’两亭于琅琊幽谷。命幕客谢某者杂植花卉其间，谢以状问名品，公即以一绝书纸尾答之，其清放如此。”

### 戏刘原父

平生志业有谁先，落笔文章海内传。明日都城应纸贵，开帘却扇见新篇。仙家千载一何长，浮世空惊日月忙。洞里新花莫相笑，刘郎今是老刘郎。

《西清诗话》云：“刘原父敞再昏，永叔以二绝戏之，原父不悦。”不悦。

### 礼部贡院阅进士试

紫案焚香暖吹轻，广庭清晓席群英。无哗战士衔枚勇，下笔春蚕食叶声。乡里献贤先德行，朝廷列爵待公卿。自惭衰病心神耗，赖有群公鉴识精。

《石林诗话》云：“至和、嘉祐间，场屋举子为文，尚奇涩，读或不成句。欧公力欲革其弊，既知贡举，凡文涉雕刻者，皆黜之。时范景仁、王禹玉、梅公仪、韩子华同事，而梅圣俞为参详官。未引试前，唱酬诗极多。欧公有‘无哗战士衔枚勇，下笔春蚕食叶声’，圣俞有‘万蚁战酣春昼永，五星明处夜堂深’，亦为诸公所称。及放榜，平时有声如刘惔辈，皆不预选，士论颇汹汹。未几诗传，遂哄然，以为主司惟酬唱，不暇详考。且言以五星自比，而待我辈为蚕蚁，因造为丑语。自是礼闈不复作诗，终元丰末，几三十年。元祐初，虽稍稍为之，要不如前日之盛。然是榜得苏子瞻为第二人，子由与曾子固皆在选中，亦不可谓不得人矣。”

#### 寄秦州田元珍

近来边将用儒臣，坐以威名抚汉军。万马不嘶听号令，诸蕃无事乐耕耘。梦回玉帐闻羌笛，诗就高楼对陇云。莫忘镇阳遗爱在，北潭桃李正氤氲。

《东坡诗话》云：“‘万马不嘶听号令，诸蕃无事乐耕耘。’此七言中之伟丽者也。”

余话详见东坡《次韵穆父尚书侍祠郊丘》诗后。

#### 唐崇徽公主手痕

故乡飞鸟尚啁啾，何况悲笳出塞愁。青冢埋魂知不返，翠崖遗迹为谁留。玉颜自古为身累，肉食何人与国谋。行路至今空叹息，岩花野草自春秋。

《文公语录》云：“‘玉颜自古为身累，肉食何人与国谋。’以诗言之，第一等诗；以议论言之，第一等议论也。”

《石林诗话》云：“欧公诗始矫昆体，专以气格为主。故其诗，多平易疏畅，律诗意所到处，虽语有不伦，亦不复问。而学之者，往往遂失于快直，倾困倒廩，无复余地。然公诗好处岂专在此？如《崇徽公主手痕诗》云：‘玉颜自古为身累，肉食何人与国谋。’此是两段大议论，抑扬曲折，发见于七字之中。婉丽雄胜，字字不失相对。虽昆体之工，亦未易比，言所会处如是，乃为至到。”

#### 戏答元珍

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残雪压枝犹有橘，冻雷惊笋欲抽芽。夜闻啼鸟生乡思，病入新年感物华。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

《西清诗话》云：“欧公语人曰：‘某在三峡赋诗云：‘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若无下句，则上句不见佳处。并读之，便觉精神顿出。’文意难评如此，要当着意详味之耳。”

#### 秋怀

节物岂不好，秋怀何黯然？西风酒旗市，细雨菊花天。感事悲双鬓，包羞

食万钱。鹿车何日驾，归去颍东田。

《雪浪斋日记》云：“或疑六一诗未尽妙，以质子和。子和曰：‘六一诗只欲平易，如“西风酒旗市，细雨菊花天”，岂不佳。“晚烟寒橘柚，秋色老梧桐”，岂不似少陵耶？’”

鹭

风格孤高尘外物，性情闲散水边身。尽日独行溪浅处，青苔白石见纤鳞。

《庚溪诗话》云：“众禽中惟鹤标致高逸，其次鹭亦闲野不俗。若规规只及羽毛飞鸣，则陋矣。李德裕云：‘拂日疑星落，凌风讶雪飞。’雍陶云：‘立当青草人先见，行近白莲鱼未知。’皆无远韵。许浑云：‘云汉知心远，林塘觉思孤。’僧惠崇云：‘曝翎沙日暖，引步岛风清。照水千寻迥，栖烟一点明。’如欧阳此诗，真佳句也。”

愚因记有赋振鹭者，其一联云：“翛然其容，立以不倚；皓乎其羽，涅而不缁。”语意精致，亦不规规于赋物者也。

温成皇后阁春帖子

内助从来上所嘉，新春不忍见新花。君王念旧怜遗族，长使无权保厥家。

又端午帖子

楚国因谗逐屈原，终身无复入君门。愿因角黍询遗俗，可鉴前王惑巧言。

《诗话》云：“凡词人作宫帖者甚多，惟欧阳公所作，词意多寓讽切，当时以为得体。”

[附]司马温公太皇太后阁春帖子

庆寿风烟接未央，飞楼复道郁相望。春来无以消长日，闲取经书教小王。

又皇后阁春帖子

春衣不用蕙兰薰，领缘无加刺绣文。曾在蚕宫亲织就，方知缕缕尽辛勤。

又夫人阁帖子

圣主终朝视万机，燕居专事养希夷。千门永昼春岑寂，不用车前插竹枝。

愚谓司马公此帖，亦皆寓讽劝之意。西山真先生亦有《宫帖》，与此意同。

[附]真西山宫帖

午漏迟迟滴玉壶，清阴幂幂布庭除。直将底事消长日，《大学》《中庸》两卷书。

愚谓西山此帖，正是用司马公《太皇太后阁春帖》中语意也。

[附]王岐公夫人阁端午帖子

后苑寻春趁午前，归来竞斗玉栏边。袖中独有芸香草，留与君王辟蠹编。

刘后村云：“此诗出新意于彩丝巧粽之外，真可喜也。”

## 卷二

### 王荆公

陈后山云：“荆公平生，文体数变。暮年诗益工，用意益苦。”

严沧浪云：“荆公绝句最高，得意处高出苏、黄，然与唐人尚隔一关。”

《唐子西语录》云：“荆公诗，得子美句法。”

《石林诗话》云：“荆公晚年，诗律尤精严，造语用字，间不容发。然意与言会，言随意遣，浑然天成，殆不见有牵率排比处。”

杨诚斋云：“五七字绝句难工，惟晚唐与介甫最工于此。”

### 和御制赏花钓鱼韵

荫幄晴云拂晓开，传呼仙仗九天来。披香殿上留朱辇，太液池边送玉杯。宿蕊暖含风浩荡，戏鳞清映日徘徊。宸章独与春争丽，恩许赓歌岂易陪。

《西清诗话》云：“仁宗嘉祐中，后苑赏花钓鱼，介甫以知制诰预末座。帝出诗示群臣，次第属和。传至介甫，日将夕矣，亟欲奏御。得‘披香殿’字，未有对。时郑毅夫獬接席顾介甫曰：‘宜对“太液池”。’故其诗有云：‘披香殿上留朱辇，太液池边送玉杯。’翌日，都下盛传王舍人窃柳词‘太液波翻，披香帘卷’之语，介甫颇衔之。”

《复斋漫录》云：“余读唐上官仪《初春》诗云：‘步辇出披香，清歌临太液。’乃知荆公取仪诗，岂谓柳词耶？”

### 其二

霭霭祥云辇路晴，传呼万岁杂春声。蔽亏玉仗宫花密，映烛金沟御水清。珠蕊受风天下暖，锦鳞吹浪日边明。从容乐饮真荣遇，愿赋嘉鱼颂太平。

国史：赐宴在嘉祐六年三月。御制诗：“晴旭晖晖苑籞开，氤氲花气好风来。游丝卷絮萦行仗，堕蕊飘香入酒杯。鱼跃文波时拨刺，莺留深树久徘徊。青春朝野方无事，故许观游近侍陪。”按《韩忠献公集》有《和御制诗序引》云：“奉圣旨次韵，故介甫诗云‘恩许赓歌’，盖纪实也。”

### [附]韩稚圭琦和诗

花簇香亭万朵开，雕舆高自九关来。轻阴阁雨留天仗，寒色迎春送寿杯。仙乐彻云终缥缈，嘉鱼逢饵几徘徊。曾参二十年前会，今备台司得再陪。

《青箱杂记》云：“章圣朝春月，多召两府、两制、三馆于后苑赏花钓鱼赋诗。自赵元昊叛，西陲用兵，废缺甚久。嘉祐末，仁宗再修故事，群臣和御制诗。是日微寒，韩魏公时为首相，和诗卒章云：‘曾参二十年前会，今备台司得再陪。’时内侍都知任守忠常以滑稽侍上，从容曰：“韩琦讥陛下。”仁宗愕然，问其故。守忠曰：‘讥陛下游宴太频。’仁宗为之笑。”



[附]郑毅夫獬和诗

辇路鲜云五色开，一声清蹕下天来。水光翠绕九重殿，花气醲薰万寿杯。  
禁幕烟深红会合，文竿风引绿徘徊。蓬山绝顶无人到，诏许群仙尽日陪。

《苏魏公语录》云：“仁宗赏花钓鱼宴锡诗，执政诸公泊禁从馆阁，皆属和，而诗中‘徘徊’二字别无他义，诸公进和篇，皆押‘徘徊’字。及诗罢再就座，而教坊中进杂戏，为数人寻访税第者，诣一宅观之，至前堂之后，观玩不去。问其所以，曰：‘徘徊也。’又至后堂、东西序，复环顾而不去。问之，则皆曰：‘徘徊也。’其一人笑曰：‘可则可矣，但未免徘徊太多耳。’”

南浦

南浦东岗二月时，物华撩我有新诗。含风鸭绿粼粼起，弄日鹅黄袅袅垂。

《冷斋夜话》云：“用事琢句，妙在于言其用而不言其名，此法惟荆公、东坡、山谷三老知之。荆公曰：‘含风鸭绿粼粼起，弄日鹅黄袅袅垂。’此言水柳之名也。又《夏诗》云：‘缲成白雪桑重绿，割尽黄云稻正青。’白雪则言丝，黄云则言麦，亦不言其名也。”

《石林诗话》云：“荆公晚年，诗律尤精严，造语用字，间不容发。然意与言会，言随意遣，浑然天成，殆不见有牵率排比处。如‘含风鸭绿粼粼起，弄日鹅黄袅袅垂’，读之，初不觉有对偶。”

北山

北山输绿涨横陂，直堑回塘滟滟时。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

《石林诗话》云：荆公诗律精严，至‘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之句，但见舒闲容与之态耳。而字字细考之，皆经槩括权衡者，其用意亦深刻矣。

赵章泉云：“荆公《北山》诗绝句云：‘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知诗者，于此不可以无语。或以小诗复之曰：‘谁将古瓦磨成砚，坐久归迟总是机。草自偶逢花偶见，海涯不动瑟音希。’章泉曰：此所谓可言诗已矣。”

《三山老人语录》云：“荆公诗云：‘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欧阳公诗云：‘静爱竹时来野寺，独寻春偶过溪桥。’二公皆状闲适，荆公之句为工。”

木末

木末北山烟冉冉，草根南涧水泠泠。缲成白雪桑重绿，割尽黄云稻正青。

《冷斋夜话》云：“唐诗有曰：‘长因送人处，忆得别家时。’又曰：‘旧国别多日，故人无少年。’而荆公、东坡用其意，作古今不经人道语，荆公此诗是也。又东坡诗云：‘春畦雨过罗纨腻，夏陇风来饼饵香。’如《

华严经》举果知因。譬如莲花，方其吐花，而果具蕊中。造语之工，至于荆公、东坡、山谷尽古今之变。荆公：‘江月转空为白昼，岭云分暝作黄昏。’又曰：‘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闥送青来。’东坡《海棠》诗曰：‘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烧银烛照红妆。’又曰：‘我携此石归，袖中有东海。’山谷曰：‘此诗谓之句中眼，学者不知此妙，韵终不胜。’”

### 茅檐

茅檐长扫净无苔，花木成蹊手自栽。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闥送青来。

山谷云：“尝见荆公于金陵，因问丞相近有何诗，荆公指壁上所题两句云：‘“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闥送青来”，此近所作也。’”

《石林诗话》云：“荆公诗用法甚严，尤精于对偶。尝云：‘用汉人语，止可以汉人语对。若参以异代语，便不相类。’如‘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闥送青来’之类，皆汉人语也。此法惟公用之，不觉拘窘卑凡。如‘周颙宅作阿兰若，娄约身归窳堵波’，皆以梵语对梵语，亦此类也。”

《艺苑雌黄》云：“宋玉《九辩》云‘登山临水兮送将归’，前辈诗，惟介甫‘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闥送青来’，下‘将’‘送’字。予尝考《诗·燕燕》篇云：‘之子于归，远于将之。之子于归，远送于野。’则《楚辞》之言，亦有本也。”

### 钟山绝句

偶向松关觅旧题，野人休诵北山移。丈夫出处非无意，猿鹤从来自不知。

《石林诗话》云：“王介字中甫，衢州人。博学善讥谑，尝举制科不中，与荆公游，甚款然，未尝降意相下。熙宁初，荆公翰林学士被召。前此屡召不起，至是始受命。介以诗寄云：‘草庐三顾动春蛰，蕙帐一空生晓寒。’盖有所讽。荆公得之大笑，他日作诗，有‘丈夫出处非无意，猿鹤从来自不知’之句，盖为介发也。”

### 又

涧水无声绕竹流，竹西花草弄春柔。茅檐相对坐终日，一鸟不鸣山更幽。

胡荅溪云：“李太白有云：‘解道澄江静如练，令人还忆谢玄晖。’黄山谷则曰：‘凭谁说与谢玄晖，休道澄江静如练。’王文海有云：‘鸟鸣山更幽。’介甫则曰：‘一鸟不鸣山更幽。’皆反其意而用之，不欲沿袭耳。”

### 岁晚

月映林塘静，风涵笑语凉。俯窥怜净绿，小立伫幽香。携幼寻新药，扶衰上野航。延缘久未已，岁晚惜流光。

《漫叟诗话》云：“荆公定林后，诗精深华妙，非少作之比。尝作《岁晚》诗，自以比谢灵运，议者亦以为然。”

## 钟山官床与客夜坐

残生伤性老耽书，年少东来复起予。各据槁梧同不寐，偶然闻雨落阶除。

《冷斋夜话》云：“山谷尝言：‘天下清景，初不择贵贱贤愚而与之。然吾特疑端为我辈设。’观荆公此诗与东坡《宿余杭山寺》诗，则山谷之言为确论也。”

### [附]东坡宿余杭山寺

暮鼓朝钟自击撞，闭门欹枕对残缸。白灰旋拨通红火，卧听萧萧雪打窗。  
过外弟饮

一自君家把酒杯，六年波浪与尘埃。不知乌石岗头路，到老相寻得几回。

《复斋漫录》云：“乌石岗，距临川三十里，荆公外家吴氏居其间。故诗云：‘不知乌石岗头路，到老相寻得几回。’又盐步门，在荆公旧居之前，故亦有诗云：‘曲池丘墓心空折，盐步庭闱眼欲穿。’临川郡学，在州治之东，城隅之上。其门庭之间有池，不广，而旱暵不竭，世传为王右军墨池。每当贡士之岁，或见墨汁点滴如泼，出于水面，则次春，郡人必有登第者。荆公《送和甫奉使江南诗》云‘为我聊寻逸少池’，皆纪实也。”

《冷斋夜话》云：“山谷言：‘诗有规摹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唐顾况诗云：‘一别二十年，人堪几回别。’其语简缓，而意精确。荆公诗云：‘一自君家把酒杯，六年波浪与尘埃。不知乌石岗头路，到老相寻得几回。’此皆夺胎法也。学者不可以不知。”

### 围棋

莫将戏事扰真情，且可随缘道我赢。战罢两奁收黑白，一枰何处有亏成。

《遁斋闲览》云：“荆公棋品殊下，每与人对局，未尝致思，随手疾应。觉其势将败，便敛之，谓人曰：‘本图适性忘虑，反苦思劳神，不如且已。’观此诗，则‘图适性忘虑’之语，信有证矣。若鲁直于棋则不然，如‘心似蛛丝游碧落，身如蝮甲化枯枝’，则苦思忘形，较胜负于一着，与介甫措意异矣。”

《冷斋夜话》云：“荆公在钟山，有一道士来访，因与棋，辄作数语曰：‘彼亦不敢先，我亦不敢先。惟其不敢先，是以无所争，故能入于不死不生。’荆公笑曰：‘此特棋隐语也。’”

### 兼并

三代子百姓，公私无异财。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赋予皆自我，兼并乃奸回。奸回法有诛，势亦无自来。后世始倒持，黔首遂难裁。秦王不知此，更筑怀清台。秦时，有寡妇富，筑怀清台以尊之。礼义日以媮，圣经久烟埃。法尚有存者，欲言时所哈。俗吏不知方，掊剋乃为才。俗儒不知变，兼并可

无摧。利孔至百出，小人私阖开。有司与之争，民愈可怜哉。

苏子由云：“州县之间，随其大小，皆有富民，此理势之所必至。所谓物之不齐，物之情也。然州县赖之以为强，国家恃之以为固，非所当忧，亦非所当去也。能使富民安其富而不横，贫民安其贫而不匮，贫富相恃，以为长久，而天下定矣。介甫不忍贫民，而深嫉富民，志欲破富民以惠贫民，不知其不可也。方其未得志之时，为《兼并》之诗，及其得志，专以此为事，设青苗法，以夺富民之利。民无贫富，两税之外，皆重出息十二。吏缘为奸，至于倍息，公私皆病矣。吕惠卿继之以手实之法，私家一毫以上，皆籍于官。民知有夺取之心，至于卖田杀牛，以避其祸。朝廷觉其不可，中止不行，仅免于乱。然其徒世守其学，刻下媚上，谓之‘享上’。有一不享上，皆废不用。至于今日，民遂大病。原其祸，出于此诗。盖昔之诗病，未有若此其酷者也。”

熊勿轩云：“按此诗未尽如苏氏之讥，抑强扶弱，必如明道、横渠之议而后可，行之以青苗、手实，则非也。究苏氏之说，则富者跨州连县，安得而不横？贫者将无立锥，安得而不匮？上不为限制，何有纪极？斯民又何日蒙先王至治之泽也！”

### 书山石辞

水泠泠而北去，山靡靡以旁围。欲寻源而不得，竟怅望以空归。

朱文公《楚辞后语》云：“《书山石辞》者，宋丞相荆国王文公安石之所作也。公游舒州，山谷书此辞于涧石。虽非学楚言者，而亦非今人之语也，是以学者尚之。”

《高斋诗话》云：“舒州三祖山金牛洞，山水闻于天下，荆公尝题此诗。后人凿山刊木，寔失山水之胜，非公题诗时比也。”黄鲁直亦曾效公题六言，今附于左。

### [附]黄山谷题山谷石牛洞

司命无心播物，祖师有记传衣。白云横而不度，高鸟倦而犹飞。

按灊山在舒州怀宁县北，有九天司命真君祠。山谷寺在县西，有二祖僧璨大师塔，山谷首联故云。

《高斋诗话》云：“鲁直此诗，识者谓其语虽奇，亦不及荆公之自然也。”

### 寄蔡氏女

#### 其一

建业东郭，望城西堠。千嶂承宇，百泉绕霭。青遥遥兮纚属，绿宛宛兮横逗。积李兮缟夜，崇桃兮炫昼。兰馥兮众植，竹娟兮常茂。柳蔦绵兮含姿，松偃蹇兮献秀。鸟跂兮下上，鱼跳兮左右。顾我兮适我，有斑兮伏兽。感时物兮



念汝，迟汝归兮携幼。

## 其二

我营兮北渚，有怀兮归女。石梁兮以苦盖，绿阴阴兮承宇。仰有桂兮俯有兰，嗟女归兮路岂难。望超然之白云，临清流而长叹。

朱文公《楚辞后语》云：“《寄蔡氏女》者，王文公之所作也。公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为，庶几复见二帝、三王之盛，而公乃汲汲以财利兵革为先务，引用凶邪，排摈忠直，躁迫强戾，使天下之人噤然丧其乐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宣之际，而祸乱极矣。公又以女妻蔡卞，此其所予之词也。然其言平淡简远，翛然有出尘之趣，视其平生行事心术，略无毫发肖似，此夫子所以有‘于予改是’之叹也欤？”

《西清诗话》云：“荆公在蒋山时，以近制示东坡，坡云：‘若“积李兮缟夜，崇桃兮炫昼”，自屈宋没世，旷千余年，无复《离骚》句法，乃今见之。’荆公曰：‘非子瞻见謏，自负亦如此，然未尝为俗子道也。’”

## 谢安墩

我名公字偶然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来墩属我，不应墩姓尚随公。

《六朝事迹》云：“谢安墩在半山招宁寺之后，基址尚存。谢安与王羲之尝登此，有超然高世之志。太白将营园其上，亦作诗云：‘冶城访古迹，犹有谢安墩。’”

胡荅溪云：“介甫居金陵，作《谢安墩》绝句。或云介甫性好与人争，在庙堂则与诸公争新法，归山林则与谢安争墩，此亦善谑也。”

《蔡宽夫诗话》云：“荆公居钟山，一日昼寝，梦有服古衣冠者，貌伟甚，曰：‘我，桀也。’与公论治道，反覆百余语，不相下。公既觉，犹汗流被体，若作气剧。因笑语客曰：‘吾习气尚若是乎？’乃作小诗识之，有‘尧桀是非犹入梦，因知余习未能忘’之句。”愚谓介甫争墩之意，亦其平生尚气之习，故附前说于此。

## 勘会贺兰山主

贺兰山上几株松？南北东西共几峰？买得住来今几日？寻常谁与坐从容。

黄玉林云：“前辈作诗，有蹈袭而不以为嫌者。荆公此诗，全用唐皇甫冉《问李二司直》六言诗意。此体甚新，诗话中未有拈出者。”

## [附]皇甫冉问李二司直

门外水流何处？天边树绕谁家？山绝东西多少？朝朝几度云遮。

玉林云：“皇甫冉此诗，盖用屈原《天问》体也。”

愚谓陶渊明《问来使》一篇，亦是此体。渊明诗见前集一卷。

## 游金山

天末海门横北固，烟中沙岸似西兴。已无船舫犹闻笛，远有楼台只见灯。山月入松金破碎，江风吹水雪崩腾。飘然欲作乘桴计，一到扶桑恨未能。

按《图经》云：“金山龙游寺，屹立江中，为诸禅刹之冠，旧名‘泽心’。梁武帝天监四年亲临泽心，设水陆会。宋天禧初，真宗梦游此，乃赐今额。”

《遁斋闲览》云：“唐人《题西山寺》诗‘终古碍新月，半江无夕阳’，人谓冠绝古今，以其尽得西山之景趣也。金山寺留题者亦多，而绝少佳句。惟‘寺影中流见，钟声两岸闻’，又‘天多剩得月，地少不生尘’，最为人传诵，要亦未为至工。若用之于落星寺，有何不可乎？熙宁中，荆公有句云：‘天末海门横北固，烟中沙岸似西兴。’尤为中的。”

《复斋漫录》云：“陈无己《诗话》谓王平甫尝以杨蟠《金山诗》为庄宅牙人语，解量四至。蟠诗云：‘天末楼台横北固，夜深灯火见扬州。’然余观荆公《金山》诗前四句亦类此。”胡荅溪云：“王平甫有《金山》诗云：‘北固山连三楚尽，中濡水入九江深。’平甫讥杨蟠诗，而反自作此等语，何邪？”

## 题西太一宫壁二首

杨柳鸣蜩绿暗，荷花落日红酣。三十六陂春水，白头想见江南。

又

二十年前此地，父兄持我东西。今日重来白首，欲寻旧迹都迷。

《西清诗话》云：“元祐间，东坡奉祠西太一宫，见公旧题两绝，注目久之曰：‘此老野狐精也。’遂次其韵。”

## [附]东坡次荆公韵

秋早川原净丽，雨余风日清酣。从此归耕剑外，何人送我池南。

赵次公《诗注》云：“此篇止书景物，而欲引归之意。先生蜀人，自京师言蜀，则为剑外矣。杜诗云：‘草木变衰行剑外。’池南，盖归蜀之路也。”

又

但有樽中若下，何须墓上征西。闻道乌衣巷口，而今烟草萋迷。

《诗注》云：“湖州长兴县宁谿溪南岸曰‘上谿’，北曰‘下谿’。人取下谿水酿酒，极美，俗称‘下谿酒’。又《初学记》载《邹阳酒赋》云：‘其品类则沙洛绿酃，乌程若下[一]。’”

[一]“程”原作“乡”，据《初学记》改。

次公云：“荆公居金陵，是时已薨，此诗末句故云耳。”

## [附]山谷次荆公韵

风急啼乌未了，雨来战蚁方酣。真是真非安在？人间北看成南。

任天社云：“此诗谓在熙丰，则荆公为是。在元祐，则荆公为非。爱憎之论，特未定也。”

又

晚风池莲香度，晓日宫槐影西。白下长干梦到，青门紫曲尘迷。

此首言荆公厌京洛风尘而思金陵山水，盖以公诗云：“三十六陂烟水，白头想见江南”故也。

《寰宇记》云：“白下县，故城在金陵上元县城西，本江乘县白石垒，齐武帝移琅琊居之。”

《文选·吴都赋》云：“长干延属。”李善注云：“江东谓山冈间为干，建邺之南有山，其间平地，吏民居之，故号为干。”按今金陵城南门外有长干寺，荆公有诗云：“白下长干何可见，风尘愁杀庾阑成。”故此诗引用之。

[附]山谷有怀半山老人再次韵

短世风惊雨过，成功梦迷酒酣。草玄不妨准《易》，论《诗》终近《周南》。

又

啜羹不如放麕，乐羊终愧巴西。欲问老翁归处，帝乡无路云迷。

右话见第五卷山谷本诗后。

送王平甫

吴兴太守美如何，柳惲诗才未足多。遥想郡人迎下担，白蘋洲上起苍波。

《东轩笔录》云：“王介，字平甫，性轻率，语言无伦，时人以为心风。与荆公旧交，熙宁中，自省判出守湖州，荆公作诗送之，其意以水值风，即起波也。介谕其意，遂和十篇，盛气而诵于荆公。其一曰：‘吴兴太守美如何，太守从来恶祝鮀。生若不为上柱国，死时犹合代阎罗。’荆公笑曰：‘阎罗见阙，速请赴任。’”

题江宁驿舍

茅屋沧洲一酒旗，午烟孤起隔林炊。江晴日暖芦花起，恰似春风柳絮时。

《诗话》云：“王介素与荆公不相能，荆公曾题江宁道中驿舍，一联云：‘茅屋沧洲一酒旗，午烟孤起隔林炊。’介鄙之，书其末云：‘金陵村里王夫子，可是能吟富贵诗。’荆公见之，亦不屑意，乃续之云：‘江晴日暖芦花起，恰似春风柳絮时。’末语又讥介之轻狂也。”

即事

径暖草如积，雨晴山更繁。纵横一川水，高下数家村。静憩鸪鸣午，荒寻犬吠昏。归来向人说，疑是武陵源。

《复斋漫录》云：“荆公诗云：‘静憩鸪鸣午，荒寻犬吠昏。’学者谓公取唐诗‘一鸪鸣午寂，双燕话春愁’之句。余尝见东坡手写此诗，乃是‘静憩鸡鸣午’，读者疑之，盖不知取唐诗‘枫林社日鼓，茅屋午时鸡’之句也。”

道旁大松人取为明

虬角龙髯不可攀，亭亭千丈荫南山。应嗟无地逃斤斧，岂愿争明爝火间。

荆公自注云：“诗言松意尚不愿采于匠石，充栋梁之用，况肯区区与萤爝争明于顷刻间耶？”

君难托

槿花朝开暮还坠，妾身与花宁独异。忆昔相逢俱少年，两情未许谁最先。感君绸缪逐君去，成君家计良辛苦。人事反覆那能知，谗言入耳须臾离。嫁时罗衣羞更着，如今始悟君难托。君难托，妾亦不忘旧时约。

熊勿轩云：“按神宗即位，召公参大政。公每以仁宗末年事多委靡舒缓，劝上变风俗，立法度。上方锐于求治，得之，不啻千载之遇，公亦感激，知无不为。后公罢相，吕惠卿欲破坏其法，张谔、邓綰之徒更相倾撼。上虽再召公秉政，逐惠卿等，而公求退之意已切，遂以使相判江宁，此诗疑此时作也。”

送吕望之赴临江

黄雀有头颅，长行万里余。想因君出守，暂得免苞苴。

《诗话》云：“荆公此诗，才二十字耳，崇仁爱，抑奔竞，皆具焉，何以多为？能行此言，则虐生类以饱口腹，刻疲民以肥权势者寡矣。临江有黄雀，故云。”

苏子由有《黄雀》诗云：“农未举网惊合围，悬颈系足肤无衣。百个同缶仍相依，头颅万里行不归。”与荆公诗语同。

红梅

春半花才发，多应不奈寒。北人初未识，浑作杏花看。

《西清诗话》云：“红梅清艳两绝，昔独盛于姑苏。晏元献移植西冈第中，特珍赏之。一日，贵游赂园吏得一枝分接，由是都下遍有之。晏公尝与客饮花下赋诗，云：‘若更迟开三二月，北人应作杏花看。’客曰：‘公诗固佳，待北俗何浅也。’公笑曰：‘顾伦父安得不然。’一坐绝倒。介甫此诗与元献暗合，然句意皆工，胜元献远矣。”

梅花

墙角一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胡荅溪云：“南朝苏子卿有《梅花》诗云：‘只言花是雪，不悟有香来。’后韩子苍《咏梅》云：‘那知是花处，但觉暗香来。’介甫、子苍虽袭子卿



之诗意，然思益精，而语益工也。”

### 卷三

#### 苏东坡

《诗话》云：“苏子瞻诗，如武库乍开，干戈森然，不觉令人神悚。子细检点，不无利钝。”

吕氏《童蒙训》云：“东坡长句，波澜浩大，变化不测，如作杂剧，打猛诨入，却打猛诨出也。”

后村云：“坡诗略如昌黎，有汗漫者，有典严者，有丽缛者，有简淡者，翕张开阖，千变万态。盖自以其力量为之，然非本色。他人无许大力量气魄，恐不可学。”

韩子苍云：“东坡作文，如天花变见，初无根叶，不可揣测。”

李彘文叔《祭东坡文》云：“道大不容，才高见忌。皇天后土，明一生忠义之心；名山大川，还千古英灵之气。”

#### 次韵穆父尚书侍祠郊丘瞻望天光退而相庆引满醉吟

千章杞梓荫云天，樗散谁收老郑虔。喜气到君浮白里，丰年及我挂冠前。令严钟鼓三更月，野宿貔貅万灶烟。太息何人知帝力，归来金帛看頰肩。

先生《诗话》云：“七言之伟丽者，杜子美诗‘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风微燕雀高’，‘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尔后寂寥无闻焉。直至欧阳永叔‘沧波万古流不尽，白鸟双飞意自闲’，‘万马不嘶听号令，诸蕃无事乐耕耘’，可以并驱争先矣。某亦云‘令严钟鼓三更月，野宿貔貅万灶烟’，又云‘露布朝驰玉关塞，捷书夜到甘泉宫’，亦庶几焉。”

《复斋漫录》云：“东坡‘令严钟鼓三更月’一句，乃取杜子美‘中天悬明月，令严夜寂寥’之句也。”

#### 寄藏春坞

白首归来种万松，待看千尺舞霜风。年抛造物甄陶外，春在先生杖屨中。杨柳长齐低户绿，樱桃烂熟滴阶红。何时却与徐元直，共访襄阳庞德公。

《复斋漫录》云：“《西清诗话》记其父蔡元长喜周邦彦《祝寿》诗云：‘化行禹贡山川外，人在周公礼乐中。’乃模写东坡《藏春坞》诗‘年抛造物甄陶外，春在先生杖屨中’之语也。”

《王直方诗话》云：“东坡《藏春坞》诗有‘年抛造物甄陶外，春在先生杖屨中’，而少游作《俞充哀词》乃云：‘风生使者旌旄上，春在将军俎豆中。’余以为依放太甚。”

#### 汲水煎茶

活水仍须活火烹，自临钓石取深清。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  
雪乳已翻煎处脚，松风仍作泻时声。枯肠未易禁三碗，坐数山城长短更。

诚斋云：“七言八句，一篇之中句句皆奇，一句之中字字皆奇，古今作者皆难之。如东坡《煎茶》诗云：‘活水仍须活火烹，自临钓石取深清。’第二句七字而具五意：水清，一也；深处取清者，二也；石下之水，非有泥土，三也；石乃钓石，非寻常之石，四也；东坡自汲，非遣卒奴，五也。‘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其状水之清美极矣。‘分江’二字，此尤难下。‘雪乳已翻煎处脚，松风仍作泻时声’，此倒语也，尤为诗家妙法，即杜少陵‘红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也。‘枯肠未易禁三碗，坐数山城长短更’，又翻却卢仝公案。仝吃到七碗，坡不禁三碗。山城更漏无定，‘长短’二字，有无穷之味。”

贺陈述古弟章生子

郁葱佳气夜充闾，始见徐卿第二雏。剩欲去为汤饼客，惟愁错写弄麈书。  
参军新妇贤相敌，阿大中郎喜有余。我亦从来识英物，试教啼看定何如。

晋贾充始生，其父逵曰：“后当有充闾之庆。”故以名充，字公闾。

《旧唐书》云：“太常少卿姜度妻诞子，李林甫手书庆之曰：‘闻有弄麈之庆。’客视之掩口。”东坡用此事也，惜乎新史不载其事。

晋王浑妻钟氏琰生子济，浑尝与琰坐，济趋庭而过，浑欣然曰：“生子如此，足慰人心。”琰笑曰：“若使新妇得配参军，生子故不翅如此。”参军谓浑中弟沦也。

晋谢奕女道韞，初适王凝之，还，甚不乐。安曰：“王郎，逸少子，不恶，汝何恨也？”答曰：“一门叔父，则有阿大中郎。群从兄弟，则有封、胡、羯、末。不意天壤之间，乃有王郎。”谢氏诸子尤彦秀者，称“封、胡、羯、末”。封谓韶，胡谓朗，羯谓玄，末谓川，皆其小字也。韶、朗、川皆早卒，惟玄以功名终焉。“阿大中郎”，谓谢安也。晋桓温，宣城太守彝之子也。生未期，而太原温峤见之，曰：“此儿有奇骨，可试使啼。”及闻其声，曰：“真英物也。”彝以峤所赏，故遂名曰“温”。峤曰：“果尔，后将易吾姓也。”

《溪诗话》云：“李商隐诗，好积故实。如《喜雪》诗，一篇中用事者十七八，以是知凡作诗者，须饱材料。传称任昉用事过多，属辞不得流便。余谓昉诗所以不能倾沈约者，乃才有限，非事多之过。东坡有全篇用事者，如《贺陈述古弟章生子》诗及《戏张子野买妾》诗，句句用事，曷尝不流便哉？”

张子野年八十五尚闻买妾述古令作诗

锦里先生自笑狂，莫欺九尺鬓眉苍。诗人老去莺莺在，公子归来燕燕忙。

柱下相君犹有齿，江南刺史已无肠。平生谬作安昌客，略遣彭宣到后堂。

《高斋诗话》云：“尚书郎张先，字子野，尝有诗云：‘浮萍断处见山影。’又长短句云：‘云破月来花弄影。’又云：‘隔墙送过秋千影。’并脍炙人口，世谓之‘张三影’。”

《石林诗话》云：“子野能为诗及乐府，至老不衰。居钱塘，年八十，家犹蓄声妓。子瞻尝赠以诗，有‘莺莺’‘燕燕’之语，全用张氏故事戏之。”

赵彦材云：“‘锦里先生自笑狂’一句，学者多不晓。盖为杜诗‘锦里先生乌角巾’之语惑之也。成都谓之‘锦官’，故亦谓之‘锦里’。杭州临安县，昔钱王时，赐名‘衣锦城’。而先生临安三绝，又有题名‘锦溪’之句，特取‘锦里先生’四字以言子野。时陈述古守杭，令作此诗，可以推见。”

《丽情集》云：“唐正元初，有张君者，遇崔氏女于蒲。崔小名莺莺，元稹为作《会真三十韵》，尝与李绅语其事。绅又作《莺莺歌》也。”

汉成帝尝微行，过阳阿主家，见赵飞燕而悦之。先是有童谣云：“燕燕尾涎涎，张公子，时相见。”盖帝每微行，与张放俱，而称富平侯，故曰“张公子”。

张苍自秦时为柱下史。汉文帝四年，为丞相。口中无齿，食乳，以女子为乳母。妻妾以百数。

前汉张禹弟子尤著者，彭宣、戴崇。禹每将崇入后堂饮食，妇女相对，优人弦管，铿锵极乐，昏夜乃罢。而宣之来也，禹见之于便坐，讲论经义，未尝得至后堂。

戏徐君猷孟亨之不饮

孟嘉嗜酒桓温笑，徐邈狂言孟德疑。公独未知其趣耳，臣今时复一中之。风流自有高人识，言褚裒于庾亮座上识孟嘉也。通介宁随薄俗移。卢钦言：徐公，前日之通，今日之介也。二子有灵应抚掌，吾孙还有独醒时。

胡荅溪云：“东坡此诗，戏徐君猷、孟亨之皆不饮酒，不止天生对语，其全篇用事清切，尤为可喜。盖皆徐、孟二人一姓事也。”

《晋书》：“孟嘉好酣饮，愈多不乱。王温问嘉曰：‘酒有何好，卿嗜之？’嘉曰：‘公未得酒中趣耳。’”

《魏志》：“徐邈为尚书郎，时科酒禁，而邈私饮至于沉醉。校尉赵达问以曹事，邈曰：‘中圣人。’其后文帝见邈，问曰：‘颇复中圣人否？’对曰：‘昔子反毙于阳谷，御叔罚于饮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惩。时复中之。’”

朝云诗

不似杨枝别乐天，恰如通德伴伶玄。阿奴络秀不同老，天女维摩总解禅。  
经卷药炉新活计，舞衫歌扇旧因缘。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巫阳云雨仙。

《诗引》云：“世谓乐天有鬻骆马，放杨柳枝词，嘉其主老病不忍去也。然刘梦得有诗云：‘春尽絮飞留不得，随风好去落谁家。’乐天亦云：‘病与乐天相伴住，春随樊子一时归。’则是樊素竟去也。予家有数妾，四五年相继辞去。独朝云者，随予南迁。因读《乐天集》，戏作此诗。”

胡荅溪云：“东坡此诗，意绝佳。善于为戏，略去洞房之气味，翻为道人之家风。非若乐天所云‘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俗哉！”

### 复出东门

乱山环合水侵门，身在淮南尽处村。五亩渐成终老计，九重新扫旧巢痕。  
岂惟见惯沙鸥熟，已觉来多钓石温。长与东风约今日，暗香先返玉梅魂。

陆放翁序《施司谏东坡诗注》云：“某顷与范公至能会于蜀，因相与论东坡诗，慨然谓余曰：‘足下当作一书，发明东坡之意，以遗学者。’某谢不能。他日，又言之。因举二三事以质之曰：‘“五亩渐成终老计，九重新扫旧巢痕”，及“遥知叔孙子，已致鲁诸生”，此语当若为解？’至能曰：‘东坡窜黄州，自度不复收用，故曰“新扫旧巢痕”。建中初，复召元祐诸人，故曰“已致鲁诸生”，恐不过如此耳。’某曰：‘此某之所以不敢承命也。昔祖宗以三馆养士，储将相材。及官制行，罢三馆。而东坡盖尝直史馆，然自谪为散官，削去史馆之职久矣，至是史馆亦废，故云“新扫旧巢痕”。其用字之严如此。而“凤巢西隔九重门”，则又李建中诗也。建中初，韩、曾二相得政，尽收用元祐人。其不召者亦补大藩，惟东坡兄弟犹领宫祠。此句盖寓所以不能致者二人，意深语缓，尤未易窥测。至如“车中有布乎”，指当时用事者，犹近而易见。“白首沉下吏，绿衣有公言”，乃以其侍妾朝云尝叹黄师是仕不进。故此句之意，戏言其上僭，则非得于故者，殆不可知。必皆能如此，然后无憾。’至能亦太息曰：‘如此诚难矣！’”

### 过岭南题诗龙泉钟上今复过而北次前韵

秋风卷黄叶，朝雨洗绿净。人贪归路好，节近中原正。下岭独徐行，艰险未敢忘。遥知叔孙子，已致鲁诸生。

《前汉》：“叔孙通为博士，说上曰：‘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于是征鲁诸生三十余人，其所不能致者二人。”

赵彦材云：“此言建中靖国间，新天子即位，必新定礼仪也。”

### 咏史董卓

公业平时劝用儒，诸公何事起相图。只言天下无健者，岂信车中有布乎？

《后汉》：“郑太，字公业。方董卓擅朝，太与周秘、伍琼共说卓，以韩



馥、刘岱、孔伷、张资、袁绍为牧守。及义兵起，卓大怒曰：‘卓初入朝，琬、琼劝用善士，故相从。而诸君到官，举兵相图，此二君卖卓，卓何相负？’遂斩琬、琼。”

《袁绍传》云：“卓欲废立，绍勃然曰：‘天下健者，岂惟董公？’”

王允与吕布谋诛卓，有人书“吕”字于布，荷而行于市，歌曰：“布乎！”有告卓者，卓不悟。

送黄师是赴两浙宪

世久无此士，我晚得王孙。宁非叔度家，岂出次公门。《后汉》：“黄宪，字叔度。”《前汉》：“黄霸，字次公。”白首沉下吏，绿衣有公言。哀哉吴越人，久为江湖吞。官自倒帑廩，饱不及黎元。近闻海上港，渐出水底村。愿君五裤手，招此半菽魂。一见刺史天，稍忘狱吏尊，会稽入吾手，镜湖小于盆。比我东来时，无复疮痍存。[一]

赵彦材云：“当时人有未解‘绿衣有公言’之句，问之先生，先生曰：‘吾家朝云每见师是，怪其官职不迁耳。’然后知绿衣指朝云。盖绿衣，乃诗篇名妾之服也。”

[一]《送黄师是赴两浙宪》诗自“哀哉吴越人”以下数句原缺，据《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补。

赠子直秀才

万里云山一破裘，杖端闲挂百钱游。五车书已留儿读，二顷田应为鹤谋。水底笙歌蛙两部，山中奴婢橘千头。幅巾我欲相随去，海上何人识故侯。

《南史》：“孔稚圭门庭之内，草莱不剪，中有蛙鸣。或问之曰：‘欲为陈蕃乎？’稚圭曰：‘我以此当两部鼓吹，何必效蕃？’”

《石林诗话》云：“苏子瞻尝两用孔稚圭鸣蛙事[一]，如‘水底笙歌蛙两部，山中奴婢橘千头’。虽以笙歌易鼓吹，不碍其意同。至曰‘已遣乱蛙成两部，更邀明月作三人’，则‘成两部’不知为何物，亦是歇后。盖用事宁与出处语小异而意同，不可尽牵出处语而意不显也。”

[一]“两”字原无，据《叶先生诗话》本补。

愚谓东坡“五车书已留儿读，二顷田应为鹤谋”，此亦前辈所谓折句法也。欧阳公诗云“静爱竹时来野寺，独寻春偶过溪桥”，卢赞元《雪》诗云“想行客过梅桥滑，免老农忧麦陇干”，黄山谷云“管城子无食肉相，孔方兄有绝交书”，胡荅溪云“鸚鵡杯且酌清浊，麒麟阁懒画丹青”，效此格也。

戏问章质夫

题云：章质夫送酒六壶，书至而酒不达，戏作小诗问之。

白衣送酒舞渊明，急扫风轩洗破觥。岂意青州六从事，化为乌有一先生。

空烦左手持新蟹，谩绕东篱嗅落英。南海使君今北海，定分百榼饷春耕。

《复斋漫录》云：“文之所以贵对偶者，谓出于自然，非假牵强也。《潘子真诗话》记禹玉元丰间以钱二万、酒二壶饷吕梦得，梦得作启谢之，有‘白水真人，青州从事’之语，禹玉叹赏，为其切题。后毛达可有《谢人惠酒启》云：‘食穷三岁，曾无白水之真人；出钱百壶，安得青州之从事。’此用梦得语，尤为无工，非惟出于剽窃，亦是白水真人为虚设。至若东坡得章质夫书，遗酒六瓶，书至而酒亡，因作诗寄之云‘岂意青州六从事，化为乌有一先生’，二句浑然一意，无斧凿痕，更觉有工。”

### 赠惠山僧惠表

行遍天涯意未阑，将心到处遣人安。山中老宿依然在，案上《楞严》已不看。欹枕落花余几片，闭门新竹自千竿。客来茶罢空无有，卢橘杨梅尚带酸。

欧公《诗话》云：“渊明诗，初看若散缓，熟读有奇趣。如曰：‘日暮巾柴车，路暗光已夕。归人望烟火，稚子候檐隙。’又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又曰：‘蔼蔼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犬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才意高远，造语精到如此，如大匠运斤，无斧凿痕。不知者，疲精力，至死不悟。东坡则曰：‘山中老宿依然在，案上《楞严》已不看。’细味之，无龃齟态，对甚的而字不露，真得渊明遗意也。”

### 次赵伯成韵

题云：赵伯成家有丽人，仆忝乡人，不肯开樽，徒吟春雪美句，次韵一笑。

绣帘朱户未曾开，谁见梅花落镜台。试问高吟三十韵，何如低唱两三杯。莫嫌衰鬓聊相映，须得纤腰与共回。知道文君隔青琐，梁园赋客肯言才。

东坡自注云：“聊答来句，义取妇人而已。罪过，罪过。”

### 答文与可

为爱鹅溪白茧光，扫残鸡距紫毫芒。世间那有千寻竹，月落庭空影许长。

先生作《筧笥谷偃竹记》云：“与可画竹，初不自贵重，四方之人持缣素而请者，足相蹶于门。与可厌之，投诸地而骂曰：‘吾将以为袜材。’闻者传之，以为口实。及与可自洋州还，而余为徐州，与可以书遗余曰：‘近语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袜材当萃于子矣。’书尾复写一诗，其略曰：‘待将一段鹅溪绢，扫取寒梢万尺长。’余谓与可：‘竹长万尺，当用绢二百五十匹，知公倦于笔砚，愿得此绢而已。’与可无以答，则曰：‘吾言妄矣，世岂有万尺竹哉？’余因而实之，答其诗云云。与可笑曰：‘苏子辩则辩矣，然二百五十匹，吾将买田而归老焉。’因以其所画筧笥偃竹遗予，曰：‘此竹数尺耳，而有万尺之势。’”

### 和与可洋州园池筴筍谷

《石林诗话》云：“文同，字与可，蜀人。与子瞻厚，为人靖深，不撻世故。善画墨竹，作诗亦过人。”

汉川修竹贱如蓬，斤斧何曾赦箨龙。料得清贫馋太守，渭滨千亩在胸中。

《筴筍偃竹记》尾云：“筴筍谷在洋州，与可尝令作《洋州园池》三十咏，筴筍谷其一也。予诗曰：‘料得清贫馋太守，渭滨千亩在胸中。’是日，与可与妻游谷中，烧笋晚食，发函得诗，失笑，喷饭满案。”

### 宝山昼睡

七尺顽躯走世尘，十围便腹贮天真。此中空洞浑无物，何止容君数百人。

东坡云：“吾昔在钱塘，一日昼寝宝山僧舍，题一绝于壁，其后有小子亦题名壁上，见者乃谓余肖之也。周伯仁所谓‘君者，乃王茂洪之流，岂此等辈哉？’晋王导尝抱周顛膝而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也？’答曰：‘此中空洞无物，足容卿辈数百人。’导亦不以为忤。”

### 韩康公座上侍儿求书扇

窗摇细浪鱼吹日，手弄黄花蝶透衣。不觉春风吹酒醒，空教明月伴人归。

《侯鯖录》云[一]：“韩康公绛谢事后，自颖入京，看上元，至十六日，私第会从官九人，皆门生故吏，一时名德如傅钦之、胡宽夫、钱穆父、苏东坡、刘贡父、顾子敦皆在坐，出家妓十余人。中宴后，有新宠鲁生者，舞罢为游蜂所螫，公意不喜。久之呼出，以白团扇从东坡乞诗，坡书一绝，上句记其姓，下句记事。康公大喜，坡曰：‘但恐它姬厮赖，故云耳。’”

[一]“侯鯖录”原作“谈录”，据《苏文忠公诗合注》改。

### 澄迈驿通潮阁

余生欲老海南村，帝遣巫阳招我魂。杳杳天低鹞没处，青山一发是中原。

胡荅溪云：“《澄迈通潮阁》诗云：‘杳杳天低鹞没处，青山一发是中原。’又《伏波将军庙碑》云：‘南望连山，若有若无，杳杳一发耳。’凡两用之，其语倔奇，盖得意者也。”

### 岭外

父老争看乌角巾，应缘曾现宰官身。溪边古路三叉口，独立斜阳数过人。

《许彦周诗话》云：“李太白诗云：‘问余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时贺知章呼太白为‘谪仙人’。世传东坡是戒禅师后身，仆切信之。”

### 送蜀人张师厚殿试

云龙山下试春衣，放鹤亭前送夕晖。一色杏花三十里，新郎君去马如飞。

《摭言》云：“薛逢晚年，厄于宦途，策羸马赴朝，值新进士缀行而出

，团司所由数十人[一]，见逢行李萧然，前导曰：‘回避新即君。’逢辄然，遣介语曰：‘莫贫相，阿婆三五少年时，也曾东涂西抹来。’”

[一]“团司所由”，《唐摭言》作“时进士团所由辈”。

### 次元长老韵

题云：以玉带施元长老，元以衲裙相报，遂次其韵。师民瞻《诗注》云：“佛印禅师法名了元，饶州人。公久与之游，时住持润州金山寺，公赴杭过润，为留数月。一日，值师挂牌，与弟子入室。公便服入方丈见之，师云：‘内翰何来，此间无坐处。’公戏云：‘暂借和尚四大用作禅床。’师曰：‘山僧有一转语，内翰言下即答，当从所请。如稍涉拟议，所系玉带愿留以镇山门。’公许之，便解玉带置几上。师云：‘山僧四大本无，五蕴非有，内翰欲于何处坐？’公拟议未即答，师急呼侍者云：‘收此玉带，永镇山门。’公笑而与之，师遂取衲裙相报。因有二绝，公次韵答之。余尝闻广汉天宁泰长老话其事，泰云：‘是时在金山挂搭，目击公与元老问答如此。’余故叙于题下，使后人知其本末云。”

### 其一

病骨难堪玉带围，钝根仍落箭锋机。欲教乞食歌姬院，故与云山旧衲衣。

《冷斋夜话》云：“先生悟其前生为戒禅师，常衣衲衣，故云。”

《北梦琐言》云：“裴休尝披毳衲，于歌姬院持钵乞食，自以为不为俗情所得，可以说法度人。”

### 其二

此带阅人如传舍，流传到我亦悠哉。锦袍错落真相称，乞与佯狂老万回。

《传灯录》云：“万回法云公者，虢州人也。姓张氏，唐贞观六年五月五日生。师八九岁时，言其兄戍安西，师持信朝往夕返万余里，故号‘万回’。唐武后赐以锦袍玉带。”

### 海棠

春风袅袅泛崇光，香雾霏霏月转廊。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烧银烛照红妆。

《冷斋夜话》云：“东坡《海棠》诗曰：‘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烧银烛照红妆。’事见《杨妃外传》云：‘明皇登沉香亭，诏妃子。妃子时卯酒未醒，命力士从侍儿扶掖而至。妃子醉欹残妆，钗横鬓乱，不能再拜。明皇笑曰：‘是岂妃子醉邪，海棠睡未足耳。’”’”

### 定惠院海棠

江城地瘴蕃草木，只有名花苦幽独。嫣然一笑竹篱间，桃李漫山总粗俗。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幽人在空谷。自然富贵出天姿，不待金盘荐华屋。朱唇得酒晕生脸，翠袖卷纱红映肉。林深雾暗晓光迟，日暖风轻春睡足。雨中有泪



亦凄惨，月下无人更清淑。先生食饱无一事，散步逍遥自扪腹。不问人家与僧舍，拄杖敲门看修竹。忽逢绝艳照衰朽，叹息无言揩病目。陋邦何处得此花，无乃好事移西蜀。寸根千里不易到，衔子飞来定鸿鹄。天涯流落俱可念，为饮一樽歌此曲。明朝酒醒还独来，雪落纷纷那忍触。

题云：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

《诗话》云：“东坡作此诗，词格超绝，不复蹈袭前人语。元丰间，东坡谪黄州，寓居定惠院。院之东小山上，有海棠一株，特繁茂，每岁盛开时，必为携客置酒，已五醉其下矣。故作此长篇，平生喜为人写。盖人间刊石者，自有五六本，云：‘某平生得意诗也。’”

### 次韵江晦叔

钟鼓江南岸，归来梦自惊。浮云世事改，孤月此心明。雨已倾盆落，诗仍翻水成。二江争送客，木杪看桥横。

胡荅溪云：“东坡自岭外归，《次韵江晦叔》诗云：‘浮云时事改，孤月此心明。’语意高妙，如参禅悟道之人吐露胸襟，无一毫窒碍也。”

### 息轩

无事此静坐，一日似两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黄金几时成，白发日夜出。开眼三十秋，速于驹过隙。是故东坡老，贵汝一念息。时来登此轩，目送过海席。家山归未成，题诗寄屋壁。

《冷斋夜话》云：“东坡在儋耳，题司命宫道士息轩，其超放如此。”

东坡云：“无事静坐，便觉一日似两日。若能处置此生，常似今日，得年至七十便是百四十岁，人世间何药能有此效？既无歹恶[一]，又省药钱，此方人人收得，但苦无好汤使[二]，多咽不下。”

[一]“歹”原作“反”，据《学海类编》本《东坡诗话录》改。

[二]“汤”原作“易”，据同上改。

胡荅溪云：“余连蹇选调四十年，在官之日少，投闲之日多，固能知静坐之味矣。第尚平婚嫁之志未毕，退之啼号之患方剧，正所谓‘无好汤使，多咽不下’也。”

### 书焦山纶长老壁

法师住焦山，而实未尝住。我来辄问法，法师了无语。乃至无语言，不知所答故。君看头与足，本自安冠屨。譬如长鬣人，不以长为苦。一旦或人问：“每睡安所措？”归来被上下，一夜著无处。展转遂达晨，意欲尽镊去。此言虽鄙浅，故自有深趣。持此问法师，法师一笑许。

赵彦材《诗注》云：“此篇譬喻，乃先生用小说一段事裁以为诗，而意最高妙。”

《陵阳室中语》云：“子瞻作诗，长于譬喻。如《和子由》诗云：‘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守岁》诗云：‘欲知垂尽岁，有似赴壑蛇。修鳞半已没，去意谁能遮。况欲系其尾，虽勤知奈何。’《画水官》诗云：‘高人岂学画，用笔乃其天。譬如善游人，一一能操船。’《龙眼》诗云：‘龙眼与荔枝，异出同祖父。端如柑与橘，未易相可否。’皆累数句也。如一联，则‘少年辛苦真食蓼，老境清闲如啖蔗’。如一句，则‘雪里波菱如铁甲’之类，不可胜纪。”

### 中秋月

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泻玉盘。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

《志林》云：“东坡作彭城守时，过齐州李公择，席上赋此绝。其后山谷在黔南，令以《小齐王》歌之。”

愚谓东坡此诗之意，又有《十月十五观月黄楼席上次韵》云：“为问登临好风景，明年还忆使君无？”又《和子由山茶盛开》云：“雪里盛开知有意，明年开后更谁看。”王元之《黄州竹楼记》云：“未知明年，又在何处。”近世有赋《赏春词》，末句云：“不知来岁牡丹时，再相逢何处。”噫！好景不常，盛事难再。读此语，则令人有岁月飘忽之感云。

### 东栏梨花

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飞时花满城。惆怅东栏一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

愚谓此绝亦有前诗感慨之意，故附于此。

### 发广州

朝市日已远，此身良自如。三杯软饱后，一枕黑甜余。蒲涧疏钟外，黄湾落木初。天涯未觉远，处处各樵渔。

东坡自注云：“浙人谓饮酒为软饱，谓睡为黑甜也。”

### 画草虫蜗牛

腥涎不满壳，聊足以自濡。升高不知休，竟作粘壁枯。

《王直方诗话》云：“东坡咏《画蜗牛》诗，初云：‘中弱不胜触，外坚聊自郭。升高不知疲，竟作粘壁枯。’后改为‘腥涎不满壳，聊足以自濡。’余以为改者胜。前辈云：‘文字频改，工夫自出。’此诗之所以不厌改也。老杜有云：‘新诗改罢自长吟。’欧公作文先贴于壁，时加窜定，有终篇不留一字者。后人安见其有此等工夫邪？”

### 鬼蝶

双眉卷铁丝，两翅晕金碧。初来花争妍，忽去鬼无迹。

赵彦材《诗注》云：“《蜗牛》《鬼蝶》虽不用事与语，而蜗牛之戒登高，鬼蝶之叹倏忽者，皆有深意矣。”

### 书鄢陵王主簿画折枝

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边鸾雀写生，赵昌花传神。如何此两幅，疏淡含精匀。谁言一点红，解寄无边春。

《王直方诗话》云：“欧公《盘车图》诗云：‘古画画意不画形，梅诗咏物无隐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见诗如见画。’东坡作《韩干画马》诗云：‘韩生画马真是马，苏子作诗如见画。世无伯乐亦无韩，此诗此画谁当看。’又云：‘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又云：‘少陵翰墨无形画，韩干丹青不语诗。此画此诗今已矣，人间驽骥漫争驰。’余以为若论诗画于此尽矣。每诵数过，殆欲常以为法也。”

《禁脔》云：“东坡曰：‘善画者，画意不画形；善诗者，道意不道名。’故其诗曰：‘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作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

### 郁孤台和许朝奉

高门元世旧，客路晚追游。清绝闻诗语，疏通岂法流。传家有衣钵，断狱尽春秋。邂逅陪车马，寻芳谢朓洲。凄凉望乡国，得句仲宣楼。恨赋投湘水，悲歌祀柳州。何如五字律，相与一樽留。更约登尘外，归时月满舟。

赵彦材云：“凡诗四句，以第一句对第三句，以第二句对第四句，谓之扇对。东坡此诗‘邂逅陪车马，寻芳谢朓洲。凄凉望乡国，得句仲宣楼’两联是也。此格盖出于白氏《金针》。至梅圣俞作《续金针》，乃引唐人绝句云：‘昔时花下留连饮，暖日天桃莺乱啼。今日江边容易别，淡烟衰草马频嘶。’胡荅溪云：‘杜少陵《哭台州司户苏少监》诗云：“得罪台州去，时危弃硕儒。移官蓬阁后，谷贵没潜夫。”亦此类也。’”

### 月夜与客饮酒杏花下

杏花飞帘散余春，明月入户寻幽人。褰衣步月蹈花影，炯如流水涵青蘋。花间置酒清香发，争挽长条落香雪。山城酒薄不堪饮，劝君且吸杯中月。洞箫声断月明中，惟忧月落酒杯空。明朝卷地春风恶，但见绿叶栖残红。

《东坡诗话》云：“仆在徐州，王子立、子敏皆馆于官舍。蜀人张师厚来过，二王方年少，吹洞箫饮酒杏花下，予作此诗。明年，予谪黄州，对月独饮，尝有诗云：‘去年花落在徐州，对月酣歌美清夜。今年黄州见花发，小院闭门风露下。’盖忆与二王饮时也。张师厚久已死，今年子立复为古人，哀哉！”

西蜀赵次公彦材云：“此篇不使事，语亦新造，古所未有。殆涪翁所谓不食烟火食人之语也。”

### 追和子由韵

洛邑从来天地中，嵩高苍翠北邙红。风流耆旧消磨尽，只有青山对病翁。  
愚谓此诗读之，令人兴感慨之怀。唐人有咏《剑池》诗，亦是此意，用附于左。

[附]唐人咏剑池

剑去池空一水寒，游人来此凭栏干。世间万事消磨尽，只有青山好静观。

纵笔

寂寂东坡一病翁，白须萧散满霜风。儿童误喜朱颜在，一笑那知是酒红。

《冷斋夜话》云：“山谷言：‘诗意无穷，而人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意，虽渊明、杜陵，不得工也。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规摹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白乐天诗云：“临风杪秋树，对酒长年身。醉貌如霜叶，虽红不是春。”至东坡诗云：“儿童误喜朱颜在，一笑那知是酒红。”此皆夺胎法也。’”

玉板长老倡

丛林真百丈，法嗣有横枝。不怕石头路，来寻玉板师。聊凭柏树子，与问箬龙儿。瓦砾犹能说，此君那不知。

《冷斋夜话》云：“东坡尝邀刘器之同参玉板和尚，器之每倦山行，闻见玉版，欣然从之。至帘泉，烧笋而食，器之觉笋味胜，问此何名，东坡曰：‘名玉版。此老僧善说法，要令人得禅悦之味。’于是器之方悟其戏。”

《诗注》云：“丛林，乃禅门之称。百丈山，乃洪州怀海禅师所居。又《传灯录》云：‘黄梅谓道信师曰：“和尚，乃后横出一枝佛法。”’又邓隐峰参石头和尚，马祖止之曰：‘石头路滑。’既往，果为石头所困，无一语而还。又《传灯录》云：‘有僧问赵州：“如何是祖师西来意？”赵州云：“但看庭前柏子树。”又问：“如何是道？”文殊答曰：“墙壁瓦砾而犹能说之。”’东坡此诗，尽用禅家语形容，可谓善于游戏者也。山谷有云：‘此老于般若，横说竖说，百无剩语，非其笔端有舌，安能吐此不传之妙乎？’”

题织锦图回文三首

其一

春晚落花余碧草，夜凉低月半枯桐。人随远雁边城暮，雨映疏帘绣阁空。

其二

红手素丝千字锦，故人新曲九回肠。风吹絮雪愁萦骨，泪洒缣书恨见郎。

其三

羞看一首回文锦，锦似文君别恨深。头白自吟悲赋客，断肠愁是断弦琴。

《诗注》云：“回文诗起于窦滔妻苏氏，于锦上织成之，盖顺读与倒读皆成诗句也。诗中所谓‘千字锦’、‘回文锦’，皆用此事也。”



皮日休《杂体诗序》云：“晋温峤始有回文诗。”

[附]梦回文二首

其一

酡颜玉碗捧纤纤，乱点余花唾碧衫。歌咽水云凝静院，梦惊松雪落空岩。

其二

空花落尽酒倾缸，日上山融雪涨江。红焙浅瓿新火活，龙团小碾斗晴窗。

先生自序云：“十二月二十五日，大雪始晴，梦人以雪水烹小团茶，使美人歌以饮余。梦中为作《回文诗》，觉而记其一句云：‘乱点余花唾碧衫。’意用飞燕唾花故事也。乃续之，为二绝句云。”

席上代人赠别

莲子擘开须见忆，楸枰著尽更无期。破衫却有重缝处，一饭何曾忘却时。

赵彦材《诗注》云：“此吴歌格，借字寓意也。古诗有云：‘围棋烧败袄，着子故依然，’乃此格也。莲子曰‘菂’，菂中么荷曰‘蕙’。‘须见忆’，以菂中之蕙言之。‘楸枰’，棋盘也。杜牧诗云‘玉子纹楸一路饶’，则此楸之谓矣。‘更无期’，以棋言之。‘重缝处’，以缝绽之‘缝’隐‘逢’字也。‘忘却时’，以匙匕之‘匙’隐之也。”

愚谓刘禹锡《竹枝歌》云：“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还有情。”亦是此意，盖用“情”字隐“晴”字也。

吃语

江干高居坚关扃，耕犍躬驾角挂经。孤航系舸菰茭隔，笳鼓过军鸡狗惊。解襟顾景各箕踞，击剑高歌几举觥。荆笄供脍愧搅聒，干锅更戛甘瓜羹。

愚谓古之口吃难言者，如周昌、韩非、扬雄、邓艾之徒，皆载之史传。东坡此诗，亦缘是而善谑耳。汉周昌为御史，高帝欲易太子，大臣争，莫能止。昌廷争之强，上问其说，昌为人吃，又盛怒曰：“陛下欲易太子，臣期期不奉诏。”上笑而罢。魏邓艾以口吃不得作干佐，为稻田守丛草吏，而语称艾艾。晋文王戏之曰：“卿言艾艾，定是几艾？”对曰：“凤兮凤兮，故是一凤。”又《倦游录》载：“王汾口吃，刘放嘲曰：‘恐是昌家，又疑非类。不见雄名，惟闻艾气。’以周昌、韩非、扬雄、邓艾皆吃也。”

卷四

苏东坡

乌台诗案

《年谱》云：“元丰二年己未，先生四十四岁。七月，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何大正、舒亶，谏议大夫李定，言公作为诗文，谤讪朝政及中外臣僚，无所

畏惮。国子博士李宜之状亦上。七月二日奉圣旨送御史台根勘，二十八日皇甫遵到湖州追之。过南京，文定张公上札，范蜀公上书救之。八月十八日赴台狱时，狱司必欲置之死地，煅炼久之不决，子由请以所赐爵赎之，而上亦终怜之，促具狱。十二月二十四日得旨，责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

按：舒亶论公云：“陛下发钱，本以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群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造物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议盐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

《闻见录》云：“李定，王介甫客也。定不持所生母仇氏服，苏子瞻以为不孝，恶之。定以为恨，后遂劾子瞻作诗谤讪朝政云。”

王定国《甲申杂记》云：“天下之公论，虽仇怨不能夺也。李承之奉世知南京，尝谓余曰：‘昨在从班，李定资深鞫子瞻狱，虽同列，不敢辄启问。一日，资深于崇政殿门忽谓诸人曰：“苏轼奇才也。”众莫敢对。已而曰：“虽三十年所作文字诗句，引证经传，随问即答，无一字差舛，诚天下之奇才也！”’叹息不已。’”

东坡云：“昔年过洛，见李公简，言真宗既东封，访天下隐者，杞人杨朴能为诗，召对，自言不能。上问临行有人作诗送卿否，朴曰：‘惟臣妻有一首云：“更休落魄耽杯酒，且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上大笑，放还山。余在湖州，坐作诗追赴诏狱，妻子送余出门，皆哭，无以语之。顾谓妻子曰：‘子独不能如杨处士妻，作一诗送我乎？’妻子不觉失笑，余乃出。”

《龟山语录》云：“作诗不知《风》《雅》之意，不可以作诗。诗尚谏，惟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乃为有补。若谏而涉于毁谤，闻者怒之，何补之有？观苏东坡诗，只是讥诮朝廷，殊无温柔笃厚之气。以此，人故得而罪之。”

### 山村绝句

烟雨蒙蒙鸡犬声，有生何处不安生。但教黄犊无人佩，布谷何劳也劝耕。

《诗案》云：“此诗意言是时贩私盐者多带刀杖，故取前汉龚遂令人卖剑买牛，卖刀买犊，曰‘何为带牛佩犊’意。言但得盐法宽平，令民不带刀剑而买牛犊，则民自力耕，不劳劝督，以讥盐法太峻不便也。”

又

老翁七十自腰镰，惭愧春山笋蕨甜。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

《诗案》云：“此诗意言山中之人饥贫无食，虽老犹自采笋蕨充饥。时盐

法峻急，僻远之人，无盐食用，动经数月。若古之圣贤，则能闻韶忘味，山中小民，岂能食淡而乐乎？以讥盐法太急也。”

又

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诗案》云：“此诗意言百姓请得青苗钱，立便于城中浮费使却。又言乡村之人，一年两度夏秋税，及数度请纳和预买钱，今来更添青苗助役钱，因此庄家小子弟多在城市不着次第，但学得城中人语音而已，以讥新法青苗助役不便也。”

塔前古桧

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云未要奇。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

《石林诗话》云：“元丰间，苏子瞻系御史狱。神宗本无意深罪之，时相进呈，忽言苏轼于陛下有不臣之意。神宗改容曰：‘轼固有罪，然于朕不应至是，卿何以知之？’时相因举轼《桧》诗云：‘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神宗曰：‘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时相语塞。章子厚亦从旁解之，遂薄其罪。子厚尝以语余，且以丑言诋时相，曰：‘人之害物，无所忌惮，有如是也！’”

王定国《闻见近录》：“王和父尝言：‘苏子瞻在黄州，上数欲用之。王禹玉辄曰：“轼尝有‘此心惟有蛰龙知’之句，陛下龙飞在天而不敬，乃反求知蛰龙乎？”章子厚曰：“龙者，非独人君，人臣亦皆可以言龙也。”上曰：“自古称龙者多矣，如荀氏八龙，孔明卧龙，岂人君也？”及退，子厚诘之曰：“相公乃欲覆人家族邪？”禹玉曰：“此舒亶言尔。”子厚曰：“亶之唾其亦可食乎！”’”

胡荅溪云：“东坡在御史狱，狱吏问云：‘《桧》诗“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有无讥讽？’东坡答云：‘王安石诗云：“天下苍生望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此龙是也。’狱吏为之一笑。”

[附]王安石偶题

山腰水有千年润，石眼泉无一日干。天下苍生待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

赠孙莘老

嗟余与子久离群，耳冷心灰百不闻。若对青山谈世事，当须举白便浮君。

《诗案》云：“任杭州通判日，转运司差往湖州相度堤岸利害，因与知湖州孙觉相见，作诗与之。某是时约孙觉并坐客，如有言及时事者，罚一大盏。虽不指言时事是非，意言时事多不便，不得说也。”

又

天目山前渌浸裾，碧栏堂下看衔舻。作堤捍水非吾事，闲送苕溪入太湖。

《诗案》云：“某为先曾言水利不便，却被转运司差相度堤岸。又云‘作堤捍水非吾事’，意言本非兴水利之人，以讥水利之不便也。”

赵彦材云：“先生倅杭，以开运盐河至湖，其言‘作堤捍水非吾事’，意谓于此可以为堤，而事不在己也。”

### 秋日牡丹

一朵妖红翠欲流，春光回照雪霜羞。化工只欲呈新巧，不放闲花得少休。

《诗案》云：“杭州一僧寺内，秋日开牡丹花数朵。陈襄作绝句，某和之。此诗讥当时执政，以化工比执政，以闲花比小民，言执政但欲出新意擘画，令小民不得暂闲也。”

### 寄子由

眼看时事力难任，贪恋君恩退未能。迟钝终须投劾去，使君何日换聋丞。

《诗案》云：“某初到杭州，寄弟辙诗，此诗云‘眼看时事力难任’，时事，谓新法青苗助役等事也。言己才力不能胜任意，亦是讥新法事烦难了办也。”

### 八月十五观潮

吴儿生长狎涛渊，冒利忘生不自怜。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

《诗案》云：“时新有旨禁弄潮，故云：‘吴儿生长狎涛渊，冒利忘生不自怜。’盖言弄潮之人，为贪官中利物致其间有溺死者，故朝旨禁断。某为主上好兴水利，因作此诗，言‘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意言东海若知此意，当令斥卤地尽变桑田，此事之必不可成者，以讥兴水利之难成也。”

### 和李常韵

何人劝我此间来，弦管生衣甑有埃。绿蚁濡唇无百斛，蝗虫扑面已三回。磨刀入谷追穷寇，洒涕循城拾弃孩。为郡鲜欢君莫叹，犹胜尘土走章台。

《诗案》云：“李常寄来字韵，某依韵和之。此诗讥新法减刻公使钱太甚，及造酒不得过百石，致弦管生衣，釜甑有尘，及言蝗虫、盗贼、灾伤、饥馑之甚，以讥朝廷政事阙失，及新法不便之所致也。”

### 题风水洞

山前乳水隔尘凡，山上仙风舞桧杉。细细龙鳞生乱石，团团羊角转空岩。冯夷窟宅非梁栋，御寇车舆谢鞶衿。世事渐艰吾欲去，永随二子脱讥谗。

《诗案》云：“熙宁七年八月望，游杭州风水洞，留题此诗云：‘世事渐艰吾欲去，永随二子脱讥谗。’意谓朝廷行新法之后，世事渐以艰难，小人多务谗谤，某思之不可以合，又不可以容，故欲弃官，求隐居之地也。”



赵彦材《诗注》云：“盖言世态可厌，欲从冯夷之水居，御寇之风驭，为可以脱讥谗也。诗集作‘欲出’，《诗案》作‘吾欲去’，今从《诗案》。”

和刘道原

敢向清时怨不容，直嗟吾道与君东。坐谈足使淮南惧，归去方知冀北空。独鹤不须惊夜旦，群乌未可辨雌雄。庐山自古不到处，得与幽人子细穷。

《诗案》云：“《和刘道原见寄》诗，意谓刘恕有学问，性正直，故作此美之，因以讥讽当今进用之人也。‘敢向清时怨不容’，是时恕自馆中出监税，言非敢怨时之不容子也。马融谓郑康成‘吾道东矣’，故以比之。汲黯在朝，淮南寝谋，又以比恕之直也。又使韩愈云‘冀北马群遂空’，言馆中无人也。嵇绍‘昂昂如独鹤在鸡群’，又《淮南子》‘鸡知将旦，鹤知夜半’，又以刘恕比鹤，谓众人为鸡也。诗云‘具曰余圣，谁知乌之雌雄’，意言当今朝廷进用之人，君子小人杂处，如乌不可辨雌雄也。”

习射放鹰

青盖前头点皂旗，黄茅冈下出长围。美风骄马跪空立，趁兔苍鹰掠地飞。回望白云生翠巘，归来红叶满征衣。圣朝若用西凉簿，白羽犹能效一挥。

《诗案》云：“知密州日，因祭常山回，与同官习射放鹰，作此诗。意取西凉州主簿谢艾本是书生，却善用兵，意以自比，言圣朝若用某为将，不减谢艾也。”

和刘放韵

白发相望两故人，眼看时事几番新。曲无和者应思郢，论少卑之且借秦。岁恶诗人无好语，夜长鳏守向谁亲。少思多睡无如我，鼻息如雷撼四邻。

《诗案》云：“熙宁九年，刘放寄‘秦’字韵诗与某，寻和之。此诗云‘眼看时事几番新’，以讥近日更立新法事多也。”

又

十载漂然不可期，那堪重作看花诗。门前恶语谁传出，醉后狂歌自不知。刺舌君今犹未戒，炙眉我亦更何词。相从痛饮无余事，正是春容最好时。

《诗案》云：“刘放闻人唱某小词，作诗相戏，某和之。此诗引贺拔暹以锥刺其子舌，戒以言语事，以戏放。又不合引王舒狂言，为王敦炙其眉事以自比，以讥时人不能容狂直之言也。”

和李清臣韵

五斗尘劳尚足留，闭门聊欲治幽忧。羞为毛遂囊中颖，未许朱云地下游。无事会须成好饮，思归时亦赋登楼。羨君幕府如僧舍，日向城西看浴鸥。

《诗案》云：“弟辙时在徐州，李清臣与诗，于诗后批云：‘可求子瞻共和。’某次其韵。‘朱云’，汉成帝时，乞斩张禹，汉成帝欲诛之，朱云曰

：‘臣得下从龙逢、比干游足矣。’龙逢、比干，皆因谏而死。某为屡言新法，不蒙施行，不合以朱云自比。意言圣明之世，必无诛戮之事，故未许与朱云地下游。及王粲，是魏武帝时人，因天下乱离，故粲在荆州依托刘表，作《登楼赋》，中有怀乡思归之心，意亦欲作此赋也。”

### 送李清臣

珥笔西归近紫宸，太平典册不缘麟。付君此事宁论晋，载我当时旧过秦。门外想无千斛米，墓中知有百年人。看君两眼明如镜，休把《春秋》坐素臣。

《诗案》云：“李清臣差修国史，赋诗送之。某于仁宗朝，曾进论二十五首，皆论往古得失。贾谊，汉文帝时人，追论秦之过失，作《过秦论》，《史记》载之。某妄以贾谊自比，意欲李清臣于国史中载所进论。”

### 司马君实独乐园

《元城先生语录》云：“老先生于国子监之侧得故营地，创独乐园，自伤不得与众同也。以当时君子自比伊、周、孔、孟，公乃以种竹、浇花事，自比唐、晋间人以救其弊也。”

胡荅溪云：“元城所谓‘当时君子，自比伊、周、孔、孟’者，意谓金陵也。”

青山在屋上，流水在屋下。中有五亩园，花竹秀而野。花香袭杖屦，竹色侵盥罍。樽酒乐余春，棋局消长夏。洛阳古多士，风俗犹尔雅。先生卧不出，冠盖倾洛社。虽云与众乐，中有独乐者。才全德不形，所贵知我寡。先生独何事，四海望陶冶。儿童诵君实，走卒知司马。持此欲安归，造物不我舍。名声逐吾辈，此病天所赅。抚掌笑先生，年来学喑哑。

《诗案》云：“司马光在西京葺一园，名‘独乐园’，作诗寄之，此诗言四海望光执政，陶冶天下，以讥见任执政不得其人。又言儿童走卒，皆知其姓字，终当进用。缘光曾言‘新法不便’，某亦曾言‘新法不便’。既言终当进用光，意亦讥朝廷新法不便，终用光改变此法也。又言光却瘖默不言，意望光依前上言，攻击新法也。”

《古今诗话》云：“东坡作《独乐园》诗，只从头四句，已都说尽，便可以入图画矣。”胡荅溪云：“大率东坡每题咏景物，于长篇中只篇首四句，便能写尽，语仍快健。如《庐山开先漱玉亭》首句云：‘高岩下赤日，深谷来悲风。擘开青玉峡，飞出两白龙。’《谷林堂》首句云：‘深谷下窈窕，高林合扶疏。美哉新堂成，及此秋风初。’《行琼儋间》首句云：‘四州环一岛，百洞蟠其中。我行西北隅，如渡月半弓。’《藤州江下夜起对月》首句云：‘江月照我心，江水洗我肝。端如径寸珠，堕此白玉盘。’此聊举其四诗，他之类此者甚众也。”

### 送刘放通判泰州

君不见阮嗣宗臧否不挂口，莫夸舌在牙齿牢，是中惟可饮醇酒。读书不用多，作诗不须工。海边无事日日醉，梦魂不到蓬莱宫。秋风昨夜入庭树，莼丝未老君先去。君先去，几时回。刘郎应白发，桃花开不开。

《诗案》云：“此诗云：‘君不见阮嗣宗臧否不挂口，莫夸舌在牙齿牢，是中惟可饮醇酒。’言当学阮籍，口不臧否人物，惟可饮酒，勿谈时事。意以讥新法不便，不容人直言也。”

### 送曾巩通判越州

醉翁门下士，杂遝难为贤。曾子独超轶，孤芳陋群妍。昔从南方来，与翁两联翩。翁今自憔悴，子去亦宜然。贾谊穷适楚，乐生老思燕。那因江脍美，遽厌天庖羶。但苦世论隘，聒耳如蝮蝉。安得万顷池，养此横海鱣。

《诗案》云：“曾巩通判越州，临行馆阁同舍旧例饯送。众人分韵，得‘然’字韵。此诗云：‘但苦世论隘，聒耳如蝮蝉。’以讥近日朝廷进用多刻薄之人，议论褊隘喧乱如蝉。又云‘安得万顷池，养此横海鱣’者，以比曾巩贤才也。后汉黄宪汪汪如千顷陂，言安得有度量如黄宪者，以容养此宏才也？熙宁五年，某写书柬寄曾巩，言赋役毛起，盐法峻急，民不堪命。以讥新法青苗助役烦碎如毛，及盐法峻急不堪也。”

### 留题风水洞

春山礧礧鸣春禽，此间不可无我吟。路长漫漫傍江浦，此间不可无君语。金鲫池边不见君，追君直过定山村。路人皆言君未远，骑马少年清且婉。风岩水穴旧闻名，只隔山溪夜不行。溪桥晓溜浮梅萼，知君系马岩花落。出城三日尚透迟，妻孥怪骂归何时。世上小儿夸疾走，如君相待今安有？

《诗案》云：“熙宁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游杭州风水洞。节推李佖知轼到来，先行三日，留彼见待。某到彼，于壁上留题诗，末句云：‘世上小儿夸疾走，如君相待今安有？’意以讥讽世之小人多务急进也。”

先生《诗话》云：“旧读苏子美《六和塔》诗云：‘松桥待金鲫，竟日独迟留。’初不喻此语，及俸钱塘，乃知寺后池中有此鱼，如金色也。昨日复游池上，投饼饵，乃略出，不食复入，则此鱼自珍贵盖久矣。”

### 和刘道原寄张师民

仁义大捷径，诗书一旅亭。相夸绶若若，犹诵麦青青。腐鼠何劳吓，高鸿本自冥。颠狂不用唤，酒尽渐须醒。

《诗案》云：“此诗讥近日朝廷进用之人，以仁义为捷径，诗书为逆旅，但为印绶爵禄所诱，则假捷径以进，如庄子所谓‘儒以诗礼发冢’，故云‘麦青青’。又言小人之愿禄位，如鸱鸢以腐鼠吓鸿鹄，其溺于利，如人之醉

于酒，酒尽则自醒也。”

《元城先生语录》云：“子弟固欲其佳，然不佳者，亦未必无用处。元丰二年，东坡下御史狱，天下之士痛之，环视而不敢救。时张安道在南京，愤然上疏，欲附南京递，府官不敢受，乃遣其子恕持至登闻鼓院投进。恕素愚懦，徘徊不敢投。后东坡出狱，见其副本，因吐舌色动久之，问其故，东坡不答。后子由亦见之云：‘宜吾兄之吐舌也，此事正得张恕力。’或问其故，子由曰：‘独不见郑崇之救盖宽饶乎？其疏有云：“上无许史之属，下无金张之托。”此语正是激宣帝怒耳。且宽饶正以犯许史辈有此祸，今乃再诋之，是益其怒也。且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与朝廷争胜耳。今安道之疏乃云：“其文学实天下之奇才也。”独不激人主之怒乎？但一时急欲救之，故为此言耳。’仆曰：‘然则是时救东坡，宜为何说？’先生曰：‘但言本朝未尝杀士大夫，今乃开端，则是杀士大夫自陛下始，而后世子孙因而杀贤士大夫，必援陛下为例。神宗好名而畏义，疑可以止之。’”

《诗案》所载，不止此。余长篇，详见别集刊行。

#### 御史狱中遗子由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藏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今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本序云：“予以事系御史台狱，府吏稍见侵，自度不能堪，死狱中不得一别子由，故作诗授狱卒梁成，以遗子由。”

#### 苏颍滨

《复斋漫录》云：“二苏名并一时，世以东坡为长公，子由为少公。”

陈后山《次韵黄楼》诗云：“一代苏长公，四海名未已。少公作长句，班马安得拟。”

张文潜《赠李德载》诗云：“长公波澜万顷海，少公峭拔千寻麓。”皆谓二苏也。

#### 会子瞻兄宿逍遥堂二绝

本序云：“辙幼从子瞻兄读书，未尝一日相舍去。既壮，宦游四方。因读韦苏州诗云：‘那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惻然感之，乃相约早退，为闲居之乐。故子瞻始为凤翔幕官，留诗与辙曰：‘夜雨何时听萧瑟。’其后子瞻通守余杭，复移守胶西，而辙留滞于睢阳、济南，不见者七年。熙宁七年二月，始复会于澶、濮之间，相从赴彭城，留百余日，宿于逍遥堂，追感前约，作二小诗云。”

#### 其一

逍遥堂后千寻木，长送中宵风雨声。误喜对床寻旧约，不知漂泊在彭城。



其二

秋来东阁凉如水，客去山公醉似泥。困睡北窗呼不醒，风吹松竹雨凄凄。

[附]东坡和子由逍遥堂诗

东坡自序云：“子由将赴南都，与余会宿于逍遥堂，作两绝句。读之殆不可为怀，因和其诗以自解。余观子由自少旷达，天资近道。又得至人养生长年之诀，而余亦窃闻其一二，以为今者宦游相别之日浅，而异时退休相从之日长，既以自解，并以慰子由云。”

其一

别期渐近不堪闻，风雨萧萧已断魂。犹胜相逢不相识，形容变尽语音存。

《汉·党锢传》：“夏馥以党魁亡匿名姓，为人佣，形容毁瘁。其弟静遇之不识，闻语音，乃悟而拜之。”

其二

但令朱雀长金花，此别还同一转车。五百年间谁复在，会看铜狄两咨嗟。

《王直方诗话》云：“东坡喜韦苏州诗‘宁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之句。故在郑州寄子由云：‘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又初秋子由与坡相从彭城，赋诗云：‘误喜对床寻旧约，不知漂泊在彭城。’子由使虏，在神水馆赋诗云：‘夜雨从来对榻眠，兹行万里隔胡天。’坡在御史狱有云：‘他年夜雨独伤神。’在东府有云：‘对床定悠悠，夜雨今萧瑟。’其同转对有云：‘对床贪听连宵雨。’又曰：‘对床欲作连夜雨。’又云：‘对床老兄弟，夜雨鸣竹屋。’此其兄弟所赋也。相约退休，可谓无日忘之，然竟不能成。其约其意，见于《逍遥堂诗序》云。”

[附]韦苏州示全真元常

余解郡符去，尔为外事牵。宁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始话南池饮，更咏西楼篇。无将一会梦，岁月坐推迁。

《冷斋夜话》云：“人意趣所至，多见于嗜好。欧公喜士为天下第一，常好诵孔北海‘坐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范文正清严而喜论兵，常好诵韦苏州‘兵卫森画戟，燕寝凝清香’。东坡友爱子由，而著味清境，每诵‘宁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

足东坡赠姜唐佐

生长茅间有异芳，风流稷下古诸姜。适从琼营[一]鱼龙窟，秀出羊城翰墨场。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锦衣不日千人看，始信东坡眼力长。

《冷斋夜话》云：“东坡在儋耳，有姜唐佐者从乞诗。唐佐，朱崖人，亦书生。东坡借其手中扇，书其上云：‘沧海何曾断地脉，朱崖从此破天荒。’”

苏少公云：“吾兄子瞻谪居儋耳，琼州进士姜唐佐往从之游，气和而言道，有中州士人之风。子瞻爱之，赠之诗曰：‘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且告之曰：‘子异日登科，当为子成此篇。’君游广州州学，有名学中。崇宁二年正月，随计过汝阳，以此句相示，时子瞻之丧，再逾岁矣。览之流涕，念君要能自立，而莫与终此诗者，乃为足之云。”

胡荅溪云：“《冷斋夜话》载此句，乃云：‘沧海何曾断地脉，朱崖从此破天荒。’遂以姜唐佐为朱崖人，附会为说。今当以子由诗为正也。”

唐荆州每解举人，多不成名，号曰“天荒”。至刘蛻舍人，以荆州解及第，曰“破天荒”。

[一]“琼营”，营字失粘，疑当作“岛”。

涿州寄子瞻

谁将家集过幽都，每被行人问大苏。莫把文章动蛮貊，恐妨谈笑卧江湖。

《栾城集》云：“此子由奉使契丹时，寄子瞻诗也。”

《澠水燕谈录》云：“张芸叟奉使大辽，宿幽州，馆中有题苏子瞻《老人行》于壁间者，闻范阳书肆亦刻子瞻诗数十篇，谓之《大苏集》。子瞻名重当代，外至夷虏，亦爱服如此。芸叟题其后曰：‘谁传佳句到幽都，逢著胡儿问大苏。’此二句与子由之诗全相类，疑好事者改之也。”

[附]子瞻次子由韵

车骑雍容亦甚都，道旁鸩舌问三苏。那知老病浑无用，欲问君王乞镜湖。

自注云：“子由入京时，北使已问所在。后予为馆伴，北使屡诵三苏文。”

[附]子瞻送子由使契丹

云海相望寄此身，那因远适更沾巾。不辞驿骑凌风雪，要使天骄识凤麟。沙漠回看清禁月，湖山应梦武陵春。单于若问君家世，莫道中朝第一人。

唐李揆美风仪，善奏对。帝叹曰：“卿门地、人物、文学，皆当世第一。”后使蕃，酋长曰：“闻唐有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揆畏留，给曰：“彼李揆安肯来邪？”

## 卷五

黄山谷

《豫章先生传赞》云：“山谷自黔州以后，句法尤高，笔势放纵，实天下之奇作。自宋兴以来，一人而已。”

东坡云：“读鲁直诗，如见鲁仲连、李太白，不敢复论鄙事，虽若不适用，然不为无补于世。”

《王直方诗话》云：“山谷旧所作诗文，名以焦尾弊帚。”

秦少游云：“每览此编，辄怅然终日，殆忘食事。邈然有二汉之风。今交游中以文墨称者，未见其比。所谓珠玉在旁，觉我形秽也。”

西清云：“山谷诗，妙脱蹊径，言谋鬼神，无一点尘俗气。所恨务高，一似参曹洞下禅，尚堕在玄妙窟里。”

胡荅溪云：“元祐文章称苏、黄，时二公争名，互相讥诮。东坡尝云：‘鲁直诗文，如螭蟠、江瑶柱，格韵高绝，盘飧尽废。然不可多食，多则发风动气。’山谷亦云：‘盖有文章妙一世，而诗句不逮古人者。’此指东坡而言也。”

刘后村云：“豫章会粹百家句律之长，究极历代体制之变，搜猎奇书，穿穴异闻，作为古律，自成一家。虽只字片句不轻出，遂为本朝诗家宗祖。在禅学中，比得达磨，真不易之论也。”

任天社云：“山谷诗律妙一世，用意未易窥测，然置字下语，皆有所从来。”

古诗二首上苏子瞻

天社任渊注云：“前篇梅，以属东坡。”

东坡《报山谷书》云：“古风二首，托物引类，得古诗人之风。”其推重如此，故置诸篇首。

其一

江梅有佳实，托根桃李场。桃李终不言，朝露借恩光。孤芳忌皎洁，冰雪空自香。古来和鼎实，此物升庙廊。岁月坐成晚，烟雨青已黄。得升桃李盘，以远初见尝。终然不可口，掷置官道傍。但使本根在，弃捐果何伤。

任天社云：“此诗起四句，言江梅为桃李所忌，意谓东坡见嫉于当世，独为人主所知耳。东坡蜀人，故曰‘以远初见尝’。又曰：‘终然不可口，掷置官道傍。’以言东坡弃置于外郡也。”

其二

题注云：“后篇松，以属东坡。茯苓，以属门下士之贤者。菟丝，以自况云。”

青松出涧壑，十里闻风声。上有百尺丝，下有千岁苓。自性得久要，为人制颓龄。小草有远志，相依在平生。医和不并世，深根且固蒂。人言可医国，何用太早计。小大材则殊，气味固相似。

任天社云：“后篇起句，意谓东坡以大材而沉下僚，其盖世之名，则不可掩也。”又云：“‘小草有远志，相依在平生。’郝隆曰：‘处则为远志，出则为小草。’此特借用以指菟丝，言其不依附凡木，所志远矣。”又云

：“‘医和不并世，深根且固蒂。’意谓依附贤者，足以自乐。至其不为当世所知，则亦自重难进，而未尝汲汲也。”

[附]东坡次韵和答

东坡《诗案》云：“黄庭坚寄书并《古风》诗与某，其书云：‘伏惟阁下学问文章，度越前辈，大雅岂弟博约。后来立朝，以直言见排诋，补郡辄上课最，可谓声实相当，内外称职。’某次韵和之，并答书云：‘观其文，以求其为人，必轻外物而自重者。今之君子，莫能用也。’今之君子，谓近日朝廷进用之人，意言庭坚轻外物而自重，以讥讽当今进用之人，不能援引庭坚而用之也。”

其一

佳谷卧风雨，稂莠登我场。陈前漫方丈，玉食惨无光。大哉天宇间，美恶更臭香。君看五六月，飞蚊殷回廊。兹时不少假，俯仰霜叶黄。期君蟠桃枝，千载终一尝。顾我如苦李，全生依路傍。纷纷不足愠，悄悄徒自伤。

《诗案》云：“此诗首四句，以讥世之小人胜君子，如稂莠之夺佳谷也。又云‘大哉天宇间’，至末句‘悄悄徒自伤’，意言君子小人，进退有时，如夏月蚊虻纵横，至秋自息，比黄庭坚如蟠桃，进用必迟。自比苦李，以无用自全。又取《诗》云：‘忧心悄悄，愠于群小。’皆以讥当今进用之人为小人也。”

其二

空山学仙子，妄意笙箫声。千金得奇药，开视皆豨苓。不知市中人，自有安期生。君今已度世，坐阅霜中蒂。摩挲古铜人，岁月不可计。阆风安在哉，要君相指似。

《诗案》云：“此篇即无讥讽。”

此篇和诗无“龄”字韵，诸本皆然，不知其有遗阙否？

送王郎

王纯亮字世弼，山谷之妹婿，见于黄氏世谱。

酌君以蒲城桑落之酒，泛君以湘累秋菊之英。赠君以黟川点漆之墨，送君以阳关堕泪之声。酒浇胸中之磊块，菊制短世之颓龄。墨以传千古文章之印，歌以写一家兄弟之情。一本作“歌以写从来兄弟之情”。江山千里俱头白，骨肉十年终眼青。连床夜雨鸡戒晓，书囊无底谈未了。有功翰墨乃如此，何恨远别音书少。炊沙作糜终不饱，镂冰文字费工巧。要须心地收汗马，孔孟行世日杲杲。有弟有弟力持家，妇能养姑供珍鲑。儿大诗书女丝麻，公但读书煮春茶。

胡荅溪云：“黄鲁直《送王郎》诗云：‘酌君以蒲城桑落之酒，泛君以湘



累秋菊之英。赠君以黟川点漆之墨，送君以阳关堕泪之声。酒浇胸中之块磊[一]，菊制短世之颓龄。墨以传千古文章之印，歌以写一家兄弟之情。’近时学者，以谓此格独鲁直为之，殊不知欧阳永叔已先有之。永叔《送原甫出守永兴》诗云：‘酌君以荆州鱼枕之蕉，赠君以宣城鼠须之管。酒如长虹饮沧海，笔若骏马驰平坂。’”

[一]“块磊”上文作“磊块”。

任天社云：“山谷诗‘江山千里俱头白，骨肉十年终眼青’之句，此对极有妙处，前辈多使之。老杜云：‘别来头并白，相对眼终青。’东坡云：‘读书头欲白，对面眼终青。’又曰：‘身更万事已头白，相对百年终眼青。’又曰：‘看镜白头知我老，平生青眼为君明。’又曰：‘故人相见尚青眼，新贵如今多白头。’其用青眼对白头非一，而工拙各有异耳。”

有怀半山老人再次西太一宫韵二首

其一

短世风惊雨过，成功梦迷酒酣。草玄不妨准《易》，论诗终近《周南》。

任天社云：“首二句，追念熙宁间一时建立之事，今已堕渺茫，如醉乡梦境，至其所可传，则有不朽者在。后二句，所以终此意也。”

其二

啜羹不如放麇，乐羊终愧巴西。欲问老翁归处，帝乡无路云迷。

任天社云：“山谷意谓惠卿之忍，正如乐羊。荆公之过，当与西巴同科。末意言神考眷遇荆公，终始不衰，升遐之一年而公亦薨，神考威灵在天，公当从之，非谗邪所能间也。”

韩非子曰：“乐羊为魏将而攻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遗之羹，乐羊坐于幕下而啜之，尽一杯。文侯谓褚师赞曰：‘乐羊以我故而食其子之肉。’答曰：‘其子而食之，且谁不食？’乐羊罢中山，文侯赏其功而疑其心。”○巴西放麇事，详见陈后山《送苏公知杭州》诗注。

苏子由《弹惠卿章》云：“放麇，违命也，推其仁则可以托国；食子，徇君也，推其忍则至于弑君。”

《艺苑雌黄》云：“古人诗押字，或有语颠倒而无害于理者，如韩退之以‘参差’为‘差参’，以‘玲珑’为‘珑玲’是也。比观王逢原有《孔融》诗云：‘虚云坐上客常满，许下惟闻哭习脂。’黄鲁直有《和荆公六言》云：‘啜羹不如放麇，乐羊终愧巴西。’按后汉史有脂习而无习脂，有秦西巴而无巴西，岂二公之误邪？”

《汉皋诗话》云：“字有颠倒可用者，如罗绮、绮罗，图画、画图，毛羽、羽毛，白黑、黑白之类，方可纵横。惟韩愈、孟郊辈才豪，故有湖江、白红

、慨慷之语，后人亦难仿效。若不学矩步而学奔逸，诚恐麟麒、凰凤、木草、川山之句纷然矣。”

愚闻：近传有在高州贡院校文，其士子词赋中有押来仪之皇凤者，为有司所黜。主文戏作一诗云：“考试到州高，吾徒愧冒叨。来仪赋皇凤，素节咏羊羔。骚客称原屈，贪人嫉饕餮。如何得元解，归去学潜陶。”传者皆发一笑。

#### 寄黄几复

我居北海君南海，寄雁传书谢不能。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持家但有四立壁，治病不祈三折肱。想得读书头已白，隔溪猿哭瘴溪藤。

任天社云：“‘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两句皆记忆往时游居之乐。”

《王直方诗话》云：“张文潜尝谓余曰：‘黄九似“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真是奇语。’”

胡荅溪云：“汪彦章有云：‘千里江山渔笛晚，十年灯火客毡寒。’效山谷体也。余亦尝效此体作一联云：‘钓艇江湖千里梦，客毡风雪十年寒。’”

《吕氏童蒙训》云：“或称鲁直‘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以为极至。鲁直自以此犹砌合，须‘石吾甚爱之，勿使牛砺角。牛砺角尚可，牛斗残我竹’，此乃可言至耳。”

#### 题竹石牧牛

《诗引》云：“子瞻画丛竹怪石，伯时增前坡牧儿骑牛，甚有意态，戏咏之。”

野次小峥嵘，幽篁相依绿。阿童三尺捶，御此老觳觫。石吾甚爱之，勿遣牛砺角。牛砺角尚可，牛斗残我竹。

《室中语》云：“一日，因坐客论鲁直诗，体致新巧，自作格辙。次客举鲁直此诗云：‘石吾甚爱之，勿使牛砺角。牛砺角尚可，牛斗残我竹。’如此语意甚新。公徐云：‘《独漉篇》有云：“水浊不见月，不见月尚可，水深行人没。”盖是李太白《独漉篇》也。山谷亦效此语意耳。’”

愚谓：唐李涉诗云：“无奈牧童何，放牛吃我竹。”末句之意亦本此也。

#### 和答钱穆父咏猩猩毛笔

爱酒醉魂在，能言机事疏。平生几两屐，身后五车书。物色看王会，勋劳在石渠。拔毛能济世，端为谢杨朱。

《诗注》云：“猩猩事，《通典》于哀牢国言之甚详，盖出于《华阳国志》及《水经注》。《唐文粹》载裴炎《猩猩说》，大率本此。其略云，阮研使封溪，见邑人云：‘猩猩在山谷间，数百为群，人以酒设于路侧，又喜着屐，里人织草为屐，更相连结。猩猩见酒及屐，已知里人所设，又能知设者祖先

姓字，乃呼名骂云：“奴欲张我。”舍之而去。复自再三，相谓曰：“试共尝酒。”及饮其味，迨乎醉，因取屐而着之，乃为人所擒获。刺其血染毳罽，随鞭捶输之，至于一斗者。’”

此诗“平生几两屐，身后五车书”一联，上句是借事以言猩猩，下句谓作笔写书也。晋阮孚云：“未知一生能着几两屐。”

《类苑》云：“鲁直善用事，若正尔填塞故实，旧谓之‘点鬼簿’，今谓之‘堆垛死尸’。鲁直之咏《猩猩毛笔》诗曰：‘平生几两屐，身后五车书。’东坡《呈孔毅父》云：‘管城子无食肉相，孔方兄有绝交书。’精妙隐密，不可加矣。当以此语反三隅也。”

胡荅溪云：“前辈讥作诗多用古人名姓，谓之‘点鬼簿’。其语虽然如此，亦在用之如何耳，不可执以为定论也。如山谷《种竹》云：‘程婴杵臼立孤难，伯夷叔齐食薇瘦。’《接花》云：‘雍子本犁子，仲由元鄙人。’此虽多用，善于比喻，何害其为好句也？”

《吕氏童蒙训》云：“东坡诗云：‘赋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此或一道也。鲁直作咏物诗，曲当其理。如《猩猩笔》诗：‘平生几两屐，身后五车书。’其必此诗哉。”

#### 和文潜赠无咎

龟以灵故焦，雉以文故翳。本心如日月，利欲食之既。后生玩华藻，照影终没世。安得八紘置，以道猎众智。

胡荅溪云：“后山谓鲁直作诗过于出奇，诚哉是言也。如《和文潜赠无咎》诗云：‘本心如日月，利欲食之既。’又如《王圣涂二亭歌》云：‘绝去蕪泽之罗兮，官于落羽。’洪玉父云：‘鲁直言，罗者得落羽以输官。凡此之类，皆出奇之过也。’”

#### 题晁以道雪雁图

飞雪洒芦如银箭，前雁惊飞后回盼。凭谁说与谢玄晖，莫道澄江静如练。

任天社云：“此借用李太白‘解道澄江静如练，令人还忆谢玄晖’之句，反而用之。言不若于此景物中道出句也。”

#### 广陵早春

春风十里珠帘卷，仿佛三生杜牧之。红药梢头初茧栗，扬州风物鬓成丝。

任天社《诗注》云：“此用杜牧之诗语。‘红药’，谓扬州芍药。《礼记·王制》曰：‘祭天地之牛，角茧栗。’此借用以言花苞之小。末句谓风物如此，惜其身之老也。”

#### [附]杜牧之有所见

娉婷袅娜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过，卷上珠帘总不如。

谢叠山云：“此言妓女颜色之丽，态度之娇，如二月豆蔻花初开。扬州十里红楼，丽人美女，卷上珠帘，逞其姿色者，皆不如此女也。”

[附]又杜牧之题禅院

觥船一棹百分空，十载青春不负公。今日鬓丝禅榻畔，茶烟悠飏落花中。

[附]陈无己席上劝客酒

稍开襟抱使心宽，大放酒肠须盏干。珠帘十里城南道，肯作当年小杜看。

愚谓此诗当时席间必有歌者，姝丽之色亦是用杜牧之诗语。“小杜”，即牧之也。

用前韵寄杨定国

淮南二十四桥月，马上时时梦见之。想得扬州醉年少，正围红袖写乌丝。

山谷自叙云：“往岁过广陵，值早春，尝作诗云：‘春风十里珠帘卷，仿佛三生杜牧之。红药梢头初茁栗，扬州风物鬓成丝。’今春又有自淮南来者，道扬州事，戏以前韵寄杨定国。”

题伯时画严子陵钓滩

平生久要刘文叔，不肯为渠作三公。能令汉家重九鼎，桐江波上一丝风。

任天社云：“‘能令汉家重九鼎’，本汲黯曰：‘夫以大将军有揖客，反不重邪？’此句盖用此意也。东汉多名节之士，赖以久存。迹其本原，政在子陵钓竿上来耳。”

姨母李夫人墨竹

序云：米芾《画史》云：“朝议大夫王之才妻，南昌县君李氏，尚书公择之妹，能临松竹木石等画，见本即为之，卒难辨也。”山谷盖公择甥也。

小竹扶疏大竹枯，笔端真有造化炉。人间俗气一点无，健妇果胜大丈夫。

古乐府《陇西行》云：“健妇持门户，胜一大丈夫。”山谷末句用此语也。

。 谪居黔南十绝

十绝皆摘自乐天诗句。

曾慥端伯《诗选》云：“张文潜晚喜乐天诗，邠老不乐，尝诵山谷十绝句，以为不可企及。其一云：‘老色日上面，欢惊日去心。今既不如昔，后当不如今。’文潜一日召邠老饭，乃预设乐天诗一帙，置书室床枕间。邠老少焉假榻，翻阅良久，始悟山谷十绝，尽用乐天大篇裁为绝句。盖乐天多于敷衍，而山谷巧于剪裁，自是不敢复言矣。”

任天社云：“端伯所载如此，必有所据。然敷衍、剪裁之说非是。盖山谷谪居黔南时，取乐天江州、忠州等诗，偶有会于心者，摘其数语，写置斋阁。或尝为人书，世因传以为山谷自作，然亦非有意与乐天较工拙也。诗中改易数



字，可为作诗之法，故因附见于此。前五篇，今《豫章集》有之，后五篇，得之《修水集》。”

其一

相望六千里，天地隔江山。十书九不到，何用一开颜。

此《乐天集》第十卷中《寄行简》诗。元作“相去六千里，地绝天邈然。十书九不达，何以开忧颜。”

其二

霜降水返壑，风落木归山。冉冉岁华晚，昆虫皆闭关。

此十一卷中《岁晚》诗。末句元作“冉冉岁将晏，物皆复本原。”

其三

冷淡病心情，暄和好时节。故园音信断，远郡亲宾绝。

此十一卷中《花下对酒》诗。

其四

山郭灯火稀，峡天星汉少。年光东流水，生计南枝鸟。

此十一卷中《西楼夜》诗。

其五

冥怀齐远近，委顺随南北。归去诚可怜，天涯住亦得。

此十一卷中《委顺》诗。

其六

老色日上面，欢惊日去心。今既不如昔，后当不如今。

此十一卷中《东城寻春》诗。“欢惊”元作“欢情”。

其七

啧啧雀引雏，稍稍笋成竹。时物感人情，忆我故乡曲。

此第十卷中《孟夏思渭村旧居》诗。

其八

苦雨初入梅，瘴云稍含毒。泥秧水畦稻，灰种畚田粟。

与前篇注同。

其九

轻纱一幅巾，小簟六尺床。无客尽日静，有风终夜凉。

此十一卷中《竹窗》诗。

其十

病人多梦医，囚人多梦赦。如何春来梦，合眼在乡社。

一本作“秋来何所梦，合眼在乡社”，此《乐天集》第十卷《寄行简》诗。元作“渴人多梦饮，饥人多梦餐。春来梦何处，合眼到东川。”

《韵语阳秋》云：“山谷《黔南十绝》，七篇全用乐天《花下对酒》、《渭村旧居》、《东城寻春》、《西楼》、《委顺》、《竹窗》等诗，余三篇用其诗，略点化而已。”

叶少蕴云：“诗人点化前作，正如李光弼将郭子仪之军，重经号令，精彩数倍。”此语诚然。

### 题画睡鸭

山鸡照影空自爱，孤鸾无镜不作双。天下真成长会合，两凫相倚睡秋江。

《容斋随笔》云：“此诗谓之点化古语。盖徐陵《鸳鸯赋》云：‘山鸡映水那相得，孤鸾照镜不成双。天下真成长会合，无胜比翼两鸳鸯。’黄鲁直全用徐陵语点化之，末句尤工。”

### 侄杲随知命舟行

杲字惟深，小字韩十，知命第二子也。

莫去沙边学钓鱼，莫将百丈作辘轳。清江濯足窗下坐，燕子日长宜读书。愚谓：此诗痛快而警策，真得训诲子侄之体。末二句语，勉励之意尤深。

### 病起荆江亭即事

闭门觅句陈无己，对客挥毫秦少游。正字不知温饱味，西风吹泪古藤州。

任天社云：“‘闭门觅句’、‘对客挥毫’二句，乃二君实录也。无己坐党禁锢，既而自徐学，除秘书省正字。少游自雷州贬所北归，至藤州，卒于光化亭上。初，少游梦中作《好事近》长短句，有‘醉卧古藤阴下，了不知南北’之句，殆若讖云。”

胡荅溪云：“山谷以今时人形入诗句，盖取法于少陵。少陵诗云‘不见高人王右丞，蓝田丘壑蔓寒藤’，又云‘复忆襄阳孟浩然，清诗句句尽堪传’之类是也。故山谷云‘司马丞相骤登庸’，又云‘闭门觅句陈无己，对客挥毫秦少游’之类是也。近世风俗谀甚，悉以丈相呼，更不复知其字，畴敢形入诗句，必相顾而失色。《礼记》云：‘年长以倍，则父事之；十年以长，则兄事之；五年以长，则肩随之。’今不问其长幼，悉以丈呼之，是不识《礼记》，宁不羞乎？”

### 跋子瞻和陶诗

子瞻谪岭南，时宰欲杀之。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彭泽千载人，东坡百世士。出处虽不同，风味乃相似。

东坡知扬州，初《和渊明饮酒》诗二十首，《归田园居》以下，皆谪惠州后所作，凡一百有九篇。追和古人，自东坡始。

愚谓：此诗后四句，亦是子由作《和陶集序》中语意。子由序有云：“区区之迹，盖未足以论士也。”

### 题小景扇

草色青青柳色黄，桃花零落杏花香。春风不解吹愁却，春日偏能惹恨长。  
鄂州南楼即事

四顾山光接水光，凭栏十里芰荷香。清风明月无人管，并作南楼一夜凉。  
愚谓：山谷此二诗，亦可谓雅丽精绝者也。

### 四休居士诗

#### 其一

富贵何时润髑髅，守钱奴与抱官囚。太医诊得人间病，安乐延年万事休。

#### 其二

无求不着看人面，有酒可以留人嬉。欲知四休安乐法，听取山谷老人诗。

山谷自序云：“太医孙君昉，字景初，为士大夫发药，多不受谢，自号‘四休居士’。山谷问其说，四休笑曰：‘粗茶淡饭饱即休，补破遮寒暖即休，三平四满过即休，不贪不妒老即休。’山谷曰：‘此安乐法也。’夫少欲者，不伐之家也。知足者，极乐之国也。四休家有三亩园，花木郁郁。客来煮茗、传酒，谈上都贵游人间可喜之事。或茗寒酒冷，宾主皆相忘。其居与予相望，暇则步草径相寻。故作小诗遣家童歌之，以侑酒茗云。”

### 青奴

秣李四弦风拂席，昭华三弄月侵床。我无红袖堪娱夜，正要青奴一味凉。

山谷云：“赵子充示《竹夫人》诗，乃凉寝竹器，然憩臂休膝，似非夫人之职。而冬夏青青，竹之所长，故为名曰‘青奴’，并以小诗取之。”

《志林》云：“东坡《寄柳子玉》云：‘闻道床头惟竹几，夫人应不解卿卿。’又《送竹几与谢秀才》云：‘留我同行木上坐，赠君无语竹夫人。’盖俗以竹几为竹夫人。山谷‘秣李昭华’之句，盖贵人家两女妓也。”

### [附]吕居仁咏秋后竹夫人

与君宿昔尚同床，正坐西风一夜凉。便学短檠墙角弃，不如团扇篋中藏。  
人情易变乃如此，世事多虞只自伤。却笑班姬与陈后，一生辛苦望专房。

胡荅溪云：“晁无咎有诗云：‘不见班姬与陈后，宁闻衰落尚专房。’居仁诗用此语也。”

赵伯威《诗余话》云：“曾文清谓山谷以‘竹夫人’为‘竹奴’，予亦名‘脚婆’为‘锡奴’，戏作绝句。”

### [附]曾文清咏脚婆

雾帐桃笙昼寝余，此君那可一朝无。秋来冷落同班扇，岁晚温柔是锡奴。  
愚按：山谷亦有诗戏咏脚婆，附于左。

### [附]山谷戏咏暖足瓶二首

小姬暖足卧，或能起心兵。千金买脚婆，夜夜睡天明。

注云：“邪念忽起，胜于用兵不戢之祸。退之诗云：‘诘曲避语阱，冥茫触心兵。’俗以暖足瓶为铁婆，老杜诗云：‘客睡何曾着，秋天不肯明。’此反而用之。”

脚婆元不食，缠裹一衲足。天明更倾泻，颡面有余燠。

乞猫

秋来鼠辈欺猫死，窥瓮翻盆搅夜眠。闻道狸奴将数子，买鱼穿柳聘衔蝉。

《后山诗话》云：“《乞猫》诗虽滑稽而可喜，千岁而下，读者如新。”

绝句

破卯扶头把一杯，灯前风味唤仍回。高阳社里如相访，不用闲携恶客来。

《渔隐丛话》云：“山谷曾自注‘雪里过门多恶客’之句云：‘不饮者，为恶客，出《元次山集》。’余以《元集》检寻，其诗云：‘将船何处去，送客小回南。有时逢恶客，还家亦少酣。’注云：‘非酒徒，即为恶客。’”

达观台

瘦藤拄到风烟上，乞与游人眼豁开。不知眼界阔多少，白鸟去尽青天回。

《冷斋夜话》云：“李翰林诗曰‘鸟飞不尽暮天碧’，又曰‘青天尽处没孤鸿’。山谷诗乃用此意，谓之‘换骨法’。”

胡荅溪谓“鸟飞不尽暮天碧”之句，乃郭功甫《金山行》。冷斋以为李翰林诗，何也？

题李氏园壁

荷气竹风宜永日，冰壶凉簟不能回。题诗未有惊人句，会唤谪仙苏二来。

《王直方诗话》云：“山谷避暑城西李氏园，题诗于壁。少游言于东坡曰：‘以先生为苏二，大似相薄。’少游极怨山谷《和实寂斋》诗，因此吹毛耳。”

愚按：山谷诗注及《高斋诗话》云：“少游尝教授蔡州，顾官妓委婉及陶心儿者，与之甚密。婉字东玉，故少游赠之词云‘小楼连苑横空’，又云‘玉佩丁东别后’者是也。又赠陶心儿词云‘天外一钩横月带三星’，谓心字也。其后山谷尝次孙子实寂斋韵寄少游，有云：‘才难不易得，志大略细谨。’少游极怨山谷此句，谓言蔡州事少人知者。鲁直诗语重，人既见此语，遂使吹毛耳。”

登岳阳楼望君山

满川风雨独凭栏，绾结湘娥十二鬟。可惜不当湖水面，银盘堆里看青山。

注云：“湘江北流至岳阳，达蜀江。夏潦后，蜀江涨势高，遏住湘波，让



而退，溢为洞庭湖，凡数百里。而君山宛在水中。秋水归壑，此山复居于陆，惟一条湘水而已[一]。”

[一]“水”，日本人中野吉右卫门翻刻本作“川”。

愚谓：山谷此诗，实用刘禹锡、雍陶诗中语翻案也。今附于左。

[附]刘禹锡望洞庭

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色，白银盘里一青螺。

[附]雍陶望君山

风波不动影沉沉，翠色全微碧色深。应是水仙梳洗罢，一螺青黛镜中心。  
嘲小德

中年举儿子，漫种老生涯。学语啜春鸟，涂窗行暮鸦。欲嗔主母惜，稍慧女儿夸。解著《潜夫论》，不妨无外家。

《王符传》云：“安定俗鄙庶孽，而符无外家，为乡人所贱。隐居著书，以讥当世得失。不欲章显其名，故号《潜夫论》。”盖小德亦庶出之子也。

《东皋杂录》云：“鲁直《嘲小德》，有‘学语春莺啜，书窗秋雁斜。’后改作此联，以是知文不厌改也。”

[附]东坡次前韵

题序云：“次韵鲁直《嘲小德》。小德，鲁直子。其母微，故其诗云：‘解著《潜夫论》，不妨无外家。’”

进馔客争起，小儿那可涯。莫欺东方星，三五自横斜。名驹已汗血，老蚌空泥沙。但使伯仁长，还兴络秀家。

晋周顛，字伯仁。母李络秀少时在室，顛父浚为安东将军，尝出猎，遇雨止络秀家。会其父兄不在，络秀闻浚至，与一婢具数十人馔，甚精办，而不闻人声。浚因求为妾，其父兄不许。秀曰：“门户殄瘁，何惜一女？若连姻贵族，将来庶大有益矣。”父兄许之。后生顛及嵩、谖，并列显位。络秀谓顛曰：“我屈节为汝家妾，门户计耳。汝不与我家为亲，吾亦何惜余年？”顛等从命。由是李氏遂得为方雅之族。

寄廖明略学士

此诗五首中第三首也。

廖侯劝我酒，此亦雅所爱。中年刚制之，常惧作灾怪。连台盘拗倒，故人不相贷。谁能知许事，痛饮且一快。

题云：“以‘酒渴爱江清’作五小诗寄廖明略学士兼简初和父主簿。杜诗云：‘酒渴爱江清，余酣漱晚汀。’”

谢荣绪割獐见贻

何处惊麕触祸机，烦公遣骑割鲜肥。秋来多病新开肉，粝饭寒菹得解围。

胡荅溪云：“鲁直少喜学佛，遂作《发愿文》云：‘今者对佛发愿，从今日尽未来世，不复淫欲、饮酒、食肉，设复为之，当堕地狱，为一切众生代受其苦。’可谓能坚忍者必矣。其后悉毁禁戒，无一能行者，于前三诗句中可见矣。传云：‘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若戒之，则诚难。第节之，则为易，乃近于人情也。’”

#### 题胡逸老致虚庵

藏书万卷可教子，遗金满籝常作灾。能与贫人共年谷，必有明月生蚌胎。山围宴坐画图出，水作夜窗风雨来。观水观山皆得妙，更将何物污灵台。

《石林诗话》云：“蜀人石翼与，黄鲁直在黔中时游从最久，尝言见鲁直《自矜》诗一联云：‘人得交游是风月，天开图画即江山。’以为晚年最得意，每举以教人，而终不能成篇，盖不欲以常语杂之。然鲁直自有‘山围宴坐画图出，水作夜窗风雨来’，余以谓气格当胜前联也。”

山谷云：“尝得两句云：‘清鉴风流归贺八，飞扬跋扈付朱三。’未知可赠谁，遂不能成章。又尝嘲一俗浊人云：‘浊气扑不散，清风倒射回。’东坡言‘无以复加’。”

#### 观伯时画马礼部试院作

仪鸾供帐饕虱行，翰林湿薪爆竹声，风帘官烛泪纵横。木穿石盘未渠透，坐窗不遨令人瘦，贫马百贳逢一豆。眼明见此玉花骢，径思着鞭随诗翁，城西野桃寻小红。

陶弘景《真诰》云：“昔有傅先生者，其少好道，入焦山石室中。积七年而太极老君诣之，与之木钻，使穿一石盘，厚五尺许，云：‘穿此盘，便当得道。’其人乃昼夜穿之，积四十七年，钻尽石穿，遂得仙丹，乃升太清。”故《观伯时画马》诗云：“木穿石盘未渠透，坐窗不遨令人瘦。”即前事也。

任天社云：“此诗上三句，言供帐之寒陋也。《国朝会要》云：‘仪鸾司在拱辰门外，供帐弊坏，卒徒以为卧具，故有贪饕之虱行于其间。’次三句，言锁宿试院甚久，出院未有期，郁郁自苦，如贫马之得食。牛马食余草节曰‘贳’，《集韵》音何间反。莖，余草也。”

胡荅溪云：“此格《禁脔》谓之‘促句换韵’。其法三句一换韵，三叠而止。此格甚新，人少用之。余尝以此格为鄙句云。”附于左。

#### [附]胡荅溪效山谷体

青玻璃色莹长空，烂银盘挂屋山东，晚凉徐度一襟风。天分风月相管领，对之技痒谁能忍，吟哦自恨诗才窘。扫宽露坐发兴新，浮蛆琰琰抛青春，不妨举盞成三人。

#### 报贾天锡以宝熏见惠乞诗

山谷云：“贾天锡作意和香，自然有富贵气，觉诸人家和香极寒乞也。天锡屡惠此香，惟要作诗。因以韦应物‘兵卫森画戟，燕寝凝清香’为韵，作十小诗赠之。犹恨诗未工，未称此香耳。”

其一

险心游万仞，躁欲生五兵。隐几香一炷，灵台湛空明。

胡荅溪云此十诗中第一绝“真佳句也”余九首见全集。

答斌老病起遣闷

风生高竹凉，雨送新荷气。鱼游悟世网，鸟语入禅味。一挥四百病，智刃有余地。病来每厌客，今乃思客至。

胡荅溪云：“东坡有句云：‘茶笋尽禅味，松竹真法音。’山谷云：‘鱼游悟世网，鸟语入禅味。’张文潜云：‘鸟语味实相，饭香悟真空。’此三联语意相类，然山谷一联最为优也。”

《维摩经》云：“生四大，增损则有四百四病。”又禅家每以智慧为刃，山谷诗中用此语也。

秋思寄子由

黄落山川知晚秋，小虫催女献功裘。老松阅世卧云壑，挽著沧江无万牛。

熊勿轩云：“此诗言世道将变，人才老死山林，无人推挽出而用世也。”

## 卷六

陈后山

《朱文公语录》云：“黄山谷诗云：‘闭门觅句陈无己，对客挥毫秦少游。’陈无己平时出行，觉有诗思便急归，拥被卧而思之，呻吟如病者，或累日而后起。真是‘闭门觅句’者也。”

《语录》又云：“或问后山诗恁地深，他资质尽高，不知如何肯学山谷诗？曰：‘后山雅健似山谷，然气力不似山谷较大，但无山谷许多轻浮底意思。’”

魏衍序云：“后山诗，不犯正位，切忌死语，非冥搜旁引，不足以知之。”

或言后山之诗，非一过可了，近于枯淡。彼其用意，直追《骚》《雅》。不求合于世俗，亦惟恃有东坡、山谷之知也。自此两公外，政使举世无领解者，渠亦安暇恤哉？

妾薄命二首

后山自注云：“为曾南丰作。”

天社任渊云：“按《汉书·许后传》曰：‘奈何妾薄命，端遇竟宁前。’”

’故曹植乐府有《妾薄命篇》。”

谢叠山云：“元丰间，曾巩修史，荐后山有道德，有史才，乞自布衣召入史馆。命未下而曾去，后山感其知己，不愿出它人门下，故作《妾薄命》。巩，南丰人，欧阳公之客。后山尊之，号曰‘南丰先生’。”

其一

主家十二楼，一身当三千。古来妾薄命，事主不尽年。起舞为主寿，相送南阳阡。忍著主衣裳，为人作春妍。有声当彻天，有泪当彻泉。死者恐无知，妾身长自怜。

谢叠山云：“‘主家十二楼，一身当三千。’十二楼，言粉白黛绿，列屋而闲居者颇多也。妙在‘当’字，言其专房之宠也。”

任天社云：“白乐天诗云：‘汉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后山以五字道之，语简而意尽。”

又云：“‘忍著主衣裳，为人作春妍。’此句与下篇‘向来一瓣香，敬为曾南丰’之句，皆以自表，见其不忍更名它师也。”

其二

叶落风不起，山空花自红。捐世不待老，惠妾无其终。一死尚可忍，百岁何当穷。天地岂不宽，妾身自不容。死者如有知，杀身以相从。向来歌舞地，夜雨鸣寒蛩。

谢叠山云：“‘叶落风不起’，如李太白诗‘雨落不上天，覆水难重收’。此意谓人才凋零，如秋风扫败叶，叶已坠地，虽有风，不能吹之上树矣。此言人之云亡，邦国殄瘁，世道日降，人物随之，更不可扶持兴起也。‘山空花自红’，意谓有松柏、杞梓、榲楠、豫章栋梁之材，始可谓之山。今山无林木，徒有野花自红，不成山矣。正如朝廷无支撑世道之人，班行寂寥，惟有富贵之士，随时苟禄，不成朝廷矣。‘捐世不待老，惠妾无其终。’此二句无限意味。后山亦自叹南丰荐引虽力而未遂，不期南丰死之速也。”

任天社云：“‘一死尚可忍，百岁何当穷。’言忍死尚可，祈死实难。意谓安得速死，以从其主也。师死而遂背之，读此诗者，亦少知愧矣。”

南丰先生挽词二首

早弃人间事，真从地下游。丘原无起日，江汉有东流。身世从违里，功言取次休。不应须礼乐，始作后程仇。

任天社云：“‘丘原无起日，江汉有东流。’此言九原虽不可作，而文章之令名，当与江汉俱存。老杜所谓：‘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王介甫曾有《赠南丰》诗曰：‘曾子文章世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故此引用。末句乃后山自谓也。《文中子》卷末载：魏征曰：‘大业之际，征也尝



与诸贤侍。文中子谓征及房、杜曰：“先辈虽聪明特达，然非董、薛、程、仇之比。虽逢明主，必愧礼乐。”’按：程元、仇璋皆文中子高弟。后山自谓其材本不及程、仇，不待议礼乐而判优劣也。”

《许彦周诗话》云：“无己作《曾子固挽词》云：‘丘园无起日，江汉有东流。’近世诗人莫及也。”

## 其二

精爽回长夜，衣冠出广廷。勋庸留琬琰，形像付丹青。道丧余篇翰，人亡更典刑。侯芭才一足，白首《太玄经》。

任天社云：“末句亦后山自谓也。《扬雄传》：‘钜鹿侯芭，常从雄居，受其《太玄》《法言》。’《吕氏春秋》：‘鲁哀公问于孔子，曰：“乐正夔，一足矣。”’李太白诗：‘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

## 次韵答邢居实二首

题注云：居实字敦夫，邢恕和叔之子也。少年有俊声。

## 其一

汉庭用少公何在，不使群飞接羽翰。今代贵人须白发，挂冠高处未宜弹。

按：邢来诗云：“微意平生在海，尘冠今日为君弹。”

《王立之诗话》云：“元祐初，多用老成，故后山有此句也。”

汉武帝时，颜驷曰：“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尚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也。”

## 其二

秋来为客意何如，千里河山信不疏。昔日老人今则少，不妨红叶闭门书。

任天社《诗注》云：“《战国策》：吴起曰：‘河山之险，信不足保也。’此言‘信不疏’，谓心意相许与，不以远而疏也。‘昔日老人今则少’，戏谓若比当代贵人，文、吕诸公犹为少年也。乐天有诗云：‘犹有夸张少年处，时呼张丈唤殷兄。’”

## 丞相温公挽词三首

## 其一

恭默思良弼，诗书正百工。事多违谢傅，天遽夺杨公。一代风流尽，三师礼数崇。若无天下议，美恶并成空。

谢叠山云：“时哲宗谅阴，见上帝赉良弼，非偶然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以诗书治天下，与熙丰变法者不同。盖熙丰新法，与温公所志所学皆相反也。”

## 其二

百姓归周老，三年待鲁儒。时方随日化，身已要人扶。玉几虽来晚，明堂

讫授图。心知死诸葛，终不羨曹蜍。

谢叠山云：“以文王时二老比温公，尊之至矣。‘三年待鲁儒’，‘待’字最妙。盖温公得时行道，不及三年也。”

黄山谷见此诗“时方随日化，身已要人扶”之句，叹曰：“陈三真不可及！”盖天不愁遗之悲，尽于此矣。

按：《行状》云：“哲宗初，公为门下侍郎。元祐元年，公始得疾。疾甚，诏公肩舆至内东门，子康扶入，对小殿。九月，薨于西府。”东坡作神道碑铭曰：“为政一年，疾病半之。功则多矣，百年之思。”谢叠山云：“此两句，见温公克勤于邦，尽瘁于国，因此成疾。悲痛之意，形于言外。”

《冷斋夜话》云：“余问山谷：‘今之诗人谁为冠？’曰：‘无出陈无己。’‘其佳句可得闻乎？’曰：‘吾见其作《温公挽词》一联云：“政方随日化，身已要人扶”便知其才不可敌也。’”

《世说》载：庾道季曰：“廉颇、藺相如虽千载，凛凛尚有生气。曹蜍、李志虽见在，厌厌如九泉下人。”

### 其三

少学真成己，中年托著书。辍耕扶日月，起废极吹嘘。得志宁论晚，成功不愿余。一为天下恻，不敢爱吾庐。

谢叠山云：“此诗言温公平日之学，以诚为本。《中庸》云：‘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东坡作《温公神道碑》亦云：‘温公平生惟一诚。公奉祠十五年，著《通鉴》一书，其实与熙丰新法不合。及其没也，赤子无所恃怙，天下寒士无广厦万间之庇，岂但吾庐破而受冻哉！’”

任天社云：“‘辍耕扶日月，起废极吹嘘。’言公既执政，士大夫得罪于熙丰者，极力荐引而用之。‘日月’‘吹嘘’字虽不对，而事势气象实相等，此诗人之妙也。”

又云：“东坡《祭欧公文》云：‘盖上为天下恻，而下以哭吾私。’此反而用之，言不复哭吾之私也。渊明诗曰‘吾亦爱吾庐’，此借用其字，庐谓吾所庇托焉耳。老杜诗云：‘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盖以天下为忧而忘其私也。后山末句用此意。”

### 嘲秦觀

觀字少章，秦观少游之弟也。

长铗归来夜帐空，衡阳回雁耳偏聪。若为借与春风看，无限珠玑咳唾中。

《王立之诗话》云：“少章登第后方娶。后山作此诗时，犹未娶，故多戏句。帐空闻雁之语，皆戏其独宿无寐也。”

### 示三子

序云：时三子归自外家。

去远即相忘，归近不可忍。儿女已在眼，眉目略不省。喜极不得语，泪尽方一哂。了知不是梦，忽忽心未稳。

谢叠山云：“杜子美乱后见妻子诗云：‘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辞情绝妙，无以加之。晏词窃其意云：‘今宵剩把银缸照，犹恐相逢是梦中。’周词反其意云：‘夜永有时分明，枕上觑着孜孜地。烛暗时酒醒，元来又是梦里。’皆不如后山祖杜工部之意，著一转语：‘了知不是梦，忽忽心未稳。’意味悠长，可与杜工部争衡也。”

### 雪后黄楼寄负山居士

林庐烟不起，城郭岁将穷。云日明松雪，溪山进晚风。人行图画里，鸟度醉吟中。不尽山阴兴，天留忆戴公。

谢叠山云：“‘云日明松雪，溪山进晚风’二句绝妙。余尝独步山巅水涯，积雪初霁，云敛日明。遥望松林，徘徊溪桥，踏月而归，始知此两句如善画。作诗之妙，至此神矣。末句意思尤妙，盖相见则意愜，意愜则不复忆之矣。王徽之之不见戴逵而反，乃天留此相思之情于无穷也。”

### 送苏公知杭州

《诗注》云：“东坡出知杭州，道由南京。后山时为徐州教授，告徐守孙觉，愿往见，而觉不之许。乃托疾谒告，来南京送别，同舟东下，至宿而归。事见东坡《与陈师道书》，及刘安世《弹章》。”

刘安世《弹章》云：“士于知己，不无私恩。既效一官，则有法。今师道擅去官次，陵蔑郡将，徇情乱法，莫此为甚。”

平生羊荆州，追送不作远。岂不畏简书，放麕诚不忍。一代不数人，百年能几见。昔如马口衔，今为禁门键。一雨五月凉，中宵大江满。风帆目力短，江空岁年晚。

任天社《诗注》云：“此诗首句‘羊荆州’，以比东坡。晋羊祜督荆州诸军，郭奕因送祜出界，坐此免官。后山既送东坡，为刘安世所弹，乞正其罪，尝除太学博士。又为言者以此事论列，遂罢。此句殆亦诗讖也。‘岂不畏简书，放麕诚不忍。’此二句，上下若不相属，而意在言外，丛林所谓活句也。按《韩非子》云：‘孟孙猎得麕，使秦西巴载之持归，其母随之而啼。秦西巴弗忍而与之。孟孙大怒，逐之。三月复召，以为子傅，曰：‘夫不忍麕，且忍吾子乎？’呜呼，观过可以知仁。’后山越法出境以送师友，亦放麕之类也。”

‘一代不数人，百年曾几见。’后山《谢再授徐州教授启》亦尝有云：‘昨缘知旧出守东南，念一代之数人，而百年之几见。间以重江之阻，莫期再岁之逢

。使一有于先颠，为两涂之后悔。’又云：‘中山之相，仁于放麇，乱世之雄，疑于食子，惟其信之既笃，所以行之不疑。’‘昔如马口衔，今为禁门键。’谓马衔犹可脱去，禁键不容辄开。言官身拘系，不可辄出也。‘风帆目力短，江空岁年晚。’言风帆愈远，恨目力不能送之。人去江空，恍然自失。吾之年岁，日已迟暮，惧其不复再见也。其爱贤惜别之意，可谓切矣。”

谢叠山云：“此诗云：‘一雨五月凉，中宵大江满。风帆目力短，江空岁年晚。’盖熙丰新法，虐于熒焚。元祐初年，温公当国，更化善治，人心欢欣，如五月得雨，岂不快哉？温公云：‘亡人已知后日必有反覆之患。’此诗谓元祐初政，膏泽下于民者，犹未浹洽，如五月得一雨，亦能变暴暑而为清凉。若雨至中宵，大江亦满，则田畴之沾足，禾稼之畅茂可知矣。惜乎！元祐之政，仅如五月之凉，未至大江满也。今苏公以议论不合而去国，国事将日非矣。朝无真宰相，奇才如东坡者，不得大用。譬如江边送行舟，顺风张帆，一息数百里。风帆已远，恨吾目力短，而望之不及。回视江中，更无行舟，此必天寒岁晚之时。以喻朝廷无人才，不信仁贤，则国空虚，非叔末之世而何。”

### 送秦觏

题注云：觏从东坡学于杭州。

士有从师乐，诸儿却未知。欲行天下独，信有世间疑。秋入川原秀，风连鼓角悲。目前豚犬类，未必慰亲思。

柳子厚《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曰：“独韩愈奋不顾流俗，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又曰：“天下不以非郑尹而怪孙子，何哉？独为其所不为也。”后山此诗云：“欲行天下独，信有世间疑。”意本诸此。时山谷亦有诗送之，今附于左。

### [附]山谷送秦觏

班衣儿啼真自乐，从师学道亦不恶。但得新年胜旧年，即如常在郎罢前。

### 和江秀才献花

疏花得雨数枝黄，白发缘愁百尺长。要与老生同一醉，故留秋意作重阳。

李太白诗云：“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后山诗本此。

### 次韵李节推九日登高

平林广野骑台荒，山寺鸣钟报夕阳。人事自生今日意，寒花只作去年香。巾欹更觉霜生鬓，语妙何妨石作肠。落木无边江不尽，此身此日更须忙。

李后主诗云：“鬓从近日添新白，菊是去年依旧黄。”后山云：“人事自生今日意，寒花只作去年香。”意调亦同。“落木无边江不尽”之句，亦本老杜《登高》诗云：“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 猴马



沐猴自戏马自惊，圉人未解猴马情。猴其天资马何罪，意欲防患犹伤生。异类相宜亦相失，同类相伤非所及。志行万里困一误，吐豆齧芟日伏枥。

本序云：“楚州紫极宫有画，沐猴振索以戏，马顿索而惊，圉人不测，从鞭之。人言沐猴宜马，而今反为累，作诗以道马意云。”

按韩鄂《四时纂要》云：“常系猕猴于马坊内，辟恶消百病，令马不着疥。”

任天社云：“此诗云：‘异类相宜亦相失，同类相伤非所及。’非所及，犹言非思虑所及也。物恶伤其类，此理之固然。而其间亦有相伤者，岂可复以常理待之邪？后山自徐学除太学博士，以言者罢。既而移颍州，故有‘同类相伤’与‘志行万里困一误’之语。”

次韵秦少游春江秋野图

后山自注云：“宗室所画。”

翰墨功名里，江山富贵人。倏看双鸟下，已负百年身。

任天社云：“《南史》梁忠烈世子方等传云：‘性爱林泉，特好散逸，尝著论曰：‘吾不及鱼鸟远矣，鱼鸟飞浮，任其志性，吾之进退，常在掌握。若使吾终得与鱼鸟同游，则去人间如脱屣耳。’”此宗室事，故后山引用盖旧制宗室在宫，有出入之限，有不许外交之禁故也。”

其二

江清风偃木，霜落雁横空。若个丹青里，犹须着此翁。

后山自注云：“秦诗云：‘请君添小艇，画我作渔翁。’”

任天社云：“此言少游方见用于世，非江海之士，不当画之渔舟也。”

黄鲁直《答王立之书》云：“小诗若能令每篇不苟作，须有所属乃善。顷来诗人，惟陈无己得此意，每令人叹伏之。盖渠勤学不倦，味古人语精深，非有为不发于笔端耳。观此二诗，信鲁直之善论也。”

观兖文忠公家六一堂图书

欧阳文忠公封兖国，六一堂见欧阳公诗卷首注。

生世何用早，我已后此翁。颇识门下士，略已闻其风。中年见二子，已复岁一终。呼我过其庐，所得非所蒙。先朝群玉殿，冠佩环群公。神文焕王度，喜色见天容。御榻谁复登，帝书元自工。黄绢两大字，一览涕无从。似欲托其子，天意人与同。历数况有归，敢有贪天功。集古一千卷，明明并群雄。谁为第一手，未有百世公。庙器刻科斗，宝樽蟠华虫。缅怀弃服士，酬献鸣琤琮。插架一万轴，遗子以固穷。素琴久绝弦，棋酒颇阙供。向来一瓣香，敬为曾南丰。世虽嫡孙行，名在恶子中。斯人日已远，千岁幸一逢。吾老不可待，露草湿寒蛩。

任天社云：“此诗‘集古一千卷’至‘棋酒颇阙供’之句，盖用文忠公《六一居士传》中语，谓‘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常置酒一壶，以吾一翁老于五物之间，是为六一。’”

又云：“南丰、东坡皆六一门下士。南丰修史荐后山，以布衣入史馆，命未下而曾去国，后以东坡荐得官。此诗云：‘向来一瓣香，敬为曾南丰。’后山虽感东坡而不以为知己。作此诗时，东坡正为郡守，终无少贬阿附之意，可谓特立之士矣。然亦知东坡之大，必能受之也。”

### 绝句

此生精力尽于诗，末岁心存力已疲。不共卢王争出手，却思陶谢与同时。

胡荅溪云：“后山《绝句》云‘此生精力尽于诗’，与温公《资治通鉴表》云‘臣之精力，尽于此书’之语相同，岂偶然邪？”

### 以拄杖供仁山主二首

#### 其一

错节孤根劲有余，坐床须按起须扶。一生用底今相赠，更问林间有此无。

《赵州语录》云：“赵州临仙化，以拂子送与王谔曰：‘此是老僧一生用不尽底。’”

谢叠山云：“‘一生用底今相赠，更问林间有此无。’此二句有无限意味，见拄杖之奇，又见后山与仁山主契好之厚。”

#### 其二

洗足投筇只坐禅，厌寻歧路费行缠。老来不复人间事，不用山公更削圆。

《桂苑丛谈》云：“润州甘露寺，有僧道行孤高。李德裕廉问日，以方竹杖一赠焉。方竹，出大宛国，坚实而正方，节牙、须牙四面对出。及再镇浙右，其僧尚在，问曰：‘前所奉竹杖无恙否？’僧喜对曰：‘已规圆而漆之矣。’公嗟惋弥日。前辈曾有诗云：‘削圆方竹杖，漆却断纹琴。’”

谢叠山云：“孙真人云：‘人之处世，智欲员，行欲方。’柳子厚云：‘凿去方心，规以大圆。’此言世俗喜圆恶方。方者难合，圆者易投。今不复与人间事，不必揉方为圆矣。”

### 项城道中寄刘令劝修溪桥

老怯溪桥泥没膝，喜闻吾党政如春。须君不惜千金费，此后宁无我辈人。

谢叠山云：“此言好事到手不肯做，将后被别人做了。”

任天社云：“此言必有好事者继之。”

### 送吴先生谒惠州苏副使

题注云：“苏副使，东坡也。吴先生，当是吴远游，苏公尝有书与之。”

闻名欣识面，异好有同功。我亦惭吾子，人谁恕此公。百年双白鬓，万里

一秋风。为说任安在，依然一秃翁。

任天社注云：“‘闻名欣识面’，言吴君欲识东坡也。‘异好有同功’，言吴君方外之士，与后山异趣，而好贤之意则同，故云‘同功’。‘我亦惭吾子，人谁恕此公’，言后山不能往见苏公，此所以有愧于吴君也。此二句大妙。‘百年双白鬓，万里一秋风’，时东坡年五十九，此言神交心契，与风无间也。末句后山自谓不负苏公之门，时亦坐党事废锢，故云‘秃翁’。《汉·霍去病传》云：‘卫青日益衰，而去病日益贵，故人门下多去事去病，辄得官爵。惟任安不肯去。’又《灌夫传》‘与长孺同一秃翁’，注言无官位版授也。”

### 蝇虎

物微趣下世不数，随力捕生得称虎。匿形注目摇两股，卒然一击势莫御。十中失一八九取，吻间流血腹如鼓。却行奋臂吾甚武，明日淮南作端午。

任天社云：“后山此诗，盖有所指而云，末言恃勇而不知及祸也。世传淮南王安万毕术云：‘以五月五日，取蝇虎杵汁拌豆，豆自踊跃，可以击蝇。’”

谢叠山云：“此讥小人之好搏击者。”

### 陈留市隐者

陈留人物后，疑有隐屠耕。斯人岂其徒，满腹一杯羹。婷婷小女子，与翁同醉醒。薄暮行且歌，问之讳姓名。子岂达者欤，槁竹聊一鸣。老生何所因，稍稍声过情。闭门十日雨，吟作乌鸢声。诗书工发冢，刀镊得养生。飞走不同穴，孔突不暇黔。

《王直方诗话》云：“陈留市有刀镊工，随其所得为一日费。醉吟于市，负其子以行歌。江端礼以为达者，为作传，而要无己作诗。‘闭门十日雨，吟作乌鸢声’之句，大为山谷所爱。山谷亦拟作，有云：‘养性霜刀在，阅人清镜空。’”

[附]山谷拟作陈留市隐

自序云：“陈留江端礼李恭曰：‘陈留市上有刀镊工，年四十余，无室家子姓。惟一女，年七岁矣。日以刀镊所得钱与女子醉饱。醉则簪花吹长笛，肩女而归，无一朝之忧，而有终身之乐，疑以为有道者也。’陈无己为赋诗，庭坚亦拟作。”

市井怀珠玉，往来人未逢。乘肩娇小女，邂逅此生同。养性霜刀在，阅人清镜空。时时能举酒，弹镊送飞鸿。

### 送兄子孝忠落解南归

妙年失手未须恨，白璧深藏可自妍。短发我今能种种，晓妆他日看娟娟。

千金市帚能论价，万户封侯信有年。清白传家有如此，归涂囊尽不留钱。

唐人赴省，以诗文献典贡举者。有诗云：“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耳畔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后山“晓妆他日看娟娟”，意本诸此。

愚按：此诗乃用东坡《与潘三失解后饮酒诗》韵。

[附]东坡与潘三失解后饮酒

千金敝帚人谁买，半额蛾眉世所妍。顾我自为都眊噪，怜君欲斗小婵娟。青云岂易量他日，黄菊犹应似去年。醉里未知谁得丧，满江风月不论钱。

赵彦材云：“《摭言》载：唐进士失解醉饱，谓之‘眊噪’。今句云‘顾我自为都眊噪’，则以不独潘三失解，为有眊噪之愁，而我所为失意，无一不是眊噪矣。”

谢宪台赵史惠米

平生忍欲今忍贫，闭口逢人不少陈。俸薄身清赵都史，也能作意向诗人。

谢叠山云：“后山能忍贫，达官名贤哀其贫，袖白金馈之，见其辞色无穷态，议论愈介洁，竟不敢出。建中靖国辛巳，仕于朝，郊祀为执事官。其内子闻郊坛高寒，非挟纩不可，借姨夫赵挺之绵裘衣之。临行，后山问此裘所从来，妻以实对。后山脱而掷之地。其夜寒冻，得疾不起。此宪台，一都史，惠米则受，以诗谢之。盖取其俸薄身清，能尊敬贤人也。此诗起句紧切，后山清介，真是如此，即非寓言。‘忍欲’‘忍贫’四字，亦不苟。”

绝句

书当快意读易尽，客有可人期不来。世事相违每如此，好怀百岁几回开。

《复斋漫录》云：“此无己得意诗也。其后又《寄黄充》，前四句云：‘俗子推不去，可人费招呼。世事每如此，我生亦何娱。’盖无己得意，故两见之。”

谢叠山云：“无己此诗云‘好怀百岁几回开’，其化事甚巧。盖是用《庄子》盗跖之言曰：‘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除病疾死丧忧患，其中开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过四五日而已。’不用其语，而用其意，谓之化。”

《抱朴子》曰：“陆子十篇，诚为快书。”又晋嵇生云：“每读二陆之文，未尝不废书而叹，恐其卷之竟也。”

[附]寄黄充

俗子推不去，可人费招呼。世事每如此，我生亦何娱。黄生后来秀，纯茂静者徒。不见动经月，来亦不须臾。人事已好乖，可复自作疏。子虽向人懒，胜处不可孤。迨此田事休，仍当秋雨余。深知阻泥泞，步履意何如。



## 骑驴

复作骑驴不下驴，此生断酒未须扶。独无锦里惊人句，也得梁园画作图。

任天社云：“丛林谓参禅人有二病，一是骑驴觅驴，二是骑却驴不肯下。识得驴了，骑却不肯下，此一病更是难医。若解放下，方唤作无事道人。后山所谓‘复作骑驴不下驴’之句，岂谓是邪？”

《王立之诗话》云：“双井黄叔达，字知命。自江南来京师，与彭城陈履常俱谒法云禅师于城南。夜归，过龙眠李伯时。时知命着白衫，骑驴道中，摇头而歌，履常负杖挟囊于后。一市皆惊，以为异人。伯时素善画，因写以为图。邢惇夫作《夜归图》诗。此诗末句追记此事也。履常，即后山旧字。”

寄曹州晁大夫晁端仁，字尧民。

堕絮随风化作尘，黄楼桃李不成春。只今容有名驹子，困倚栏干一欠伸。

自注云：“周昉画美人，有背立欠伸者，最为妍绝。东坡为赋《续丽人行》也。”

任天社云：“此篇盖言徐州风物，后山尝有词并序云：‘晁大夫增饰披云，初欲压黄楼。而张、马二子，皆当年樽下世所谓英英、盼盼者，盼卒英嫁。而盼之子莹颇有家风，而曹妓未有显者，黄楼不可胜也。作《南乡子》以歌之曰：‘风絮落东邻，点缀繁枝旋化尘。关锁玉楼巢燕子，冥冥。桃李摧残不见春。流转到如今，翡翠生儿翠作衿。花样腰身官样立，婷婷。困倚栏干，一欠伸。’”

又按：“此诗风絮以属英，尘化以属盼，名驹子以属莹。莹之母，盖马氏也。”

## 归雁

弧矢千夫志，潇湘万里秋。宁为宝箏柱，肯作置书邮。远道勤相唤，羁怀误作愁。聊宽稻粱意，宁复网罗忧。

胡荅溪云：“杜牧之《早雁》云：‘仙掌月明孤影过，长门灯暗数声来。’六一居士《汴河闻雁》云：‘野岸柳黄霜正白，五更惊破客愁眠。’皆言幽怨羁旅，闻雁声而生愁思。至后山则不然，但云：‘远道勤相唤，羁怀误作愁。’则全不蹈袭也。”

## 早起

邻鸡接响作三鸣，残点连声杀五更。寒气挟霜侵败絮，宾鸿将子度微明。有家无食违高枕，百巧千穷只短檠。翰墨日疏身日远，世间安得尚虚名。

《艺苑雌黄》云：“予与乡人翁行可同舟溯汴，因谈及诗，行可云：‘王介甫最善下字，如“荒埭暗鸡催月晓，空场老雉挟春骄”，下得“挟”字最好。如《孟子》“挟长”、“挟贵”之挟。’予谓介甫又有“紫萸凌风怯，苍苔”

挟雨骄’。陈无己有‘寒气挟霜侵败絮，宾鸿将子度微明’，其用‘挟’字，正与介甫前一联同。”

### 寄外舅郭大夫

巴蜀通归使，妻孥且定居。深知报消息，不忍问何如。身健无妨远，情亲未肯疏。功名欺老病，泪尽数行书。

黄玉林云：“赵章泉先生尝云：‘学诗者，莫不以杜为师。然能如其诗者，鲜矣。句或有似之，而篇之全似者，绝难得。陈后山《寄外舅郭大夫》诗，乃全篇之似杜者也。’后戴式之亦有《思家》，用陈韵，又全篇之似陈者也。”

### [附]戴式之思家用后山韵

湖海三年客，妻孥四壁居。饥寒应不免，疾病又何如。日夜思归切，平生作计疏。愁来仍酒醒，不忍读家书。

黄玉林云：“赵蹈中选石屏诗，而此诗乃不在所选中，何邪？”

### 除官

题云：“十一月除秘书省正字。”

扶老趋严诏，徐行及圣时。端能正几字，敢恨十年迟。肯着金根谬，宁辞乳媪讥。向来忧畏断，不尽鹿门期。

《王直方诗话》云：“或云‘才得一正字，亦未须云“趋严诏”。’后作《谢启》复云：‘名虽文字之选，实为将相之储。’又云：‘头童齿豁，敢辞乳媪之讥；闻浅见轻，益畏金根之谬。’”

任天社云：“此诗末句，言虽免党锢之忧，而稍失其高隐本趣也。”

《明皇杂录》云：“刘晏以神童为秘书省正字，上问曰：‘为正字，正得几字？’对曰：‘余字皆正，惟朋字未正。’”

《尚书故实》云：“韩昶，退之子也。性闇劣，为集贤校理，史传有‘金根车’，昶以为误，悉改‘根’为‘银’字。”

《南史》：“何承天除著作佐郎，年已老，而诸佐郎名家年少。荀伯子嘲之，呼为‘奶母’。”此诗乳媪字，乃用此事也。

### 小放歌行

春风永巷闭娉婷，长使青楼误得名。不惜卷帘通一顾，怕君着眼未分明。当年不嫁惜娉婷，傅白施朱作后生。说与傍人须早计，随宜梳洗莫倾城。

《王直方诗话》云：“无己尝作《小放歌》者两篇，山谷云：‘无己他日作诗，语极高古。至于此篇，则顾影徘徊，炫耀太甚。’”

### 鹭鸶诗[一]

若溪不鹭，吾知避而迁。汝胡不狸，吾知远而驰。宵迹吾巢[二]，晨并吾

枝。怀毒妊凶，初不汝期。莽恭拳拳，甫笑嬉嬉。情貌深厚，孰从而追。

自序云：“辛巳夏四月庚戌，日将晏，与客追凉露坐，有雀引雏二三，集垣下，行且哺。俄有鹊至，自北俯啄雀间。初循循然，少焉行雀间，遽攫一雏而升于垣，出雀不意。雀悲鸣啾啾[三]，奋身抵鹊，再三，欲夺。鹊竟磔雏以食不顾，如得计然。坐客叹息，余感之赋是诗。”

愚谓：此诗讥小人之阴险潜毒者，闻之者足以戒云。

[一]“鹊”原作“鸟”，据《后山先生集》改。

[二]“迹”原作“通”，据同上改。

[三]“雀”据同上补。

### 题柱

桃李摧残风雨春，天孙河鼓隔天津。主恩不与妍华尽，何限人间失意人。

自序云：“永安驿廊东柱，有女子题五字云：‘无人解妾心，日夜长如醉。妾不是琼奴，意与琼奴类。’读而哀之。”

愚谓：后山少贫，不得志，东坡荐为徐州教授，复以送东坡被论罢。后徽宗召为正字，未几而卒。此诗亦以写其不得志之意也。

《青琐高议》载：“琼奴，姓王氏，郎中幼女。失身于赵奉常家，为主母凌辱。道出淮上，书其事于驿壁，见者哀之。”

### 卷七

#### 梅圣俞

刘后村云：“本朝诗，惟宛陵为开山祖师。宛陵出，而后桑濮之哇淫稍息，风雅之气脉复续，其功不在欧尹下。”

《诗话》云：“梅圣俞诗，如深山道人，草衣葛履，王公大人见之，不觉屈膝。”

胡荅溪云：“梅圣俞日课一诗，寒暑不易。圣俞诗名满世，盖身试此说之效耳。”

《臞翁诗评》云：“梅圣俞诗，如关河放溜，瞬息无声。”

欧阳公《序梅氏诗集》云：“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穷则愈工，非诗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予友梅圣俞，少以荫补为吏，累举进士，辄抑于有司，困于州县，凡十余年。年今五十，犹从辟书，为人之佐，郁其所蓄，不得奋见于事业。圣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乐于诗而发之。故其平生所作，于诗尤多。世既知之，而未有荐于上者。昔王文康公尝见而叹曰：‘二百年无此作矣。’虽知之深，亦不果荐也。若使其幸得用于朝廷，作为雅颂，以歌咏大宋之功德，荐之清庙，而追《商》、《周》、《鲁颂》之作，岂不伟欤？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为穷者之诗，乃徒发于虫鱼、物类、羁愁、感叹之言

。世徒喜其工，而不知其穷之久而将老也，可不惜哉！”

《沧浪·诗辩》云：“国初诗，尚沿袭唐人，梅圣俞是学唐人平淡处。”

朱文公云：“圣俞诗是枯槁，不是平淡。”

许彦周云：“圣俞诗，句句精练，如‘焚香露莲泣，闻磬清鸥迈’之类，宜为欧公所称。其它古体，如朱弦疏越，一倡三叹，读者当以意求之。”

胡荅溪云：“圣俞诗，工于平淡，自成一家。如《东溪》诗云：‘野鳧眠岸有闲意，老树著花无丑枝。’《山行》诗云：‘人家在何处，云外一声鸡。’《春阴》诗云：‘鸠鸣桑叶吐，村暗杏花残。’《杜鹃》诗云：‘月树啼方急，山房人未眠。’似此等句，须细味之，方见其用意也。”

范饶州坐客语食河豚鱼

春洲生荻芽，春岸飞杨花。河豚当此时，贵不数鱼虾。其状亦可怪，其毒亦莫加。忿腹若封豕，怒目犹吴蛙。炮煎苟失所，入喉为镆铍。若此丧躯体，何须资齿牙。持问南方人，党护复矜夸。皆言美无度，谁谓死如麻。我语不能屈，自思空咄嗟。退之来潮阳，始惮餐龙蛇。子厚居柳州，而甘食虾蟆。二物虽可憎，性命无舛差。斯味曾不比，中藏祸无涯。甚美恶亦称，此言诚可嘉

。《艺苑雌黄》云：“予按《倦游录》云：河豚鱼有大毒，肝与卵，人食之必死。淪而为羹，或不甚熟，亦能害人。岁有被毒而死者，然南人嗜之不已。故圣俞诗云：‘炮煎苟失所，入喉为镆铍。’则其毒可知。”

苏东坡在资善堂，尝与人谈河豚之美者，云“也直那一死”，其美可知也

。《朱文公语录》云：“梅圣俞《河豚》诗，当时诸公说道恁地好。据某说，只是个上门骂人底诗。只似脱了衣服，上人门骂人祖骂人父一般，初无深远底意思。”

孔毅夫《杂记》云：“永叔称圣俞《河豚》诗云：‘春洲生荻芽，春岸飞杨花。河豚于此时，贵不数鱼虾。’以谓河豚食柳絮而肥。圣俞破题两句便说尽河豚好处，乃永叔褒誉之词，其实不尔。此鱼盛于二月，至柳絮时，鱼已过矣。”

[附]东坡惠崇春江晚景[一]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胡荅溪云：“东坡此诗，正是二月景致，是时河豚已盛矣。‘欲上’之语，似未为稳。”

[一]此诗题据《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补。

[附]洪驹父咏河豚西施乳



萋蒿短短荻芽肥，正是河豚欲上时。甘美远胜西子乳，吴王当日未曾知。

《艺苑雌黄》云：“河豚水族之奇物，亦能害人，岁有被毒而死者。吴人珍之，目其腹为西施乳。余因戏作此绝。虽然，甚美必甚恶。河豚，味之美也，吴人嗜之，以丧其躯。西施，色之美也，吴王嗜之，以亡其国。兹可为来者之戒。”

### 老人泉

泉中有老人，隐见不可常。苏子居其间，饮水乐未央。泉中必有鱼，与子日徜徉。泉中苟无鱼，子特玩沧浪。岁月不知老，家有雏凤凰。百鸟戢羽翼，不敢呈文章。去为仲尼叹，出为盛时祥。方今天子圣，毋滞此泉旁。

东坡云：“先君与梅二丈游，时轼与子由弟甚少，未有知者，梅公独深知之。家有老人泉，公作此诗。圣俞没今四十年矣，南迁至合浦，见其门人欧阳晦夫，出其诗稿数十幅。其遗晦夫诗云：‘我家无梧桐，安得久留凤。’晦夫年六十六，尚少余一岁，然白发苍颜，略相似，困穷亦不相远。遂相与执手大笑曰：‘圣俞所谓凤者，岂例皆穷如此乎？’”

### 木山

空山枯楠大蔽牛，霹雳夜落鱼鳧洲。鱼鳧水射几千秋，蠹肌烂髓沙荡流。惟存坚骨蛟龙馐，形侔三山中雄酋。左右两峰相挟翼，尊奉君长无慢尤。苏夫子，见之惊且喜，买于溪叟凭貂裘。因嗟大不为梁栋，又叹残不为薪樵。雨侵藓涩得石瘦，宜与夫子归隐丘。

圣俞此诗，为老泉赋，盖形容三苏也。

### [附]东坡次木山韵

木生不愿回万牛，愿终天年仆沙洲。时来幸逢河伯秋，掀然见怪推不流。蓬婆雪岭巧雕馐，蛰虫行蚁为豪酋。阿咸大胆忽持去，河伯好事不汝尤。城中古沼浸坤轴，一林瘦竹吾菟裘。二顷良田不难买，三年桤木行可樵。会将白发对苍巘，鲁人不厌东家丘。

本序云：“先君尝蓄木山三峰，梅二丈见而赋之。今三十年矣。犹子千乘复得五峰，益奇，因次韵，并刻于其侧。”

愚按：老泉《木假山记》以中峰自比，而以二峰比二子，读之使人如见三苏。圣俞《木山》诗正本此记之意，以形容三苏也。

### 寄马遵

三更醉下陵阳峰，仙舟江上去无踪。杈牙铁锁漫横绝，枰湿不惊潭底龙。断肠吴姬指如笋，欲剥玉榼将何从。短翎水鸭飞不远，那经细雨山重重。却顾旧埽病骢马，尘沙历尽空龙钟。

《隐居诗话》云：“马遵谪守宣州，及其去也，郡僚军民争欲驻留，至以

铁锁绝江。遵于钱筵倚醉，令官妓剥榘实而食，眷眷若留连状，又以所乘驄马寄圣俞家，郡人皆不疑其去也。遵夜使人绝锁解舟，以水沃桮牙，使之不鸣，迨晓，舟去远矣。圣俞遂以诗寄之，可谓善于叙事者也。”

### 逢卖梅花

驿使前时走马回，北人初识越人梅。清香莫把酴醾比，只欠溪边月下杯。

东坡云：“此梅二丈《京师逢卖梅花》绝句。吾虽后辈，犹及与之周旋。览其亲书，如见其抵掌谈笑也。”

### 五侧体

月出断岸口，影照别舸背。且独与妇饮，颇胜俗客对。月渐上我席，暝色亦稍退。岂必在秉烛，此景亦可爱。

《西清诗话》云：“晏元献守汝阴，梅圣俞往见之，将行，公置酒颍水河上，因言古人章句中全用平声，制字稳帖，如‘枯桑知天风’是也。恨未见侧字诗耳。圣俞既引舟，遂作五侧体寄公。”

### 莫打鸭

莫打鸭，打鸭惊鸳鸯。鸳鸯新向池北落，不比孤洲老秃鸽。秃鸽尚欲远飞去，何况鸳鸯羽翼长。

《隐居诗话》云：“吕士隆知宣州，好以事笞官妓，官妓皆欲逃去而未得也。会杭州有一妓到宣，其色艺可取，士隆爱之，留之使不去。一日，郡妓复犯小过，士隆又欲笞之，妓泣诉曰：‘某不敢辞罪，但恐杭妓不能安也。’士隆悯而舍之。圣俞因作《莫打鸭》一篇，盖谓此也。”

### 苏子美

子美名舜钦，为人倜傥不羁，长于古文歌诗。后废居苏州，买水石作沧浪亭，诗以自适。

黄山谷云：“子美文章，豪健痛快，潘、陆不足吞也。”

《后村诗话》云：“子美《送李生》云：‘李生以病废，东入徂徕峰。志气尚突兀，形骸已龙钟。男儿生世间，有如绝壑松。误为风雷伤，不与匠石逢。哀哉千尺干，摧朽似秋蓬。’此语悲壮之甚，李生何如人，足以当之？窃意子美自谓也。”

### 夏意

别院深深夏簟清，石榴开遍透帘明。树阴满地日卓午，梦觉流莺时一声。

刘后村云：“子美雄放不羁，及蟠屈而为吴体。如此诗则极平夷妥帖。”

### 绝句

绿阴垂野草青青，时有幽花一树明。晚泊孤舟古祠下，满川风雨看潮生。

《王直方诗话》云：“黄山谷最爱此绝，累书之，或真草与大字。”

后村云：“此诗大似韦苏州。”

《复斋漫录》云：“此诗第二句与郑毅夫《田家》诗第二句恰相类，皆清绝可爱。”

[附]郑毅夫田家

田家汨汨流水浑，一树高花明远村。云意不知残照好，却将微雨送黄昏。  
独步沧浪亭

花枝低欹草生迷，不可骑往步是宜。时时携酒只独到，醉倒惟有春风知。

胡荅溪云：“子美《独步沧浪亭》绝句，真能道幽独闲放之趣。”

《石林诗话》云：“姑苏州学之南，积水弥数十顷，傍有小山，高下曲折相望，盖钱氏时广陵王所作，既积土为山，因以为池潴水焉。瑞光寺即其宅，而此其别圃也。庆历间，子美谪废，以四十千得之为居，傍水作亭，曰‘沧浪’。欧阳公诗，所谓‘清风明月本无价，可惜只卖四万钱’者是也。子美既死，其孤不能保，遂屡易主矣。”

[附]欧阳公沧浪亭诗

子美寄我沧浪吟，邀我共作沧浪篇。沧浪有景不可到，使我东望心悠然。荒湾野水气象古，高林翠阜相回环。新篁抽笋添夏影，老桤乱发争春妍。水禽闲暇事高格，山鸟日夕相啾喧。不知此地几兴废，仰视乔木皆苍烟。堪嗟人迹到不远，虽有来路曾无缘。穷奇极怪谁似子，搜索幽隐探神仙。初寻一径入蒙密，豁见异境无穷边。风高月白最宜夜，一片莹净铺琼田。清光不辨水与月，但见空碧涵漪涟。清风明月本无价，可惜只卖四万钱。又疑此境谁乞与，壮士憔悴天应怜。鸱夷古亦有独往，江湖波涛渺翻天。崎岖世路欲脱去，反以身试蛟龙渊。岂如扁舟任飘兀，红蕖绿浪摇醉眠。丈夫身在岂长弃，新诗美酒聊穷年。虽然不许俗客到，莫惜佳句人间传。

松江长桥观鱼

鸣榔莫触蛟龙睡，举网时闻鱼鳖腥。我实宦游无况者，拟来随尔带箜篌。

《元次山集·自释》云：“带箜篌而画船。”注云：“上，丁郎切。下，桑荒切。竹器也。”故《唐书》音训云：“读作郎桑，见《元结本集》音训。又音上，力丁切；下，息拯切。取鱼笼也。盖有平仄两音。”《自释》又云：“能带箜篌，全独保生；能学鼙鼙，保宗全家。鼙也如此，漫乎非邪？”其语虽叶韵，然《广韵》《集韵》于庚、清、青三韵中，不收此“箜”字。并于上声“迥”字韵中收之。子美此诗，误押为平声矣。又黄鲁直《过石塘》诗云：“长虹垂地若篆字，晴岫插空如画屏。耕夫荷锄解袂褌，渔父晒网投箜篌。”秦少游《德清道中还寄子瞻》诗：“丛薄开罗帐，沧漪写镜屏。疏篱窥窅窅，支港泛箜篌。”皆于青字韵中押真，误也。

## 游太湖

沓沓波涛阅古今，四无边际莫知深。润通晓月为清露，气入霜天作暝阴。  
笠泽鲈肥人脍玉，洞庭橘熟客分金。风烟触目相招引，聊为停桡一楚吟。

《复斋漫录》云：“子美诗云：‘笠泽鲈肥人脍玉，洞庭橘熟客分金。’吕吉甫诗云：‘鱼出清波脍脍玉，菊含寒露酒浮金。’此二联相类，苏胜于吕，但‘人’、‘客’两字虽无亦可。”

## 垂虹亭观月

月晃长江上下同，画桥横截冷光中。云头滟滟开金饼，水面沉沉卧彩虹。  
佛氏解为银世界，仙家多住玉华宫。地雄景胜言不尽，但欲追随乘晓风。

《后村诗话》云：“子美歌行，雄放轩昂不羁，如其为人。《垂虹亭观中秋月》云：‘佛氏解为银世界，仙家多住玉华宫。’极工。而世惟咏其上一联‘金饼’‘彩虹’之句，何也？又如：‘山蝉带响穿疏户，野蔓蟠青入破窗。’亦佳句。”

## 春睡

别院帘昏掩竹扉，朝醒未解接春晖。身如蝉蜕一榻上，梦似杨花千里飞。  
嗒尔暂能离世网，陶然且欲见天机。此中有德堪为颂，绝胜人间较是非。

《王直方诗话》云：“子美尝作《春睡》诗云：‘身如蝉蜕一榻上，梦似杨花千里飞。’欧公见之，惊曰：‘子美可念。’未几果卒。”

## 苏梅总话

《隐居诗话》云：“苏子美以诗得名，学书亦飘逸，然其诗以奔放豪健为主。梅尧臣亦能诗，虽乏高致，而平淡有工，世谓之苏、梅，其实与苏正相反也[一]。子美尝有叹曰：‘平生作诗被人比梅尧臣，写字被人比周越[二]，良可笑也。’周越为尚书郎，在天圣、景祐间，以书得名，轻俗不近古，无足取也。”

《欧公诗话》云：“圣俞、子美齐名于一时，而二家诗体特异。子美笔力豪俊，以超迈横绝为奇。圣俞覃思精微，以深远闲淡为意。各极其长，虽善论者不能优劣也。余尝于《水谷夜行》诗略道其一二云：‘子美气尤雄，万窍号一噫。有时肆颠狂，醉墨洒滂霈。譬如千里马，已发不可杀。盈前尽珠玑，一一难拣汰。梅公事清浅，石齿漱寒濑。作诗三十年，视我犹后辈。文词愈清新，心意难老大。有如妖娆女，老自有余态。近诗尤苦硬，咀嚼有难噉。又如食橄榄，真味久愈在。苏豪以气胜，举世徒惊骇。梅穷独我知，古货今难卖。’语虽非工，谓初得其仿佛，然不能优劣之也。”

《后村诗话》云：“欧公《答蔡君谟》云：‘近时苏、梅，二穷士尔，主张风雅，人士归之。自二穷人死，文士满朝，而使诗道寂然中绝。每念此事



，窃叹。’乃知文士满朝，而诗道寂然，不但近岁，祖宗盛时，固已然矣。”

[一]“与苏”二字据《历代诗话》本补。

[二]“写”原作“为”。“被人”二字原缺，据同上改补。

石曼卿

《六一居士诗话》云：“曼卿自少以诗酒豪放自得。其气貌伟然，诗格奇峭。又工于书，笔画遒健，体兼颜、柳，为世所好。”

朱文公云：“石曼卿诗，极有好处，如‘仁者虽无敌，王师固有征’、‘无私乃时雨，不杀是天声’长篇。旧见曼卿大书此诗，气象方严遒劲，极可宝贵，真颜筋柳骨也。”

《隐居诗话》云：“石延年长韵律诗善叙事，其他无大好处。”

《王直方诗话》云：“曼卿以书名世，然大字愈妙。”

《诗话》云：“石曼卿诗，如饥鹰乍归，迅逸不可言。”

金乡张氏园亭

亭馆连城敌谢家，四时园色斗明霞。窗迎西渭封侯竹，地接东邻隐士瓜。乐意相关禽对语，生香不断树交花。纵游会约无留事，醉待参横落月斜。

《文公语录》云：“曼卿诗，如《张氏园亭》诗云‘乐意相关禽对语，生香不断树交花’，又如《筹笔驿》诗云‘意中流水远，愁外旧山青’，此数句极佳。曼卿为人豪放，胸次极高，而诗乃方严缜密如此，便是他好处，可惜不得用于世耳。”

《鸡肋集》云：“曼卿以天圣四年来令金山，故诗为此邑人作者多，如题《张氏园亭》诗‘乐意相关禽对语，生香不断树交花’一联，尤为佳句。”

小桃

生色深红绶带长，宫帘寒在井栏香。母家升上瑶池品，先得春风半面妆。

其二

本分桃花寒食前，小桃长是上春天。二乔二赵俱倾国，女弟娇强意自先。

胡荅溪云：“曼卿《咏小桃》二绝，其模写、命意岂不佳哉？曼卿又有《咏红梅》诗云：‘认桃无绿叶，辨杏有青枝。’东坡则谓其语至陋，村学中体也。”

下第偶成集句

一生不得文章力，欲上青云未有因。圣主不劳千里召，姮娥何惜一枝春。凤凰诏下虽沾命，豺虎丛中也立身。啼得血流无用处，著朱骑马是何人。

又集句

年去年来来去忙，为他人作嫁衣裳。仰天大笑出门去，独对春风舞一场。

《西清诗话》云：“集句自国初有之，未盛也。至石曼卿，人物开敏，以

文为戏，然后大著。元丰间，王荆公益工于此。王直方谓始自荆公，非也。”

### 口占戏二举子

司空怜汝汝须知，月下敲门更有谁。叵耐一双穷相眼，得便宜处落便宜。

《西清诗话》云：“石曼卿官册府时，五鼓趋朝，见二举子系逻舍，望曼卿号呼请救。因驻马召逻卒问之，曰：‘昨夕里闲间有纳妇者，二子穴隙以窥，夜被执。’曼卿力为挥解，卒长勉从之。二子叩头拜于马前，曼卿按辔占绝句以调之。”

### 张文潜

文潜名耒。东坡尝称其文汪洋淡泊。举进士，召为太学录，后擢起居舍人，坐元祐党，安置黄州。

《王立之诗话》云：“文潜先与李公择辈来予家作长句，其间有‘漱井消午醉，扫花坐晚凉’、‘众绿结夏帟，老红驻春妆’之句。后东坡来，读其诗，叹息云：‘此不是吃烟火食人道底言语。’”

晦庵《语录》云：“张文潜诗多好底，但颇率耳。”

黄山谷《次韵文潜》诗云：“张侯笔端世，三秀丽斋房。作诗盛推赏，明珠计斛量。扫花坐晚吹，妙语益难忘。”

吕氏云：“文潜诗自然奇逸。”

《王直方诗话》云：“文潜《过宋都》诗云：‘白头青鬓隔存没，落日断霞无古今。’气格似不减老杜。”

### 绝句

亭亭画舸系春潭，直待行人酒半酣。不管烟波与风雨，载将离恨过江南。

《泊宅编》云：“东坡长短句云：‘无情汴水自悠悠，只载一船离恨向东流。’文潜此诗，王平甫爱而诵之，不知其本于此。亦夺胎换骨法也。”

《蔡宽夫诗话》互见前集郑仲贤诗。

### 田家词

南风霏霏麦花落，豆田漠漠初垂角。山边夜半一犁雨，田父高歌待收获。雨多潇潇蚕簇寒，蚕妇低眉忧茧单。人生多求复多怨，天公供尔良独难。

《复斋漫录》云：“东坡《泗州僧伽塔》诗有云：‘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顺风来者怨。若使人人祷辄遂，造物应须日千变。’文潜之诗，用此意也。”

### 谒客

入门投谒吏翩翩，我非欲见礼则然。异哉宾主两无语，客起疾走如避焉。我亦不恭愧昔贤，忍使涂炭朝衣冠。人生暂聚鸿集川，春风吹飞何后先。

愚谓：此诗末句之意，长于譬喻。东坡《和子由》诗云：“人生到处知何

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文潜之句，用此意也。

## 卷八

### 秦少游

少游名观，苏子瞻以贤良荐于哲宗，除博士，迁正字。绍圣坐党，编置郴州。长于议论，文丽而思深，当世重之。

东坡尝有书荐少游于荆公，云：“向屡言高邮进士秦观太虚，公亦粗知其人，今得其诗文数十首，拜呈。词格高下，固已无逃于左右。外此，博综史传，通晓佛书，若此类未易一一数也。”

黄山谷诗云：“东南淮海维扬州，国士无双秦少游。欲攀天关守九虎，但有笔力回万牛。”

荆公《答东坡书》云：“示及秦君诗，适叶致远一见，亦以谓清新婉丽，鲍、谢似之。公奇秦君，口之而不置。我得其诗，手之而不释。”

吕氏云：“少游《过岭后》诗，严重高古，自成一家，与旧作不同。”

朱文公云：“山谷诗云‘对客挥毫秦少游’，盖少游只一笔写去，重意重字皆不问，然好处亦自是绝好。”

《臞翁诗评》云：“秦少游诗，如时女步春，终伤婉弱。”

### 秋意题邢敦夫扇

月团新碾瀹花瓷，饮罢呼儿课楚词。风定小轩无落叶，青虫相对吐秋丝。

《雪浪斋日记》云：“少游诗甚丽，如‘青虫相对吐秋丝’之句是也。”

《王直方诗话》云：“少游尝以真字题此绝于邢敦夫扇上，黄山谷见之，乃于扇背复作小草题一绝，皆自所作也。”

### [附]山谷题邢敦夫扇

黄叶委庭观九州，小虫催女献功裘。金钱满地无人费，百斛明珠薏苡秋。

少游后见此诗，云：“逼我太甚。”

### 牵牛花

银汉初移漏欲残，步虚人倚玉栏干。仙衣染得天边碧，乞与人间向晓看。

《桐江诗话》云：“此少游汝南作教官时，于程文通会间席上赋，此真佳作也。”

### 晚出右掖门

金爵觚棱转夕晖，飘飘宫叶堕秋衣。出门尘涨如黄雾，始觉身从天上归。

《王直方诗话》云：“少游尝因晚出右掖门，作此一绝。识者以为少游作一黄门校勘而炫耀如此，必不能远到也。”

## 秋日

连卷雌霓挂西楼，逐雨追晴意未休。安得万妆相向舞，酒酣聊把作缠头。

《艺苑雌黄》云：“吟诗喜作豪句，须不畔于理方善。如东坡《观崔白冬景图》云：‘扶桑大茧如瓮盎，天女织绡云汉上。往来不遣凤衔梭，谁能鼓臂投三丈。’此语豪而甚工。石敏若《橘林文中咏雪》有‘燕南雪花大于掌，冰柱悬檐一千丈’之语，豪则豪矣，然安得尔高屋邪？余观太白《北风行》云‘燕山雪花大如席’，《秋浦歌》云‘白发三千丈’，其句可谓豪矣，奈无此理，何如少游《秋日》绝句，则可谓语豪而工者也。”

## 献东坡

十里荷花菡萏初，我公所至有西湖。欲将公事湖中了，见说官闲事亦无。

《王直方诗话》云：“杭有西湖，而颍亦有西湖，皆为游宴之胜。而东坡连守二州，其初得颍也，有颍人在坐云：‘内翰但只消游湖中，便可以了郡事。’盖言其讼简也。少游因作一绝献之。后东坡到颍，有《谢执政启》云：‘入参两禁，每玷北扉之荣；出典二邦，迭为西湖之长。’或云秦少章作。”

## 睡足轩

长年忧患百端慵，开斥僧坊颇有功。地彻蔽亏僧界静，人除荒秽玉奁空。青天并入挥毫里，白鸟时来隐几中。最是人间佳绝处，梦残风铁响丁东。

《冷斋夜话》云：“老杜诗云：‘红稻啄残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荆公云：‘缲成白雪桑重绿，割尽黄云稻正青。’郑谷云：‘林下听经秋苑鹿，江边扫叶夕阳僧。’以事不错综，则不成文章。若直叙之，则曰：‘鹦鹉啄残红稻粒，凤凰栖老碧梧枝。’以红稻于上，以凤凰于下者，错综之也。言缲成，则知白雪为丝，言割尽，则知黄云为麦也。秦少游得其意，特发奇语而作此。诗中四句，皆有错综之体。”

## 畅道姑

瞳人剪水腰如束，一幅乌纱裹寒玉。超然自有姑射姿，回看粉黛皆尘俗。雾阁云窗人莫窥，门前车马任东西。礼罢晓坛春日静，落红满地乳鸦啼。

《桐江诗话》云：“畅姓惟汝南有之，其族尤奉道。男女为黄冠者，十之八九。时有女冠畅道姑，姿色妍丽，神仙中人也。少游挑之不得，乃作诗云。”

## 纳凉

携杖来追柳外凉，画桥南畔倚胡床。月明船笛参差起，风定池莲自在香。

吕氏《童蒙训》云：“少游此诗，闲雅严重。又云：‘雨砌堕危芳，风轩纳飞絮。’李公择以为谢家兄弟得意不能过也。”



## 邗沟

霜落邗沟积水清，寒星无数傍船明。菰蒲深处疑无地，忽有人家笑语声。

按：邗沟，在淮东路高邮军。少游又有《寄东坡》诗云：“鲜鲫经年渍醪醑，团脐紫蟹脂填腹。后春菹茁滑于酥，先社姜芽肥胜肉。”亦形容高邮风物也。

《庚溪诗话》云：“白道猷有诗曰：‘连峰数千里，修林带平津。茅茨隐不见，鸡鸣知有人。’后秦少游云：‘菰蒲深处疑无地，忽有人家笑语声。’僧道潜云：‘隔林仿佛闻机杼，知有人家住翠微。’其源乃出于道猷而更加锻炼，亦可谓善夺胎者也。”

## 和黄法曹忆建溪梅花

海陵参军不枯槁，醉忆梅花愁绝倒。为怜一树傍寒溪，花水多情自相恼。清泪斑斑知有恨，恨春相逢苦不早。甘心结子待君来，洗雨梳风为谁好。谁云广平心似铁，不惜珠玑与挥扫。月落参横画角哀，暗香销尽令人老。天分四时不相贷，孤芳转盼同衰草。要须健步远移归，乱插繁华向晴昊。

《诗话》云：“少游此诗，东坡谓其压倒林逋。观其称许之辞，则爱重之意可见矣。”

胡荅溪云：“秦太虚《和黄法曹忆梅花》诗，但只平稳，亦无惊人语。子瞻继之，以唱首第二韵是‘倒’字，故有‘西湖处士骨应槁，只有此诗君压倒’之句，亦是趁韵而已，非谓太虚此诗真能压倒林逋也。林逋‘暗香疏影’之句，古今诗人尚不曾道得到，第恐未易压倒耳。人不细味太虚诗，遂谓诚然，过矣。”

## [附]东坡和秦太虚梅花

西湖处士骨应槁，只有此诗君压倒。东坡先生心已灰，为爱君诗被花恼。多情立马待黄昏，残雪消迟月出早。江头千树春欲暗，竹外一枝斜更好。孤山山下醉眠处，点缀裙腰纷不扫。万里春随逐客来，十年花送佳人老。去年花开我已病，今年对花还草草。不知风雨卷春归，收拾余香还畀昊。

前辈谓东坡《梅花》诗有押噉字韵三首，皆绝妙，摆落陈言，古今人未尝经道者。愚谓此篇语意亦高妙，如“竹外一枝斜更好”之句，写出梅花幽独闲静之趣，真不在“暗香疏影”之下也。

## 和参僚

楼阙过朝雨，参差动霁光。衣冠分禁路，云气绕宫墙。乱絮迷春阔，嫣花困日长。平康在何处，十里带垂杨。

《王直方诗话》云：“参僚旧有一诗寄少游，少游和之。后孙莘老尝读此诗，至末句云：‘这小子又贱发也。’少游后编《淮海集》，遂改云‘经旬牵

酒伴，犹未献《长杨》’。”

郭功甫

功甫名祥正，母梦李太白而生，少有诗名。梅圣俞曰：“天才如此，真太白后身也。”王荆公亦叹美其诗。潘子真云：“袁世弼宦游当涂，时功父未冠，世弼爱其才，荐于梅圣俞，自是有声。既壮，颇恃其才，下笔曾不经意。论者或惜其造语无刻厉之功。”

郭清逸云：“如功甫岂易得，但置之作者中，便觉有优劣耳。如晋、楚之轻剽，不当威、文之节制也。”

《遁斋闲览》云：“功甫曾《题人山居》一联云：‘谢家庄上无多景，只有黄鹂三两声。’荆公命工绘为图，自题其上云：‘此是功甫《题山居》诗处。’即遣人以金酒钟并图遗之。”

东坡守钱塘，功甫过之，出诗一轴示东坡，先自吟诵，声振左右。既罢，谓坡曰：“祥正此诗几分？”东坡曰：“十分来也。”祥正惊喜问之，坡曰：“七分来是读，三分来是诗，岂不十分也？”

《诗话》云：“郭功甫诗，如大排筵席，终日揖逊，而适口者少。”

金山行

金山杳在沧溟中，雪崖冰柱浮仙宫。乾坤扶持自今古，日月仿佛悬西东。我泛灵槎出尘世，搜索异境窥神功。一朝登临望叹息，四时想像何其雄。卷帘夜阁挂北斗，大鲸驾浪吹长空。舟摧岸断岂足数，往往霹雳捶蛟龙。寒蟾八月荡瑶海，秋光上下磨青铜。鸟飞不尽暮天碧，渔歌忽断芦花风。蓬莱久闻未成往，壮观绝致遥应同。潮生潮落夜还晓，物与数会谁能穷。百年形影浪自苦，便欲此地安微躬。白云南来入长望，又起归兴随征鸿。

《王直方诗话》云：“郭功甫自梅圣俞赠诗有‘采石月下访谪仙’之语，以为李白后身，缘此有名。功甫《金山行》‘鸟飞不尽暮天碧，渔歌忽断芦花风’之句，大为荆公称赏。”

胡荅溪云：“功甫《金山行》，造语豪壮，全篇世多未之见也。”

[附]梅圣俞采石月赠郭功甫

采石月下访谪仙，夜披锦袍坐钓船。醉中爱月江底悬，以手弄月身翻然。不应暴落饥蛟涎，便当骑鲸上青天。青山有冢人谩传，却来人间知几年。在昔孰识汾阳王，纳官贯死义难忘。今观郭裔奇俊郎，眉目真似攻文章。死生往复犹康庄，树穴探环知姓羊。

《诗话》云：“梅圣俞作《采石月》，益信捉月之说。按：李阳冰《太白集序》谓‘白疾亟，枕上授简，俾为集序’，初无捉月之说。岂古不吊溺，故史氏为白讳邪？抑小说多妄，而诗老好奇，姑以发新意邪？”

胡荅溪云：“李白从永王璘之辟，璘败当诛，郭子仪请解官以赎其罪，有诏长流夜郎。圣俞用事，尤为亲切，若非姓郭，亦难用矣。羊祜年五岁，令乳母取所弄金环。乳母曰：‘汝先无此物。’祜即诣邻人李氏东垣桑木穴中探得之。主人惊曰：‘此吾亡儿所失物也，云何持去？’乳母具言之。知李氏子则祜前身也。”

### 凤凰台次太白韵

高台不见凤凰游，浩浩长江入海流。舞罢青娥同去国，战残白骨尚盈丘。风摇落日吹行棹，潮拥新沙换故洲。结绮临春无处觅，年年荒草向人愁。

《余话》云：“郭功甫尝与王荆公登金陵凤凰台，追次李太白韵，援笔立成，一座尽倾。”白句人能诵之，郭诗罕有记者。今纪于右。

[附]李太白凤凰台诗见前集太白诗类。

### 寄东坡

平生才力信瑰奇，今在穷荒岂易归。正似雪林枝上画，羽翰虽好不能飞。功甫观东坡画雪雀有感，作诗寄惠州。后东坡北归，又用前韵寄之。

### 用前韵寄东坡

秋霜春雨不同时，万里今从海外归。已出网罗毛羽在，却寻云迹帖天飞。按：此诗东坡北归后，次其韵答之。今附于左。

[附]东坡次韵郭功甫二首

早知臭腐即神奇，海北天南总是归。九万里风安税驾，云鹏今悔不卑飞。可怜倦马不知时，空羡骑鲸得所归。玉局西南天一角，万人沙苑看孤飞。

按：《年谱》云：元符三年庚辰，自儋移廉，又移舒、永，提举成都玉局观。

### 访隐者

一径沿崖踏苍壁，半坞寒云抱泉石。山翁酒熟不出门，残花满地无行迹。

### 山寺老僧

逢人寂无语，结草日栖禅。但见岩花笑，庞眉不记年。

### 西村

远近皆僧刹，西村八九家。得鱼无卖处，沽酒入芦花。

黄玉林云：“功甫诗如此数绝，真得太白体，宜为诸老之所称赏也。”

### 陈简斋

简斋名与义，字去非。少学诗于崔鷗德符。尝问作诗之要，崔曰：“凡作诗，工拙所未论，大要忌俗而已。”后以《墨梅》诗见知于徽庙。高宗朝，参大政，有《简斋集》行于世。

葛胜仲序《简斋诗集》云：“世言诗能穷人，予谓诗不惟不能穷人，且能

达人。孰谓诗人例穷哉？故参知政事西洛陈公某，少踔厉不群，篇籍之在世无不读，既读辄记不忘。政和三年，以上舍解褐，分教辅郡，益沉酣书传，大肆于诗文。天分既高，用心亦苦，务一洗旧常畦径，意不拔俗，语不惊人，不轻出也。宣和中，徽宗皇帝见其所赋《墨梅》诗，善之，亟命召对，有见晚之嗟，遂登册府，擢掌符玺而进用矣。会兵兴抢攘，避地湖广，泛洞庭，上九嶷罗浮，虽流离困厄，而能以山川秀杰之气益昌其诗。故晚年赋咏尤工，缙绅士庶争传诵，而旗亭传舍，摘句题写殆遍，号称‘新体’。今天子梦想名士，以台郎召还，益以诗文被简注，遍掌内外翰，年几何，遂以器业预政。所谓诗能达人，公殆其一也。”

朱文公云：“古人诗中有句，今人诗只一直说。如简斋诗云‘乱云交翠壁，细雨湿青林’之类，他是什么句法？”

胡荅溪云：“陈去非诗，如‘疏疏一帘雨，淡淡满枝花’，‘官里簿书何日了，楼头风雨见秋来’，‘客子光阴诗卷里，杏花消息雨声中’，皆平淡而有工。”

刘后村云：“元祐后，诗人迭起：一种则波澜富而句律疏，一种则锻炼精而情性远。要之不出苏、黄二体而已。及简斋出，始以老杜为师，第其品格，当在诸家之上。”

《沧浪诗体》云：“简斋自是一体，亦本江西之派而小异耳。”

#### 和张规臣水墨梅五绝

刻画无盐丑不除，此花风韵更清姝。从教变白能为黑，桃李依然是仆奴。病眼昏花已数年，只应梅蕊故依然。谁教也作陈玄面，眼乱初逢未敢怜。粲粲江南万玉妃，别来几度见春归。相逢京洛浑依旧，惟恨缁尘染素衣。含章檐下春风面，造化功成秋兔毫。意足不求颜色似，前身相马九方皋。自读西湖处士词，年年临水看幽姿。晴窗画出横斜影，绝胜前村夜雪时。

文公《语录》云：“高宗最爱简斋‘客子光阴诗卷里，杏花消息雨声中。’又曰：座间且说简斋《墨梅》诗何者最胜？或以‘皋’字韵一首为对。先生曰：‘不如“相逢京洛浑依旧，惟恨缁尘染素衣”。’”

《后村诗话》云：“简斋《墨梅》之类，尚是少作。建炎以后，避地湖峽，行路万里，诗益奇壮。”

胡荅溪云：“简斋《墨梅》皋字韵一绝，徽庙召对称赏，自此知名，仕宦亦浸显。陈无己所以谓之‘诗能达人矣，未见其穷也’。葛鲁卿序《简斋集》亦用此语，盖为是也。”

#### 夜赋[一]

泊舟华容县，湖水终夜明。凄然不能寐，左右菰蒲声。穷途事多违，胜处



心亦惊。三更萤火闹，万里天河横。阿瞞狼狽地，山泽空峥嵘。强弱与兴衰，今古莽难平[二]。腐儒忧平世，况复值甲兵。终然无寸策，白发满头生。

《后村诗话》云：“简斋此诗，造次不忘忧爱，以简严扫繁缛，以雄浑代尖巧。第其品格，故当在诸家之上也。”

胡荅溪云：“去非旧有诗云：‘风流丘壑真吾事，筹策庙堂非所知。’其后登政府，无所建明，卒如其言。”愚谓：此诗末句云：“终然无寸策，白发满头生。”其意亦颇类此。

[一]“夜赋”题原作“五言”，据《增广笺注简斋诗集》改。

[二]“阿瞞”四句原缺，据同上补。

### 海棠

海棠默默要诗催，日暮紫绵无数开。欲识此花奇绝处，明朝有雨试重来。

《复斋漫录》云：“郑谷曾有《海棠》诗云：‘秾艳最宜新著雨，妖娆全在欲开时。’欧公以郑诗为格卑，去非之诗用此意也。然陈虽本郑意，便觉才力相去不侔矣。山谷亦有‘紫绵揉色海棠开’之句。”

### 感事

丧乱那堪说，干戈竟未休。公卿危左衽，江汉故东流。[一]风断黄龙府，云移白鹭洲。云何舒国步，持底副君忧。世事非难料，吾生本自浮。[二]菊花纷四野，作意为谁秋。

刘后村云：“简斋此诗，颇逼老杜。”

[一]“丧乱”四句原缺，据《增广笺注简斋诗集》补。

[二]“云何”四句原缺，据同上补。

### 题池亭

聊将两蓬鬓，起照十丈镜。微波喜摇人，小立待其定。

《诗说隽永》云：“京师葆真宫垂杨映照，有山林之趣。去非将罢尚符玺日，题其池亭云，盖有深意寓也。”

### 刘大资挽诗

天柱欹倾日，堂堂堕虏围。遂闻王蠋死，不见华元归。一代名超古，千年泪染衣。当时如有继，犹足变危机。

### 又

一死公余事，由来虏亦人。使知临难日，犹有不欺臣。河洛倾遗愤，英雄叹后尘。煌煌中兴业，公合冠麒麟。

按：靖康三年，北壁守御官刘大资鞫，金虏欲用为枢密，不肯受。是夕，自书片纸寄家，曰：“贞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两君。况主忧臣辱，主辱臣死，此予所以死也。”付指挥使陈瓘、刘玠，乘间入城，归报诸子。阖户，以

衣绦自缢而死。

重阳

忆得甲辰重九日，天恩曾预宴城东。龙沙北望西风冷，谁折黄花寿两宫。

愚谓：简斋此诗，悲慨之情溢于言外，有老杜风。此后村所以谓其“造次不忘忧爱”也。

次韵周教授秋怀

一官不辨作生涯，几见秋风卷岸沙。宋玉有文悲落木，陶潜无酒对黄花。天机袞袞山新瘦，世事悠悠日自斜。误矣载书三十乘，东门何地不宜瓜。

黄玉林云：“‘天机袞袞山新瘦，世事悠悠日自斜’之句，真合在苏、黄之右。晋张华尝载书三十乘。”

春晓

朝来庭树有鸣禽，红绿扶春上远林。忽有好诗生眼底，安排句法已难寻。

《小园解后录》云：“简斋此诗，观其末后两句，则诗之为诗，岂可以作意为之邪？”

韩子苍

子苍名驹，吕居仁作《江西宗派图》，置子苍于其间，而子苍不悦。子苍尝云：“作诗文当得文人印可，乃自不疑，所以前辈汲汲于求知也。”

苏黄门初见韩诗，白云：“恍然再见储光羲也。”《栾城集》中有《题韩驹秀才诗卷》一绝云：“唐朝文士例能诗，李杜高深到者稀。我读君诗笑无语，恍然再见储光羲。”

《臞翁诗评》云：“韩子苍诗，如梨园按乐，排比得伦。”

题画太一真人

太一真人莲叶舟，脱巾露发寒飕飕。轻风为帆浪为楫，卧看玉宇浮中流。中流荡漾翠绡舞，稳如龙骧万斛举。不是峰头十丈花，世间那有叶如许。龙眠画手老入神，尺素幻出真天人。恍然坐我水仙府，苍烟万顷波粼粼。玉堂学士今刘向，禁直嵒峒九天上。不须对此融心神，会植青藜夜相访。

胡荅溪云：“李伯时画太一真人卧一大莲叶中，手执书一卷仰读，萧然有物外之思。子苍题诗其上，语意绝妙，真能咏尽此画也。”

题画宫女

睡起昭阳暗淡妆，不知缘底背斜阳。若教转盼一回首，三十六宫无粉光。

胡荅溪云：“李伯时画背面宫女，子苍题此诗其上，乃用东坡《续丽人行》中语意，然不及坡之伟丽也。”

[附]东坡续丽人行

深宫无人春昼长，沉香亭北百花香。美人睡起薄梳洗，燕舞莺啼空断肠。

画工欲画无穷意，背立春风初破睡。若教回首更嫣然，阳城下蔡俱风靡。杜陵饥客眼长寒，蹇驴破帽随金鞍。隔花临水时一见，只许腰肢背后看。心醉归来茅屋底，方信人间有西子。君不见孟光举案与眉齐，何曾背面伤春啼。

《诗注》云：“李仲谋家有周昉画背面欠伸内人，极精，戏作此诗。”

#### 真妃上马图

翠华欲幸长生殿，立马楼前待贵妃。尚觅君王一回顾，金鞍欲上故迟迟。

胡荅溪云：“子苍《题明皇真妃上马图》诗，意极佳。余旧观《蔡天启集》，其集中亦有此诗，然不知竟是谁作也？”

#### 和李上舍冬日

北风吹日昼多阴，日暮拥阶黄叶深。倦鹊绕枝翻冻影，飞鸿摩月堕孤音。推愁不去如相觅，与老无期稍见侵。顾藉微官少年事，病来那复一分心。

《复斋漫录》云：“子苍《和李上舍冬日》诗‘日暮拥阶黄叶深’之句，最为世所推赏，故李彭商老有建除体赠子苍云：‘满朝以诗名，何独遗大雅。平生黄叶句，摸索便知价。’盖是时子苍自馆职斥宰分宁时也。”

#### 和馆中上元游葆真宫观灯

开卷爱公如李益，解言明月逐人来。多情好共春流转，刻烛题诗又一回。

《复斋漫录》云：“‘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此唐苏味道《上元夜》诗也。子苍以为李益，何邪？然苏味道之意，乃取梁朱超《望月》诗耳。朱云：‘惟余故楼月，远近必随人。’”

#### 谢信守连鹏举送酒

上饶藉甚文章守，曾共紫薇花下杯。铃阁昼闲思老病，故教从事送春来。

《复斋漫录》云：“唐皮日休《谢人送酒》诗亦有‘青州从事’之语。子苍此诗意思颇同，当有辨其优劣者。”

#### [附]皮日休谢人送酒

门巷寂寥空紫苔，先生应渴解醒杯。醉中不得相亲问，故遣青州从事来。

晋桓温有主簿善别酒味，以好者为青州从事，谓青州有齐郡，言“到脐”也。

#### 代葛亚卿作

君住江滨起画楼，妾居海角送潮头。潮中有妾相思泪，流到楼前更不流。

《复斋漫录》云：“晁元忠《西归》诗云：‘安得龙山潮，驾回安河水。水从楼前来，中有美人泪。’子苍之诗取此意也。唐孙叔向有《经昭应温泉》诗云：‘一道泉回绕御沟，先皇曾向此中游。虽然水是无情物，也到宫前咽不流。’子苍末句又用孙语也。”

胡荅溪云：“余以《陵阳集》阅之，子苍十绝为葛亚卿作，皆别离之词。

必亚卿与一娼别，子苍代赋此诗。其诗有云：‘妾愿为云逐画檣，君言十日看归航。’以此可知也。又有云：‘初合双鬟触事羞，离筵酌酒强回头。纵言眼软偏饶泪，莫道心痴不解愁。’亦佳句也。徐师川曾跋此诗云。”

[附]徐师川跋子苍代葛亚卿诗

夏木阴阴欲放船，黄鹂啼了落花天。十诗尽说人间事，付与风流葛稚川。

送宜黄丞周表卿

昔年束带侍明光，曾见挥毫照对御床。将为骅骝已腾踏，不知雕鹗尚摧藏。官居四合峰峦雨绿，驿路千林橘柚霜黄。莫为艰难归故里恋乡关留不去，汉廷今重甲科郎。

《室中语》云：“公赋此诗送表卿，及表卿既行久之，乃改‘对’字作‘照’字。盖子瞻《送孙勉》诗有云：‘君为淮南秀，文彩照金殿。’注云：‘君尝考中进士第一人也。’改‘绿’为‘雨’、‘黄’为‘霜’。又改‘莫恋乡关留不去’为‘莫为艰难归故里’，益见其工，此诗之所以不厌改也。公又《题辛仲及斗牛图》诗云：‘好事谁如公子贤，断缣求买不论钱。’后改云‘千金买画亦欣然’，亦于卷中断取旧诗别题之。”

进退韵近体

盗贼犹如此，苍生困未苏。今年起安石，不用哭包胥。子去朝行在，人应问老夫。髭须衰白尽，瘦地日携锄。

胡荅溪云：“郑谷等共定今体诗格，一进一退韵。如李师中《送唐介》七言八句诗是也。子苍于五言八句近体诗亦用此格，盖苏、夫字在十虞韵，胥、锄字在九鱼韵。”

[附]李师中送唐介

孤忠自许众不与，独立敢言人所难。去国一身轻似叶，高名千古重于山。并游英俊颜何厚，未死奸谀骨已寒。天为吾君扶社稷，肯教夫子不生还。

《细素杂记》云：“郑谷与僧齐己、黄损共定今体诗格，云：‘凡诗用韵，有数格，一曰葫芦，一曰辘轳，一曰进退。葫芦韵者，先二后四；辘轳韵者，双出双入；进退韵者，一进一退。失此则缪矣。’李师中此诗正所谓进退韵格也。难、寒二字在二十五寒韵，山、还二字在二十八山韵。诚合体格，岂率尔而为之哉？近阅《冷斋夜话》载当时唐、李对答语言，乃以此诗为落韵诗，盖渠不见郑谷所定诗格有进退之说，而妄为云云也。”

《倦游杂录》云：“唐介为台官，廷疏宰相文彦博以灯笼锦媚贵妃，致位宰相。仁宗怒，谪介英州别驾。朝中士大夫以诗送行者颇众，独待制李师中一篇为人传诵。”

过汴河



汴水日驰三百里，扁舟东下更开帆。旦辞杞国风微北，夜泊宁陵月正南。  
老树挟霜鸣窸窣，寒花承露落毵毵。茫然不悟身何处，水色天光共蔚蓝。

《小园解后录》云：“唐人诗云：‘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几回惊妾梦，不得过辽西。’人有问诗法于韩子苍，子苍令读此诗以为法。子苍有《过汴河》诗云‘汴水日驰三百里’云云，人有问诗法于吕居仁，居仁令参子苍此诗以为法。后之学者，熟读此二篇，思过半矣。”

## 卷九

### 陈希夷

希夷名抟，字图南。负经纶之才，历五季乱离，游行四方。志不遂，入武当山，后隐居华阴山。周世宗召至京，赐号“白云先生”。太宗朝再召，赐号“希夷先生”。

《闻见录》云：“华山隐士陈抟，唐长兴中进士。游四方，有大志，常乘白驴，从恶年少数百，欲入汴州，中途闻太祖登极，大笑坠驴，曰：‘天下自此定矣。’”

### 归隐

十年踪迹走红尘，回首青山入梦频。紫陌纵荣争及睡，朱门虽贵不如贫。  
愁闻剑戟扶危主，闷见笙歌聒醉人。携取旧书归旧隐，野花啼鸟一般春。

邵伯温《易学辨惑》云：“抟隐居华阴山，自晋以后，每闻一朝革命，齟齬数日。人有问者，瞪目不答。一日，乘驴游华阴市，闻太祖登极，大笑。问其故，曰：‘天下自此定矣。’遁迹之初，作此诗云，岂浅丈夫哉？”

### 题西峰

为爱西峰好，吟头尽日昂。岩花红作阵，溪水绿成行。几夜碍新月，半山无夕阳。  
寄言嘉遁客，此处是仙乡。

《闻见录》云：“抟隐居华山，太祖召，不至。太宗召，以羽服见于延英殿，顾问甚久。送中书见宰辅，丞相宋琪问曰：‘先生得玄默修养之道，可以教人乎？’曰：‘抟不知吐纳修养之术，假令白日冲天，亦何益于圣世？上博达今古，深究治乱，真有道仁明之主，正是君臣同德致理之时。勤心修炼，无出于此。’琪等以其语奏，帝益重之。”

### 赠种隐君

事不关身皆是累，心源未了几时闲。须将未了并身累，分付他人入旧山。

种放隐终南，闻希夷之风，往见之。希夷曰：“君当有显宦。但名者古今美器，造物者所忌，子名将物败之。”后真宗召见，待以殊礼。谒告归终南，恃恩与王嗣宗相忤，卒为嗣宗所排。

《涑水记闻》云：“种放以处士召见拜官，真宗待以殊礼，名动海内。后谒告归终南，恃恩骄傲。王嗣宗时知长安，放至，通判以下群拜谒，放俯垂手接之而已。嗣宗内不平，放召其诸侄出，拜嗣宗，嗣宗坐受之。放怒，嗣宗曰：‘向者通判以下拜君，君扶之而已。此白丁耳，嗣宗状元及第，名位不轻，胡为不得坐受其拜？’放曰：‘君以手搏得状元耳，何足道也？’嗣宗怒，遂上疏，言放实空疏，专饰诈巧盗虚名。陛下尊礼放，擢为显官，臣恐天下窃笑，益长浇伪之风。因抉摘言放阴事。上虽不之问，而待放之意寢衰。”

### 睡答金励

常人无所重，惟睡乃为重。举世此为息，魂离神不动。觉来无所知，知来心愈用。堪笑尘世中，不知梦是梦。

《闻见录》云：“希夷先生每睡则半载，或数月，近亦不下月余。”

《御苑名谈》云：“昔有衣冠子金励，问希夷先生曰：‘励向游华山，欲见先生。先生睡未觉，亦有道乎？’先生笑而不言，答之以诗云。”

### 对御歌

臣爱睡，臣爱睡，不卧毡，不盖被，片石枕头，蓑衣铺地。震雷掣电鬼神惊，臣当其时正鼾睡。闲思张良，闷想范蠡。说甚孟德，休言刘备。三四君子，只是争些闲气。争如臣向青山顶头，白云堆里，展开眉头，解放肚皮，且一觉睡。管甚玉兔东生，红轮西坠。

《谈藪》云：“陈抟隐武当山，后居华州云台观，多闭户独卧，或累月不起。周世宗召入禁中，扃户试之，月余始开，抟熟寐如故。尝对御歌此诗云。”

### [附]潘紫岩题陈图南鼾睡图

甲马营中紫气高，属猪人已著黄袍。此回天下都无事，可是山中睡得牢。希夷骑驴游华阴，闻太祖登极，大笑坠驴，曰：“天下自此定矣。”紫岩诗本此语也。

### 赠张乖崖

自吴入蜀是寻常，歌舞筵中救火忙。乞得金陵养闲散，也须多谢鬓边疮。

《古今诗话》云：“张忠定公少谒华山陈图南，图南赠以诗一绝，始皆不谕其意。后忠定更镇杭、益，晚年发疮于鬓，移守金陵，遂薨，悉如其言。”

胡荅溪云：“余考《三朝正史·张咏传》：真宗时，咏再任升州，头疮甚，上悯之，代还，不能朝谒，复求领郡，命知陈州，卒。《古今诗话》以为移守金陵遂薨，非也。”

### 魏处士

处士名野，字仲先。隐居不仕，真宗召见，而野闭门避匿。

《古今诗话》云：“章圣幸汾阴，回望林岭间，亭槛幽绝，意非民俗所居。时魏野方教鹤舞，俄报有中使至，抱琴逾垣而走。”

《澠水燕谈录》云：“魏野居有幽致，真宗遣人图之。野有诗云‘幽居帝画看’，正谓此也。”

《后村诗话》云：“魏野五言云：‘常怜李斯首，不及严光足。’真处士语也。”

《蔡宽夫诗话》云：“野有子，亦有父风。宋景文尝赠以诗云：‘姓名高士传，父子少微星。’人多称颂之。”

### 晨兴

夜长已待得晨兴，耽睡僮犹唤不应。烧叶炉中无宿火，读书窗下有残灯。临阶短发梳和月，傍岸衰容洗带冰。料得巢禽翻怪讶，寻常日午起慵能。

《欧公诗话》云：“此诗本是‘烧叶炉中无宿火’，或有嫌‘烧叶’之语为贫寒太甚，改‘叶’字为‘药’字，不惟坏此一句，并下句减气味矣。”

### 书友人屋壁

达人轻禄位，居处傍林泉。洗砚鱼吞墨，烹茶鹤避烟。闲惟歌圣代，老不恨流年。静想闲来者，还应我最偏。

《诗话》云：“真宗祀汾阴，遣使召野，野题诗遁去。使还，以诗奏，上曰：‘野不来矣。’”

胡荅溪云：“魏野诗云：‘洗砚鱼吞墨，烹茶鹤避烟。’王建诗云：‘闭门留野鹿，分食与山鸡。’二人之语，巧于模写山居之趣。第理有当否，如野所言，虽未必皆然，理或有之。如建所言，二物何驯狎如此，理必无之。至若少陵云‘得食阶除鸟雀驯’，东坡云‘为鼠长留饭，怜蛾不点灯’，皆当于理，人无得而议之矣。”

愚谓：东坡“为鼠常留饭”之语，于理恐亦似有小碍。鼠之于人，为害之物也。掀杯舐缶，众皆嫉之。坡尝有云“养猫以去鼠，不可以无鼠而养不捕之猫”。猫之不捕，且不可养，而可留饭以待鼠乎？

### 寻隐者不遇

寻真误入蓬莱岛，香风不动松花老。采芝何处未归来，白云满地无人扫。

愚谓：此诗模写幽寂之趣，真所谓蝉蜕污浊之中，蜉蝣尘埃之表，与僧无本诗同一意趣。今附于左。

### [附]僧无本访隐者不遇

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唐人多有访隐者不遇诗，意味闲雅，率皆脍炙人口。高骈云：“落花流水认天台，半醉闲吟独自来。惆怅仙翁何处去，满庭红杏碧桃开。”李义山云

：“城郭休过识者稀，哀猿啼处有柴扉。沧江白石樵渔路，日暮归来雪满衣。”韦苏州云：“九日驱驰一日闲，寻君不遇又空还。怪来诗思清人骨，门对寒流雪满山。”

#### 谢寇莱公见访

昼睡方浓向竹斋，柴门日午尚慵开。惊回一觉游仙梦，村巷传呼宰相来。

《古今诗话》云：“莱公镇洛，凡三邀野不至。莱公暇日写刺访之，野服葛巾布袍，长揖莱公，礼甚平简。顷之，议论骚、雅，相得甚欢。将别，谓莱公曰：‘盛刺不复还，留为山家之宝。’及公再秉钧轴，野游门下，献诗云：‘好去上天辞富贵，却来平地作神仙。’公得诗不悦，后二年贬通州。每题前诗于窗，朝夕吟哦之。”

#### 上王相公

圣朝宰相年年出，公在中书十二秋。西祀东封俱已了，好来相伴赤松游。

《三山老人语录》云：“杜子美《送严武还朝》诗云：‘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劝以仗节义也。魏野《上王文正公》诗云：‘西祀东封俱已了，好来相伴赤松游。’又《赠寇忠愍公》诗云：‘好去上天辞富贵，却来平地作神仙。’劝之使退也。近世士人与上官诗，无非谏辞，未闻有规劝之语如此者。”

《蔡宽夫诗话》云：“王文正从东封车驾回，过陕，魏野寄以绝句，文正袖此诗求退，遂得谢。莱公自永兴被召，野亦以诗送之云：‘好去上天辞富贵，却来平地作神仙。’而莱公岁晚南迁。世多言公不能如文正用野言，盖志士仁人亦各有志。观莱公末年所为，岂愧文正之退哉？山人处士，其言不得不如此。或用或不用，各系其人。要之不溺于富贵以贪得则一也。”

#### [附]亡名氏献韩魏公

是非莫问门前客，得失须凭塞上翁。引取碧油红旆去，邳王台上醉春风。

韩魏公初罢相，出镇长安。或献此诗，盖劝其辞分陕之重，而为昼锦之荣。公以为然，即请守相州。此诗亦有规劝之意，故附于此。

#### 上知府寇相公

文武稟全才，何人更可陪。有官居鼎鼐，无地起楼台。圣主诗方和，亲王状始回。镇临求二陕，调燮辍三台。凤阁须重去，龙旌暂拥来。下车三度雨，上殿数声雷。未暇瞻圭璧，先蒙访草莱。几思趋相府，恐惧复徘徊。

《政要》云：“上即位，北使至，赐宴。两府预坐，北使历视坐中，问译者云：‘谁是“无地起楼台”相公？’坐中无答。丁谓使译者谓曰：‘朝廷初即位，南方须大臣镇抚，寇公暂抚南夏，非久即还。’”

#### 啄木



爪利嘴还刚，残阳啄更忙。千林蠹如尽，一腹馁何妨。形小过槐陌，声高近草堂。岂能同燕雀，惟解占高粱。

《欧公诗话》云：“魏野《啄木》诗云：‘千林蠹如尽，一腹馁何妨。’有诗人规诫之风。”

### 林和靖

和靖先生名逋，居西湖。杭守李及、薛映每造其庐，清谈终日而后去。

《该闻录》云：“林逋处士隐居西湖，朝廷命守臣王济体访，逋闻之，投启为贄，其文皆俚偶声律之流，乃以文学保荐。诏下，赐帛而已。济曰：‘草泽之士，文须稽古，不友王侯；文学之士，则修词立诚，俟时致用。今逋两失之。’”

### 山园小梅

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须檀板共金樽。

《蔡宽夫诗话》云：“和靖《梅诗》‘疏影’‘暗香’一联，诚为警绝。然其下‘霜禽’‘粉蝶’一联，则与上联气格全不相类，若出两人。乃知诗全篇佳者诚难得。唐人多摘句为图，盖以此。大抵和靖诗喜于对意，如‘伶伦近日无侯白，奴仆当时有卫青’，又如‘破殿静披氍毹白，斋房闲试酪奴春’之类。虽假对亦不草草，故气格不无少贬。然其五言，如‘夕寒山翠重，秋静鸟行疏’，长句如‘桥横水木已秋色，寺倚云峰更晚晴’，又如‘烟含晚树人家远，雨湿春蒲燕子低’。此等句，又何害其为工夫太过也。”

王晋卿云：“和靖‘疏影’‘暗香’之句，杏与桃李皆可用也。”东坡云：“可则可，但恐杏花桃李不敢承当耳。”又云：“诗人有写物之功，‘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他木不可以当此。林逋此诗，决非桃李诗也。”

山谷云：“欧阳文忠公极赏林和靖《梅》诗‘疏影’‘暗香’之句，而不知和靖别有《咏梅》一联云：‘雪后园林才半树，水边篱落忽横枝。’似胜前句。不知文忠何缘弃此而赏彼，文章大概亦如女色，好恶止系于人。”

### 梅花

吟怀长恨负芳时，为见梅花辄入诗。雪后园林才半树，水边篱落忽横枝。人怜红艳多应俗，天与清香似有私。堪笑胡雏亦风味，醉将声调角中吹。

胡荅溪云：“山谷喜‘雪后园林’一联，王直方又爱靖‘池水倒添疏影动，屋檐斜入一枝低’，以谓此句与山谷所称真可处伯仲之间。余观此句，略无佳处，直方何为喜之？真所谓一解不如一解也[一]。”

[一]“一解不如一解”，《诗话总龟》后集“解”作“蟹”。

[附]何逊早梅

菟园标物序，惊时最是梅。衔霜当路发，映雪拟寒开。枝横却月观，花绕凌风台。朝洒长门泣，夕驻临邛杯。应知早飘落，故逐上春来。

《雪斋浪记》云：“为诗当饱参，然后臭味乃同，虽为大宗匠者亦然。‘月观’‘枝横’之语，乃何逊妙处，自林和靖一参之后，参之者甚多。”

### 书孤山隐居壁

山木未深猿鸟少，此生犹拟别移居。直过天竺溪流上，独树为桥小结庐。

和靖居西湖之孤山，结庐其上，足未尝履城市。此诗有卜居之意，犹以为入山未深，入林未密也。

《艺苑雌黄》云：“张子野过和靖隐居，有诗一联云：‘湖山隐后家空在，烟雨词亡草自青。’注云：‘先生尝著《春草曲》，有“满地和烟雨”之语，今亡其全篇。’余按杨元素《本事曲》，有《点绛唇》一阙，乃和靖《春草词》，云：‘金谷年年，乱生春色谁为主？余花落处，满地和烟雨。又是离歌，一阙长亭暮。王孙去，萋萋无数，南北东西路。’此词甚工，子野乃不见其全篇，何也？”

### 咏退笔

神功虽缺力犹存[一]，架琢珊瑚欠策勋。日暮闲窗何所似，灞陵憔悴故将军。

胡荅溪云：“和靖言，余顷得宛陵葛生所茹笔，每用之，如麾百胜之师，横行于纸墨间，所向无不如意。惜其日久且弊，因作诗以录其功，殊有悯劳念旧之意。”

[一]《荅溪渔隐丛话》“功”作“锋”，“犹”作“终”。

### 书寿堂壁

右诗见前集六卷李义山诗类。

《古今诗话》云：“林逋傲视许洞，洞不喜，乃作诗嘲之曰：‘寺里掇斋饥老鼠，林间咳嗽老猕猴。豪民送物鹅伸颈，好客临门鳖缩头。’此诗妒贤嫉能之辞，可谓谗之虐者也。闻者足以戒云。”

### 王黄州

黄州名禹偁，字元之。

《西清诗话》云：“元之父本磨家。毕文简士安为州从事，元之代其父输面，至公宇，立庭下。文简方命诸子属句，云：‘鹦鹉能言宁似凤。’元之抗声曰：‘蜘蛛虽巧不如蚕。’文简曰：‘子精神满腹，将且名世。’后与公接武朝廷。”

《沧浪·诗辨》云：“国初之诗，尚沿袭唐人，王黄州学白乐天。”

《后村诗话》云：“王元之被遇熙陵，知制诰，因救徐铉，贬商州。为内

相，因议孝章皇后丧，贬滁州。真皇登极，召还，将用矣，其诗乃云：‘两制旧臣生白发，一番新贵上青天。’未几，再谪黄州，迁蕲州而卒。岂新贵有所未平乎？”

《许彦周诗话》云：“元之诗可重，大抵语迫切而意雍容，如云‘身后声名文集草，眼前衣食簿书堆’，又云‘泽畔骚人正憔悴，道旁山鬼莫揶揄’，大类乐天也。”

黄山谷《题黄州墨迹》云：“往时王黄州，谋国极匪躬。朝闻不及夕，百壬避其锋。九鼎安磐石，一身转孤蓬。浮云当日月，白发照秋空。”

### 春日杂兴

两株桃杏映篱斜，装点商州副使家。何事春风容不得，和莺吹折数枝花。

《蔡宽夫诗话》云：“元之本学白乐天诗，在商州赋此绝，其子嘉祐云：‘老杜尝有“恰似春风相欺得，夜来吹折数枝花”之句，语颇相近，因请易之。’元之忻然曰：‘吾诗精诣，遂暗合子美邪？’乃更为诗曰：‘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杜甫是前身。’卒不复易。”

### 锡宴明日

宴罢回来日欲斜，平康坊里那人家。几多红袖迎门笑，争乞钗头利市花。

### 清明

无花无酒过清明，兴味都来似野僧。昨日邻家乞新火，晓窗分与读书灯。

胡荅溪云：“元之二绝，何况味不同如此？亦可见其老少情怀之异也。”

### 滁州寄旧僚

要见滁州谪宦情，信缘随俗且营营。不夸两制词臣贵，多伴三班奉职行。楼堞倚空乘月上，樽罍有酒对山倾。升沉得丧何须问，况是浮生已半生。

《蔡宽夫诗话》云：“国初，州郡设官尚少，小郡不过四五员，复多武弁，故非雄藩都会，仕者率少官况。元之自掖垣谪滁州，尝以诗寄旧僚，闻者颇怜之。然元之在滁阳，四方文士持文就谒者甚众。”

### 商州

节及登高忽叹嗟，经年憔悴别京华。贰车何处搔蓬鬓，九日樽前见菊花。

《蔡宽夫诗话》云：“人梦中作为诗文，觉来多不省，设有能省者，其事往往皆验，理固不可诘，岂祸福将至，精神自有感通者乎？王元之《商州》诗第四句，乃梦中得之。初，元之在掖垣，忽梦赋诗御座前，既觉，独记此句，未几至贬，以十月到郡，而菊花盛开，恍然如诗语也。晏元献守亳，始至，亦尝梦赋诗云：‘一年为客未归去，笑杀城东桃李花。’初莫省谓何，已而因春出游，则州之园馆皆在城东，公留亳逾年，而后移睢阳，无不合者。元之自从班谪散秩，先为之兆，固宜矣。若元献但日月淹速之间，亦有预告之者

，则世间万事，何尝不有定数邪？”

寇莱公

莱公名准，字平仲，谥忠愍。

《渔隐丛话》云：“忠愍公诗思凄婉，盖富于情者也。”

春日登楼怀归

高楼聊引望，杳杳一川平。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荒村生断霭，古寺语流莺。旧业遥清渭，沉思忽有惊。

《政要》云：“公尝赋诗，有‘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之句，时人以此规其相业。”

江南春二首

波渺渺，柳依依，孤村芳草远，斜日杏花飞。江南春尽离肠断，蘋满汀洲人未归。

杳杳烟波隔千里，白蘋香散东风起。日落汀洲一望时，愁情不断如春水。

胡荅溪云：“以《江南春》二首观之，则语意疑若优柔无断者。至其端委庙堂，决澶渊之策，其气锐然，奋仁者之勇，全与此不相类。盖人之难知也如此。”

题驿亭

沙堤筑处迎丞相，驿吏催时送逐臣。到了输它林下客，无荣无辱自由身。

《石林诗话》云：“寇莱公南迁，道过襄阳，曾留一绝于驿亭。‘林下’之语，乃大概言之，初无所主也。胡秘监旦素不为公所喜，适居郡下，既闻之，遂以林下之语公为已发，且有称快之语。闻者莫不笑之。”

春日书怀

曾读前书笑古今，耻随流俗共浮沉。终期直道扶元化，敢为虚名役片心。默坐野禽啼昼景，闭门官柳长春阴。世间事了先须退，不待霜毛渐满簪。

《诗话》云：“前辈作诗，皆不妄发。如莱公此诗，真足以达其平生出处之志云。”

春昼偶书

白昼偶成芳草梦，起来幽兴有谁知。风帘不动黄鹂语，坐看庭花日影移。

刘后村云：“此诗有唐人风度。”

张乖崖

乖崖名咏，字复之，谥忠定公。

《蔡宽夫诗话》云：“乖崖少喜任侠，学击剑，尤乐闻神仙事。为举子时，尝从陈希夷欲分华山一半，希夷以纸笔蜀笺赠之，公笑曰：‘吾知先生之旨矣，殆欲驱我入闹处乎？’然性极清介，居无妾媵，不事服玩，朝衣之外，燕



处惟纱帽皂绦一黄土布裘而已[一]。至今人传其画像，皆作此饰。”

[一]“一”字据《宋诗纪事》补。

### 寄傅霖逸人

前年失脚下渔矶，苦恋明时不忍归。为报巢由莫相笑，此心非是爱轻肥。

《蔡宽夫诗话》云：“此诗乃乖崖始及第时赋此以寄傅霖也。”

《西清诗话》云：“张乖崖少与逸人傅霖同学，公既显达，求霖三十年不可得，作诗寄之。晚年守宛州，有被褐骑驴叩门，大呼曰：‘语尚书，青州傅霖。’阍吏走白，公曰：‘傅先生天下士，汝何人敢呼姓名？’霖笑曰：‘别子一世，尚尔童心，是岂知世间有我哉？’公问：‘昔何隐，今何出？’霖曰：‘子将去矣，来报子耳。’公曰：‘咏亦自知之。’霖曰：‘知复何言。’后一月公薨。”

### 答傅逸人

萧萧疏苇对门墙，见说新秋鲙味长。何事轻抛来帝里，至今魂梦绕寒塘。

《侯鯖录》云：“傅逸人，真庙时人，乖崖之密友也。傅尝有诗赠公，而公以此答之。”

### [附]傅逸人赠张忠定

忍把浮名卖却闲，门前流水对青山。青山不语人无事，门外风花任往还。

《复斋漫录》云：“傅霖，开宝中尝与张乖崖会于干城，终夕谈话，邻有病疟者为之不作。公每有书与傅，傅必先梦之。故傅有诗云：‘剧谈驱夜疟，幽梦得乡书。’叙实事也。”

### 寄陈希夷

性愚不肯住山林，刚要清流拟致君。今日星驰剑南去，回头惭愧华山云。

《蔡宽夫诗话》云：“公少从希夷游，及李顺之乱，公帅蜀，有诗寄之，乃其素志也。”

### 杨文公

公名亿，字大年。宋自天圣以来，缙绅间为诗者少，惟丞相晏公殊、钱公惟演、翰林杨公亿、刘公筠数人而已。然皆未离昆体也。

《沧浪·诗辩》云：“国初诗尚沿袭唐人。杨文公学李商隐。”

《三朝正史》云“杨亿祖文逸，为伪唐玉山令。亿将生，文逸梦一道士，自称‘怀玉山人’。未几，亿生，有紫毛被体，七尺余，经月乃落。”又本朝《名臣传》云：“母张氏，始生亿，梦丹衣人，自言武夷君托化，既诞，则一鹤雏，尽室惊骇，贮而弃之江。其叔父曰：‘吾闻间世之人，其生必异，迨至江滨开视，则鹤蜕，婴儿具焉，体犹有紫毳尺余，既月乃落。’”胡荅溪云：“二书所纪不同，余谓《名臣传》其言怪诞良甚，当以正史为是也。”

《珊瑚钩诗话》云：“篇章以含蓄天成为上，破碎雕镂为下。如杨大年西昆体，非不佳也，而弄斤操斧太甚，所谓‘七日而混沌死’也。”

#### 与赐宴诸馆阁

闻戴宫花满鬓红，上林弦管侍重瞳。蓬莱咫尺无由到，始觉仙凡迥不同。

《澠水燕谈录》云：“杨文公为光禄丞，后苑赏花、钓鱼宴不得预，以诗贻诸馆阁。太宗皇帝闻之，乃诘所司以不召之故，左右曰：‘以未贴职例，不得召。’即命直集贤院，遂预晚宴。”

#### 傀儡

鲍老当筵笑郭郎，笑他舞袖太郎当。若教鲍老当筵舞，转更郎当舞袖长。

《后山诗话》云：“杨大年《傀儡诗》，语俚而意切，相传以为笑。”

#### 晏元献

元献名殊，字同叔。

宋子京《笔记》云：“宋自天圣以来，缙绅间为诗者益少，惟丞相晏公殊、钱公惟演、翰林杨公亿、刘公筠数人而已。晏丞相末年，诗见編集者乃过万篇，唐人以来未有。然晏不自贵重，其文凡门下客及官属解声韵者，悉与之酬和。”

《后村诗话》云：“诗家评论古人，多是书生空言尔。晏元献书《平津侯传》云：‘主父、仲舒容不得，未知宾阁是何人？’公能容富、欧二公于门下，然后可以为此言。但主父非仲舒之伦，宜以汲黯代之。”

《诗眼》云：“晏叔原谓蒲传正云：‘先君平日小词虽多，未尝作妇人语也。’”

#### 示张寺丞王校勘

元巳清明假未开，小园幽径独徘徊。春寒不定班班雨，宿醉难禁滟滟杯。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游梁赋客多风味，莫惜青钱万选才。

《杂记》云：“宋莒公见元献佳句，每书于斋壁。如‘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静寻啄木藏身处，闲看游丝到地时’，‘楼台冷落收灯夜，门巷萧条扫雪天’，‘已定复摇春水色，似红如白野棠花’之类，后人不易及也。”

《复斋漫录》云：“晏元献因观王琪大明寺诗板，大加称赏，召至同饭。饭已，又同步游池上。时春晚，有落花，晏云：‘每得句书墙壁间，或弥年未尝强对，且如“无可奈何花落去”一句，至今未能对也。’王应声云：‘似曾相识燕归来。’自此辟置馆职，遂跻侍从。”

#### 寓意

油壁香车不再逢，峡云无迹任西东。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

几日寂寥伤酒后，一番萧索禁烟中。鱼书欲寄无由达，水远山长处处同。

《漫叟诗话》云：“江为有诗云：‘吟登萧寺旃檀阁，醉倚王家玳瑁筵。’或谓作此诗者，决非贵族。或人评‘轴装曲谱金书字，树记名花玉篆牌’之句，乃乞儿口中语。”胡荅溪云：“《青箱杂记》亦载此事，乃晏元献云：‘此诗乃乞儿相，未尝识富贵者。’故公每言富贵，不及金玉锦绣，惟说气象。若‘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又‘楼台侧畔杨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之类是也。公自以此句语人曰：‘穷人家有此景否？’《云斋广录》载近时人有诗一联云：‘珠帘绣户迟迟日，柳絮梨花寂寂春。’虽用珠绣，其气象岂不富贵？不害其为佳句也。”

《归田录》云：“晏元献喜评诗，尝曰：‘“老觉金腰重，慵便玉枕凉”，未是富贵语，不如“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此善言富贵者。’人皆以为知言。”

《后山诗话》云：“白乐天诗云：‘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又云：‘归来未放笙歌散，画戟门前蜡烛红。’非富贵语，看人富贵者也。黄鲁直谓白乐天‘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不如杜子美‘落花游丝白日静，鸣鸠乳燕青春深’也。”

《王直方诗话》云：“王禹玉诗，世号‘至宝丹’，以其多使珍宝，如‘黄金’必以‘白玉’为对。或有人云：‘诗能穷人，且试强作些富贵语看如何？’其人数日搜索，得一联云：‘胫挺化为红玳瑁，眼睛变作碧琉璃。’闻者为之绝倒。”

### 咏上竿伎题中书厅壁

百尺竿头袅袅身，脚腾跟倒骇傍人。汉阴有叟君知否，抱瓮区区亦未贫。

《石林诗话》云：“旧中书南厅壁间，有晏元献题《咏上竿伎》一诗，当时必有所谓。后文潞公在枢府，尝一日过中书，与荆公行至壁间，视元献所题，留诵久之，亦岂无意也？荆公它日因题一绝于后。”

### [附]王荆公和晏元献题中书壁

赐也能言未识真，误将心许汉阴人。桔槔俯仰缘何事，抱瓮区区老此身。

熊勿轩云：“元献之诗意，谓露巧不如守拙。”

荆公之诗，谓经济有术，固不必拘泥也。

《庄子·天地篇》云：“子贡过汉阴，见一丈人，为圃畦，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用力甚多，而见功寡。子贡曰：‘有机于此，一日浸百畦，夫子不欲乎？’丈人曰：‘奈何？’曰：‘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挈水若抽，数如沃汤，其名桔槔。’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子贡慙然而惭曰

：‘始吾以夫子天下一人耳，不知复有斯人也。’反于鲁，以告孔子，孔子曰：‘彼修混沌氏之术者也，予与汝何足以知之哉？’”

### 吊刘苏哥

苏哥风味逼天真，恐是文君向上人。何日九原芳草绿，一杯絮酒哭青春。

《西清诗话》云：“元献初罢政事，守亳社，每叹士风雕落。一日，营妓曰刘苏哥，有约终身而寒盟者。适春物暄妍，驰骏马出郊，登高冢旷望，长恸遂卒。元献谓士大夫受人眄睐，随燥温变渝，如翻覆手，曾一女子不若。为序其事，以诗吊之。”

[一]“恸”原作“博”，据《苕溪渔隐丛话》改。

苕溪渔隐曰：“元献《吊刘苏哥诗序》，盖指宋子京而言也。元献当国，宋子京为翰苑，晏爱宋之才雅，甚亲密之。中秋，晏启宴召宋，出妓，饮酒赋诗，达旦方罢。翌日，晏罢相，宋当草词，颇极诋斥，至有‘广营产以殖私，多役兵而规利’之语。方宋挥豪之际，余醒尚在，左右观者亦骇叹。”

### 烹日注茶

稽山新茗绿如烟，静挈都监煮惠泉。未向人间杀风景，更持醪醑醉花前。

《西清诗话》云：“李义山《杂纂》品目数十，盖以文滑稽者。其一曰‘杀风景’，谓清泉濯足，花上晒裤，背山起楼，烧琴煮鹤，对花啜茶，松下喝道是也。晏元献庆历中罢相守颖，以惠山泉烹日注茶，从容置酒，乃赋此诗。后王荆公于元丰末居金陵，蒋漕之奇夜谒公于蒋山，驺唱甚都。公取‘松下喝道’语作诗戏之。自此‘杀风景’之语，颇著于世。”

[附]王荆公戏呈蒋漕

扶衰南陌望长楸，灯火如星满地流。但怪传呼杀风景，岂知禅客夜相投。

[附]唐人韦鹏翼诗

岂肯闲寻竹径行，却嫌丝管好蛙声。自从煮鹤烧琴后，背却青山卧月明。此诗颇近于杀风景之说，故附于此。

## 卷十

### 司马温公

《元城先生语录》云：“先生呼温公则曰‘老先生’，呼荆公则曰‘金陵老先生’。居洛，先生从之十年。老先生于国子监之侧，得故营地，创‘独乐园’，自伤不得与众同也。”

范淳夫云：“公于物，澹无所好。其于德义，甚于利欲。其清如水，而澄之不己。其直如矢，而端之不己。居处必有法，动作必有礼。其被服如陋巷之士，一室萧然，群书盈几，终日正坐，泊如也。又以圆木为警枕，少睡，则枕



转而觉，乃起读书。盖恭俭勤谨，出于天性，自以为适。不勉而能，起而泽被天下。内之儿童，外之蛮夷戎狄，莫不钦其德，服其名。惟至诚无欲故也。”

晁无咎云：“司马公有言‘吾无过人者，但平生所为，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者耳。’”

### 真率会

《温公集》云：“用安之韵招诸公于南园，为‘真率会’。”

榆钱零乱柳花飞，枝上红英渐渐稀。莫厌衔杯不虚日，须知共力惜春晖。

真率春来频宴聚，不过东里即西家。小园容易邀佳客，饌具虽无亦有花。

胡荅溪云：“洛中尚齿，起于唐白乐天，至本朝，司马君实居洛，遂继为之，谓之‘真率会’。好事者写成图，传于世，所谓‘九老图’者是也。”

《温公集》云：“三月二十六日作‘真率会’。伯康与君从七十八岁，安之七十七岁，正叔七十四岁，不疑七十三岁，叔达七十岁，光六十五岁，合五百一十五岁。再成诗用前韵云。”

### 用前韵再成

七人五百有余岁，同醉花前今古稀。走马斗鸡非我事，纒衣丝发且相晖。

经春无事连翩醉，彼此往来能几家。切莫辞斟十分酒，尽教人笑满头花。

按：“真率会”止有七人，而所谓“九老图”者，画像有九人，不知彼二人者果何人哉？集中不载也。

真率会约云：（一）序齿不序官。（一）为具务简素。（一）朝夕食不过五味。（一）菜果脯醢之类，各不过三十器。（一）酒巡无算，深浅自斟。主人不劝，客亦不辞。逐巡无下酒时，作菜羹不禁。（一）召客共作一简，客注可否于字下，不别作简。或因事分简者听。（一）会日早赴，不待促。（一）违约者，每事罚一巨觥。四月日押。

### 咏怀

三十余年西复东，劳生薄宦等飞蓬。所存旧业惟清白，不负明君有朴忠。早避喧烦真得策，未逢危辱好收功。太平触处农桑满，赢取闾阎鹤发翁。

《石林诗话》云：“温公熙宁间，自长安得请留台而归，始至洛中，尝有诗《咏怀》，其出处大节世固不容复议。是时，虽论事不合去，而神宗眷遇之意愈厚，然犹以避烦畏辱为言，况其下者乎？公自元祐初起为相，至是已十七年矣。度公之意，初盖未尝以此自期也。”

### 居洛初夏作

四月清和雨乍晴，南山当户转分明。更无柳絮因风起，惟有葵花向日倾。

《东皋杂记》云：“温公居洛阳，作此诗，其爱君忠义之志，概见于此。”

## 过邵康节居

拜罢归来抵寺居，解鞍纵马免传呼。紫衣金带尽脱去，便是林间一野夫。

又

草软波清沙路微，手携筇杖著深衣。白鸥不信忘机久，见我犹穿岸柳飞。

《邵氏闻见录》云：“温公判西京留司御史台，遂居洛滨，买园于尊贤坊下，以‘独乐’名之。始与先君康节游，尝曰：‘光，陕人，先生，卫人，今同居洛，即乡人也。有如道学之尊，当以年德为贵，官职不足道也。’公一日著深衣，自崇德寺书局散步洛水堤上，因过康节天津之居，谒曰‘程秀才’。既见，乃温公也。问其故，公笑曰：‘司马出程伯休父，故曰“程”。’因留二绝，康节亦和之。”

[附]康节和温公韵

冠盖纷华塞九衢，声名相轧在前呼。独君都不将为事，始信人间有丈夫。

又

风背河声近亦微，斜阳淡泊隔云衣。一双白鹭在烟外，将下沙头却背飞。

候康节

淡日浓云合复开，碧伊清洛远萦回。林间高阁望已久，花外小车犹未来。

《邵氏闻见录》云：“温公一日登崇德阁，约康节，久而不至，乃作一绝以候之。康节至，亦和其韵。”

[附]康节和温公韵

君家梁上年时燕，过社今年尚未回。为罚误君凝望久，万花深处小车来。

示道人

天覆地载如洪炉，万物死生同一涂。其中松柏与龟鹤，得年稍久终摧枯。借令真有蓬莱山，未免亦居天地间。君不见太上老君头似雪，世人浪说驻红颜。

愚谓：人居天地间，有生必有死，乃理之常。生顺死安，或寿或夭，惟修身以俟命而已。或者偷生怖死，盗窃天机，欲为长生不死之计，斯惑矣。司马公此诗，可谓达生死之理，而安性命之常者也。文公先生《感兴》诗一章，亦发明此意。今附于左。

[附]文公先生感兴诗第十四章

飘飘学仙侣，遗世在云山。盗启玄命秘，窃当生死关。金鼎蟠龙虎，三年养神丹。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我欲往从之，脱屣谅非难。但恐逆天理，偷生讵能安。

闲居

故人通贵绝相过，门外真堪置雀罗。我已幽慵僮更懒，雨来春草一番多。

## 夏日西斋书事

榴花映叶未全开，槐影沉沉雨势来。小院地偏人不到，满庭鸟迹印苍苔。  
温公此诗，写闲居幽寂之意，倏然于尘埃之表。于此可以见公之于物澹然而无所泊也。

## 酬华严真师

知足随缘处处安，一身温饱不为难。禅房窄小才容膝，此外从他世界宽。

《文昌杂录》云：“司马公居洛，在陋巷，所居才能庇风雨。又作地室，尝读书于其中。盖道德之尊，亦不自知颜氏子之乐也。”故其《铭布衾》云：“颜乐一瓢，万世师模；纣居琼室，死为独夫。”亦此诗之意云。

## 待制司马公

待制公讳池，丞相温公之父。

## 行色

冷于陂水淡于秋，远陌初穷到渡头。赖是丹青不能画，画成应遣一生愁。

张文潜云：“右《行色》诗，待制司马公所作也。公以某年中尝监安丰酒税，实作此诗，距今若干年。其孙宏知县事，刻此篇于石，属予记之。惟公以文学风节为时名臣。是生丞相温公，以盛德名世，以直道立朝，名闻华夷，功施社稷。其完节美行，既载在天下，而著书立言，皆足以师模来世。盖尝评古今诗句，为《诗话》一卷，亦载此诗。以其甚工，不敢以父子之嫌废也。梅圣俞以诗名一时，尝言‘诗之工者，写难状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此诗有焉。”

## 范文正公

文正名仲淹，字希文。

《后山诗话》云：“文正为《岳阳楼记》，用对语说时景，世以为奇。尹师鲁读之曰：‘《传奇》体耳。’《传奇》，唐裴铏所著小说也。”

## 淮上遇风

一棹危于叶，傍观亦损神。他年在平地，无忽险中人。

《诗话》云：“范文正淮上遇风作此诗，虽弄翰戏语，卒然而作，其济险加泽之心，未尝忘也。”

## 赠钓者

江上往来人，尽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涛里。

《翰府名谈》云：“范希文《赠钓者》诗，实寓深意，不徒作也。”

《文酒清话》云：“希文《江上遇风》及《赠钓者》诗，语虽同而意各有寓也。”

## 十四夜月

天意将圆夜，人心待满时。已知千里共，犹讶一分亏。

《隐居诗语》云：“诗岂独言志，往往讫终身之事。希文小官时作此诗，既而大负人望，世期以为相，而止于参知政事。王介甫为殿中丞群牧判官时，作《郢州白雪楼》诗，略云：‘《折杨》《黄花》笑者多，《阳春》《白雪》和者少。知音四海无几人，况复区区郢中小。千载相传始欲慕，一时独唱谁能晓。古心以此分冥冥，俚耳至今徒扰扰。’及作相，更新天下之务，而一时沮坏之者蜂起，皆如‘白雪’之句也。”

### 蚊

饱去樱桃重，饥来柳絮轻。但知求旦暮，休更问前程。

胡荅溪云：“吴兴泽国，春夏之交，地尤卑湿，仍多蚊蚋。东坡作守日有诗云：‘风定轩窗飞豹脚，雨余栏楯上蜗牛。’真纪实也。旧说泰州西溪滨海，多蚊。范文正为监盐场日题此诗，想与吴兴同患也。”

### 孤儿扶丧

十口相携泛巨川，来时暖热去凄然。关津若要知名姓，便是孤儿寡妇船。

《闻见录》云：“范文正公镇越，有户曹孙居中卒，子幼家贫，公助之，以俸钱百缗治巨舟，差老衙校送归，作诗一绝戒其吏曰：‘过关津，但以吾诗示之。’”

### 钓台

汉包六合网贤豪，一个冥鸿惜羽毛。世祖功臣三十六，云台争似钓台高。

子陵钓台，赋者甚众。如文正公此诗，真足以廉顽立懦。其后如黄鲁直云：“平生久要刘文叔，不肯为渠作三公。能令汉家重九鼎，桐江波上一丝风。”戴式之云：“万事无心一钓竿，三公不换此江山。平生恨识刘文叔，惹起尘名满世间。”潘怪有云：“蝉冠未必似羊裘，出处当时已熟筹。但得诸公依日月，不妨老子卧林丘。”皆佳句也，因并及之。

### 贺方回

贺铸，字方回。少为武吏，换文资，善长短句。

《王直方诗话》云：“方回尝言，学诗于前辈，得八句云：‘平澹不流于浅俗，奇古不邻于怪僻，题咏不窘于物象，叙事不病于声律；比兴深者通物理，用事工者如己出。格见于成篇，浑然不可镌；气出于言外，浩然不可屈。尽心于诗，守而勿失。’”

### 题定林寺

破冰泉脉漱篱根，坏衲遥疑挂树猿。蜡屐旧痕寻不见，东风先为我开门。

《王直方诗话》云：“贺方回尝题此绝于定林寺，荆公见之，大加称赏，缘此知名。”



## 茅塘马上

壮图忽忽负当年，回羨农家过我贤。水落陂塘秋日薄，仰眠牛背看青天。

《漫叟诗话》云：“方回《茅塘马上》诗，末两句殊有意味，写出野兴。”

## 望夫石

亭亭思妇石，下阅几人代。荡子长不归，山椒久相待。微云荫发彩，初月辉蛾黛。秋雨叠苔衣，春风舞萝带。宛然姑射子，矫首尘冥外。陈迹遂无穷，佳期从其再。脱如鲁秋氏，妄结桑下爱。玉质委渊沙，悠悠复安在。

《王直方诗话》云：“方回尝作《望夫石》诗，交游间无不爱之。余谓田承君云：此诗可以见方回得失：其所得者，琢磨之功；所失者，太粘着皮骨耳。承君以为然。”

《后山诗话》云：“望夫石在处有之，古今诗人，共用一律。惟刘禹锡云：‘望来已是几千岁，只似当年初望时。’语虽拙而意工。黄叔达，山谷之弟也，以顾况为第一，云：‘山头日日风和雨，行人归来石应语。’语意皆工。江南有望夫石，每过其下，不风即雨，疑况得句处也。”

余话详见王建《望夫石》诗后。

### [附]黄山谷寄贺方回

少游醉卧古藤下，谁与愁眉唱一杯。解作江南断肠句，只今惟有贺方回。

任天社云：“秦少游作《好事近》曲曰：‘醉卧古藤阴下，了不知南北。’贺方回有《青玉案》曲曰：‘彩笔新题断肠句。’两曲皆知名于世。时少游已死矣。”

愚谓：此诗后两句，是袭太白诗中“解道澄江净如练，令人长忆谢玄晖”语意也。

## 谢无逸

《冷斋夜话》云：“谢逸，字无逸，临川韵人胜士也。工诗能文。黄鲁直读其诗曰：‘晁、张流也，恨未识之耳。’”

无逸号“溪堂居士”，有《溪堂集》行于世。其诗有云：“老凤垂头噤不语，枯木槎牙噪春鸟。”又曰：“贪夫蚁旋磨，冷官鱼上竿。”又曰：“山寒石发瘦，水落溪毛凋。”皆为鲁直所称赏。

## 送董元达

读书不作儒生酸，跃马西入金城关。塞垣苦寒风气恶，归来面皱须眉斑。先皇召见延和殿，议论慷慨天开颜。谤书盈篋不复辩，脱身来看江南山。长江滚滚蛟龙怒，扁舟此去何当还。大梁城里定相见，玉川破屋应数间。

## 寄隐居士

处士骨相不封侯，卜居但得林塘幽。家藏玉唾几千卷，手校韦编三十秋。相知四海孰青眼，高卧一庵今白头。襄阳耆旧节独苦，只有庞公不入州。

《漫叟诗话》云：“谢无逸学古高洁，文词锻炼，篇篇有古意，尤工于诗。余爱其《送董元达》及《寄隐居士》二诗，皆佳作也。淮南潘邠老与之甚熟，二公皆老死布衣，士议惜之。”

### 铁柱观

豫章城南老子宫，阶前一柱立积铁。云是旌阳役万鬼，夜半舁来老蛟穴。插定三江不沸腾，切勿摇撼坤轴裂。苍苔包裹鳞皴皮，我欲摩挲肘屡掣。旌阳挈家上天去，只留千夫应门户。西山高处风露寒，兹事恍惚从谁语？安得猛士若朱亥，袖往横山打狂虏。

《复斋漫录》云：“晋许逊为旌阳令，时江西有蛟为害，旌阳与其徒吴猛仗剑杀之，遂作大铁柱以镇压之。今豫章有铁柱观，而柱犹存也。”

### 续潘邠老句

满城风雨近重阳，无奈黄花恼意香。雪浪翻天迷绝壁，令人西望忆潘郎。  
满城风雨近重阳，不见修文地下郎。想得武昌门外柳，垂垂老叶半青黄。  
满城风雨近重阳，安得斯人共一觞。欲问小冯今健否，云中孤雁不成行。

《冷斋夜话》云：“黄州潘大临工诗，有佳句，然贫甚。东坡、山谷尤喜之。临川谢无逸以书问：‘近新作诗否？’潘答书曰：‘秋来景物，件件是诗思，恨为俗气所蔽翳。昨日清卧，闻搅林风雨声，遂起题壁曰“满城风雨近重阳”，忽催税人至，令人败思，止此一句奉寄。’闻者莫不笑其迂阔。”

吕居仁云：“潘邠老尝得诗‘满城风雨近重阳’，文章之妙至此极矣。后有诗托谢无逸缀成，云：‘病思王子同倾酒，愁忆潘郎共赋诗。’为此语也。”

谢无逸《溪堂集》云：“亡友潘邠老有‘满城风雨近重阳’之句，今去重阳四日，而风雨大作，遂用邠老之句，广为三绝。”

《诗说》云：“诗之有思，卒然遇之而莫遏，有物败之，则失之矣。故昔人言覃思、垂思、抒思之类，皆欲其思之来。而所谓乱思、荡思者，言败之易也。郑綮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子背上，唐求诗所游历不出二百里，则所谓思者，岂寻常咫尺之间所能发哉？”

### 胡少汲

黄山谷云：“少汲，后生中豪士也。读书作文，殊不尘埃，使之不倦。虽竟爽者，未易追也。”

### 与刘邦直

梦魂南北昧平生，邂逅相逢意已倾。楚国山川千叠远，隋堤烟雨一帆轻。

我无健笔翻三峡，君有长才肃五兵。同是行人更分首，不堪风树作秋声。

山谷云：“少汲此诗‘同是行人更分首’，真佳句也。‘邂逅相逢意已倾’，已道了刘三十一矣。”

### 和山字韵

章句飘飘续小山，古风萧瑟笔追还。海鹏共击三千里，铁马同归十二闲。功业会看钟鼎上，声华已在缙绅间。他年记忆怜衰老，为报西川引一班。

《桐江诗话》云：“少汲宣和间在河朔作漕日，同官陈亨伯辈唱和‘山’字韵，少汲最后和成，人皆叹服。”

《渔隐丛话》云：“元丰间，王平甫有‘海鹏未击三千里，天马须归十二闲’之句，甚为一时诸公所称道。今少汲所云，岂非剽平甫之句，但易三字以为己作邪？”

### 刘贡父

刘元城先生云：“刘贡父好谑，然立身立朝极有可观，故某喜与之交游也。”

### 咏史

自古边功缘底事，多因嬖幸欲封侯。不如直与黄金印，惜取沙场万髑髅。刘后村云：“贡父《咏史》诗往往指王韶、李宪辈。唐人曹松诗亦是此意。”

### [附]曹松己亥岁

泽国江山入战图，生民何计乐樵渔。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愚因记张籍《将军行》云：“边城亲戚曾战没，今逐官军收旧骨。碛西行见万里空，幕府独奏将军功。”杜子美《出塞曲》云：“功名图麒麟，战骨当速朽。”刘湾《出塞词》云：“死是征人死，功是将军功。”刘潜夫《国殇行》云：“呜呼诸将官日穹，岂知万鬼号阴风。”陆龟蒙《筑城词》云：“城高功亦高，尔命何劳惜？”此诗此意，真足以为贪功生事、轻视人命者之戒。

### 绝句

青苔满地初晴后，绿树无人昼梦余。惟有南风旧相识，径开门户又翻书。愚谓：唐卢纶《老圃堂诗》云：“邵平瓜圃接吾庐，谷雨干时偶自锄。昨日春风欺不在，就床吹落读残书。”贡父此诗与纶诗意相近，皆佳作也。

后村云：“贡父此诗与刘原父《春草》诗，皆有元和意度，不似本朝人诗。”并附于左。

### [附]刘原父春草

春草绵绵不可名，水边原上乱抽荣。似嫌车马繁华地，才入城门便不生。愚谓：原父此诗，是将罗邈《赏春》诗意翻一转，真有唐人意度。

[附]罗邛赏春

芳草和烟暖更青，闲门要地一时生。年年点检人间事，惟有东风不世情。  
绝句

壁门金阙倚天开，五见宫花落古槐。明日扁舟沧海去，却将云气望蓬莱。

《王直方诗话》云：“此诗刘贡父自馆中出知曹州时作，旧云‘却将云里望蓬莱’，荆公改作‘云气’。又云‘五见宫花落古槐’，此句乃诗法也。

”又：“王仲至召至馆中，试罢，题一绝于壁云：‘古木森森白玉堂，长年来此试文章。日斜奏赋《长杨》罢，闲拂尘埃看画墙。’旧云‘奏罢《长杨》赋’，荆公改云‘奏赋《长杨》罢’。”亦云此诗法也。

寄王荆公

青苗助役两妨农，天下嗷嗷怨相公。惟有蝗虫偏感德，又随车骑过江东。

《泊宅编》云：“荆公罢相，出镇金陵，时飞蝗自北而南，江东诸郡皆有之。百官饯荆公于城外，刘贡父后至，追之不及，见其行榻上有一书屏，因书一绝以寄之。”